

打入三 K 党
〔美〕斯蒂逊·肯尼迪著

第一章 火十字架的号召

我猛然从梦中惊醒，本能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拿我那只零点三二厘米口径的自动手枪。冷冰冰的家伙拿在手中之后，我心里颇感慰藉，突然意识到惊醒我的是铃声。四面漆黑一片，我原以为是闹钟跑得太快了。我低声骂了一句，打开了床头灯，时针指着两点。这时，电话的铃声已经不响了。

要出岔子，我心里想。我知道如果我下去接电话，岔子会出得更大。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客厅，拿起听筒。

“你是谁？”电话里在问。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它就像水泥搅拌器在减低速度时发出来的声音一样沙哑。这是卡尔特——戴面罩的三 K 党恐怖队头子——的声音。

“倍金斯，”我回答说，向他报了我的假名字。自从我隐藏了侦察员身份，打进三 K 党内部，去搜寻证据来对付它后，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假名字。

“倍金斯，你的号码是多少？”对方直截了当地问。“七十三号，”我回答说。这是我的恐怖队队员“证”的号码。“白——”他说出三 K 党暗号的头一个字。

“——人，”我用暗号回答。

“本地——”他继续问。

“——生长，”我回答。

我从容地对答，使卡尔特知道我确是三 K 党人，并且是恐怖队队员，他便终止了我们队员通常在电话中打招呼的用语。“我是清水，”他严肃地说。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恐怖队队长的化名。“这是火十字架的号召！记住你随时准备响应号召的誓言！这是非常紧迫的号召！带着你的袍子，准备好到黑岩来！”

我的脑子已完全清醒了，心里在盘算着。卡尔特说“准备好来”的意思，是叫我有何凶器就随身带着。“黑岩”在亚特兰大城近郊，通称巴克堡，这个地方被指定为恐怖队员在整个亚特兰大城中主要的集合地点之一。今天晚上准是有人——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或是工会会员——要遭三 K 党的毒打，也许是比毒打更狠毒的事，也许就是叫我去参加我自己的葬礼。每次出席三 K 党的集会，我心里都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念头。

我要及时通知杜克，以便阻止这场由恐怖队队员策划的，即将发生的鞭笞或私刑吊打。杜克是佐治亚州的副检察长，我是他手下反三 K 党的暗探。

“清水，”我低声下气地说，“我最近得了很厉害的流行性感冒，恐怕今天晚上不能为你出多大的力气。”

“三 K 党人！”他咆哮着。“你同我一样是知道誓言的！你并不是病得不能起床，任何别的借口都是不能容忍的！你一定要来！”“咔”的一声，他挂上了电话。

我非去不可了。如果我不响应这个号召，则将被三 K 党的“无形帝国”取消“公民”资格。在发出火十字架号召的小卡片上，印有如下的红字：“汝等决不可违抗号召！这是大龙头的圣旨！”作为三 K 党“军事委员会”的恐怖队所做的一切勾当，都是经过大龙头许可的。所有三 K 党徒都必须发誓，不但要遵从大龙头的命令，而且要迫使所有违背誓言的弟兄们接受制裁。我曾经看见一个三 K 党人，由于他宁愿受处罚，而不愿被开除，被迫裸体穿过弟兄们所组成的行列，被他们用皮鞭鞭挞。我当然不愿意尝同样的苦头。

我马上打电话给杜克，用的是一条直通到他家里的线路。这条线路可以避免电话局的恶意的接线生听到我们侦察三 K 党的消息。“上帝保佑他在家！”我心里祈祷着，直到从话筒里传来他那无精打采的声音，我才放了心。我把接到火十字架号召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他。

“知道他们这次要对付谁吗？”杜克问。

“一点也不知道，”我不得不承认。

“好吧，我们的人会及时赶到巴克堡，”杜克说。“如果你有机会再打电话给我而不会引起人家怀疑的话，那时再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况吧。”

“好吧，”我回答。“我得赶快走。这种事情去晚了是要吃亏的。”几分钟以后，我开足马力，穿过冷冷清清的大街。我衣服口袋里装着手枪，座椅下面放着恐怖队员穿的黑袍。

车子快到巴克堡时，我看到比我先来的恐怖队员的车子已分散在好几条街上。为了避人耳目，我们已惯于这样做。

许多车子正从四面八方开来，我不是最晚的。我心里在想，杜克的人是否已经在附近某个地方了。我们整个“反三 K 党的活动”都是非常慎重的，杜克不让他亲自挑选的佐治亚州司法处的其他暗探知道我，因而我也不认得他们。三 K 党在佐治亚州机关中的确无孔不入，所以我的薪金支票是从一个特别户头上支取的，以防在政府中工作的三 K 党人发现我的身份。

我将车子停在一条小街的隐僻处，转身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一个停了业的影戏院后面的停车场。大约有四十个恐怖队员已经聚集在那里，每个人都带来了黑袍（大龙头在出售黑袍时每件净赚十元）。有人把黑袍放在手提包似的袋子里，有人用纸口袋包着，有人就用报纸包着。他们都站在那里，抽着烟，低声谈话，等待卡尔特发布今天晚上的行动命令。卡尔特正在根据手里的名单核对到来的人。他感到很满意，他号召的三十七个人——为什么选择这些人，只有他自己明白——都已到齐了。他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围着他站着。他说道：

“还不错，你们能准时到来，真是太好了！你们随身带的袍子，暂时用不着穿，各自分散，马上到温果酒店去。严密注意，防止有人盯你们的梢！”

温果酒店是亚特兰大东城的一个热闹场所，它的拿手菜是炸牛排，通宵营业。我们恐怖队员每月有一个晚上在那里聚餐喝高粱酒。半夜两点半钟把我们叫到那里，我怀疑卡尔特想打黑人厨师头子的主意，因为上一次聚餐，这个厨师头子发现我们是三 K 党人之后，拒绝给我们做菜。

时间紧迫，我必须在赴温果酒店的途中打电话给杜克。我最初把车子开得很慢，等转了一个弯之后，才把车灯打开。我把后视镜校准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跟着我。正要松一口气时，我查觉有一辆没开灯的车跟在我后面。这是杜克的人呢？还是恐怖队的弟兄们在监视着我？那辆车子离得太远，我无法分辨出来。

我开得很快，然后又慢了下来，两种办法都未能甩掉后面那辆车。最后，我只能开足马力，尽可能拉长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在一个街角转了弯，熄了车灯，关了马达，一直开进第一所住家的黑暗的汽车用道里去，这家的狗马上叫了起来。我心想，如果房主人打开灯，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屏息以待，跟踪我的那辆汽车似乎很久才转弯过来。但车子并未停住，而是很快地冲过去，在大街转弯的地方踌躇了一下，然后消失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尘埃里去了。

屋子里的狗叫得更加厉害了，难道我躲过跟踪的人为的是挨盛怒的房主人一通训斥吗？我同时踏住发动机与加速器，车子发出了吼声，房里的灯亮了，但是，在几秒钟之内，我的车子便退出甬道，开上马路了。最后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药房门前停下了车。

被盯梢的事使我不安，如果我的跟踪者真是恐怖队员，那就说明我已经被怀疑是党内久未拿获的“奸细”了。而且，杜克的人如果自己找不到温果酒店这个新的集合场所，我也没有机会通知他了。

我围着这个药房转了两圈之后，认定在这里打电话是安全的。走进电话室之前，我先看看左右两边的电话室，室内空无一人。杜克说他刚接着他手下人的电话，他们企图跟踪从巴克堡开出一辆恐怖队员的车子，但却未能跟住。他说，他们被甩下了，未能看清楚那辆车子。

“你的电话来得正好，”他说。“他们在五分钟之内还要打电话来，我马上就叫他们到温果酒店去！”

打电话花费了我不少时间，我必须赶紧开往温果酒店。一路上再也没有看到有人跟踪我的迹象。我到达时，大多数恐怖队员已经集合在那间我们经常聚会的、对外不公开的餐厅里，卡尔特站在门口。

“穿上你们的袍子，但不要带面罩，”他命令说。

弟兄们围着一张由许多桌子拼起来的长桌子坐下来。许多人都叫了煎肉饼，卡尔特要了半打便宜的威士忌酒，酬劳大家的“忠诚”。这些人虽然没有戴面罩，也显得很可怕。我是最后到来的，卡尔特在首席就坐之后马上问道：

“有人被盯梢吗？”

“有，”我马上回答。“杜克手下人盯着我，我费了半天劲才得脱身，所以我迟到了。毫无疑问，准是有混蛋奸细在捣鬼。”卡尔特瞥了我一眼。

“你能肯定你把他们甩掉了吗？”

“当然，”我回答。

“还有被盯梢的吗？”卡尔特问，朝四周瞧了瞧。

“有，他们也想盯我，”一个名叫琼斯的恐怖队员说，“我还是摆脱了他们。应该有人赔我汽油钱。”

弟兄们笑了，但马上被卡尔特止住了笑声。

“没有什么好笑的！”他咆哮着。“我们之中出了一名叛徒，今天晚上就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这就是叫你们到这里来的原因——让叛徒上钩，并且处以他应受到的惩罚！”这是严冬一月的晚上，我的身上却淌着汗。

“把这王八蛋的名字说出来！”几个恐怖队员大声嚷叫，我也勉强鼓起热情来随声附和。

“别着急，”卡尔特狞笑。像猫捉耗子一样，他仔细打量着每一个人的脸，有一阵子我真想夺门而出。门是关着的，门外虽然没有人把守，但卡尔特可能已经在门上加了锁。即使我能用我的自动手枪先发制人，我也能断定，要想逃出这样一间房间，可能性是不大的，我察觉到卡尔特有一只手放在桌子下面，他手上一定有枪，我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坐在那里，任身上的汗水流淌着。

“我不是叫你们都准备好来的吗？”他说。“让我看看你们都带了些什么家伙来！”

他从袍子里拿出一支警察专用的左轮手枪，将它放在桌子上。在一片“让我们干掉他！”的咒骂声中，恐怖队员们都跟着将武器放在桌上。顷刻之间，桌上摆满了各式的手枪、带有铰链的“专杀黑人”用的刀子、木棍以及用锯输机带与垒球棍做成的鞭子，再加上我的自动手枪，我明白夺门而出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都准备好啦！”一个弟兄说。“说出他的名字吧！”

卡尔特只笑了笑。接着响起一阵喊叫声，好像一群猎犬聚在一起准备格杀时发出的疯狂的吠声，它们咬牙切齿，准备把它们的猎物碎尸万段。卡尔特继续笑着、观察着。

“我们怎样处治这个败类呀！”有一个人高声喊道。

“你们知道这个惩罚的，”卡尔特发言了。“死！死在一个弟兄的手里！”这是我们参加三K党时所作的誓言。我们曾宣誓，如果我们泄露三K党的秘密，情愿接受死刑。

“把他带到树林里，拴在一根木头上，将他的睾丸用回形针钉住。然后将木头点燃，给他一把刀，对他说，‘割掉睾丸，不然就得烧死！’”一个狂热的家伙说。

提建议的人非常踊跃，一个比一个的血腥气更重。我也勉强地提出了几个建议。卡尔特不时地还给他们火上加油。

“为了捉拿这个败类，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他说。“每一个交纳党费的弟兄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惩治他一番。我准备先把他放在党的祭坛前饱打一顿。”

“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先取消他在无形帝国中的公民资格吗？”一位墨守成规的人问。取消公民资格的程序是很复杂的，其中包括一次假审判，最后是给被放逐者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我们如果干掉了他，就不需要开除他了！”卡尔特严肃地说，仍然瞧着大家。

但是，他不再笑了。

突然间，我清醒过来，卡尔特的恫吓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他并不知道该对谁下手，认识到这一点，我几乎笑了起来。我强忍住笑，因为卡尔特狡猾得很，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笑是什么意思。我在心中责备自己没有考虑到卡尔特会做好圈套，希望别人逃跑而自投罗网。我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以比刚才高得多的热忱重新参加了讨论。

最后，卡尔特骗人的把戏再也演不下去了，他站了起来：

“弟兄们！”他很不自然地说，“让你们失望，我很抱歉，我们不得不把这次格杀推延一些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败类是谁，我原来希望这家伙会设法逃跑因而自投罗网。我真希望他会这样做，我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知道种种惩罚之后，还敢出卖三K党！不管怎样，我们已把可疑的人缩小到三十七人——就是现在在这个房间的人。我们会加紧侦察，侦察会一天比一天更紧。我们知道他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不然我们绝不会被盯梢。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是由亚特兰大城警察中最优秀的侦探组成的，我们一定能捉住这个败类！”

“我很高兴大家今天晚上能这样迅速地行动。有许多好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只要我们消灭掉这个败类，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做。他在我们中间一天，我们便不能自由行动一天。捉着他的时候，我答应你们一定用火十字架来照亮天空！”

“现在脱下袍子回家去吧。如果杜克手下的人拦住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那么，记着恐怖队员的誓言——不但随时准备响应号召，而且还要有勇气，还得守口如瓶！把你们的嘴闭得紧紧的，他们就无可奈何了。解散！”

大家抢着喝剩下来的威士忌酒，骂了一大堆脏话，但是，对如何惩治这个“败类”，谁也没有再想出什么新的办法。

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如释重负的轻松。

第二章 为什么我加入了三 K 党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我参加三 K 党以及使我卷进这种紧张生活的一些往事浮现在脑海中……

我回忆起小时候发现倍金斯叔叔把他宽大的白袍与面罩藏在衣柜里面，使我初次获得一些三 K 党的知识的情景。我戴上面罩并从两个眼睛洞里看出来，当时绝没有料到我成年的大部分时间要消耗在三 K 党的面罩后面。

“那件白袍子是您在万圣节前夕装鬼时用的化装衣服吗？”那天晚上倍金斯叔叔回家时，我问他。

“不是的，孩子，”他回答。我发现他的秘密使他颇不高兴。“我们有一些成年人组织了一个三 K 党俱乐部。我们出去镇压或惩罚坏人，使他们守规矩时，就穿这种袍子。”

过了不久，一天晚上，家里的人第一次带我去看三 K 党的游行。我们站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城的大街转角处，三 K 党人正向着我们走来。行列的前面是两个骑着马的三 K 党人。这些马匹也罩上了宽大的白袍，戴着面罩，和我在历史书上所看到的手执长枪的中古骑士所乘的战马非常相像。这两位三 K 党的骑士一人手执燃烧着的十字架，一人吹着悠长的鬼嚎似的号声。每到十字路口他们就勒紧一下缰绳，马的前蹄蹴向空中，刺耳地嘶叫起来。这种景象使人毛骨悚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当三 K 党人六个一排地走过去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从袍子下面露出的脚面。

“那就是他，倍金斯叔叔的脚！”我失声喊道，我认得他那双老式的有盖面的皮鞋。

“小声！”我的母亲说，朝四面望了望，看看旁人是否听见了。

“他们到哪儿去呀！”最后一位穿袍子的人的背影消失后，我问道。

“哦，大概是到黑人区去吓唬他们吧，”母亲说。

当时，我也不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坏处。我想，成年人真快活，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这样大规模地扮鬼脸玩。一直到几年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才让我改变了看法。这件事情促使我走上一条路——参加了三 K 党，目的是要搞垮它……

有一天，家里的黑人女仆芙萝带我乘电车，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二十几岁的女人。芙萝从很年轻时就在我们家里工作，从我出生之日起，一直是她喂我喝奶，给我洗澡。我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比和家中其他任何一个成年人要多得多，因此我很爱她。

我眼看芙萝拿出五角钱给售票员，他却当两角五那样找钱给她。

“先生，我给您的是五角钱，”芙萝客气地说。

“是两角五！”售票员说得很干脆。

“不，先生，那是五角钱，”她坚持道。

“我得教训你这个无耻的黑母狗，不准你把白人说成是扯谎的人！”他大喊着。

他将开电车用的那个沉重的铁柄抽出来朝着芙萝的头上打去。她躲闪了一下，没有送掉性命，可是前额却被打破了，血流不止。卖票的那家伙口里骂声不绝，并把我們赶下车去。我牵着她的手，芙萝蹒跚地走到我们家。母亲立即开车送她到郡立医院，医生们给她缝上了伤口。

一星期后的一天早上，芙萝没有到我们家去工作。中午时，母亲决定开车到芙萝家去看看出了什么岔子。我执意跟她一起去。到芙萝家时，我们发现她正躺在床上呻吟。“怎么一回事，芙萝？”母亲问道。

“昨天晚上三 K 党来过——”她呻吟着。

“三 K 党？为了什么事？”

“是电车上卖票的那家伙叫他们来的。他们打我，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因为我侮辱了白人。”“他们用什么鞭子打你？”

“他们不是打我，太太。他们用厚皮带抽我。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打得很凶，他们轮换着打我。你看看他们是怎样打我的哟！”她翻开被单，两条大腿全青肿了，许多地方皮肤都破了，血迹斑斑。

“我的天呀！”我的母亲惊叫着。“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你呀！”

“他们对我还不只这样……”

“还不只这样？”

“你难道不能跑掉，躲开他们吗？”我问芙萝。

“我何尝不想呢，”她说，勉强笑了一笑，“但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绑在前院的大松树上，把我的衣服卷起来不停地打我！”“你说他们还对你做了别的事吗？”我的母亲又问。

“是的，太太。他们离开时，还把我绑着不放，其中一个人又走了回来，并且就在树边强迫着我……我没有任何办法抗拒他。他喝醉了，下流万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走路。”他们所谈的我没有全都理解，但是我已经看够了足以使我终生痛恨三 K 党的东西。我们离开的时候，芙萝还在低声呻吟。差不多过了两星期，芙萝才回来工作。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三 K 党所干的勾当愈来愈多地引起了我的注意。芙萝的遭遇使我对三 K 党的憎恨更是有增无减。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了第一本书《南部美国》，在这本书中，我将多数美国历史书上刊载的弥天大谎揭穿了。这些书都说最初的三 K 党成立于一八六五年，目的是使“美国南部不受黑人流氓、南方共和党人以及投机商人的侵害”。这种谎话在《一个民族的诞生》这本书以及根据这本书所摄制的电影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话虽然很动听，但却完全不合乎事实。

我着手仔细研究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历史——我曾和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许多人谈过话——我发现获得自由的黑人、贫穷的南部白人与参加改革运动的开朗的北方人，为南方打下了真正民主的基础，而大种植园主却发动了三 K 党去破坏它。《南部美国》发表的这些意见，非常不合一些南方报刊编辑的胃口，他们骂我是“北方光棍”、“一个受人尊敬的南方大族中的不孝子孙”以及“背叛乡土与种族的人”。

这些攻击使我的亲戚们吃不消，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南部同盟统一妇女会”的高级负责人。我被逐出了家庭圈子，我不仅在社会上陷于孤立，经济上也陷入窘迫，这使我在寻找或维持我的职业时发生困难。

在深入研究三 K 党的新旧暴行时，我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差不多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都是评论性的，很少暴露。不错，这些文章起到了反对三 K 党的作用，但是，他们所掌握的内幕事实却非常少。因此，他们的打击就缺少了那种彻底击溃三 K 党所必须具备的力量。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文章，而且是关于三 K 党秘密活动的法律证据，能够带到法庭上用来判处三 K 党头子们罪行的证据。然而，如果想要

获得这样的证据，就必须有人混进三 K 党内，将它的丑恶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我决定自告奋勇去承担这一任务。对于这一任务的危险性我是深深体会到的，那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民正在为保卫民主而战斗，他们知道，敌人的枪口正对准他们，随时都可能会丧失生命，一想到这个，丧失生命的念头就不足以使我气馁了。还没有人自动地去从事反对三 K 党的工作，这就使得我更加愿意去承担这个任务。

决心已下，我马上付之以行动。当时我住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城，那里三 K 党戈登第五分部（戈登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一位将军的名字）很活跃。但是，我想把目标制定得更高一些。我准备打进三 K 党无形帝国最高的最机密的机构——三 K 党全国总部里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必须迁移到三 K 党无形帝国的首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城。

要达到目的，我不仅需要改变我的居住地，还需要一个全新的身份。我知道改变一下自己的姓名不算犯法，如果这样做不是想欺骗别人。在考虑取一个适当的化名时，我决定改称为“约翰·斯·倍金斯”。在南方，一个人不仅必须有名字，而且要有亲戚。倍金斯这个名字就很方便地将我与我的三 K 党叔叔联系起来，目前他已经——如三 K 党谈到死去的弟兄们所说的——从“三 K 党无形帝国走到阴曹的无形帝国”去了。

我所担负的使命需要机警行事，我必须处处小心以免露出破绽。如果三 K 党人知道我就是近年来曾经写了许多反三 K 党的著作，使他们大伤脑筋的肯尼迪的话，他们即使开始时和我相投合，也不会放过我的。心里想着这些，我便将有“肯”字记号的衬衣与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呢帽都收藏起来。另外，我和一个朋友商量好，让他将写着肯尼迪的信件都替我收下来，然后由他套在另一信封里再寄给“约翰·倍金斯”。

就这样，我将白法兰绒的裤子留在迈阿密，到亚特兰大去寻找白袍子……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在东城附近租了一间房。听说几年以前，一位名叫贾斯顿的白人理发师曾在那里被三 K 党人用皮鞭打死。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有正当的收入——其实我的稿费收入还不坏——我做着挨门挨户兜售百科全书的买卖，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先付一元，以后每周付一元。尽管我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但百科全书的样本看起来很神气，关键在于这个职业使我有很好的借口，能够随时去敲人家的门。

我将基本工作很仔细地完成后，我觉得我终于准备好，可以与三 K 党直接接触了。如何接触呢？我决定不浪费时间去和普通党徒打交道，而是，如果可能的话，直接从上层开始。

“什么是打进三 K 党核心组织去的捷径呢？”我问我自已。回答是：“找欧金尼·塔尔麦奇。”

当时，塔尔麦奇虽然赋闲，却正积极地在竞选州长——他过去曾三次连任佐治亚州州长。他很狡猾，从来没有正式参加三 K 党，但是他最喜欢在三 K 党所举办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作为南方鼓吹白种优越论的实际头子，塔尔麦奇被三 K 党当作最好的朋友与精神领袖。如果得到塔尔麦奇的介绍，那就能很快地打进三 K 党内部。

如何与他接近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州长，”我说道，“我叫约翰·倍金斯。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和您谈一谈，或许我能对您的竞选尽点力量。”

“我很愿意见到你，倍金斯先生。午饭后的任何时间来都欢迎，”他说。

因为我是南方人，我知道他所说的任何时间是指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按约定来到奥立佛大楼他的事务所，在客厅里坐着。这时，从窗口传出塔尔麦奇的咆哮。

“对付一条蠢牛的办法，”他向一个人说，“就是用皮鞭抽他的头！我保险他到时候会听话的！”

被引见时，我打量了一下塔尔麦奇。他显得很苍老，身体似乎很糟糕，有着我所看到过的癌症患者死去时那种惨白的面孔，只有眼睛还有点生气，露出狐狸般狡猾的光。

“您来有什么事呀，倍金斯先生？”他问道，“噗”的一声，把嚼过的雪茄烟头很准确地吐到墙角的一个铜痰盂里。

“我想也许我能替你做点事情，”我回答。“我现在挨门挨户兜售百科全书。在兜售的时候我可以替你吹嘘一番，并且散发你的竞选宣传品。”

“真是太好啦！我非常感谢！你说你是佐治亚州什么地方的人呀？”

“我的亲人都住在斯泰波罗附近。”

“布洛克郡的居民总是投我的票的。我常常说凡是没有电车的地方的选民总会投我的票的。告诉我，倍金斯先生，你觉得前途怎样？我的意思是指选举。”

“哦，我相信你一定获胜！不过，听说您也赞成取消人头税，这是怎么回事呀？”

“对啦，我已经改变啦，”他回答时狡猾地笑着。“阻止黑人投票的最好办法是让所有的白人都有投票权，然后散布空气不要黑，人去投票。是的，让全体白人都能投票，这样你就有了群众，然后你就能左右他们的感情！”

“阿诺尔州长自吹他对取消人头税是有功的。”

“哦，是的，”他又狡猾地笑了笑，“功劳好比水一样，它会四处流的。”

“你认为战争结束以后情形会怎么样？”

“我们将会流血、暴动和叛乱！”塔尔麦奇说话时挤了挤眼睛，并且将手一挥。“血将在大街上流！许多人要被杀死，那就是许多贫穷的黑人！”

谈到这里，一个与我年岁不相上下的年轻人走进屋里。我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是塔尔麦奇的儿子哈门。他同他父亲一样，前额上蓄着一丛乱蓬蓬的头发，也同样嚼着雪茄烟。只不过他瞄准痰盂的功夫不如其父而已。

“倍金斯先生，这是我的儿子哈门。哈门，倍金斯先生愿意替我散发宣传品。”

“任何一个小的帮助都是好的，”哈门说着，并且和我握手。“现在就拿一捆去如何？”

“行呀！”我回答。

他从文件柜里拿出一捆宣传品。我看了一张，这是一张恶毒地攻击罗森乌尔德基金会的宣传单，说它在佐治亚州提倡政治与社会平等。实际上，这个基金会所做的不过是在没有学校的地方，为黑人建立了学校而已。

“这个题目最惹人注意啦！”我说。“我能够替你们大量散发。你们手边还有多少？”

哈门与塔尔麦奇彼此会心一笑，对新的跑腿人的热情表示满意。

“还有三四千张罢，”哈门说。

“我全部拿走，”我说。我将手提包打开，把所有宣传品都塞进去。

“多谢，倍金斯先生，”我告别时塔尔麦奇对我说。“我们的新闻处需

要像你这样的人，有功夫请随时到我们这儿来。”

“一定来，”我答应着。

我带着这沉重的手提包走了好几条巷子，然后将宣传品倒进一个阴沟里面去了……

同塔尔麦奇拉上关系以后，我觉得同三 K 党接触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当然，我不愿意走到三 K 党总部去毛遂自荐，我希望有人来请我加入三 K 党。抱着这个目的，我四处打听，最后找到一家酒店兼设弹子房的地方。这里的顾客都有着三 K 党人的颓丧而冷酷的表情。在打了许多次弹子和喝了无数杯啤酒之后，有一天下午，当我坐在酒吧间时，我突然听到我渴望了很久的话。“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三 K 党。只有它才能使黑人、犹太人、信天主教的南欧人和共产党乖乖地听话！”

对着我的耳朵嘟噜这句话的人醉醺醺地坐在我旁边的高凳上。他是一个瘦弱的、嗜酒如命的司机，酒吧的人都叫他“瘦子”。“我的叔父从前是佛罗里达州三 K 党的大头目之一，”我随便他说，“三 K 党不是早已解散了吗？”

“胡说！”他说着，一边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印好的小卡片，面对着我放在柜台上：

在这里，无论是过去、今天与未来，

三 K 党都在活跃着！

愿上帝给我们更多的弟兄们！

纳詹·贝德佛·弗来斯特

三 K 党第一总部

邮政信箱一一八八号

亚特兰大，佐治亚州

“太好了！”我说。“你还有多余的卡片吗？说不定哪一天我想参加，到时候好按照那个邮政信箱的号码写信。”

“用不着写信，”瘦子神气十足地说。“只要你一句话，其余的事由我来办。”

“你是什么人呀，组织委员吗？”我漫不经心地问，尽量掩藏我的急切心情。

“在党里我们管这种人叫克利格。”

“需要交很多钱吗？”我问道。

“用不了多少钱。入党费是十元，好在我们正在征求党员，你只须付八元即可入党。”

“其中你扣去多少钱喝啤酒呀？”我笑着问。

“组织员每介绍一个人入党时可以得两块钱的手续费。”瘦子承认，显得有点尴尬。

“那么党费呢？”

“每季三元。如果预付的话，每年十元。”

“我还得买件袍子，是吗？”

“由大龙头出售，每件十五元。”

“十五元卖件床单和枕头套？”我生气似地哼哼鼻子。“我自己作一件决用不了那么多钱！”

“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白袍子吧，”他耐心地解释。“袍子上有披肩、带子、面罩和坠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美丽的绣花，这些都是三 K 党妇女

辅助会下面的贝兹·罗丝妇女分会的会员们尽义务刺绣的，算起来实在是便宜。夜里出去干事时，如果你当心一点儿，不让树枝将它扯破的话，一件袍子可以穿很久。”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买到像样的旧袍子吗？”

“瞧你，”瘦了不耐烦起来，“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朝入党便永远是党员’这句话吗？没有人脱离过三K党。如果被无形帝国开除公民籍，你也不能带着袍子离开。我开始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我并不是开玩笑，”我说，我觉得我摆架子的把戏已经有点过火了。

“问题是我手边没有入党费。我考虑好了之后，马上就通知你。”

“好吧，”瘦子说，没能当时敲到两元手续费而显得有些失望。“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热闹场面。我属于纳詹·贝德佛·弗来斯特第一总部（即三K党总部），这个名字是为纪念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一位骑兵将军而起的。我们的弟兄们每一个都很能干。我能介绍你加入，但是，我推荐了之后，仍需要等相当长的时间。申请人的名单每隔两星期在全体大会上念一次，看是否有人表示反对。除此之外，我们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由亚特兰大最好的警局侦探组成——还要调查你一番。”

“别担心，我同他们一样清白，”我说到这里便住了口。我猜想瘦子在交纳我的入党费时会说：“这是一个名叫倍金斯的家伙交的，我费了好大的牛劲才劝他入了党！”

一周之后，我估计时机已经十分成熟了。

“好吧，瘦子，”我告诉他，“如果那个打八折的办法还有效的话，我听从你的意见！”

“好极了！”他叫了起来，两眼发光。“我们到厕所去谈。我不喜欢在酒吧间办正经事，说不定会有人偷听的。”

厕所里一个人也没有，空气中充满臭气。我心里想，这正是和三K党相投合的空气。

“我口袋里正好有一张申请书，”瘦子说，将我的八元钱装到口袋里。然后拿出一张卷折了角头的申请书交给我。申请书最上面是一行大字：“请求作为无形帝国公民、三K党骑士申请书”。申请书的全文是：

“大龙头陛下：我是在美国生长的忠诚老实的美国公民，又是非犹太教的白种人，不喝酒，头脑健全，笃信基督教义，拥护白种优越论和纯粹美国主义的原则。我诚恳地申请成为佐治亚区三K党第一总部的党员。”

“我以名誉担保，严格遵守有关党员的一切规章与要求，无论任何时候均坚决并忠诚地服从您组织上的权威……如果我做了不忠于党的事，愿意接受您权力所加与我的任何惩罚。”

我已没有时间犹豫了，提起笔就签了字，我对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顾虑。

“必须有两个人替你做担保，”瘦子说。“我可以签字。你还认识党内其他的人吗？”

“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我回答，慢腾腾地拿出我的王牌来，“我和欧金尼·塔尔麦奇很熟悉。”

这句话像魔术一样马上发生作用。

“你是欧金尼的朋友？”瘦子叫道，立刻肃然起敬。“这是最好的推荐了。让我写下他的名字。”

“我的叔叔曾经是佛罗里达州三K党的大头目，不过他已经去世。你觉得他的名字对我会有帮助吗？”我问。

“怎么会没有帮助！大龙头手上有卡片箱，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入党的九百万已故党员的姓名都有记录。你叔叔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他，他写了下来：“已故佛罗里达州三K党大头目布拉弟·倍金斯之侄，请查已故党员卡片。”

“你入党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他说。

“我怎样知道我已批准了呢？”

“不必担心，我们会与你联系的。等着吧……！”

我耐心地等待起来，心里不时在想，不知道调查委员会如何进行侦察约翰·倍金斯。假如他们发现了我真实的身份，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等待期间，我进行着另一种活动。我以为这种活动在我被调查的过程中对我是有好处的。我过去一直订阅在南方出版的各种煽动仇恨的报纸，其中最恶毒的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城印刷发行的《南方展望报》。它自称是“专门报道美国生活方式”的报纸，其中除了同情三K党、反对黑人、反对犹太人、反对工会的宣传之外，全是长篇连载的滑稽画、漫画、性感图片、神怪小说以及联字游戏。我曾看到这家报纸上登着一则广告：

招聘《南方展望报》代销人，只有非犹太人可以应征，月薪最高可达五百元。

我对这则广告颇感兴趣。不论月薪高低我都无意代销这种宣传仇恨的报纸，只是感到好奇，想知道这家的报纸的发行人员如何拿到五百元的高薪。同时，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如果我与这家报纸取得联系，那就会更有利于打进三K党的高级机构里面去。于是，我就拿起行囊，坐汽车到伯明翰，心想，如果三K党的调查委员会此时去调查，说起来我是因公外出，岂不是很好吗。

我走进《南方展望报》的办公室，向该报发行人布拉克蒙作自我介绍。他身材高大，乱蓬蓬地长着一头灰白头发。

“这些日子百科全书的销路不佳，”我说，“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更有前途的工作。”

很显然，布拉克蒙对有人愿意在佐治亚州代销他的报纸这件事是很感兴趣的。可是，他真正发生兴趣的，是我无意之间说出的那句话：“我正替欧金尼帮点小忙”。

“你认识欧金尼·塔尔麦奇吗？”他说。“我一直非常敬慕他。倍金斯先生，咱们一道吃午饭好不好？我想把你引见给我的经理派克斯。”

我接受了这个出人意外而又让人感到高兴的邀请。看菜单的时候，我当场决定了一条原则，凡是煽动仇恨的人向我做宣传时，他们必须得出大价钱，于是我点了最贵的菜。我每点一样菜，布拉克蒙都显得很心痛的样子，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不一会儿，派克斯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看上去很能干的经纪人。

“派克斯过去替胡伊·朗在路易斯安那州办报纸，”布拉克蒙说。“他很在行，帮了《南方展望报》很大的忙。饭后你们两人可以到他的办公室，他会告诉你这项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派克斯的办公室设在伯明翰最漂亮的旅馆的顶层上，是一套十分华丽的房间。在他手下工作的是一群很漂亮的姑娘们，个个赛过画家的模特儿，倒不像是秘书了。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几个电话，这些姑娘们带着卡片箱坐在电

话前与商人通电话，任务是催促他们订阅《南方展望报》。

“第一次电话总是我打的，”派克斯对我说。“如果他们不马上照办，我就交给这些姑娘们去办，她们就跟他们磨菇，一直到他们肯出钱为止。他们一说‘OK！’，我马上派个姑娘去领支票。我可以表演给你看看，这件事如何在几分钟之内办妥。不过，咱们先喝一杯吧。”

他要了一壶冰水、一瓶苏打水，然后从装满了酒瓶的柜子里拿出一瓶纯净的威士忌酒。

“日子过得不赖吧，”他说，向隔壁房里的一个女人丢了一个眼色，并递给我一杯很浓的酒。“你就留在这儿吧，我们今天晚上带两个姑娘乐一乐，不好吗？她们都很会玩，是我自己雇用的。”

“让我想想，”我含糊地回答。

“嘿，你瞧瞧这个——”派克斯说，喝下去的酒已发生了作用。他将桌子的第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张支票给我看。支票的抬头是《南方展望报》，金额二百五十元，签字人是保罗·芮德温，南方最大的纺织业托拉斯奥罗沙纺织工厂的董事会主席。

“我已经把他牢牢掌握在手心啦！”派克斯得意洋洋。“他每月给我两百五十元。不喜欢开支票，总是把现金交到我手里，全是每张二十元的钞票。”

“多几个这样的人，你的生意就好极啦！”我带着羡慕的口气说道。

他点点头。“我们的有力的支持人不仅是芮德温，还有其他和他一样有势力，或者比他更有势力的人也在支持我们；并且他们还允许我们利用他们的名义。大概你听说过‘巴马的大骡子’吧？就是亚拉巴马州的大企业家。我们已经把他们给套上啦！譬如说，红钻石矿业公司总经理小巴德乐本，亚拉巴马矿业公司总经理布伦斯·德·巴德乐本等等。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的名字。”

他从桌子上的卡片夹里取出一张卡片。

“这是从亚拉巴马州企业家人名录中选出的一批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主顾，”他说。“你听着吧，我来做给你看，事情是怎样办的。”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喂，摩尔先生吗？……我是雷蒙·派克斯，《南方展望报》的发行部经理。您的几位朋友建议我打电话给您，他们是德·巴德乐本先生、芮德温先生、罗塞尔先生，还有其他的人。上星期我们给您寄了一份报纸去。如果您有时间阅读的话，您就知道本报的宗旨是要在南方保障企业自由。在您的工厂里您也许和工会组织者有过麻烦吧？我不用说您就知道，如果让这批家伙们无法无天地搞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把南方社会主义化，而且弄得这地方种族不纯！”

“摩尔先生，我们替南方工业所做的是向工人们宣传真理。我们邀请像您这样的南方工业领袖来参加我们的宣传活动，办法是尽可能地大量订阅本报，订费每份一年二元。如果你愿意，您可以把您工厂工人的名单给我们，我们也可以遵照您的指示，将报纸送给那些正要建立工会的工人们。我可以给您写下二百元的报费吗？……一百五十元吗？……好，谢谢您……是，您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利用您的名义的。明天我可以派人去取支票吗？……谢谢您，摩尔先生！”

“我的上帝！”他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说道。“这样就能拿到一百五十元？”

“就像这样！”派克斯大笑起来，斟上酒。“绝对没有其他条件！这些人恨死工会了，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保护自己。我不会拿了他一百五十元就将他轻轻放过去的！他是一个大财主，我准备每月敲这家伙一次！”

“像这样一笔生意，我可以拿多少手续费呢？”

“说出来你不信！每赚两块钱，你可以拿一块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这就使得你有充足的力量，如果你高兴的话，雇用几个姑娘代你干这种勾当。”

“这倒是件好生意，”我说，“我几时开始工作呢？”

“别着急，”派克斯对我表现出来的“贪婪”显然很高兴。“布拉克蒙说你是欧金尼·塔尔麦奇的朋友。我与他通个电话，你不会介意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也应该有介绍人。”“马上打吧，欧金尼这个时候应该在办公室，”我说。派克斯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心里设想着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三K党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发现倍金斯就是肯尼迪，而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塔尔麦奇，那会怎么样？派克斯让我知道了他的机密，如果他从塔尔麦奇那里发现我的来历，毫无疑问，他会大发雷霆的，假如我将他的后台老板的名单发表出来，他们的报纸就得关门。

我开始注意起派克斯的体格，他大约比我重六十磅，脖子后面有一条伤疤，看来是刀伤，大概是从前替胡伊·朗做打手时留下的纪念。我断定他过去是一个相当顽强的打手。

“塔尔麦奇先生……”派克斯在打电话。“……他什么时候回家呢？……随时都会回来？……好吧，接线员，继续叫吧。”“我没工夫再等了，”我说，同时想着塔尔麦奇会怎样推荐我，还是以后打电话问派克斯更稳当些。

“我必须去拜访几个朋友。”“何必这样急着要走呢，倍金斯，”他说，努力安定他自己的情绪。我看出他心绪不宁，是否预感到了我会将所见到的人名和支票的事暴露出来？“电话马上就会接通的。抽支烟——您自己斟一杯威士忌酒喝吧。”

“我今天下午应该去拜访那些朋友，”我坚持着，向门口走去。他吃了一惊。跳起来拦住我的去路。很难说我们二者之间谁出的汗多。

“别急，”他说，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朝椅子上按。他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手有点发抖。然后又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忙将火递给他，我的手也有点发抖。很显然我们彼此神经都很紧张。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派克斯马上跳过去。我们两人中间隔着一个办公桌，我把手放在手提包上，准备一发现事情不妙时就朝门口奔去。

“是的，接过来——喂，塔尔麦奇先生？……我是伯明翰《南方展望报》的派克斯……你一定收到我们的报纸了吧？……谢谢您，先生。您认为我们的报办得真不坏！先生，我打扰您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位倍金斯先生，他有意在佐治亚州为我们担任发行工作，他说您知道他……”

我抓紧我的手提包，眼睛盯着派克斯的脸，他的额头亮晶晶的，直冒汗。渐渐地，面部肌肉松弛下来，脸上又泛起了笑容。

“好，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先生。我们就是要听您一句话。非常感谢您，希望我没有过多地打扰您，再见。”

“倍金斯，”他说，从桌子边绕过来拍了拍我的后背，“没问题，这差事是你的啦！明天一大早我就办好委托文件，并且将你需要用的物品发给你。咱们带两个姑娘去玩玩，怎么样？把那些拜访都取消吧，你已经有了新工作啦！”

此时，我的戒备已经烟消云散了。

“好吧！”我回答。

“好小子！你喜欢哪一个？我看你是看中了那个年轻的黄头发女郎！”

他将门打开，朝着隔壁房间说道：

“喂，米特儿，现在就停止工作来玩玩，好不好？你同多蒂过来，告诉其余的人可以回家去。”

派克斯兴高采烈地斟了四杯酒，米特儿和多蒂进来后将门关上了。米特儿马上坐到派克斯的椅子扶手上，多蒂坐在桌边儿，两腿交叉着，羞答答地从酒杯上望着我。我向后靠了一下，心想作为《南方展望报》在佐治亚州的发行经理，我有资格轻松一下……

两天之后我回到亚特兰大，带了一大匣子文具用品，许多本订报单，和一卷《南方展望报》的样本。像我这样在业务上一切都准备停当，而又毫无展开业务之心的人是很少有的。

从我递交申请书，要求加入三K党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两周了，两周零一天时，电话铃响了，我听到瘦子的声音。“倍金斯，明天晚上六点十五分，你必须站在桃树街与赭色街交叉口的西北角处！不得有误！”

第三章 在宣扬仇恨的祭坛前

我比指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钟头到达那里。

那地方叫“五点”，是亚特兰大城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约定的时间正是下班拥挤的时候，我不明白三K党为什么选了这个地方、这个时间。

我站在那里，瞧着来往行人，期待瘦子出现，同时心里也在犹豫：虽然我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改名换姓，三K党的调查委员会到底会不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也许我在这里等待的，不是被带去参加入党式，而是等着受他们的折磨呢！如果我要打退堂鼓的话，现在恐怕是安全退出的最后机会了。但是，只要我回忆起三K党毒打茱萝的情形，回忆起他们的许多暴行，我就会义无反顾，我痛恨这些戴面罩的煽动仇恨的人……

六点十五分刚到，一辆黑色大轿车驶到我站的马路边。车里有四个人，头戴面罩，身着长袍。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戴面罩的人命令道：

“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三K党人发命令。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挤了进去，坐在后面两个三K党人的中间。

许多行人走上前来，很惊讶地停下来瞧着我们，但是，在十字路口中间指挥交通的警察却装作没看见。开车的三K党人使我吃了一惊，他不像其他党人那样白袍子白披肩，他的披肩是深红色缎子的。他十分高大，粗壮的身躯几乎填满了整个座位，幸亏与他同坐的那位是个小个子。

司机换上第二挡，车子开上了桃树街，马路边的行人看呆了。我心里有点慌，这完全不像我所听说过的三K党或其他党派入党前举行的仪式。

“瘦子……？”我试着叫了一声，看了看两边的三K党人，试图从两个眼睛洞里看出面罩后面的脸来。

“住嘴！”披着红披肩的三K党人命令道。“只有当别人对你讲话时你才能说话。”

这样一来，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随着时间的流走，我愈加相信我已被发现了，而且要被绑去受折磨。我真想说出下面这句话来：

“你们在前面拐角处让我下去！”

我希望遇到红灯，那样，在车子等灯时，我就能够跳出车去。可是，现实打乱了我的设想。我们的车在遇见红灯时，只是按了三下喇叭，便开足马力驶向红灯。一个警察从站台上跳下来拚命吹哨子，但是他并不是阻止我们，而是阻止过马路的行人车辆，以便指挥我们过去。

这些流氓就是这样干的，警察居然让他们通行无阻，难怪他们要在各地横行霸道了。

车子向西驶进，在车辆中穿行，一路闯红灯。车子驶出市区，穿过郊区，速度愈来愈快，终于来到了郊外宽敞的公路上。

开车人的脚踏着加速器。我看着速度表，它的指针在八十英里和九十英里之间摆动着。

“夜鹰老兄，能不能在转弯的地方把速度降到每小时七十英里？”在前面的那个小个子神经紧张地说，我听出来这是瘦子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干三K党的勾当，但是我喜欢它还没有到为之牺牲自己生命的程度。我是爱干这种勾当的，但如果它和我所喜欢的另一件事不相容，我情愿放弃它！”夜鹰笑了笑，车子并未减速，我们的车继续

前进，离城愈来愈远。天已经黑了，从农家透出稀疏的灯光。如果他们立意要处治我的话，人烟稀少的乡间自然是合适的地方。就我所知，三 K 党的入党仪式是在亚特兰大城内各分部举行的。

这种不祥的念头为突然的冲击声所打断。车子晃了晃，夜鹰把它停住了。

“撞着一个混蛋黑人赶的棉花车！”他骂着。“我原打算紧挨着他冲过去吓唬他一下。如果我的车碰坏了，我要活剥他的皮！”他停了车子，跳下来查看碰损处。

“比预料的好一些，”他松了口气。“只是缓冲器碰得厉害点。我们应该把这个黑杂种带给弟兄们取乐一番！”

他跳上车，很快地将车倒退在棉花车翻车的地方。棉花车翻到沟里，棉花全部倾倒在红色的泥浆里，一个车轮远远地飞进田里。“萨拉，我的孩子，他们杀死了你！”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悲鸣。一位头发花白的黑人坐在沟边，泪流满面，把一个骡子的头抱在膝上。套在大车上的杆子已经刺进它的腹部。

“夜里在公路上赶车，你为什么不开灯呀！”夜鹰向那黑人吼着。

“我有灯，”老头儿简单地回答，指着沟旁边那个打破了的煤油灯，火苗把旁边的一小堆草给点燃了。

夜鹰看了看公路的两端。

“好啦，老头，”他说，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你倒像一个安分守己的黑人，拿着这个钱去买匹骡子吧。”

老头儿默然地望着钱票，夜鹰把钱扔在沟里。

“把我的车撞成这样，十元钱是无济于事的，”老头儿说，“我买萨拉花了五十元，萨拉是世界上最好的骡子。除此之外，我的车子已碰得粉碎，一年的棉花收成也掉在泥浆里了。”

“你同你的骡子都滚到地狱里去吧！”夜鹰狠狠地说，把钱拿起来，擦去泥巴，重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如果你敢向警察透露一句谁撞了你的话，你休想活命！”

他回到车里，车子继续向黑暗中驶去，留下老头儿坐在沟边，静静地为死去的骡子哭泣。

“不晓得现在这些黑鬼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夜鹰嘟哝着说。“你替他们做的事他们一点也不感激。他不收这十元钱也好，我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从三 K 党的救济费用中拿到十元钱呢！”

我想起夜鹰说过要拿那个黑人供“弟兄们取乐一番”的话，我心里开始纳闷，是不是准备拿我在皮鞭子下面供他们取乐，或是有更坏的事？我心里有许多疑问，只明白了我们是在去会见其他三 K 党员们的途中。

“如果不加快速度我们就要迟到啦！”夜鹰说，重新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前进。我们超过一辆车子，它的长笛声击打着我们的耳朵。我回头一看，那部车子亮着红色的顶灯，紧紧在我们后面追来。

“会不会是那个黑人已经告发了，警察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车来逮捕我们？”瘦子唉声叹气。

“别着急，”夜鹰很有信心地说，将速度慢了下来。

警车很快地追上我们，同我们并行着，然后开到前面去，仍然汽笛长鸣，红光直射。

“我早就想到啦！”夜鹰兴高采烈，脚踏油门，紧跟着警车。“这是罗克里奇郡警察局的车子，都是自己人，在护送我们呢。别再为马路上发生的

那点小事发愁了。事情发生在罗克里奇郡内，就是置身在朋友们中间，我们用不着害怕法律了！”

在车子转弯的时候，我心里愈来愈焦急，我看见远方有一个巨大的、好像悬在半空中的火十字架。

“他们一定是用飞机拖着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我想。

“它不是很美吗？”夜鹰骄傲地问，“这足以使周围九十英里的黑人们惧怕三K党。我费了一整天替他们把油桶运上山去。”

我这时才知道我们是到大石山去。一九一五年曾在那里举行过火十字架大会，庆祝新三K党的“诞生”，并且历来“无形帝国”的大会都是在那里举行的。不管今天晚上的集会是什么性质的，它决不仅仅是一般的地方性的入党仪式。

我们驶近目的地的时候，那个巨大的在空中燃烧着的十字架更加明亮了。开进大石山这个小村落之后，看到街上被照耀得如同白昼。我伸着脖子朝山上看，用油桶摆成的十字架至少有三百码长。

在十字架下面摆放着罗伯特·李以及南北战争时参加南部同盟的将军们骑着马的巨大雕像。它们雕在大石山的一大块坚硬的花岗石上（地质学家至今不了解为什么这种花岗石会出现在佐治亚皮德蒙特平原上），都出自著名雕刻家包格兰莫之手。这些未完成的纪念雕像是由南部同盟统一妇女会在三十年代倡议的，三K党暗中加以赞助。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筹足款项来完成这些雕刻。

我们走近山脚下的时候，碰到一位着长袍戴面罩的三K党人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他指挥得非常内行，他的披肩像法国宪兵的一样随风招展。他拦住对面来的车辆，指挥我们开到一条泥泞的绕山而行的马路上去，我低头一瞧，只见从他的三K党长袍下露出了警察制服。

“呼呼，呼呼！”四周围充满了奇特的声音，像史前期的某种硕大无朋的怪鸟在扇动着翅膀。

“听听这些油桶燃烧的轰隆声！”夜鹰兴高采烈地说。

我们慢慢地在山路上行驶，经过黑人采棉者的破烂的茅屋。当地的男、女、老、幼都站在马路旁边，好像在看游行队伍一样。路边的人群中有几个年轻人穿着美国陆军的衬衣，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和所有旁观者一样，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不知道这些黑鬼是怎么搞的！”夜鹰抱怨着。“他们应该都躲到森林里去，至少也应该躲在床底下。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害怕？瞧他们一脸的凶相。我在回来时一定要停下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我们走的是一条蜿蜒而上的山路。路的两旁停满了车辆。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的眼睛只盯着从其它州来的汽车上的牌照。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侦察三K党，我竭力想记住这些牌照的号码。大部分车子是从佐治亚州各地来的，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车辆来自佛罗里达、亚拉巴马、田纳西、南北卡罗来纳、俄亥俄等州。我当时记住了一些号码，但没有等到天亮便全都忘记了……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广场上，那里除了几百辆小汽车之外，还停了七部亚特兰大城的公共汽车，标有“专用”字样。显然这山上已经来了好几千三K党人。

在这个广场的中央升着营火，有四个穿长袍戴面罩的三K党人围着火站

着，他们不是穿着规定的白袍子，而是穿着紫色、金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光彩夺目的缎子袍子，胸前都绣着龙和其他的标记。是三 K 党的大头目吧，我心里想。

当我们的车子停下来时，穿紫袍的三 K 党人向我们跑了过来。

“你们怎么这样晚才来，克利夫？”他责怪道。“孩子们在山上已经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的队了，要把他们冻死啦！”

“路上出了点小事，陛下，”夜鹰抱歉地说。“您在‘五点’大街安排的假绑票很成功！准会闹得满城风雨，明天的报纸一定热闹啦！”

“这件事办得还不错，”我这才知道穿紫袍的是大龙头。“如果我们不赶快去，那些油桶的油就要烧完了，我们就会在黑暗中被困在山上。”

“我白天把山上都跑遍了，”夜鹰说。“我知道通往山中那块空地的捷径。”“带路吧，夜鹰，我们跟着你。”大龙头命令道。“不要忘了带火十字架。”

夜鹰回到车子里将后背箱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用麻布裹得厚厚的十字架。打开麻布之后，里面有一个四英尺高的霓虹管制的十字架，十字架里装有干电池，他将十字架系在背后红披肩的下面。

“跟我来！”他向我喊道。

夜鹰开始爬这座陡峭的山，后面跟着大龙头和穿金黄色、绿色和红色袍子的三 K 党人。我跟在他们后面，三个穿白袍子的三 K 党员做我们的后卫。

“你们不要在动身以前喝一杯热咖啡吗？”一个慌慌张张的小个子跑上前来问我们。我回转头看见在空地上有一个临时咖啡站。“没有功夫！”大龙头高声回答。

“去他妈的！”我听见那个小个子低声骂道。“起先大龙头告诉我准备四五千人的点心，结果来的只有一、二千人。像这样的生意我得把裤子都赔进去！”

他垂头丧气地走回临时咖啡站，我们则继续登山，黑暗中，在大石头与突然隐约出现的土坑之间探索前进。这种不寻常的运动，很快就使这些终日饱食珍馐，大腹便便的穿缎子袍子的三 K 党头目们喘不过气来了。

“他妈的，夜鹰，你肯定你走的路对吗？”大龙头问。“别担心，陛下。我的眼睛跟夜猫子一样！”

这时，黑暗中从右边传来一种怪鸟的清脆的叫声。

奇怪，我心里想，一个没有树的山坡上怎么会有这种鸟。接着左边又传来叫声。一次又一次的叫声使我明白这种声音是人发出的信号，大约有十来个人把我们包围住了。

“我的恐怖队员们在此！”夜鹰得意地说。“有他们把守住这座山，决不会有外人偷看我们的仪式！”“他们在向我们围拢了！”大龙头嚷了起来，声音里带着恐怖的音调。“笨货，赶快回答他们。”

大龙头把嘴唇撅起来，他太惊恐了，发不出一点声来。一颗步枪子弹“噼啪”地打上山来，子弹将大龙头脑袋旁边的大石头削掉一些碎片，凶险地发出嗖的一声，飞到黑暗中去了。大龙头赶紧转到大石头的另一边去，紧紧地靠着它。

“隐蔽起来！”他粗声地喊道。发这命令有点过迟了，因为我们早已自动地隐蔽起来。大龙头喊声刚停，马上从四面八方射来长枪和手枪的子弹。大石头已经不能藏身了。大龙头和我同时看见一个土坑，毫不犹豫地跳将进

去，其他的人也迅速地跳进坑去。“别放枪！是我们，我是大龙头！”大龙头拚命地喊道。他的喊声在山里引起回声。接着一切就沉静下来，只剩下寒风吹动火十字架的火焰，油桶发出呼呼的响声。

“他们不相信是我，”大龙头低声说，从面罩的一个眼睛洞里悲哀地凝视着我。

“把十字架开亮，夜鹰，这样他们就明白了！”他灵机一动，叫了出来。

躲在我们旁边的夜鹰将十字架高高举起。他按了一下电钮，于是，我们四周都被红光照耀着。

几秒钟之后，一个穿黑袍戴黑面罩的三K党人很快出现在红光之内。四周的大石头后边都出现穿黑袍的人，总共有一打左右这种不祥之物围着我们。

“天呀，队长在此。”走在前面的人叫了起来。“您在这儿干吗？”大龙头和其他头目们开始从坑里爬出来。

“我的天！”穿黑袍的恐怖队员喊了起来，“原来是大龙头和他的随员们！”

“谁违背我的命令，非教训他一顿不可！”大龙头咆哮着，他的勇气又回到了他体内。他冲到恐怖队员的面前直晃拳头，其他的恐怖队员悄悄地缩到黑暗里去了。“我曾经严格地命令你们恐怖队，不许随便开枪，一定要看准了才许开枪。懂得我的意思吗？”

“是，陛下。我们原想看看再放枪，只是什么也瞧不见。”

“克利夫，这是你的责任。”大龙头转向夜鹰说。“你的人违反了纪律，我要拿你问罪！”

“我曾经一再地告诫他们，陛下，但是这些家伙们顽固得很。”夜鹰低声地说。

“我带你们到草地去，”一个恐怖队员自告奋勇地说。“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恐怖队的弟兄们。”

那些穿黑袍的人们默默地散去，那个恐怖队员用手电筒引着我们继续爬山。

经过了一段羊肠小道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场地上，在空地的上方燃烧着巨大的十字架，在空场的中央，站着一千多个穿白袍的三K党人。他们排成三行，两臂交叉，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巨大方阵。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三K党人，这次聚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空地的另一头，是另外一群人，为数将近一千，穿的都是便服。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准备申请归化做无形帝国公民的人。他们都在休息，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地上吸烟。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三K党人和申请人的行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三K党人的行列分开了，从缺口处，一个穿蓝袍的三K党人向我们走来。

“感谢上帝，您到底还是来了，陛下！”他喊道。“祭坛全都准备好了，我只是希望汽油别烧尽。”

“办得好，我们三K党忠实的牧师！”大龙头说。“典礼开始吧！”

“随我来！”夜鹰命令我，带我走到这群申请人当中。那些穿缎袍的头目们都到方阵的中央去了，而与我同车的三个穿白袍的三K党人则加入到他们的弟兄中间去。

我挤入申请人的队伍里，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仔细地观察他们。从他

们的服装可以猜想到他们大半都是没有手艺的或是手艺不高的工匠和农民，只有少数是白领工人和专门职业者。还有许多穿制眼的警察，市的、州的、郡的都有。

至于他们的年龄，看见这样多的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感到很失望。队伍中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数目差不多相等。我曾经希望公立学校教育的普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能够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的父亲或祖父少上一点三 K 党宣传的当。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许多年轻人都穿着美国军服，可以看出他们是退伍军人。我想这是对军队中所谓公民教育的可悲的注脚。

侧身走向一位老前辈，我说：

“我第一次看见这些大头目穿这种五颜六色的袍子。”

“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他们是大人物的，”他笑道。“三 K 党的每一个头目都穿一种特别颜色的袍子。

“大龙头穿的是紫色，有红披肩的是夜鹰，穿蓝色的叫克拉德，我知道的只有这些，”我说。

“不错，”老头儿点头。“克拉德是三 K 党中的牧师。穿金黄色的叫克拉里夫，意思是副主席。穿绿色的叫克罗卡德，意思是宣讲人。穿红袍的是三 K 党的克纳特，意思是司仪。”

“您老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装出很恭敬的样子问。

“我给你露点底吧，”他挤着眼睛，对着我的耳朵小声道。“我一生中参加了不少新党员入党大会。今天晚上参加典礼的申请人太少，大龙头不满意，所以他命令我们这些老党员将袍子留在家里，同你们一道参加入党大会。我猜想他的目的是要使三 K 党看起来比实际发展得要快。”

当三 K 党员的方阵出现一道缺口时，我们的私下交谈也停止了，穿红袍的司仪走了出来。

“携带武器的人站出来，交出你们的武器，在典礼进行时，禁止携带任何武器。”他向申请人这样喊道。

“我们也在内吗？”一位穿警服的申请人问。

“全都在内！”司仪高声喊叫，显然很得意自己能够解除警察的武装。

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警察从队伍中走了出来，解下他们的手枪和子弹袋，并将它们交给那司仪。我暗地里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七个警察。司仪怀里很快地就抱满了手枪。夜鹰站出来帮忙。当所有的武器统统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怀里都塞满了。司仪和夜鹰抱着沉重的武器，踉踉跄跄地消失在三 K 党人的方阵里面。

不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

“注意！”司仪大叫。“排成单行，将右手放在你前面那个人的臂膀上！”

我特意排在队伍的第一位。人们踩熄了烟头，整理队列时，扬起了一阵令人窒息的红色尘埃。夜鹰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像一位军曹似的骂三骂四。这个单行队伍在山腰里排成一字长蛇阵，最后，司仪站在队伍的前面，夜鹰殿后。

“外路人！”司仪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是申请做无形帝国公民、三 K 党骑士的人。在走进三 K 党的乐土以前，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在内心深处存有自私的念头，不愿意为三 K 党的一切义务与责任永远效忠的话，我命令他站出来，停止前进。”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没有人开腔，我仅咽了一两次唾沫。

“开步走！”最后他发出口令，拉着我的左臂把队伍带到方形阵地的一个角落里。司仪手中举起霓虹十字架，将白袍子映照成为蔷薇色。光线非常强，我四处望了一望，看见夜鹰在队伍的后面也举着一个发红光的信号灯，就是从火车上偷来的那盏灯。整个行列看上去色彩缤纷。

“谁要走进来？”方阵里面的人问。

“属于混沌世界的外路人，他们申请做无形帝国的公民、三 K 党的骑士。”司仪回答。

“他们一直是忠实于上帝、国家、种族和家庭的吗？”“经过调查，他们是忠实的。”

“他们有口令吗？”

“他们还没有，但是我有口令，并且是奉了命令代他们说话的。”

“过去吧，司仪和无形帝国公民的申请人！”

话音刚落，三 K 党方阵闪开了，司仪又拉着我的胳膊把我们带进去。当他领着我们朝右边前进的时候，我向周围看了看。在方阵的每一边中间，都有一座粗石做成的祭坛，祭坛的旁边燃烧着五英尺高的火十字架。在方阵中间有一个较大的、精致的祭坛，两边悬有美国国旗，此外，还有一座尚未燃烧的火十字架。“立正！”司仪命令。他把我们带到第一个祭坛的前面。由于我们的队伍太长，不得不分为三行。

“向右看！”

申请人当中有几位神经过分紧张的把头向左边看去。“你们这群笨货怎么一回事？”夜鹰骂道，“连左右都分不清楚了吗？”

第一号祭坛后面站着穿蓝袍的三 K 党牧师，两手庄严地交叉在胸前。

“忠实的牧师，站在您面前的是请求提升为初级骑士的申请人。”司仪声调铿锵地说。

“他们效忠于真正的美国主义、基督新教和白种优越论的原则吗？”

“经过严格审查，证明他们是忠实的。”

“忠实可靠的人即将获得荣誉！值得提升的人将要被提升！带他们到三 K 党宣讲人那里去！”司仪带着我们在方阵内绕左边走，我们在牧师对面的祭坛前停了下来，穿绿袍的宣讲人站在祭坛后面。

经过大致上同样的问话和答话后，我们来到穿金袍的副主席的第三个祭坛。

“他们一直是忠实的笃信基督新教的美国白人吗？”副主席问。“据我们了解，他们当中没有人于过任何叛逆的事。”司仪回答。

“好的，因为叛逆罪会侮辱别人。你可以带申请人到大龙头陛下祭坛那里去。”

我们像一群罪犯似的走着，在我们后面扬起很高的红色的尘土，最后，我们在大龙头的祭坛前面受命停了下来。

“陛下，站在下面的是申请做三 K 党骑士的人。这些人在到达这儿以前，经过牧师、宣讲人和副主席的盘查，他们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

大龙头刚要启齿，在祭坛旁的火十字架闪了两闪就灭了。队伍有点骚动，一位穿白袍的三 K 党人提着一桶汽油从队伍后面走了过来，将油倒在包扎铁十字架的麻布上，将十字架重新点燃。大龙头恢复了他的威严，拉着嗓子说：

“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曾十分虔诚地发誓，永远效忠于无形帝国吗？”

“是的！”夜鹰回答，我们随声附和。

大龙头向着方阵的三 K 党人喊道：

“我的弟子们，泄露三 K 党的机密该当何罪？”

“死罪，死罪，死在一个同党弟兄的手里！”他们齐声回答，我的腿有点发抖。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们还想前进吗？”大龙头问道。“我们愿意！”我们齐声回答。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从申请人手中收集来的枪支统统都堆在大龙头的脚下。“忠实的司仪，把申请人带到圣坛去！”他下命令。我们被带到方阵的中央，三面围着圣坛站着。这个祭坛是石头做的，有点像桌子，大约齐腰高。桌子上面铺着南部同盟的国旗，中间放着一本打开了的《圣经》。

“大弟子们，你们协助我封他们为三 K 党骑士！”大龙头喊道。他从自己的祭坛后面走了出来，副主席、宣讲人和牧师向他走去。然后他们一道走到方阵中央祭坛的后面。副主席手执长剑绕到祭坛的前面，他小心翼翼地拿起覆盖在坛面上的国旗的右下角，将它折到左上角去，将《圣经》盖上了。然后将长剑放在国旗的上面，剑头挨着尚未燃烧的火十字架。做完这些之后，又将国旗展开。这时，夜鹰走向前来，点燃十字架，向大龙头行礼并且报告道：“陛下，为圣坛做的一切必要的准备都就绪了！”

牧师高举双臂，口中念念有词：“上帝啊，我们感谢您，因为这些魁梧英武的人们即将要成为三 K 党的骑士了！愿他们像真正的三 K 党人那样生活着，永远效忠于上帝、祖国和他们的同党弟兄！我们以三 K 党党性的真正标帜——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这种恩惠。阿门！”祈祷完毕之后，牧师带领我们唱歌。我仿佛记得调子同《来自格陵兰的冰山》一样，可是词儿是三 K 党编的：

我们热情地祝贺，
在圣地的相逢，
以诚恳而又勇敢的心情，
重新保证我们的盟约。
我们是忠实的三 K 党人，
三 K 党的骑士，
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
团结在一起！“申请人，跪下！”大龙头专横地命令我们。
我们跪在石头地上。

“你们庄严地宣誓：永远忠实于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吗？”

“宣誓！”我们全体回答。

“你们庄严地宣誓：永远爱护美国的国旗和宪法吗？”“宣誓！”

“你们相信美国是白种人的国家，而且永远是白种人的国家吗？你们愿意尽你们最大的力量拥护白种优越论和白种女人纯洁的原则吗？”

“我们愿意！”

“你们庄严地宣誓，永远忠实于党和自己的弟兄们，而且只要你们同党的弟兄不是犯叛国、强奸和谋杀罪，在任何危急的场合下你们都要营救他们吗？”

“我们要！”

“你们在圣坛面前说出以上四种誓言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保留吗？”

“没有！”

我抬起头来看见大龙头正瞧着我！

“你！”他喊道，手指着我。“走近点，跪在祭坛前面！”这有点太突然了，我踉跄地走上前去。我到底是被发现了！我看了看三 K 党的队伍，他们紧紧地排成三行，彼此交叉着手臂，要想逃跑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存心要杀我，否则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一系列的秘密仪式呢？

我正对着祭坛跪着，夜鹰已经填补上我原来所跪的地方，其余的申请人仍跪在原处。

大龙头走进一步，从祭坛处将剑举起，火十字架的火焰已经将剑的尖端烤的炽热。

我注意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以大龙头的权力封你们，三 K 党的骑士们，为‘三 K 党人’，这是人类最光荣的称号！”

我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大龙头用剑面按着我的左肩，继续说道：

“我命令你永远记住，宁可让现在碰着你肩膀的这把骑士宝剑刺透你的心——”

大龙头说着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将剑尖对准我的心脏，我一惊慌，几乎向后跌倒。

“——不可忘却刚才所做出的誓言，或者不实践它，或者不实践它的任何一部分！”

重新将剑放在祭坛上，大龙头对我招了招手，然后对其余跪着的人招了招手。

“站起来，三 K 党的骑士们！决不要让你们有理由后悔他们对你们的信任！”

我们挣扎着站起来，拂去裤子上的红土，膝盖已经很酸痛了。遵从大龙头的指示，所有三 K 党人都摘下他们的面罩。大龙头走到祭坛的前面，用左手与我握手。方阵解散了，新旧三 K 党人混杂起来，大家都用左手握起手来。

三 K 党人们从白袍下面取出各种牌子的威士忌酒瓶子，大家互相传递着喝。一边喝着烈性的威士忌酒，一边脸上做怪相、咳嗽、吐唾沫。

“您请喝点，陛下。”一位瘦小的三 K 党员说，手里拿着一个装着深褐色的酒的可口可乐瓶子。“真不坏，是我亲手酿造的！”

“谢谢，兄弟。我自己也带来了酒。”大龙头回答。当那位瘦小的三 K 党人离开之后，我听见大龙头向副主席说：

“尝这种穷苦的白人做的下等威士忌酒才不上算呢！我上次尝了点。我问他是怎样做的。他说他用老玉米喂牲口，然后用牲口的新粪便酿造威士忌酒！”

我四下看了看，到会的人们摘去面罩以后的形象比刚才显得更加凶恶。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法律不能控制的赤裸裸的力量。凡是在它的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它都操有生死的大权。“喂，做了三 K 党人是什么滋味？”

一巴掌打在我的背上，我晃晃悠悠地几乎跌了一交，转过身一看，瘦子正对着我笑。

“好极了！”我扯谎道。“你们搞得有声有色！”

“我从来看不腻！”瘦子恭敬地表示同意。

“我真想马上参加我第一次的三 K 党会议，”我说。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在怀德浩街一九八号附一号，”瘦子说，“到时候我们要告诉你三 K 党的秘密以及党内的活动。”“我还是与你和头目们同乘一辆车子回到城里去吗？”“你最好乘公共汽车进城吧。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还要停下来干点吊打的玩意儿。”他咂了咂嘴，表现出期待的心情。“我们不是发誓反对‘强奸和暗杀’吗？”我天真地问。“哦，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之类是不包括在内的！”瘦子笑道。

“我什么时候能够和你们一道去干事儿呀？”我敷衍地问了问。“那有何难，”瘦子笑道。“时候就要到啦。”

第四章 在密室内的生活

我终于变成一个三 K 党人了！

我同三 K 党进行斗争中的最大问题——我是否能够顺利地打进他们的行列——已经解决了。我已踏进了这个门槛。我要利用面前的种种机会小心地前进，收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证据，并尽可能地去利用这些证据。

一星期后，我获得了一件袍子。

“我替你省了五块钱的袍子钱，”瘦子说。“上个月有一位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他被命令交回袍子。因为是旧货，十块钱可以到手。”“很便宜，”我表示同意，马上交给他十元钱。“他不是被人谋杀的吧？死人的袍子穿在身上可不大舒服。”

“不是的，”瘦子笑了。“这家伙因为不交会费所以给开除了。我还告诉你一个省钱的线索。在亨菲尔路和十号街街口处，我们一位自家兄弟开设的一家洗衣店，洗袍子每件特价三角。”

“真便宜！”我说，用笔记下了地址。我的袍子决不要染上一滴血。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我依照指示来到怀德浩街一九八号附一号，这座大楼是三 K 党第一总部召开会议的地方。我到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在大门口闲荡。

“我来打听几位用左手的人，”我向他们走去，照瘦子教给我的样子，伸出我的左手，打了一个三 K 党式的招呼。

“你地方找对啦！”一位身材高大在门口站岗的人对我说。我马上认出他是卡尔特，三 K 党的夜鹰兼恐怖队的队长。“我奉命保护党部的安全，我在大石山见过你。进去吧！”

我上了台阶，走进一间大厅。大约有五十个人站在那里吸烟聊天。我发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在大石山入党的。在大厅的尽头有一个关闭着的门，门上有一个小洞。几分钟以后，夜鹰走上台阶。

“弟兄们，围着我站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些党内生活的情形！”他站在大厅的中央，高声大叫，我们围着他站着。

“在党部举行会议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进去，”他神气活现地说。“必须十分注意，万一你们踌躇不前或是走错一步，你们就得马上证明你们自己是真正的三 K 党人。你们现在都是无形帝国的公民了，必须知道帝国内部所使用的语言。一般说来，在三 K 党的语言里，用‘C’这个字母起头的字都改为‘Kl’。例如，我们将‘Cavern’改为‘Klavern’，明白吗？”

大家齐声说明白，夜鹰又继续说：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三 K 党的名称是怎样来的？”

“我听说三 K 党的头两个字‘KuKlux’是枪上镗的声音……”一个家伙自告奋勇，吞吞吐吐地说。

“哈，哈，哈！”夜鹰大乐，“这好像是黑奴在被枪决时想象出来的，意思倒不坏，但是不对。”

“我听说三个‘K’字代表‘杀！杀！杀！’”另外一个三 K 党人说。

“好家伙！”夜鹰又大笑起来，“你们的想象力比我还丰富。实际是这样的，三 K 党是从希腊字‘Kuklos’来的，意思是圆圈。南北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第一批秘密组织叫作白圈，三 K 党是一八六五年在田纳西成立的，第一位大龙头是弗来斯特将军。”

“三K党的最后一个字‘Klan’是怎样来的呢？”我问道，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以显示我对三K党有兴趣。

“这是从苏格兰的部落那儿传来的。”夜鹰回答。“我们燃烧十字架的习惯也是从那里来的。过去苏格兰的某些部落总是派人骑着马，举起燃烧着的十字架号召弟兄们参加战争！”

“我过去被迫入伍参加反希特勒的战争，”一个年轻人咬着牙说，“如果新的种族战争开始，我一定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加！”

“好呀！”夜鹰点头称赞说。“在我们走进党部以前，我打算告诉你们一些三K党领袖们的名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蓝皮的书。我站在第一排，很清楚地看到书名。封面上印着大字：

可乐兰：三K党的经典——德性、荣誉、职责
夜鹰查书的时候，我看到封面上还有几行字：

警告：三K党的经典《可乐兰》是党员的圣书，你们决不可泄露其中机密，也不能随便存放或携带而让非党员无意中获悉本书任何一部分神圣的内容。如果有人违反指示以致亵渎本书时，必须马上受到严惩。

我下决心一定要设法把这本《可乐兰》弄到手（我最后还是把它弄到手了，不过还不能宣布这件事的经过，因为这会危害到仍在三K党势力所及的区域内的一位朋友的安全）。

“大家注意！”夜鹰下命令道。“我现在准备念一念党内负责官员的官衔了。你们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官衔都记住，不过慢慢就会记住的。”

“我想你们都知道党所管辖的地区叫作‘无形帝国’。帝国之下有大区，其中包括几个邻接的州；大区之下分为省，由一郡或数郡组成；郡以下则是地方党部的辖区。

“我们将三K党的会议叫克罗克来夫；州的会议叫克罗维斯；大区的会议叫克罗里诺；无形帝国的全国会议叫克罗弗克逊。

“无形帝国政府的权力属于大龙头陛下，辅佐他的有十五个官员。大区政府的首长叫做大龙，协助他的有九个官员。省政府的首长叫做大头目，协助他的有十二个官员。区政府的首长叫做独眼龙，手下有十二名喽罗。”

夜鹰停了一下，咳嗽了两声。

“还有，”他继续念着《可乐兰》，“其他的官员中有克拉里夫，即副主席；克罗卡德，即宣讲人；克拉德，即牧师；克里格拉普，即秘书；克拉比，即会计；克纳特，即司仪；克拉乐哥，即内部警卫员；克里克斯特，即外部警卫员；克乐干，即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就是我——夜鹰。我的职务是保卫党部的安全，我另外的责任是看守火十字架，在一切礼仪和游行中我总是举着它；同时我还给新党员讲解关于党内的生活。

“党的组织委员叫克里格，党的武装力量是恐怖队员。已故的独眼龙叫作巨人；已故的大头目叫作大巨人；已故的大龙头叫作帝国巨人。三K党的官员就是这些……”

“现在谈一谈我们的暗号。有一些暗号要在走进密室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们。现在我要知道是否大家都知道三K党的握手方式。你们当中多数人上星期在山上一定都学会了，现在不妨再试试。永远用左手——三K党的一切握手方式都是用左手的，除非规定用两只手。大家彼此捏住手掌前后摇两下就算是握手了。……”

我们照着这个样子彼此握手一通之后夜鹰又继续说：“另外一件你们必

须知道的是如何选举。在党里举行选举的时候并不太多。一般说来，主持会议的首长总是做出决定，或者毫不迟疑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有责任照着这样做。虽然如此，我还要告诉你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

“每逢要进行选举的时候，主席就用小槌子敲一下桌子。听到这种声音之后，每个人都必须将左手放在左膝上，并将左臂伸直，左手的大拇指贴着掌心，其余指头伸出，象征三 K 党的四大原则。主席第二次敲桌子的时候，每个人将左手举起敬礼，这叫作认可式，拇指与指头的式样和举手以前一样。主席敲第三下的时候，赞成的就将手臂放回原处，它与腿部接合，形成一个‘K’字。反对的仍举着他的左手——”

夜鹰有意地皱了皱眉，似乎在暗示我们，举手反对首脑们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不明智的。

“我说的已经差不多了，”他说，将《可乐兰》放回口袋里。“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三 K 党的秘密徽章。它是三角形的，上面有 AKAI 四个字母，代表‘我是一个三 K 党人’这几个字。当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想要知道对方是不是三 K 党人的时候，你只须问：‘你知道此地有一位阿亚克先生吗？’这就等于问‘你是一个三 K 党人吗？’如果对方是三 K 党人，他就会回答你：‘是呀，而且我还认识阿凯先生。’明白了吗？”

我们齐声称是，夜鹰向隔壁房间的大门走去。

“跟在我的后面，排成单行。注意看着我！”他命令道。“我们正站在秘密会议厅的外室。在走进内室之前，先得在第一道门上敲一下，并且用拇指的指甲在门上划一个圆圈。”

夜鹰示范了一遍。门上的小洞打开了，从里面射出含有敌意的目光。夜鹰吹了一声悠长的口哨。

“你们是什么人？”里面的人问道。

“里面是外部警卫员，”夜鹰回过头来说，“告诉他，你是三 K 党员某某人，你的支部的号码和所属的地区！”

我排在第一个，我回答道：

“佐治亚大区，纳詹·贝德弗·弗来斯特第一总部三 K 党员倍金斯！”

“前进，把口令说出来！”外部警卫员命令道。

夜鹰又指着我们说：“三 K 党目前通行的口令是‘白人’。你们只需要说口令的第一个字——”

“白——”我依着指示轻声地向洞口说。

门打开了，穿着袍子戴着面罩的外部警卫员说：“进去！”“警卫员，今晚上的情况怎样？”夜鹰问道。

“有生人，要留心！”外部警卫员回答。

我们走进内室，除了沿墙有许多钢柜之外，和密室外部的摆设差不多。这些钢柜都用大锁锁着。

夜鹰转过头来向我们解释道：“外部警卫员意思是说，可能有假冒三 K 党的人在场，因此，在进入密室本部以前，你们必须穿上袍子，你们多数人还没有袍子，今晚上可以不必照办。你们有了袍子后，可以将它们放在钢柜里。哦，如果外部警卫员说：‘都是认识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必穿袍子就可进去。注意看，我示范一下如何进入密室本部。”

夜鹰向对面紧关着的门走去，门上也有一个洞口；他在门上慢慢地敲了四下，又用指甲在门上划了一个十字。洞口打开了，内部警卫员问：

“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党员卡尔特，我要进入密室和弟兄们相会。”夜鹰回答。

“口令？”

“人！”

“进来，三K党人！”内部警卫员说着并将门打开。

我们跟在夜鹰后面。密室中呈现出一片森严景象，里面的安排很像大石山上的方阵。室内四方摆的是副主席、牧师、独眼龙和宣讲人四个三K党官员的席位。一百五十多个穿袍子带面罩的三K党徒坐成好几排。在独眼龙席位旁边的霓虹十字架把全室照得通红。在我们后面的内部警卫员“砰！”的一声将门关上并且加了锁。夜鹰将我们排成两行，带到独眼龙的席位前面。

“照着我的样子做！”夜鹰命令道，同时伸出左臂将手指伸着行礼，像他在外面教给我们做的那样。“这叫敬礼式。一直要等到四个祭坛中的一位官员答礼之后，才能将手臂收回！”

坐在独眼龙席位上的穿着紫袍的大龙头亲自答礼。然后，夜鹰转向竖在大龙头席位旁边的一个旗杆上的美国国旗。

“其次，要这样对国旗致敬。”夜鹰对我们说。

他弯着身子，用左手将国旗的下边拿起来靠在胸前，然后用右手行了一个美国军礼（手心向内），再行一个南部同盟的军礼（手心向外），最后立正慢慢地将国旗放下。

“不要忘记要慢慢地将国旗放下，”他警告我们。“如果你很快地放下国旗，别人就要质问你！”

然后他又面对大龙头，突然将两手平伸，像敬礼式那样伸着手指。

“这叫火十字架式，”他说。“还有就是保密式。如果你们带着面罩，你们就这样做——”

他将左手的一根指头放在下唇边，然后将手绕过头顶，像要砍脑袋一样地将手放在脖子后面。

“这个象征着对泄露三K党机密的人的惩罚，”他说。“——砍掉脑袋！如果你们走进密室来的时候，其他的弟兄们已经摘下面罩，你们也得照办。现在行最后的仪式——对三K党献身式——，它是这样做的——”

夜鹰用右膝跪在大龙头的面前，伸出左臂行敬礼式，同时将右手放在胸前。我们都照着这样做。大龙头伸手答礼。

“三K党员们，坐下！”他下命令，挥手叫我们坐在后面的两排空位上。

“我忘记告诉你们了，”我们坐下后，夜鹰低声地对我们说。“小槌子敲一下是要大家注意；两下是坐下；三下是站起来！”说完这话他离开我们，坐在大龙头的左边。

“三K党的司仪！”大龙头用槌子敲了一下。

穿着红袍子的司仪坐在大龙头左边，他闻声快步走上前来敬礼。

“司仪到，陛下！”

“你要仔细地检查一下，看看出席的人是否都是配坐在这里进行讨论的三K党人！”

“遵命，陛下！”

于是，司仪走过坐着的三K党人的行列。他走近每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站起来，在他的耳旁低声他说口令，然后再坐下。只有一个人没能坐下。

“陛下，我谨向您报告：除了站在您面前的这个人之外，其余的都是三

K 党员。他自称是三 K 党员，但是他不知道口令。”

难道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打进来侦察三 K 党了？而且要在我的面前就擒！

“走上前来，将面罩摘下！”大龙头命令道。

这个人遵命将面罩摘下，这引起了一阵嘈杂的低语，大家认出他是一个欠交党费的三 K 党人。实行新口令以来，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他交出全部党费以后，就得到了新口令，并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小槌子敲了三下，我们都赶紧站起来。

“大家低头为开会祈祷……”

穿蓝袍的牧师朗诵道：

“我们的天父和上帝：作为三 K 党员，我们承认对您的依赖和您对我们的仁爱；愿我们对您的感激是永远的，无穷无尽的，愿它鼓舞着我们跟着您前进。愿每一个三 K 党人都不做坏事，并且争取做一个好人。我们祈求您在大龙头皇帝和他的官员处理无形帝国的事务中赐福他们。上帝哟！为了您的光荣和我们的德行，我们谨用教导我们为正义服务并且牺牲的您的名义提出这些请求。阿门！”

“阿门！”我们齐声回答。

小槌子敲了二下，命令我们坐下。

“我现在正式宣布，佐治亚大区第一党部会议正式开始！”大龙头说。

“现在秘书宣读申请入党并经五人调查委员会调查批准的党员名单。如果你们了解在这些人当中有人不应该入党，请提出来！”

远远地坐在大龙头左方的秘书开始宣读名单，当名单念完而无人提出异议时，大龙头又说：

“其次，宣读信件。我收到一封宾夕法尼亚州佛兰支林郡支部独眼龙夏菲尔兄弟的来信。他说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名叫斯蒂逊·肯尼迪的混蛋写了一篇：‘我们必须摧毁三 K 党’的文章，而另外一个叫‘南方牧师联谊会’的团体已经把这篇文章向全国各地的美国退伍军人团发出。夏菲尔兄弟已经对这个团体提出抗议，警告他们当心一点！”

大龙头转身大叫道：

“秘书兄弟，你对全国各地党部发出指示，号召一切属于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三 K 党员注意这种恶毒宣传，并且谴责它是共产党搞的把戏，或是用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话来谴责它吧！”在第一次三 K 党会议上，我就听见我的名字被如此仇视，这事使我吃了一惊，但是，我的文章能够击中三 K 党的要害，倒是令人欣喜的。

“现在讲一点愉快的事，”大龙头继续说。“秘书兄弟，你起草一份正式的奖状，表扬我们可敬的、杀人不眨眼的警官纳西兄弟，因为他忠于职守，已杀了第十三个黑人！纳西兄弟，请站起来受奖！”

一个三 K 党人站了起来，袍子下面露出警官制服的蓝裤腿，大家鼓掌，吹口哨，跺脚。

“谢谢大家！”他说完这句话，就坐下了。

“还要写两封信，秘书兄弟，”大龙头继续说，“一封给民事庭法官麦克利伦，表扬他监禁一位胆敢把白种妇女叫作‘没有出息的白人’的黑女人；另一封给高等法院法官阿尔孟德，因为他维持了原判。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决定完全符合三 K 党的原则，是白种优越论的胜利。

“现在谈谈发展党员的事。组织委员兄弟，哪一队上月发展的新党员最

多，大黄蜂队还是黄马褂队？”

当组织委员站起来宣布优胜队名字的时候，下面响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

“陛下，黄马褂队占先，他们发展了一百七十三位党员，大黄蜂队发展了一百四十六位。”

又是一阵欢呼，黄马褂队队员们彼此拍拍肩膀，表示庆祝。

“安静一点！”大龙头用槌子敲了一下桌子。“不要忘记，下星期六晚上，失败者必须在温果酒店宴请优胜者吃牛排大菜。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发展党员的工作。为了这件事，我几乎跑坏了我的汽车。上个星期我收到韦克罗斯和道格拉斯维尔两地市长和警察局长申请领取成立三 K 党支部许可证的信，从格里芬城的消防队长和市参议员那里，以及从麦克多瑙、桑德斯维尔和布拉克西尔等城的首长那里都收到同样要求的信。我又在田纳西州进行了活动，卡塔努加和马利维尔两地的三 K 党人干得不坏——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收到更为详尽的报告。同时我又收到纽约三 K 党的报告，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叫作‘圆圈俱乐部’。底特律城新的三 K 党自称为‘梦乡俱乐部’。芝加哥已经有了两千九百个党员积极分子。在从前老三 K 党的党员名单中，我做了一次全国性的测验，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回答：‘你们愿意重新加入三 K 党吗？’答案中百分之九十四表示愿意。毫无疑问，三 K 党有着伟大的前途，正如它有过伟大的历史一样！”

他停下来向四周望望。

“在会议继续进行以前，有人要发言吗？”

“陛下，我是亚特兰大城汽车运输公司的三 K 党员，”一个三 K 党人发言。“我特地向您报告，我们差不多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全城的司机都是清一色的党员了，只有三个例外。”

“我建议你们想法让这三个人参加党组织，或是把他们开除掉。”大龙头咆哮道。“我们需要亚特兰大城的每一部汽车为我们迅速干活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了！”

“我们等待着您的指示。”司机答应着。

大龙头点头称许，然后又敲了一下桌子。

“现在讨论一下政治活动问题，”他说，“不用多说，三 K 党在政治上要发挥作用，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在发展党员这一方面继续做出好的成绩，可以断言，政客先生们会成群地找上门来的。那时，他们就要靠我们吃饭，由我们摆布了。”

“现在，我再提醒你们，三 K 党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是选举欧金尼·塔尔麦奇做佐治亚州的州长。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的目标——在佐治亚州一百五十九个郡的每一个郡中建立一个党支部，以保证塔尔麦奇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花费了八千美元印刷选举用的宣传品。散会以后你们每个人都要用这种宣传品把口袋填得满满的，送到你们的朋友和邻居的手上。”

一个身躯高大的三 K 党员站起来，举手要求发言，大龙头伸手表示同意。

“我是罗贝尔，二九七支部的独眼龙，”他自我介绍说，“我想弟兄们也许有兴趣听听上星期我和塔尔麦奇的谈话。我问他阻止黑人投票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他一语不发，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个字：‘手枪’。他答应我，一旦当选之后，他会让三 K 党随心所欲地把黑人大搞一番，然后由民团

出来收拾残局。”

罗贝尔在掌声中就座。

“我们第二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设法把大石山的法官戴维斯选进国会里去，”大龙头说。“我命令每一个三K党人尽力收集一切材料，用来攻击他的政敌，有什么情况，可直接向我报告。”

大龙头举目环顾四周。

“现在，尊敬的哈里逊牧师，又名‘铁路福音传布者’要给我们做报告，他在华盛顿国会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刚回来。”

穿蓝色袍子的牧师从他的坐位上站了起来。

“我到华盛顿去的主要任务，”他煞有介事地说，“是拜访三位参议员：佐治亚州的乔治兄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斯顿兄弟；俄亥俄州的布里克兄弟。我们商议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钻空子去回避最高法院反对限制条款的决定。你们知道，只有这些条款生效，才能禁止黑人和犹太人和我们在一个地区内居住。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又同参议员罗塞尔谈过，他答应我，准备向国会提出一个法案，规定凡是不同种族的人结婚都是违反联邦法律的。我很荣幸地宣布，罗塞尔参议员还说，他要借用我写的书来支持他的提案！总的说来，华盛顿的发展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

“你说的对极啦！”大龙头说，“三K党主义终于变成了杜鲁门主义。政府的各部门——行政、立法、司法——部来拥护我们一贯主张的纲领了……”

“秘书兄弟，给各地支部下一道命令，号召全体党员给他们的参议员与众议员写信，督促他们在国会中多发表冗长的演讲，以阻止议事的进行。并投票反对各种民权法案——公平就业法案、反对私刑吊打法案、反对人头税法，以及共产党人提出的其他一切法案。如果可能的话，三K党人应该在信里附上一元钱以便鼓励这些议员的斗争。在这些信中应该指出，三K党人保证在竞选的时候全力支持他们，以各种手段支持他们！”

大龙头从袍子里面掏出一个匣子来，并将匣子里装的东西倒在他的紫色面罩里。

“现在，我们要换一个题目，”他说，“我这里有五十颗警察专用手枪子弹。我要拍卖它们，最低卖价是每颗子弹一元钱！拍卖所得作为我们政治活动的经费。我们花费了大笔的钱，才把犹太人摩根索的财政部长搞垮，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把天主教徒比多尔检察长。我们必须使用压力，通过适当途径把政府高级长官中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清除掉。我想杜鲁门在这方面会尽力帮助我们的，他正努力把罗斯福时代的犹太人和黑人解雇。现在我们开始吧。”

会议室充满了拍卖报价的喊叫声，结果将卖价提高到每颗子弹五元钱。一会儿功夫，大龙头的面罩就空了，他重新将面罩带在头上。

“我有一个建议，”他说，一边捶桌子使大家安静下来。“我们把这些子弹送给杀人不眨眼的纳西兄弟好吗？他知道这些子弹的用处。”

大家兴高采烈地叫喊着，把刚买来的子弹统统送到纳西的警察帽子里。

“谢谢诸位弟兄，”纳西客气地说，“没有弟兄们的帮助，我一个人是没法把南方的黑人杀尽的。”

“别担心！我们一定帮助你！”一群三K党人叫起来。“当着上帝的面，杀死黑人是不犯罪的，因为黑人还不如一条狗！”牧师很虔诚地说。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纳西说，“警察局长延金斯派我值白天的班，晚上我可以和三 K 党弟兄们干吊打黑人的事。”“你们的发言都表现了你们是忠实的三 K 党人，”大龙头说，“我们继续开会。大家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要申诉吗？”吼声震动了全室，大家跳起来抢着要求发言。

“谁先发言？”大龙头问。

“我！”十多个人一齐叫了起来。

“别着急！”大龙头笑着说，“你先说，”他指着一位手上缠着肮脏的绷带的人。

“你们看看，这是一个黑人干的事！”这个人沮丧地说，“他把我的大拇指给砍下来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黑人的姓名、地址调查清楚了。我们一定会对付他的。”夜鹰说。

“第二位发言。”大龙头捶桌子发命令。

“我上星期所报告的那个在格莱蒂旅馆咖啡厅里神气活现的黑人应该怎样处理？”一个三 K 党人问。“克里夫，我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大龙头对夜鹰说，“你是怎样办的？”

“陛下，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我们最后决定，最好的办法还是请一位我们的副郡长兄弟罚这个黑人做两年链队的苦役。”“这样处理解决你的问题吗？”大龙头问。

“行啦！”那个提问题的三 K 党人表示满意。

“我有一个紧急情况，”另外一个三 K 党人发言。“我听说有一家黑人已经搬到普立安街三百号白人居住的公寓里面去了。”听到这里，大龙头跳了起来。

“纳西！”他下命令，“马上带三个警官到那儿去，完事后回来报告。”

纳西站起来，脱去三 K 党的罩袍，露出里面的警察制服。他又叫了三名警察，他们也脱去了罩袍。内部警卫员开门让他们出去。“我是大头目蓝杉，”一个人发言。“我要提出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的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对我说，他们的老师一再教导他们，要容忍黑人和犹太人。有一天这位教员讲了些反对三 K 党的话。依我的意见，这种教员是白种优越论的大敌，我们应该教训他们。”

“那是一定的！”大龙头说。“秘书兄弟，你拟个指示，要求各地支部必须号召所有的党员，促使其子女向他们的父母报告这类的教员。把这种教员的名单送到我这里来，我会对付他们的。各地学校的董事会中有许多三 K 党员和党的朋友……”

“我是三 K 党住宅委员会主席华莱斯，”一个人站起来发言，“我要谈一谈我们采用的一种新策略。过去，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到进入白人住宅区的黑人家里去，警告他们：‘搬出去，否则……，’他们多半是搬出去了。但是，现在我们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它的口号是：‘利用心理，不用武力。’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叫‘西区合作协会’，并且已经领到州政府的执照。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西区四周筑一道‘白人的长城’。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在西区组织了一千五百名侦察员，凡是知道有黑人企图要搬到西区来的就打电话给我——阿姆赫斯特一千号。我接到电话之后，就叫我

们的妇女采取连锁方式打电话，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以动员许多人到那个想要搬去住的黑人家里。我先走进去同黑人进行私下会谈。我告诉他，在法律上，他完全有权力搬进去住，而且我还要尽力保护他。但是同时我又告诉他，我恐怕连暴徒中的一小部分都控制不了。假如他真打算搬进去的话，他的全家都会遭到不测。这个计策差不多总是灵验的。”

华莱斯停了一停，三 K 党人们吃吃地笑了起来。

“为了提高白人的觉悟，我们出版了一个小报叫《西区实录》，赠送给西区的住户们，”华莱斯接着说。“让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听：‘黑人侵入西区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唯一补救的办法是采取一致行动。快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研究对策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不出十年，整个亚特兰大城就会被黑人占领。黑人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到那时，我们会被挤到城边和他们住在一起，甚至会被挤跑！佐治亚州生长的，带南方口音的中等阶级的人们，你们能够眼看着丧失你们生来就获得的权力而毫无斗争吗？’”

“噢……”三 K 党人的吼声振动了整个会场。

“你们当中要是有人手痒的话，欢迎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华莱斯说，然后就座。

“这些黑人简直太猖狂了！”夜鹰叫道，“我们必须多来几次鞭笞，必要时还要多来几回私刑拷打！”

“三 K 党显显威风，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大龙头表示同意。

“我们已经沉默得够久了！”

大龙头又捶了一下桌子。

“现在我们就进行今天会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节目——给三 K 党带来希望与启发的节目。今天晚上有两位邻州的三 K 党杰出的领袖来参加会议，我们感到很荣幸。首先，让我介绍亚拉巴马州联合三 K 党的大龙普鲁伊特大夫！”

这位大腹便便的三 K 党人站了起来大放厥词。

“不，我们并不是一个煽动仇恨的组织！”他嘶哑地大叫。“三 K 党并不仇恨任何人！事实上，三 K 党是守本分的，是黑人的最好的朋友。如果黑人能尽力做一个善良有用的人，不受北方利益集团的蒙骗去错误地估计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他的勤劳就会得到报酬，也不会因野心达不到而失望了。”

“南方白人的优越地位是上帝赐与的，他们有理由憎恨那些企图降低白人地位，以便能和白人平起平坐的民族。所以，黑人最好是乖乖地让选票掌握在同情他的优越民族手中，因为在朋友中做一个政治上的顺民，总比在四面树敌的情况下做一个选民好得多！”

“不错，三 K 党是爱黑人的——只要他们安分守己。我曾免费替黑人妇女接过多生，我的黑人女仆甚至替我洗三 K 党的罩袍。但是，当我看到那些黑女人在大街上傲慢地走过的时候，我不由得停下来，一动也不动。我希望这些人不要碰上我，否则，我要把她们们的脸打扁！”

“我们在亚拉巴马州是很忙的。上一个星期我还收到塔斯库门比亚一位女人寄来的信，抱怨她的男人同另一个女人吊膀子。她说，如果三 K 党能够饱打她的男人一顿，使他改邪归正，她愿意组织一个三 K 党妇女辅助会的分会！”

密室里爆发了一阵笑声。

“后来这个人的行为检点了吗？”有人问。

“我先写了一封信给州长，请他派警察局长去对付他，”大龙回答道。“我收到很多要求鞭笞别人的信和电话。你们知道我怎样回答他们吗？‘参加三 K 党！’”

他就座，密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下一位要发言的，”大龙头说，“是田纳西州的三 K 党组织委员斯通纳兄弟。”

斯通纳个子很小，走起路来有点跛。从说话的声音听得出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

“田纳西州的三 K 党认为犹太人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他开始说，“我们应该清除一切犹太人，我的意思并不是把他们送到别的国家去。只要世界上任何角落里仍有犹太人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为了避免犹太人的后代再掀波澜，我想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

我坐到椅子边上，心里想，这小子一定神经失常了。

“自然咯，我们应该合法地把他们干掉！”他又说，“我曾经向国会请愿，要求它通过一项决议，认为犹太人是魔鬼的子孙，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目标是争取通过一项宪法的修正案，说明在美国信仰犹太教是非法的，应处死刑！对于认罪的人不必用陪审员，只要通过法官，就可以判他们的罪。只有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才可以受审。”

“凡是有罪的，我们应将他们一律杀掉。这样说也许有点过火，但已经有别的国家这样做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比希特勒更进一步。”

“在大战里我常常收听哈哈爵士从德国播出的广播节目。有一次，他说在希特勒获得胜利以后，为了酬劳我，德国的医生将要为我的跛腿动手术。虽然这样，我仍支持美国对德国的战争，原因是我对德国企图替我们解决美国犹太人这件事很生气。每一个国家有权力干掉自己国家中的犹太人！宽容的国家成为不了伟大的国家！我是绝不宽容的！所谓人类的友谊，实际上就是魔鬼的友谊！”

“这家伙真有意思！”我听见背后一个三 K 党人低声地说。

“在我们进攻俄国以前，”斯通纳继续咆哮说，“我们必须把犹太人干掉，并且取消联合国，因为联合国（UNO）应该叫做‘犹太国’（JewNO）了。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优势去向别的国家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根据我们的条件做生意。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以反犹太人为前提的；凡是反犹太人的，都不能让他饿着肚子！”

“说到黑人，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仇恨，只有种族的仇恨。无论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三 K 党人都百分之百地信仰白种优越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平等，不管是对黑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或任何人，都是如此。我愿意把黑人想要获得的所谓权力都给他们，只要他们回到他们的非洲本土去。全部黑人都迁回非洲的时候我才甘心！”

“只要有钱，全部计划就能实现。如果我能领到一大笔钱，我马上能干一番大事业！”

斯通纳赢得的掌声并不多。

“这家伙讲的话有些地方很难令人同意，”我背后的人低声说，“如果我们把黑人都送回非洲去，谁替我们做那些肮脏下贱的工作呢？”

这时，门上敲了四下。内部警卫员将门打开，四位警察回来了。

“一场虚惊，陛下。”纳西不耐烦地报告。

“很好，你们的行动还是很迅速的，”大龙头说。他转身又告诉夜鹰，“克利夫，你还是多注意一下那所房子！”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最后还要说几件事……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三 K 党员亚诺德法官将在二九七支部发表演说，谈谈如何阻止黑人投票的计划。我本人希望城内的党员都去参加。……下星期五早上十点钟卡拉卫法官兄弟将在法庭上审问一件重要的案件。一位电车司机在密却尔大街杀死了一个黑人，原因是这个黑人拒绝坐在电车后面的座位上。我要那个法庭上坐满了自家兄弟，让卡拉卫法官知道白人是支持他的。我也要法庭宣告那个司机无罪。”大龙头突然站了起来，伸出手来敬礼。

“三 K 党人最大的荣誉是——”

“为群众而不是为自己服务！”三 K 党人同声回答，站起来答礼。

“三 K 党人：以神圣的永远不渝的三 K 党的忠诚团结起来，我们会成功，以自私和倾轧而陷于分裂，我们就要失败。你们是要成功，还是要失败？”

“我们要成功，因为我们血的誓言并不是随便发的！”大家高声地回答。

最后，大龙头又敲了一下桌子，说：

“我现在正式宣布会议结束。忠实的党人们，祝你们晚安。”“晚安，陛下！”我们回答。

“现在散会。司仪和夜鹰把党的一切财物保管好。忠实的警卫员，把门打开，让党人们到外部世界去吧……”

我们从密室里走出来，到三 K 党人们换罩袍的地方。他们脱下袍子放在钢柜里。我向门外慢慢地走去，忽然，听到有人说“机关枪”这个词，我马上停住脚步。一边听，一边装作找纸烟，这是二九七区党部的独眼龙在问另一个人。

“多少支机关枪？”

“上万支！”

“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这地方的，就是位于西尔万大街，由战争物资局所管辖的那个大仓库。我现在在那里做守夜的。”

“说不定我们会需要这些武器的。我们可以这样行动，晚上你值班时，把你绑起来，然后运走一些枪支。为了避免露出马脚，也许要让你带点伤痕呢。”

这个人想了想。

“只要不被政府抓到证据就行！”他最后说。我赶紧找瘦子。

“同独眼龙说话的那家伙是谁？”我问。

“他吗？”瘦子回答，“他叫库尔佩沛，属于二九七区党部。要会会他吗？”

“没这个打算，”我说，“我在想我从前在哪儿见过他。”这一晚上，塞进我脑子里的东西够多的了，我赶紧到外面去换换新鲜空气。这就是三 K 党会议的内容！在“基督教义”的外衣下，三 K 党包藏着何等的祸心！全国各地党部都是这样疯狂，怪不得它染上了众多无辜者的鲜血！

（不用说，我马上将机关枪的事报告给当局了。数月之后，我一调查发现库尔佩沛已升为当地战时物资局局长了！）

第五章 向三 K 党进攻

“你参加了什么？”我的老朋友，南方的一个大工会的负责人查理·派克大声地问我。

“我最近参加了三 K 党。”我重复说，并将我的党证给他看。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一向认为你是支持工会的。”

“这就是我参加三 K 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赶紧解释，“我知道三 K 党历来和工会捣蛋，我深入到里面去探听消息，对你们是有用处的。”

“那当然很有用处咯！那些家伙阴毒透顶。最近他们还袭击过我们的工会组织者。每次他们拦住一个人，都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们甚至往我们开会的场所扔炸弹。如果你能报个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他们向我们发动下一次的袭击，我们也好准备‘欢迎’一番……”

“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我肯定地告诉他。“我需要知道几个电话号码，这样，无论白天晚上我都能和你或其他的工会领袖联系。”

他在便条上急忙地抄写。

“拿去吧，”他说。“先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再拨下面的几个号码。他们都是工会负责同志。我马上要和他们联系，准备组织一个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反三 K 党的机构。和他们打交道，你得非常当心！那些三 K 党人是一群最卑鄙的混蛋。如果他们捉住你，你休想活命！”

“在入党时他们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清楚，”我说。“我会当心的，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会先提前行动！”

“祝你好运，你大概是需要好运气的。三 K 党下次什么时候开会？我早就想同这些家伙干一下子！”

“你先别着急。”我说。“干这种事我还是生手，我想他们也不会马上让我参加那些吊打的事。我只要一有消息就告诉你。眼下我们正有一件事可以干干……”

“什么事？”

“我一直在研究富尔敦高等法院的档案，发现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佐治亚州政府曾发给三 K 党一个公司执照，这个执照在一九三五年把有效期限延长二十年。三 K 党的本来面目从执照上是看不出来的，执照上说三 K 党是一个非营利的、慈善的、仁爱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团体，其目的在促进真正美国主义！”

“事实上它是世界上最混蛋的、唯利是图的、反工会的、煽动仇恨的流氓组织！”派克说，眼里冒着火。“这些三 K 党人一张嘴就是谎话，州政府竟然把他们的一派胡言当作了福音上的真理，居然发给他们执照！”

“真是混帐，”我同意道。“有了这个执照，当有人攻击三 K 党，揭穿它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时候，那些党人们就叫嚣说他们是一个‘合法的、遵守法律’的团体。同时，由于执照上说明它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它就不必付税，不管它赚进几千万……不仅如此，由于有了执照，尽管三 K 党杀人放火，你也不能对党魁个人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控告。”

“我是佐治亚州土生土长的，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州政府是三 K 党的同谋犯，”派克摇着头说，“我知道政府很少阻止三 K 党的活动，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狼狈为奸的！”

“不仅在佐治亚州，”我指出，“这个执照发给三 K 党总部，允许它在

四十八州和美国领地成立支部，处理它的事务。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服当局收回那个执照，那就会大大地制约一下三 K 党的活动。”

“应该怎样进行呢？”

“政府能够发执照就能够收回它，”我解释道，“佐治亚州的检察长可以提出追究权利根据的公诉，把三 K 党传到法庭上来，向它宣读政府收回执照的理由。”

“根据什么理由呢？”

“理由多得很多，”我肯定地告诉他。“我能够根据三 K 党众所周知的行为找出一系列的理由来。如果我在三 K 党内部多窥察一些时间，我还能找出更多的理由来。”

“检察长库克倒不是坏人，但是如果没有人叫他做，他也不会动手对付三 K 党的。我觉得最好是说服亚诺尔州长。他是非常能干的。”

“我也听说，”我说。“在佐治亚州能够击败塔尔麦奇的必定是能干的。我们怎样同他联系呢？”

“交给我来办，我同一些公共团体的领导人有联系，如全国宗教与劳工协会、牧师同盟、基督徒犹太人全国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犹太教反褻渎同盟。关系到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发生时，我常常共同商议对付的办法。我要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他们。”

不久，《亚特兰大新闻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的是亚诺尔州长向检察长库克探询，他是否能找到法律根据取消三 K 党执照。

如果库克说他找不到任何根据，事情岂不要糟糕？

我马上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州长，拟出了取消执照的理由：

1. 美国财政部已发现三 K 党违反执照中关于非营利性质的规定，因为它曾经进行牟利活动。

2. 三 K 党违反执照中关于非政治性团体的规定，因为它曾经进行政治活动。

3. 三 K 党在组成社会团体时，如果不是故意掩饰其目的，便是在其组成社会团体后滥用其权力。

4. 三 K 党使用恫吓和武力剥夺州与联邦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力，因此它不应享有社会团体的特权，因为这种特权的目仅在保护合法的活动。

几天以后，我收到一封亚诺尔州长的来信，感谢我的建议并且说已经把这些建议转给检察长了。第二天早上，《亚特兰大宪章报》出现了大字标题：

“亚诺尔对三 K 党宣战！”

报上说，州长向报界宣布，他已指示检察长即日起提出公诉，取消三 K 党的执照。他所根据的理由正是我提供的！

我到工会总部去找派克，他能如此迅速推动州长采取了行动的确值得祝贺。“老兄，正找你！”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检查长办公室为了找到你的下落，正往全城各地打电话，一定是你写给亚诺尔州长的那封信的关系。内幕消息说，州长同时收到你的信和检察长的信，检察长信中说明没有办法打击三 K 党。如果你没写这封信，整个事情没有开始就完蛋了。怪不得库克要找你谈话！”

“多告诉我一些关于库克的事，”我说，“我想多了解一些。”

“不必担心，”派克笑着说。“他也许不会对你有多少好处，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倒是他的助手杜克是个相信行动的人。你完全可以相信杜克

会行动的，那怕有时是错的，他也干。我猜测库克要把这件事整个交给杜克去办。从政治后果去考虑，库克是不愿碰三 K 党的。杜克却一点也不在乎政治后果，他历来反对三 K 党。”

“几年前，塔尔麦奇企图释放一群三 K 党打手，遭到检察院中的一个人的反对，那个人就是他吗？”

“正是他。当时他是富尔敦郡的副检察长。当一群三 K 党暴徒把比德蒙面粉厂的工会组织委员打死了的时候，他把他们监禁了起来。”

“看来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好人，”我说。“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太多地、过早地出头露面。我到州议院所在地去好比是把我的脑袋钻到黄蜂窝里一样，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三 K 党人。如果发现‘倍金斯’出入检察长的办公室，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你说得很对！”派克点点头。“我可以打电话直接找杜克联系，我有他专用电话号码，这个电话不必经过任何州议院的总机。也许他能够找个地方，你们两人碰头谈这个问题。”

“什么地方呢？”我问。“在这个城市中逃得出三 K 党耳目的地方是很少的。”

“不错，任何饭馆和酒吧间同他的办公室一样糟糕……”

“我倒想出一个法子——问问他能不能在半小时以内开车到奥本大街电车终点站去接我。那是一个黑人地区，应该是很安全的。”

半小时以后，杜克的车子开到我站的路边，我赶紧挤进去坐在他的旁边。附近没有其他白人出现，我们继续把车子开到旷野去。

杜克身材魁梧，好像曾经做过足球队里的后卫。

“发动这件事情的原来就是你，”他说，眼里闪着光，“一个普通公民能够替检察长解释法律，的确不简单。”

“没有想到州长会让他知道这是我的意思，”我说，“他打算怎样进行这件事？”

“他么？他把这件事交给我了，”杜克笑了，“我倒是很喜欢这差事。在数年前我曾经收拾了几个三 K 党的打手，从此他们就很害怕我。他们不怕我也不行！他们知道我了解他们那一套把戏，而且在必要时比他们玩得更高明！我们有必要这样鬼鬼祟祟吗？派克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只是叮咛我注意不要被人盯梢。”

“哦，我在两星期以前刚参加了三 K 党，我不愿意过早地被他们驱逐出来——”

“参加了三 K 党！”杜克很激动地说，“为的是攻破它吗？”

“正是。”“你正是我想要我的人！有了你这样的安排，我们不难把三 K 党彻底粉碎。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道工作？如果我们要你的证据或是要你出庭作证，你有我们的职员身份才好说话。”“我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我承认说，“有力的支持对我没有害处。”

“我可以雇用你为 G·B·I 的特别侦察员，”他说。

“这是什么机构？”

“佐治亚州调查局——佐治亚州司法部中的一个调查事实的机构。”

“和联邦调查局没有联系吗？”

“没有，我们是州的机构。”

“在佐治亚州调查局所雇用的侦察员当中，是否有三 K 党人呢？”我问。

“这倒是一个问题……”杜克皱着眉头，“侦察员当中有不少人是塔尔麦奇做州长时就被雇用的，实在不敢说没有他们的人。”“如果我变成秘密侦察员中的秘密侦察员——”我建议说。“换句话说，我的侦察员身份不能让其他侦察员知道，那样才安全。”“这能办到，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准备直接和州长谈这件事。还有付薪水的问题——过去报上登载过许多消息，说佐治亚州的财政部长是一个老三 K 党人。”

“你可以在‘特别研究费’的项目下开支。”

“大概只好这样办，”杜克同意，将车转过头来向城里开去。“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告诉你。你也应该有保护自己的东西，你有枪吗？”“没有——如果有支枪我就觉得好多了。”

“明天也许能替你弄到一张许可证。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头呢？”“开着车子打转不是长远之计，我们也不能在一天之内就打垮三 K 党。我们愈是加紧进攻，他们就会愈注意你和访问你的人。”“我想出一个主意，”杜克说，“我有一个朋友和我一样讨厌三 K 党，他在史密斯大楼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们高兴什么时候在那里聚会都可以，只要我们进去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就行。明天下午两点半，你到那里找我好吗？”

“我一定会，”我答应着，脑子里记下了事务所的门牌号。“你送我到原来上车的电车站去吧。”

“一切都解决了！”第二天，我们碰头的时候，杜克高兴地告诉我。“你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你如果有事，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我的专线打电话到办公室向我报告。假如你夜里有事，要给我打电话，也可以打专用电话到费尔本我的家里。我亲自取现款付给你薪金，免得支票引起麻烦。这是你的手枪携带许可证。”

他递给我一张纸，这是根据一九一六年的法律，发给手枪携带者的许可证，上面写着：“约翰·斯·倍金斯是一位适合携带手枪的人，因此在四年之内特准他携带××牌××口径手枪一支。”

“你拿到手枪时，自己填上牌子的名称和口径，”杜克说，“然后通知我，我要登记在案。”

“好吧！”我同意。“下一步怎样做？，在每周的三 K 党例会之后我应该马上向你报告吧？”

“假如三 K 党要马上采取行动，你就当天晚上用电话通知我，我才能及时阻止它！”他说，“假如不是马上采取行动，你就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到这里来会我，将你所知道的一切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

“这些证明文件怎样处理？我手边现在有三 K 党党证，几张空白的入党申请书和几张宣传品。你最好用照像的办法影印下来，因为我要将原本保存起来。”

“可以，”他同意，“但是把文件交给州议院影印室去印太冒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反褻渎同盟一定有影印机。我将文件交给他们就保险了。”

“这个主意不错，”我同意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像打火机样的东西，这是特别为侦探员准备的小照像机，全部都是自动化的，可以藏在手心里，而且只要用指头按一下那个小小的按钮就能够照几十张照片，那底片仅有指甲大小。

“真灵巧，”杜克羡慕地说，拿手摸摸它。

“我一直在练习，我能够把放在桌子上的信件或其他文件拍摄下来，而

一点也不让别人察觉出来。在什么地方可以冲洗底片？”

“交给我办。我家里有一个小型的暗房。”

“好了，问题都解决了。我什么时候再见你呢，下星期二早晨吧？”

“明天早上你是否能够和我一道研究一下那个取消三 K 党执照的摘要，我已经根据你给亚诺尔的信拟了一个提纲，同时，我也可以引用你手头上的特别材料。”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面时杜克对我说：“我首先想要知道的是，谁在领导三 K 党？，我打算在这个案件中把姓名都宣布出来！”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我说。“格林博士自战争以来一直是三 K 党的大龙，有时他又自称是大龙头。他主要的助手是布朗——格·特·布朗，在一张三 K 党的号召书上有他的签名，头衔是佐治亚州大区的大头目。此外，还有罗贝尔，他是奥克兰城三 K 党第二九七支部的独眼龙——”

“山姆·罗贝尔吗？”杜克问。

“不错。三 K 党人都叫他山姆，他在另一号召书上的签名是山·吴·罗贝尔。”

“我认识这个罗贝尔，在塔尔麦奇时代他是佐治亚州公路巡查处的头子，同时又是塔尔麦奇的私人保镖。还有谁？”

“我还知道一个头目，亚特兰大东区克鲁克特路三 K 党支部的独眼龙布·格·欧特威尔。”

“这就够了。我准备把三 K 骑士公司作为被告，这些家伙为共同被告人。”

“他们会作垂死挣扎的，诡称他们是一个与老三 K 党没有关系的新组织，”我提醒他，“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滑过去，我能够证实他们的名称、符号和仪式等完全和老三 K 党所专用的一样。”

“那就够了！想用自相矛盾的话蒙混过关，这是办不到的。听听我拟的罪状，你告诉我它们是否站得住……”

杜克从皮包里拿出稿子念道：

“‘三 K 党有意濫用法团的特权与权力，违反本州法律与公共治安政策，其所作所为已为本州招致了侮辱与轻蔑，破坏了法律的作用，而且侵犯了本州公民的私人权利，引起了混乱、纷争和不满。’”

“你说得不少，”我点头。“这正打中了三 K 党的要害。”

“这只不过是开始，”杜克说，“再听听这个，”

“‘三 K 党篡夺了法庭的权力，用折磨的手段代替陪审制度进行审讯。它鼓吹种族和宗教歧视，鼓吹排斥和憎恨，利用秘密宣传，企图借武力、暴力、恐怖和憎恨在佐治亚州执行其方针与政策。’”

除此之外，杜克还列举了三 K 党蓄意要破坏的佐治亚州法律与美国宪法的具体条款。

“你大概知道，在第二次大战以前，三 K 党和法西斯组织德美同盟会是有联系的吧？”我说。

“什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什么地方？”

“三 K 党和德美同盟会曾经在新泽西湖举行过联合大会，我还保存着一份德美同盟会办的《觉悟与观察报》，它大肆宣传这件事。大龙贝尔和同盟会首领克拉普罗特在会上都发了言。克拉普罗特说：‘德美同盟会和三 K 党的方针是相同的。’”

“这种材料应该包括在我们的起诉书里，但是必须用文件的形式。我想得到你说的那一份德美同盟报纸。我马上到北方去一趟，从北方的检察长那里弄到一些关于此事的证明文件。”

“那没有问题，”我说，“他们会帮忙的。”

几个星期以后，佐治亚州对三 K 党骑士社团正式提出了追究权利根据的公诉。

三 K 党的辩护律师贝尔斯对公诉做了长达十六页的回答，其中说道：“公诉者中所引证的理由已全部被否认。”

更为具体的是三 K 党蛮横地说：“三 K 党否认它在任何时候企图奉行一种违反佐治亚州公民权利的政策。”它要求佐治亚州撤消公诉并偿付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公诉当然不能撤消，但这位三 K 党的律师声称有病，公审时间一再拖延下来。

“据我了解，提起公诉不过是我们所要采取的大规模的行动之一，”杜克对记者说，“凡是非美而又违反公民权利的事件必须发动美国舆论与之斗争。我希望舆论界能够把在法庭上所揭露的事实传播到全国各地去，让美国人民知道，三 K 党孕育着未来的美国盖世太保的种子！”

佐治亚州反三 K 党的消息很快就引起反响，其他发给三 K 党公司执照的各州也采取类似的行动。在佐治亚州提起公诉不到两个月，纽约的检察长也用同样的理由取消了三 K 党的执照。据纽约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证明，在纽约市区内活跃着十五个三 K 党支部。

一个月以后，肯塔基州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我和杜克联手后不久，就去了联邦调查局驻佐治亚州的总部。

我研究了三 K 党过去二十年的记录，发现联邦调查局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过它。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一切破坏联邦法律的事件告诉调查局。我希望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就同处理事情的机关先联系好。“我想同一位先生谈谈三 K 党的事，”我对一位年轻女士——联邦调查局的接待人——说。

“三 K 党？”她说，表现出联邦调查局人员不应有的惊讶。“不错。”

“请等一下。”

她离开办公桌，消失在甬道里。几分钟之后，她同一位衣冠楚楚的三十多岁的人一道回来。

“这是菲利普斯先生，”她说，“他可以同你谈一谈。”“请到我的办公室去，”菲利普斯领我走进大厅。

当我坐在他桌子旁边的时候，他拿出一本很厚的记录簿来。“你到我们这里来是为了什么呢？”他问。

“三 K 党的事。”我重复地说。“最近我变成了亚特兰大三 K 党总部的党员，目的是要收集证据来打击它。关于三 K 党每周例会的情形我都汇报给佐治亚的副检察长杜克先生，作为本州取消三 K 党执照案件的材料，同时为对三 K 党提出刑事诉讼作准备。假如联邦调查局在三 K 党总部中尚没有侦察员的话，你们可以从杜克那里取得一份我的报告的副本。”

“噢……哦……是的，我明白了，”菲利普斯先生沉思地说。“你刚才说过你的名字是——”

“斯蒂逊·肯尼迪，”我说，“在三 K 党内部，我用的名字是约翰·倍金斯。”我拿出我的三 K 党党证来给他看。

“非常有趣，”他说，像一个小孩子得到玩具似的。“如果我把它给我

们的职员们看看，你不介意吧？”

“当然可以，”我说，尽力掩藏住我的惊异，驻在三 K 党最活跃的城市中的联邦调查局居然把三 K 党党证当做了新鲜的玩意。菲利普斯在桌上按了几下电钮，一会儿就出现了几个侦察员，大伙抢着看党证。

当这伙人离开以后，菲利普斯又把党证交给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肯尼迪先生？”他问。

我告诉了他。

“千万别到我那里去找肯尼迪，”我警告他，“否则我就要被别人咒骂死了。”

他继续问我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是哪里人，在亚特兰大住过多久，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使我失去了耐心。

“在三 K 党内部有什么事情你特别希望我为你探听的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什么？哦……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他的思维有点混乱，“你能够告诉我，他们在什么地方开会，他们的首脑是谁等等事情吗？”

我已经听得不耐烦了。

“如果你的档案里还没有这类材料的话，我的报告中有，你可以从杜克那里得到它们，”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谈这些问题。你能够给我一个随时都可以和你联系的电话号码吗？如果我得到三 K 党计划破坏联邦法律的线索，我好通知你。”“你打电话到这里来找菲利普斯就行，”他说。

“晚上怎样办？”我坚持地问，“我的消息多半是在三 K 党晚上开会时得到的。如果他们晚上有所活动的话，我希望马上能和你取得联系。”

“哦，是的，我明白了。我给你一个下午五点以后可以与我联系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叫了多次这个电话，在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都停下来，把录音机安装好，将我的报告记录下来。

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在和一个不起反应的机器在讲话……

我打进三 K 党内不久，在一次晚上开会时，大龙的谈话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

“秘书兄弟，请你记录下来：我送了一张二十元的三 K 党支票给野林孤儿院：两周以前我又寄了一张十五元的支票给桃树教堂做为儿童游戏场的费用，”他说，“我自然要好好保存支票存根与注销支票，同时我也请你记录在案。说不定哪一天税务人员会来敲我们的门，企图征收战时逼使我们停止活动的欠税。那时，我就打开帐簿给他们看，说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慈善机关，不应该纳税！我正向无形帝国的各地党部发出指示，命令他们也采取同样办法！”

我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听到三 K 党的税务纠纷，是离开迈阿密以前的事，当时我同三 K 党退休的大龙头科来斯戈特谈过一次话，他透露了事实真相。

“这件事是那个袒护黑人的罗斯福和他的财政部长犹太人摩根索干的把戏！”这位卸任大龙头忿恨地说。“有一天我正在亚特兰大的皇宫里高兴地办公，突然，几个税收人员敲门进来，声称他们是为征收七十五万元欠款来的，这些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 K 党应该从赢利中交纳政府的税款！”

“你们当时怎样办？”我装着同情似地问，心里想到当时的情景，不免

感到好笑。

“我们能够怎么办？”大龙头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只好把一切财产变卖交给政府，然后关门大吉！政府也许能从三 K 党那里挤出点油水来，我是没有办法从三 K 党那里获得利益的！”

看到他舒适的住宅和他天天去钓鱼乘坐的漂亮汽车，我简直无话可说。

现在，大龙格林重整旗鼓，恢复了三 K 党，可是他也为税收人员随时可能光顾而弄得夜不安枕！

那笔七十五万元的欠税款到底怎样了？三 K 党偿还了多少？政府是否已经取消了欠款？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联邦税务局不用它去逼使三 K 党停止活动，像罗斯福所做的那样？第二天，我到工会总部去会见查理·派克。

“查理，我抓住了三 K 党的小辫子，”我说。

“是吗，”他说，“怎么一回事？”

我把我所知道的统统告诉了他。

“这好像一群猎狗围着枯树根叫一样，”派克说。“我们只要在枯树下面点把火，就能够知道树里面藏有什么东西……”“我也是这样想，有时候宣传是最好的火把，我们要想办法，将这个欠税的消息登在报上，引起大家注意？”

“一两天之内佐治亚法制理事会要开会，”派克说，“也许它能够帮点忙。”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理事会？”

“一个联合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和其他独立工会都有代表参加。”

“这样的理事会应该加入反三 K 党的活动中去，”我说。“理事会的决议一定会引起注意。”

“你起草，我向理事会提出，”派克答应着。

我们马上进行工作，起草了一个强硬的决议，谴责三 K 党使用“燃烧十字架、吊打、恐怖等方法，企图剥夺工人参加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会的自由。”结语说：“三 K 党煽动宗教仇恨与种族歧视的纲领违反工会联谊的基本原则。”

在决议中，我们要求联邦税务局应该调查一下七十五万元欠税的事。

理事会一致通过这一决议，同时报界又以显著位置刊登。为了了解欠税的事，记者们纷纷去采访亚特兰大税务分局局长阿伦，他的管辖范围包括三 K 党活动最多的整个东南各州。

“是的，不错，”阿伦承认说，“在我的档案中确实有一件三 K 骑士公司欠税案，但是，据我了解，这一组织早已不存在了。”“三 K 党在南方到处惹事，”一个记者反驳，“我们能看看那个欠税文件吗？”

“我的档案是保密的，除非我向联邦法庭提交，否则文件是不对外公开的。”

“为什么不将三 K 党欠税的文件提交法庭呢？”那位记者坚持问，“难道它不是犯法的吗？”

“是的，是的，它是犯法的，我会向法庭提交的，”阿伦只得同意。

他将文件向法庭提交了。记者们纷纷到美国地方法院去查看这一文件。他们发现三 K 党仍欠美国政府六十八万五千三百零五元八分的税款。

“假如三 K 党拥有财产的话，我是高兴对它们征税的，”分局局长阿伦不得不这样说。

几天以后，我在报上看到政府已饬令美国侦察长威尔逊“指挥一小队财政部的暗探捉拿偷税人”。

我知道威尔逊在芝加哥曾经因臭名远扬的流氓阿尔·凯波恩逃避所得税而将他关在监牢里，我觉得他这次也许会将三 K 党头子中的种族歧视分子关几个在牢里。

于是，我让佐治亚法制理事会写了一封信给威尔逊，请他帮助佐治亚州的分局长阿伦证明：“任何人想要用小恩小惠或改头换面的办法是逃避不了缴纳所得税的。”

威尔逊将这封信转交给美国联邦税务局局长小鲁南。

“毫无疑问，佐治亚州分局长正在尽他应尽的努力去调查该付税人的财产，”鲁南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信中又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将邀请我们协助阿伦。我们答应了。

我马上开始工作，将我用各种方法从三 K 党那里获得的文件整理出来。这些文件，从一号到十六号，说明在各地活跃的三 K 党员正利用老三 K 党组织的各种生财有道的法宝，包括沿用三 K 党这个名称、它的独特的仪式、符号、入党申请书和恢复党籍申请书等。

有了财产就应该缴还欠税，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不相信美国会让逃税者逍遥法外。

佐治亚法制理事会保留了这些文件的影印本，同时我又送了一份给亚特兰大的分局长阿伦和华盛顿的局长鲁南。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才收到局长鲁南的来信：

“税务局没有获得你们所提供的‘活跃中的三 K 党’这一组织的任何材料。”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报纸上登载过很多三 K 党暴行的新闻，这是有目共睹的，无须我取集这方面的材料，我只是迅速地准备了几十个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有三 K 党支部的名单，包括地址，晚上聚会的日期。其中大部分我都提供了支部官员们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工作地点。这一名单的副本我用挂号信寄给鲁南和阿伦。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鲁南的最后回答：

“税务局已经作出结论：将本案提交司法部，通过法律手续来收税，是没有根据的。”

看来这条路是堵死了。

我依然没有气馁，继续努力收集材料，准备一旦政府改变态度，需要三 K 党付税时，可以供它参考——或者是当选民们改换了这个政府的时候。……

接下来的斗争我们赢得了一个小胜利。事情是这样的：费拉特尔费亚三 K 党第三五 支部的布尔夫妇在遗嘱里捐一千二百元给三 K 党，费城三 K 党的独眼龙约翰逊写信给亚特兰大三 K 党的律师贝尔塞，告诉他这件事。大龙头科来斯戈特召集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授权贝尔塞接受这笔赠款。

当我打听到这件事的经过后，用电报通知华盛顿和佐治亚的税收人员，说这笔款项正被移交给三 K 党。几天以后我打电话给亚特兰大税务分局局长阿伦，询问结果如何。

“我们拿到了一千二百元，”他说。这样的结果，我比阿伦还高兴。

亚特兰大城美联社的负责人打电话给三 K 党的大龙。

“我是美联社，”这位记者说，“你收听‘超人’这个广播节目吗？”

“没有！”大龙嚷道，“我于吗要收听它？”

“你最好是收听一下，”美联社的负责人笑着说，“因为‘超人’在盯你的梢呢！”

“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开玩笑？”大龙问道。

“不是玩笑，‘超人’真是在跟踪你。电台才宣布过，今后四个星期之内全国每天都要广播。收听‘超人’节目的儿童们正在迅速地传播着你们的秘密口令！”

“不过是一些受雇用的广播文人胡诌的玩意儿罢了，”大龙满怀信心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件事心地说。

“我不知道，不过听起来像真的。你们目前流行的秘密口令不会是‘红血’吧，是吗？”

“他们这样说吗？从哪里——”

“那么，这的确是真的了？”

“我并没有这样说，”大龙很不高兴地说。

“我觉得‘超人’好像已经打进你们的密室里面去了，”美联社的负责人说，“你最好当心点！”

“准是有奸细！”大龙愤恨地说。“你等着瞧，我一定捉住他！”“你最好是当心点——超人刚才曾飞进你无形帝国的皇宫进行侦察。”

“胡说！”大龙说完，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我从报上看出，这件事在反三K党活动中是最有收获的。不过超人跟踪大龙的事，也引起了大龙的疑心。

关于超人的想法，是这样得来的：有一天我看见一群小孩子在玩传递秘密口令的游戏，很像三K党内成年人使用口令一样。为什么不叫三K党的秘密口令传到孩子们的口里呢？这会使得三K党的这种口令传遍全国，成为笑柄。

超人是一位神奇的会飞行的人物，能够完成任何任务，连原子武器也一点不能伤害他。广播的描述使得他成为全国闻名的专门和坏人——包括煽动仇恨的人在内——作对的人物。

我和超人广播节目的创作者们取得了联系，他们马上想到派超人到密室中收拾大龙的办法。他们把获得的三K党的组织系统、仪式和各级官员的职务的全部情报写成一系列的节目。我又将三K党目前流行的口令告诉他们，并且答应口令一有更动就通知他们。

第一次广播之后事情发展得很快，在下一次会议上，大龙暴跳如雷，密室中的每一个三K党人都非常懊丧。我可以想象到，每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围着无线电收听超人节目，听听超人又要揭露三K党什么新的秘密。

“大龙兄！”会议开始之后一位普通党员马上站起来喊道，“先不要说什么议程吧！我们当中有一个奸细，我们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把他揪出来，你们都知道我谈的是什么。有一天晚上我工作完了回家，我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有的将毛巾套在脖子上当披肩，有的将枕头套套在头上，在那块空地上，带披肩的到处在追逐带枕头套的。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他们在玩一种新型的警察和强盗的游戏，叫作‘超人攻击三K党’。他们说这是打击坏人！我们所有的秘密口令以及其他的東西他们全知道。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狼狈！想想看，有一天我的孩子发现我的三K党袍子时，

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弟兄们，难道我们要像这样让别人捉弄下去吗？”

“不！不能！”三 K 党人齐声喊叫，一起跺着脚。

“因为泄露了同样的机密，有些大龙曾受到弹劾……”一位叫倍金斯的三 K 党人冒昧地低声说。

“会场秩序！”大龙捶桌子。“我被这个叫超人的家伙纠缠得并不比你们轻！不要企图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头上。我们当中有一个奸细，也许现在就坐在这里。我们必须将他清洗出去，不然他就会毁灭我们的党！上帝知道我是很小心翼翼的。我派亚特兰大最好的侦探去参加我们的五人调查委员会，我正命令调查委员会重新审查过去三个月中参加我党的人。这样还不够，每一个三 K 党员必须协助组织去侦查这个奸细，如果你们怀疑某个人，务必马上告诉我！”

“损失已经造成了，”一个三 K 党人说，“超人已经将我们的机密向全国泄露了！”

“我们神圣的仪式在广播中被褻渎了！”三 K 党的司仪悲哀地说，“下次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我的感觉绝不会和从前一样。”

“他们并没有全部都广播，”大龙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他们没有广播的都是不值得广播的东西，”司仪很痛心地说。

“他们并没有广播我们最最机密的最后宣誓呀！”大龙坚持说，“从现在起，我要在套间里单独地举行这种仪式。”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口令，”一个三 K 党人指出，“凭着我们目前的口令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处死奸细！’这个口令怎样？”大龙建议道，“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散会以后，我马上打电话给“超人”的编者，我将新口令告诉他们，并且催促他们将三 K 党的最后宣誓也编进节目中去。

“就要编进去啦，”他们肯定地说，“下星期我们要集中火力搞一下！”星期一晚上，三 K 党总部再召集会议的时候，参加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没有申请入党的人。大龙愁容满面。

“我知道，”在人们开始责难以前，他抢着说，“我们需要一个新口令，它就是：‘该死的超人！’我担保他们不会拿它来广播的！”

“真滑稽！”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三 K 党人苦笑道，“我们是一个没有秘密的秘密组织，而大龙所能做到的只是开开玩笑！”

广播节目播出了一个月，超人以一个月的时间去追赶大龙，狠狠地打击着这群三 K 党懦夫、酒棍和暴徒。节目的结局是，超人捉着大龙，将他打倒，并将这群坏蛋加以正义的制裁。我们赢得了一个真正的胜利。从今以后，这些戴面罩的恶棍再不敢趾高气扬地出现在美国公众的面前了，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千百万收听超人节目的儿童长大以后再也不会做三 K 党人了。

第六章 我参加了吊打队

有一天，我在第一次与三 K 党发生联系的那个酒吧喝啤酒，瘦子走了进来，不打招呼，将一个小卡片塞到我的手里，又走了出去。我看着卡片，上面用黑墨水写道：

你准备和死神会晤吗？

时间：星期三晚上八点

地点：第一总部

务必出席！

在卡片的下方有一个骷髅模样的头，用两支弯曲的骑兵长刀支持着。签名是：“大刀会”。

大概是我已经被发现了，这就是三 K 党给我送葬的方式吧。我要先在三 K 党的密室中受假审，然后来一个假葬，象征我失去做无形帝国公民的资格，最后也许是“死，死，死在一个党员弟兄的手里。”我在入党宣誓时表示过，如果我泄露了三 K 党的机密，我就要接受这种惩罚。

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这是三 K 党邀请我参加许久以来就想混进去的恐怖吊打队？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事情真相，那就是应约赴会，在这期间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我愈想这两种可能性，就愈觉得前途不可乐观。如果我真能打进吊打队去，我等待很久的侦察三 K 党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我终于站在阵线的前沿，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决定前进……

星期三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我准时到达第一总部，大门口亮着一盏灯，却看不见一个人。我走到密室门口的时候周围很寂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手指在门上划了一个三 K 党的十字架。

从门洞里露出一只眼睛瞪着我，内部警卫员问我：“拯救——”

“——美国，”我回答，告诉他三 K 党现行的口令。

“进去罢，三 K 党人，”内部警卫员说着，将门打开。

参加三 K 党已有一段日子，我对三 K 党的各种花样已经很熟悉，但是，内部的布置不免使我吃了一惊，霓虹十字架在大龙祭坛后面发出红光，密室里坐着三十五个人，穿着恐怖队的黑袍。这种阴森森的景象使我倒退了一步。

“前进，三 K 党人！”坐在大龙席上的人命令道。那硕大的身躯和刺耳的声音我都很熟悉，这是三 K 党的夜鹰，卡尔特。我向他慢慢地走去，用党内立正的方式将两手交叉靠在胸前站在祭坛的前面。我注意到祭坛上也铺着一面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旗子，上面斜放着一柄长剑，祭坛中央有一个碗。以往放在祭坛上的《圣经》这次却不见了，过去碗里一般都盛着水，这次也没有。……

是凶是吉？顷刻之间便见分晓。

“三 K 党人倍金斯，”卡尔特郑重其事地拉长了嗓子说，“相当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你——”

我硬着头皮听下去。

“——要了解你是否有资格获得三 K 党中最高荣誉和信任——升为大森林骑士，大森林骑士又称为恐怖队队员。……”

我的呼吸恢复了正常。我的感觉像一个初学腾空走吊绳的人平安地到达了另一端一样。

“三K党圣书《可乐兰》说，”卡尔特继续着，“恐怖队员是三K党的战士。我们这个名字来自‘骑士’，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纪时代的体面的、有礼貌的、有教养的和最勇敢、最能干的战士。……你认为你配得上吗？”

“我认为我配得上！”我尽可能热情地说。

“作为无形帝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恐怖队员也是党的秘密警察，负有执行一切‘直接’活动的任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完全明白！”

“在无形帝国各地区恐怖队有着不同的名称，在底特律叫‘黑军团’，在新泽西叫‘死军团’。我们是一支战斗性很高的队伍，我们平时为国家服务，好像美国军队在战时那样！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信仰基督新教的白种人的国家，我们准备永远维持这样的一个国家！任何劣等少数民族或效忠外国主教或君王的人企图干涉我国的国政是决不能容忍的！”

卡尔特用力拍了一下祭坛，那个碗跳了起来，几乎掉在地板上。在霓虹十字架的红光下，他的两眼好像从黑面罩的眼睛洞中迸出了火花。

“一切非美国的美国人——不管他是黑人美国人、犹太美国人、天主教美国人、意大利美国人，或者其他的美国人必须变为美国的美国人，否则就请滚蛋！三K党是美国的美国人的一个组织。作为三K党的军队，我们恐怖队必须为美国人保卫美国献身。你能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些原则吗？”

“我能！”我回答。

“作为一个恐怖队员，你必须能够而且愿意无论昼夜随时响应号召，而且马上要把手边正做着的事情丢开。不能参加火十字架号召的唯一可以容忍的理由只能是身患重病！你仍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吗？仔细地考虑一下，如果你胆子大小，现在撒手还不算太晚！”

“我希望前进……”我顽强地回答。

一阵沉寂，忽然，门外传来在门上划十字架的声音，内部警卫员马上走到门洞前去。在交换暗号之后，一位未着袍子的人兴奋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白信封。他进来之后靠着门，伸出手臂致敬。

“前进，三K党人，说明你的来意！”卡尔特说，伸手答礼表示认识。

这个人走上前来，将信封交给卡尔特。卡尔特郑重地打开信，慢慢地念道：

“至少需要二十位打手马上来协助 六六支部的弟兄们！这是一件重要的任务：镇压黑人的武装暴动！”

“我号召自愿参加！”卡尔特大嚷道。

大家齐声应和，每一个在场的恐怖队员都举起手来。

突然，我注意到卡尔特的眼睛盯着我。

“你怎样？”他咆哮道，“你害怕受伤或牺牲吗？你到底怎样——是个懦夫吗？”

“把这个胆小的杂种撵出去！”一位恐怖队员叫道。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我连忙说道。

“夜鹰阁下和弟兄们！”我尽量大声地说，“我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有资格参加你们的行动！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向诸位担保，我一定会抢先自告奋勇的！”

我的话使他们安静下来，停了一会儿，卡尔特说：

“这样讲话才像一个真正的三K党人！我们祝贺你通过了你的第一次考

验。六六支部并没有发生任何紧急事件，这不过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考验一下申请人。……”

那位穿便服的弟兄完成了任务，穿上黑袍带上面罩同其余的人坐在一起。

“作为一个三 K 党人，你已经发过誓要保守机密，”卡尔特继续说，“作为一个恐怖队员，你要双倍地发誓。我们的活动是秘密的，对外界那种好管闲事的人保守机密，对党内自己弟兄也要保守机密。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一个恐怖队员有责任承担任何惩罚与监禁，而不能暴露自己三 K 党员的身份。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来保护党的称号！出卖党的机密的惩罚是：‘死，死，死在一个党员弟兄的手中’。作为一个恐怖队员，你必须用你自己的血来保证誓言！你还希望前进吗？”

“我还希望……”我回答，考验已经通过，没有被杀头已经是很幸运了。

“前进吧，站到祭坛前面来！”

我向桌子走近了一些。

“这是南北战争南方同盟的旗帜，南方就是为了这面旗子作战的，”卡尔特拉长嗓子说，“红色象征为南方流过的鲜血；白色象征南方妇女的纯洁；蓝色象征上帝用以笼罩我们的蓝色的天。……你现在要发的血誓，和我们优秀的前辈老三 K 党的骑士们所发过的誓言一样。伸出你的左手来！”

卡尔特从他的袍子里面拿出一把大折刀来。他在柄上按了一下，一把很长的刀子就弹了出来。卡尔特抓紧我的手，迅速地在我的腕上划了一道口。我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至于送了我的命。他果然是老于此道：他割了一条口子使得鲜血长流，而又没有伤害到主要的血管。卡尔特将我的手放在碗上让血滴了一分钟，然后，放了我的手说：“将你的手腕绑上！”

我用手中将伤口缠上，卡尔特下令道：

“三 K 党人，现在礼拜上帝！”

我用右腿跪在祭坛的前面，将右手放在胸前，伸出左手致敬。卡尔特非常郑重其事地宣读着恐怖队员的血的誓言：“三 K 党人，你能够当着上帝和魔鬼发誓永不泄露恐怖队员所掌握的机密吗？”

“我发誓。”

“你能够发誓为你自己准备一支好枪和许多子弹，以便一旦黑人捣乱的时候就向他们开火吗？”

“我能……”

“你能进一步发誓愿尽力增加白种人的出生率么？”

尽管场面很严肃，但我险些儿笑出声来。原来恐怖人员对南方的白人妇女也是一种威胁，正如他们对其他的人是一种威胁一样。

“我能！”我装出了更大的热情来回答。

卡尔特用食指在血碗里浸了一下，然后在我的前额上划了一个三 K 党式的十字。他拿起剑，用剑背在我两肩上各拍了一下。

“三 K 党人，我授你为恐怖队的骑士，遵守你的誓言！”

随时准备为你的荣誉、家庭、三 K 党和白种人的优越地位而斗争！站起来！”

“恭喜你！”我站起来的时候，卡尔特接着说。

他脱去面罩，擦去两颊的汗珠。然后用三 K 党的方式和我握手，他说：“弟兄们，去掉面罩，让倍金斯认识一下他的新弟兄们吧，我们凉快一下之

后，我再向他解释我们怎样进行工作。”

我向密室四周望了望，在亚特兰大附近各支部里我已看见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他们当中有佐治亚大区的秘书蓝道尔；我的老搭档瘦子；和一位叫作杰特的很倔强的党员。我认为三K党人是一伙丑恶的家伙，这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三K党暴徒更是普天之下我所看到的最卑贱的东西。我深信这帮人是无恶不做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绝望、残酷和酗酒的样子。我现在就想照照镜子，以确信自己不像一个恐怖队员！

我坐在恐怖队员当中，卡尔特重新回到祭坛后面他的座位上。

“倍金斯，”他说，“参加恐怖队的费用是十元。除去党费之外，为了弥补开支，你每月还得另缴一元。每隔四个星期的星期三我们总在西城温泉酒店聚餐吃牛排，费用是一元五角。我们在那儿订了一间餐厅，我们的许多事务都在那里处理。如果党员会议上有什么紧急事项，会后恐怖队员就在那里开会。你必须马上为自己准备一件黑袍子。”

对于这些费用，我表示有些吃不消。

“如果你想的是行动，我向你保证，你花的钱准保值得，”卡尔特继续说，“你向前走一步，我好将恐怖队的队员证发给你，并且告诉你这些秘密符号的含义。”

我走到祭坛前面，他递给我一张白色的皮夹大小的卡片，上面有用深黑色墨水写的各种神秘的符号。

“这个问号，”他说，“代表机密；这个螺旋刀代表奸诈。”

恐怖队员们发出欣赏的笑声。

“‘A·T’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呀？”我问。

“它们代表打驴人，”卡尔特回答，恐怖队员们对他们自己制造的“玩笑”轰然大笑起来。我心里想，这简直是小孩的把戏，如果不是这样煞有介事的话。“我的头衔是‘打驴队长’”，卡尔特继续说，“我的队员证是一号。我们是按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我是大龙的参谋长，他的队员证是二号。权限的划分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大龙的命令或没有经过他批准，我们是不能采取行动的。如果出了岔子，我为大龙承担，免得党的声誉受到损害。队员证角上印的七十三号是你的号码。要有队员证才能参加恐怖队的一切活动，你要好好地保存它！”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将队员证放在皮夹里，重新坐在我的位子上。

“我们在电话中谈论恐怖队的事情时要当心。你决不可称呼我的名字，你叫我‘清水’好了。涉及到我的办公处时，你叫它‘墙上的洞’。我们已经为两处聚会地起了代号；我们将‘五点’叫作‘唐人街’，将‘巴克堡’叫作‘黑岩’。想想看，你统统都记住了吗？”

“清水、墙上的洞、唐人街、黑岩，”我重复地说。

“好！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最近干的一件事情，让你明白我们是怎样干事的。你还记得两星期以前在支部大会上有人报告说，有一个黑人经常在台维逊一派克逊百货公司门前的公共汽车站上挤白种妇女吗？”

“当然记得，”我回答。“大龙说他要要把这件事交给恐怖队办理。”

“不错，我们已经处理啦！我敢打赌这个黑人这辈子再也不敢走近白种妇女一步！”

“让我来告诉他吧，首领，”蓝道尔插进来说。“你嗓子都已经说哑了！”卡尔特点头就座，让蓝道尔叙述这个卑鄙的勾当。

“倍金斯，我们近来很忙，所以过了一些时候才轮到干这件事。这个黑人总是晚上六点交通拥挤的时候在公共汽车站出现。首先，我们几个弟兄在公共汽车站下面的马路边假装打架，吸引行人注意。在这个时候几位弟兄将一辆车子开到黑人站的地方。我站在黑人的后面，他们将车门一打开，我就用枪抵着他的背，叫他到车里去。他规规矩矩地走进车中，我们经常春藤大街一直开到大戏院去，你知道那在什么地方。这个关闭了很久的戏院，后面有一个停车场十分黑暗。我们确认没有人跟踪我们之后，就将车子开进去换另外一部车子。这样做是为了一旦有人注意到那支枪并且向警察描述那部车子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露出马脚来。”

“凡是在城里干这种事，一定要经过同样的过程。”卡尔特插进来说。

“我们换了车子以后马上开出城到罗克里奇郡去，”蓝道尔继续说。

“这是因为，”卡尔特又打断话头说，“我们要在朋友中间干事。罗克里奇郡已差不多全部三K党化了——警察、郡长办公室、检察官、法官、消防处、甚至到捕犬员。如果出了岔子，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人对我们提出公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可能把事情拿到罗克里奇郡去处理的原因。……”

“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在过了郡界的一块有树林的坡地上等候另外一车人，”蓝道尔继续说。“原定计划是他们带皮鞭来——我们的皮鞭是用锯木厂的皮带钉在垒球棍上制成的——可是他们的汽车轮胎坏了，因此到达较晚。于是，我们砍下一些松树枝，开始行动起来。”

“他是我所鞭打过的人中最顽强的！不管我们怎样用力打他，也不能使他求饶。他说他从来没有挤过白种妇女，不断地说他曾经在战争中为了民主作战，我们不该这样对待他。我告诉他，大概事情糟就糟在这里——同那些法国妇女鬼混，回国以后又带回各种关于平等的妄想！”

蓝道尔还在欣赏自己的“幽默”的时候，卡尔特又插嘴道：

“我曾吩咐将皮鞭浸在河沟里，这样的皮鞭就更重些，你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后来，带皮鞭的弟兄们还是赶来了，我们每个人狠狠地抽了他三鞭子。”蓝道尔说。

“在恐怖队里，”卡尔特明白地指出，“每一个队员轮流地用鞭子抽打，使用这种鞭子也需要一些技巧，有一两次我们无意之中打死了几个人。不过，你很快就会学会的。”

“当我揍完这个黑人之后，我们用汽车把他带回黑人区，”蓝道尔讲完之后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警告他说，如果他敢向其他人说他挨揍的事，他离死就不远了！”

“我倒想起一件事——”卡尔特说，向四周望了一下。“瘦子，你是怎样处置那条鞭子的？”

“别操心，首领，非常安全。我把它扔到我兄弟的住宅的地下室里。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去取。”

“今天晚上你就应该把它带来呀！时候还早，有一件小事要办

“首领，今晚上有吊打吗？究竟是哪档子事？”这些恐怖队员们问道。

“不要慌！”卡尔特大叫，对大家的血腥嗜好并不是不高兴。“瘦子，今晚上不用拿鞭子了，可是下星期三我们在温果酒店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鞭子带来！大龙曾发出紧急号召，要我们处理一些从北方来的热爱黑人的混帐工会组织者，他们正在金贵平面粉厂厂区惹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要把挂羊头卖狗肉的工会人员赶回北方去！”

“我碰巧认识几个这样的工会组织者，可是他们都是佐治亚土生土长的孩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恐怖队员大着胆子说，“要想把他们统统赶跑恐怕不大容易。……”

“你是在为那些热爱黑人的王八蛋辩护吗？”卡尔特咆哮起来。“我不管这些家伙是谁！我们攻击的不是从前那种为白人服务的好工会，我们要攻击的是随便什么人都拉进去的新派工会！这种工会由下贱的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北方来的外国人把持，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对南方有好处的！大龙收到一大叠子南方各地工厂老板的信件，要求我们把这帮人从他们的工厂里赶出去！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干完这事，大家还能够大吃大喝一番！”

那个敢于对卡尔特企图捣毁工会提出疑问的恐怖队员侧着身子，小声对我说：

“你可以拿你的最后一元钱打赌，卡尔特和大龙在这件事情上要大捞一笔钱！”他说，“这些工厂老板对我们的工作是出了大价钱的，可是大龙和卡尔特却独吞了，实际干这种脏事的人得到的不过是一杯淡酒而已！”

“在我们开始干这些极关重要的事情以前，我想把一些小事先办一办。”卡尔特继续说。“你们今晚上可以不带那个大皮鞭了，随便弄几条鞭子吧，你们怎样处理那个流氓都可以！我准备让你们自己来处理这件事，因我还有点重要的私事要办！”

“哼，我明白，”坐在我旁边的恐怖队员低声说，“卡尔特借着办这些事情为名，每星期可以躲开他的老婆一次，好和东城另外一个小女人睡觉。……”

第七章 恐怖队垮了台

“今晚上的事情容易干，”卡尔特宣称，“你们都知道，有一条法律禁止黑人驾驶的出租汽车载白人。但是，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接到报告，说这条法律遭到破坏。当法律被破坏的时候，三K党就该出面……”

他停顿了一下，密室里死一般的沉静，恐怖队员们都屏息以待。

“有一个在长途汽车站外面停车的黑人司机特别喜欢招揽白种女人，今天晚上我们要禁止这件事。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在长途汽车站那里有一个三K党的女党员。她准备乘坐那个黑人的汽车，然后拿枪对着他，等我们去对付他。”

他的目光直射着我，“借金斯，我准备给你第一次机会让我们了解你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我要你马上到长途汽车站那儿去报到，去接党员弟兄米克斯的班。注意一个穿米黄色衬衣，带一个银蜘蛛胸针的女人。她一走进汽车的时候，你就从汽车站侧门出来，吹一声长而低的口哨，然后等着弟兄们带你上车！”

“等着我的信号罢！”我说完就奔向门口，打算尽可能快地用电话通知杜克的人。

“站住！”卡尔特叫道，“不必那样慌里慌张的，蓝道尔带你到汽车站去。他有一辆快车，我要你们准时到达。”

真倒霉！看来只能参加吊打行动了。不管怎么样，到达目的地以后，我要尽力想办法和杜克通电话。

我到站下车，通往汽车站侧门有一条黑暗的小巷，蓝道尔把车开了进去。我很快地就发现了米克斯，他伸出左手来和我打了一个秘密招呼。

“清水指示我来接你的班，让我在我们的女朋友乘上汽车以后发出信号，”我对他说。

“她就在那里——”米克斯用头指点了一下。我望了望，看见一位在三流酒吧经常出现的风骚的金发女郎。她向我挤了挤眼睛，我也回敬了一下。她是一个女三K党员，我毫不怀疑她知道怎样使用皮包里的手枪。

“那个黑人的车正停在出租汽车的第一排，”米克斯说。“你知道咱们的弟兄们还有多长时间才来？”

“清水没有交待。他告诉了有关我们的女朋友的一些情况。我的任务是听候她的指示。”

“好吧，我把侧门打开，弟兄们的车子开来的时候能够发现他们。”

这正好给我一个与杜克通电话的机会！当米克斯走出侧门以后，我马上向电话室走去。在我进门以前，我本能地向后面望一望。米克斯像一只鹰似的在窗子外面注视着我！我只好把一只腿跨在电话室的门槛上，假装要系鞋带。

清水又在考验我吗？我不明白是不是新参加恐怖队的人都要经历这种考验呢，还是我已经被怀疑了。我可以假托给女朋友打电话，但是，如果杜克的人马上闯进来并当场把他们逮捕的话，这个借口显然是很不够的。在那一刹那，我自己问自己：摊牌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呢，还是应等待更重大的时机再摊牌？我记得卡尔特说这件事不必使用大鞭子，这次的“惩罚何能是比较轻的，我万没有料到，那天晚上的行动，会以暗杀结束……”

我伸直了身子走回候车室。约莫十五分钟以后，那个穿米黄色衬衣的女

人突然采取行动。她很迅速地走出前门钻进那个黑人的出租汽车。我急忙奔向侧门，走进黑巷子吹起口哨。……这些恐怖队员们一定是开着马达在那里等，几秒钟以后，有两辆车开到我的面前。

“进来！”蓝道尔叫道。

我钻到他车子的后座上，车驶向车站的前面。那辆出租汽车已经不见了。事前准是安排好了，让那个女人指挥车子开到某一地点，我们刚走了半里路就开到一条僻静的路上，而那辆汽车已经停在路边上。我们熄了灯，溜过去，爬出车来，走向那辆车。女三K党员坐在后面座位的边沿上，拿着一支警察用的珍珠镶柄的大手枪紧紧的对准那黑人的脖子。她那染着鲜红蔻丹的胖手紧紧的握着那支手枪。

“孩子们，你们的肥肉在这儿！”她笑着说。

“好女人！”蓝道尔说，从她手里接入手枪来。

“你今晚上的事办得不坏！你可以回去了，其余的我们来解决！”

蓝道尔打开前面的车门，将黑人推向一边，自己坐在司机的座位上。

“开车啦！”他命令道。我们都坐在后面，蓝道尔将枪递给瘦子。不用吩咐，瘦子忙将枪口对着黑人的脖子。

“白人们，你们打算做什么？”他庄严地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准是找错了人。……”“你就是错了，我们准备纠正你的错误！”瘦子说，野蛮地用枪身打他。“同时，闭上你的嘴，不然我要把你脑袋打开花！”我们向前驶进，后面跟随着另外一车恐怖队员。

“递给我威士忌酒，”瘦子说。“宰黑人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有时也需要喝几口。……”

后面座位上的恐怖队员递给瘦子一瓶很低廉的威士忌酒。瘦子拿起瓶子来咕嘟咕嘟地往口里倒。

“别都喝啦！”那个恐怖队员说。

“见鬼！难道不是我一人在做工作？”瘦子说着，把瓶子递给蓝道尔，蓝道尔喝了一口又递给我们坐在后面的人，轮到我喝时，我假装喝了一大口，最后是酒瓶子的主人喝。

“他妈的，都快光啦！”他伤心地抱怨起来。“你们以为清水会带一大瓶酒来吗？”

“我们刚才过了郡界线，”蓝道尔说，“你们现在可以穿上袍子带酒瓶的人给了我一件袍子。我们穿袍子的时候，黑人用眼角盯着我们。他落在三K党的手中，一定会感到恐惧的，可是这种恐惧在他脸上却看不出来。

我们离开公路大道驶进一条林间的泥土路。车子在一棵大树面前停了下来。蓝道尔伸手打开车门，用力一推，黑人便脸朝地跌出车来。两车的恐怖队员一窝蜂似地拥上前去，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对躺在地下的黑人踢将起来。黑人呻吟着，弯着身子以保护他的下部，但是他并没有叫饶。我觉得很恶心，庆幸有面罩遮着，没有显出我的厌恶。我假装用很大的力气朝着黑人踢，却有意地避免碰到他。蓝道尔站在旁边，安静地穿上黑袍。穿完以后他走上前来，这时，恐怖队员停止了脚踢。

“你最好是祈祷吧，黑人！”他说。“你的时候已经到了。”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呻吟着。

“你倒明白怎样去招揽白种女人坐你的车！”蓝道尔说，“你现在要受到应得的惩罚了。你要不要祈祷？”

“我从来没有祈祷过……”黑人回答，眼里透出的忿恨比恐惧多。

“别同他废话啦！开始动手干掉他吧！”瘦子说，喝完了威士忌酒，把空瓶子扔到树林中去。瓶子碰着了一棵树，发出破碎声。

“我们先得改变这个黑人的态度，”蓝道尔说，“我们必须使他对三 K 党与上帝产生恐惧心。起来！”他猛力踢着黑人的肋骨。

黑人呻吟着，痛苦挣扎地站了起来。

“我们来奏音乐，你跳舞吧！”蓝道尔说，“现在走吧！”他从瘦子手上拿过手枪对着黑人的脚下射击，扬起一股红色尘土。“弟兄们，帮着我奏起音乐来！”

恐怖队员们都从袍子内拿出手枪朝着黑人的脚下开火。幸亏我是一个生手，恐怖队员们都知道我没有手枪。

“跳舞，混蛋东西！”蓝道尔吼声如雷。

黑人开始机械地跳起来，但是，他仍然没有显露恐怖队员们期待已久的恐惧。他突然停下来。

“如果你们想要杀死我，就杀死我吧。”他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蓝道尔嚷道。“顺着大路跑，不得离开，否则休想活命！”

蓝道尔坐上车，叫我们也上车。黑人开始缓慢地、痛苦地向路上跑去，蓝道尔跟在后面。他探身窗外，对着黑人的脚后跟开枪。

“跑快点！”他大吼着，加快了车的速度。瘦子同其他的人也探身窗外，一边射击一边咒骂。车越开越快，与路上跑的人当中的距离越缩越短，非常危险。黑人一直跑在路上两道槽子的中间，这时，突然横过泥路朝森林中奔去，他在一道槽子那儿滑倒了。蓝道尔踩了一下刹车。有一种刺耳的撞击的声音，车子轧过黑人的身体。我转过脸去，心里很难过。不用看便知道他已经死了。

“这个黑杂种自己找死！”蓝道尔痛恨地说。“他就是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最好离开这里！”

我从车后面的窗子看出去，后面的恐怖队员们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后，将车远远地绕过黑人的尸体。我们飞快地驶回亚特兰大城，将出租汽车抛弃在我们最初驾驶它的地方。

“解散，绝对保守机密！”蓝道尔命令道。

时间是深夜一点钟以后了，我赶紧到亚特兰大唯一的通宵营业的药房打电话到杜克的家里去，是他太太接的电话。“杜克不在家，”她困乏地说，“他出差到麦根去了，要明天才能回来。……”

“谢谢，”我简单地说。

我觉到非常懊丧。我亲眼看到暗杀，可是我没有人可以报告。也不能把这件事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因为它是无权过问暗杀事件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一个黑人居住在没有生命安全保障的国度里是如何的痛苦。

我想着这个悲剧一夜不得入睡，早晨迷糊之中被送报纸的声音惊醒了。我拿起报纸到处找，在我就要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我要的消息，这是在报屁股上一个一寸大的新闻：

发现尸体

今晨一时许罗克里奇郡警察在蒲来尔路发现一具黑人的尸体，头部与胸

部被车轮轧碎，肇祸者显然已畏罪潜逃。从死者身上的文件证明他名叫马丁，是林肯汽车公司的司机。暗杀就这样蒙混过去了！我想在美国南部不知道有多少黑人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而报上只有一寸大小的新闻把这种残酷行为说成为“偶然事件”。我发誓，决不能让马丁也这样白白地死去！第二天清早，我来到州议会大楼，正好过道没有人，我溜到杜克的办公室。我坐着等，杜克晚到了一会儿。

“你近来又碰到什么坏事了？”他瞧着我的脸问。

我把全部经过告诉他。

“罗克里奇郡！”他痛恨地说。“首先，要使检查官发拘票就异常困难！其次，如果能够在法庭起诉，你所检举的当事人也会找到一打以上的说谎的同党在证人台上欺骗法庭，硬发誓说在出事的晚上当事人在别的地方。法官也会和我们作对的，而且我怀疑我们能否组成一个没有三K党分子从中捣鬼而造成误审的陪审团！如果不能，杀人者反而逍遥法外，而你在三K党内部发挥作用的日子也告结束！”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干这种事呀，杜克！”我请求说。“他们下星期三还要采取一次大规模破坏工会的行动，你打算怎样办？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呀！”

杜克点燃一支香烟。“罗克里奇郡的官样文章会无限期地拖延我们的行动，”他说。“我老早就想把三K党的恐怖队分子都关在监牢里，如果我们办不到这点，那么破坏他们的活动也不失为一种上策。”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说。“怎样进行呢？”

“那条大皮鞭子现在怎样了？”

“我费了一个早晨追询这件事。我不能到处打听，只能顺着瘦子的姓皮喀特这一线索打电话，结果找到瘦子的哥哥。他名叫弗兰克，藏皮鞭子的地方是华生路三六六四号。”

杜克说。“当他们结群成队，头带面罩，手拿皮鞭时是很顽强的，一旦除去面罩，拿掉皮鞭，一个一个地对他们开火的时候……”

他拿起电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喂……郝金斯在吗？……喂，郝金斯，我是杜克。这里有一件特别公事需要你也参加一下。明天早晨七点半左右带着伊万思到华生路三六六四号去。在那里你会碰到一个名叫弗兰克·皮喀特的家伙，把他收押起来。他的住宅地下室里有一条皮鞭子，把它带回来。你也许需要一支电筒。然后再到普立安路一六七号附一号去带弗兰克的弟弟瘦子。在你回来的路上到卡尔特搬运公司去将克利夫·卡尔特带来。路上不要和他们讲话，将他们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能够参加这个热闹场面吗？”他挂上电话机之后我问。

“你可以隐藏在我秘书的办公室里，如果你愿意，可以从门缝里往外看。……”第二天早晨，杜克的侦察员将三位恐怖队员带进来的时候，我正是这样做的。

“都带来了，长官，”郝金斯说，将皮鞭放在杜克的桌子上。他身上还带着灰土，显然他爬过地下室。

皮喀特弟兄手里拿着帽子紧靠着墙，卡尔特着雪茄，装得很顽强的样子。

“你什么把柄也没有拿到，杜克！”他喃喃地说。

杜克看着他。扬起皮鞭子对着他的脸甩得直响。

“这是什么东西？”杜克大吼道。“你能用这条鞭子打死一只大象！如果我不是执法官，我真想替那些被你们抽过鞭子的人抽你们几下！”

两个人面对面地对峙着，最后卡尔特将目光移开，退缩回去。“你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他畏缩地说。

“带他们到大厅去，把他们分别关起来。”杜克命令郝金斯将卡尔特和小瘦子带下去。“弗兰克，你呆在这儿。”

屋内空了之后，杜克开始他的工作。

“你的处境很不妙，”他严厉地对弗兰克说。“我用不着告诉你，在你家中找到的这条鞭子，上星期曾有人用它将一个人打得半死！”

“当着上帝的面，杜克先生，这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条鞭子，从来也没有想到它会放在我家的地下室里。”“别跟我瞎扯蛋！你分明知道你的兄弟将它藏在你的屋底下，为下次吊打别人时好使用。”

“不，先生。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三 K 党，从来不过问他们的勾当。我告诉过我的兄弟，如果他同他们混，他会惹麻烦的。”“我知道你不是三 K 党人。但是你最好把皮鞭子的事交代清楚。”

“杜克先生，我可以指天发誓，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事。”

社克沉默地看着他的脸，看他把帽子捏来捏去，最后杜克说：

“好吧，弗兰克，我暂时放你回去。可是别乱跑，因为我还要传你的。”

弗兰克戴上帽子溜出大门。我从窗子里看着他急忙地跑进大街转角处的酒吧里。

接着杜克审问瘦子。气氛很紧张，有几次瘦子几乎开口要交代了。但是，他看着门，将嘴闭得紧紧的，下颚的筋肉抽动着，额上汗水直冒。他虽然害怕杜克，可是他更怕卡尔特。尽管社克恐吓他说合谋杀死马丁要坐电椅，可是他仍然不开腔。他知道如果他交代，恐怖队的报复准会迅速到来。

“我把你放在犯人台上，电椅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开腔的。”杜克说道。“现在你走吧！”

同他的哥哥一样，瘦子也急急忙忙地溜进酒吧里。

最后轮到卡尔特。杜克将他推到一个椅子上，两人的目光互射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佐治亚人，一个保卫着法律，一个却要破坏它。

“这一次我可拿着你的把柄了，清水！”杜克说，卡尔特听到他的代号的时候，身体抖了一下。“你们从你们的小夜总会遣派吊打队与私刑队去杀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的，我要把大龙与你一道钉在火十字架上！”

“这件事与三 K 党毫无关系……”卡尔特喃喃地说。

“没关系，呃？等着我把这个给陪审官看吧！”杜克从桌子的最上一层抽屉里拿出我交给他的三 K 党的《可乐兰》。卡尔特看见杜克掌握着三 K 党的绝密文件，脸上颜色都变了。杜克故意开始念恐怖队是三 K 党的武装力量这一节。

“见鬼，我知道你就是这一组织的头子之一，你的证件是一号，大龙的是二号，而且发号施令的也是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你们的组织恢复活动以来，我就派人打入你们内部去了。你们的每一个行动我都了如指掌，甚至在你们行动以前，我就知道你们要干些什么！我不过是有意放任你们，现在你们的末日到了……”

“你吓唬不倒我，杜克，”卡尔特说。在社克说话的时候，他好像畏缩得很。“你最好是放了我！”

“我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放你！”杜克喊道。“怯懦的东西，先滚回你们的小夜总会去吧。我一旦准备妥当，就将你们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匪帮一网打尽！”

卡尔特急忙离去，显然因为当时没有被关进监牢而感到轻松。出门时，他对墙角的痰盂吐了一口痰，然后走了出去。

杜克关上门后，我马上回到屋内。

“真值得一看！”我说。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关起来，”他说，手里玩弄着鞭子。

“杜克，我在隔壁房间里也在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无法用法律制裁他们，却可以用舆论的力量来制裁他们。效果一样好，也许更好。”

“你有什么主意？”杜克问。

“这种蟑螂是见不得日光的。只要你摘掉他们的面罩，用聚光灯照着他们，他们就得爬回石头缝里去藏起来。……我来召集一下新闻界，你将皮鞭子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你已经掌握了三 K 党恐怖队长和几个队员的材料，大规模逮捕不过是时间问题。”

杜克想了一想。

“好吧——召集他们吧！”他说。

第二天《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章报》都在第一版上刊载了这个消息，登着杜克挥动鞭子的照片。“美国法西斯的象征！”报纸这样引用他的话。我暗中留意了一下，这个消息与照片不仅由南方的通讯社发稿，而且由全国性的通讯社发稿。我相信这会在整个无形帝国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反应又多又快。当天晚上，有人在卡尔特搬运公司的六辆载重大卡车上泼上汽油，点了一把火。第二天早上，卡尔特搬运公司的财产就只剩下一些扭弯了的、熏黑了的钢架子。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颇出我意料之外。毫无疑问，这是卡尔特的受害者——或是被吊打，或是家室被炸被焚——在报纸上发现迫害自己的人之后，采取了以牙还牙的办法。既然用法律解决的道路行不通，采取这种报复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还不过是开始。杜克向三 K 党开火的消息，使得许多受过三 K 党迫害的人很振奋，他们过去都不敢说，消息公布后，他们陆续来到杜克的办公室，陈述他们被吊打、受虐待、房子被焚烧的惨事。

一个信仰复兴运动的白人牧师露出他背上的伤痕，这是八个月以前被恐怖队员们吊打留下的。由于我的建议，杜克召集了一些摄影记者，于是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国。其次是关于年老的黑人盖慈夫妇的新闻，他们坐着骡车从佐治亚南部到杜克的办公处来，告诉他因为自己鼓励黑人邻居去投票而惨遭三 K 党恐怖队员的毒打。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受害者接到警告，如果他们讲出来，则三 K 党还要再度光临，“把他们的嘴永远封起来。”

我们将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新闻界。我们初步揭发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狠毒的一种恐怖统治。从街头巷尾的谈论到读者致报纸编者的大量来信看，这次揭露对舆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忠心拥护三 K 党的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大家都认为，三 K 党的行为是“太过火”了。

就在这个时候，卡尔特发出了火十字架的号召，拚命地企图“捉住这个败类。”

“只要他在我们中间，”卡尔特说，“我们就不能动弹。捉住他，我们

可以用火十字架将天空照得通红！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出去干事！”

但是，这次的揭露发生了效果。在第一总部的会议上大龙暴跳如雷。

“卡尔特，你要受到降三级的处分！你同你的恐怖队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以致危害到三K党的前途。你们的任务原本是保护党，而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党的武装力量的底细。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圣书《可乐兰》公布了，那我们一切都完蛋。”

“杜克并不是从我这里拿到《可乐兰》的……”卡尔特颓丧地说。

“住嘴！不经我的许可再说一句话，我就下命令放逐你！”

卡尔特像一个被刺破了的皮球似的一筹莫展。杜克和我所要做的事现在正由大龙来完成。前任的夜鹰已经威信扫地了。

“看看今天的会议，”大龙叫道。“有胆量敢参加的不过十来个人，全是因为杜克在报上搞了我们一下。我今后要严密注意参加会议的人，凡是在党困难的时候，支持党的人都要得到奖赏。我们第一总部原有警察一百多人，但是今天晚上一个也没有来。天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有政府官员参加到我们的党里来。……”

“这件事不仅严重地打击了我们的党员，使他们不敢出席会议，而且使我们组织的发展陷于停顿。在杜克向我们开火的前一个星期，申请入党的有一百六十七人，申请恢复党籍的有六十四人，可是上星期却一个都没有！许多申请入党的人都写信或打电话来，要求取消他们的申请书。这种情况不仅亚特兰大如此，无形帝国的各地党员都在要求退党。我们的活动必须停止，潜伏起来，当大家忘却这件事之后，我们才有希望东山再起。……”

大龙向大秘书下命令：

“蓝道尔，你马上起草一道训令给无形帝国各地支部的负责人，由我来签字。第一，各地恐怖队一律停止活动，等待我的进一步指示。事先没有得到我的书面许可，不得从事任何私刑吊打的活动。第二，各地党员必须马上将放在家中的各式袍子带到支部去加锁收藏起来。第三，大龙办公室悬赏一千元捉拿亚特兰大的奸细。现在散会！”

我走出去的时候在过道里碰到瘦子。

“这件事搞得太凶了，我有点吃不消，”他小声说。“我马上回去烧掉我的袍子和党证！”

“我也要这样做！”我回答。

第八章 三 K 党的帮凶——哥伦比亚党

一个炎热的八月天，我到杜克那里去报告头天夜里三 K 党开会的情形，路上，在转弯处，我看见一面巨大的南部同盟的旗子，从一个破旧的办公大楼的二楼上悬挂出来。

在南方悬挂南部同盟的旗子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事实上，南方联邦妇女联合会鼓励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悬挂这种旗子。只是眼前这一面旗子不是普通南部同盟的旗子，旗子中央有一个大圆圈，里面有一个雷电的符号！

在大楼的窗上漆着这样几个字：

哥伦比亚工人运动

“种族、国家、信仰”

这顿然引起了我的兴趣，值得调查一番。……

雷电是法西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符号。最初采用这种符号的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黑衫党的核心组织，后来这一组织的成员又成为他的秘密警察的核心分子。在纳粹德国，雷电是希特勒青年团和他的党卫军警卫组的符号。这个旗子上的符号和莫斯菜爵士所组织的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它在加拿大支部所用的符号“圆圈与雷电”一模一样。不仅如此，德美同盟会的青年队和美国法西斯党褐衫队也带这种雷电的符号。

我脑子里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一边寻找这座楼房的大门，大门是在巴尔陀路八十二号。爬上那座摇摇晃晃的楼梯，我在一个贴着雷电符号的房门前敲门。有人很小心地打开门，最初只露一条缝，最后门才大开，出现了一个年约十七岁的青年，面有菜色，穿着军官的旧咔叽衬衣，臂上带着一个雷电符号。他伸出左手来向我行了一个纳粹式的敬礼。

“哥伦比亚党万岁！”他不自然地对我笑着说。

不消说我是吃了一惊，这是战后的亚特兰大城，不是战前的德国。我心里想这些家伙不是疯了就是在开玩笑，我要打听个水落石出。

“我的名字是约翰·倍金斯，我是《南方展望报》驻亚特兰大的代表，”我说着，从皮包中取出一份报纸递给他。这份报纸的大标题是“爱丽罗 [罗斯福夫人] 和黑人握手”。这似乎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大笑起来。

“请进来，倍金斯先生，”他说，他自我介绍是“哥伦比亚党的书记，阿金。”

我向四周看了一眼。这屋子有连着的三间房，屋内有书桌、文件柜、椅子和南方同盟的罗伯特·李将军的大幅挂像。桌子上有本德文原版的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

阿金请我坐下，他到隔壁房间去。几分钟以后同另外一个人一道出来，也穿着褐色衬衣，臂上也有一个雷电符号。这个人大约有三十一、二岁，中等身材，但很健康，蓄着普鲁士短发，眼光和笑容都流露出非常凶恶的样子。

“倍金斯先生，这是我们的领袖鲁米斯。”阿金说。

“很高兴认识你，倍金斯先生。”鲁米斯愉快地说，“你们的报办得很出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在南方会有一张公开反对犹太人的报纸！”

他对我交给阿金的这份《南方展望报》发生了兴趣，报上登载了一封伪造的反犹太人的信，他们编造说这封信是富兰克林生前写的。

“我愿意赠送你们报纸。”我说。

“好极了，”鲁米斯说，“为了报答你的好意，我们请你参加我们的党，

如果你愿意的话。只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你恨黑人吗？第二，你恨犹太人吗？第三，你有三块钱吗？对你，可以免交入党费。”

“好，就这样办！”我说，“由于我的业务关系，你们务必为我保守机密。”

“不必害怕，”鲁米斯对我保证说。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他填写我的党证时我问他。

“简单地说，哥伦比亚党的任务是让白人同黑人分开，让犹太人同他的钱分开。”鲁米斯低声笑了笑。

这家伙滑头而又顽固，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递给我一个哥伦比亚党党证，上面有雷电的符号。

“我的号码是五一 一号，难道你们真有这么多个党员吗？”我问道。

“没有，”他承认道，“我们从十五号跳到五一 一号，以便引起新党员的重视。实际上你是第十六位党员。”

鲁米斯队抽屉里拿出一条报上剪下来的新闻，这条新闻几天以前曾出现在《亚特兰大日报》上，我当时没有留心看。它的标题是“维护道德的组织取得了执照”。不用说，报上所叙述的哥伦比亚党的宗旨与刚才鲁米斯所说的有很大的不同。

报上说，佐治亚州政府已经将公司执照发给哥伦比亚公司，它是一个非牟利的、免税的、慈善性质的、友谊的组织。哥伦比亚公司将它的宗旨说成是：“鼓励我国人民从种族、国家、信仰三方面来思考问题，并为国家的道德觉醒而工作，以便建立一个进步的白种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们对共同历史有深刻的精神上的认识，并且有决心创造共同的前途。”

“州政府在准备取消三 K 党执照的时候却发给我们一个执照，而三 K 党却比我们的势力大得多，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鲁米斯很得意地说。

“你们是怎样搞到执照的？”我问。“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翁贝先生是一个律师，他替我们搞到的。”鲁米斯解释说。

“我和翁贝很熟，”我说，“他长期以来是东亚特兰大三 K 党支部的独眼龙。”

“不错，”鲁米斯笑着承认，“我们党员中很多人都是三 K 党的要人，这两个组织的关系非常好。”

“我对三 K 党的要人也非常熟，”我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在打击哥伦比亚党方面所做的努力，终于迫使我退出三 K 党。“那好极了，”鲁米斯说，“我正在等候我们的主席贝克先生，他马上就会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他也是东亚特兰大三 K 党支部的党员，是在翁贝做独眼龙时参加的。”

“我听阿金说你是实际上的领导人。”我故意说。

“哦，”鲁米斯笑了，稍稍有点吃惊，“贝克是主席，我是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

我们正说着话时，哥伦比亚党人开始陆续到来了。

第一个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有一张漂亮的脸。同其他的人一样，她也穿着咔叽衬衣，戴着一个雷电臂章。她快步走进来，和阿金抱着亲了一下，鲁米斯在旁边一脸吃醋的样子。

“倍金斯先生，这是彭兰特小姐，我们最好的党员之一。她是得克萨斯人，我们所有速记的工作都是她担任的。”

“好，”我说，“你们只有十六个党员，怎么能雇得起书记？”“哦，

彭兰特小姐是尽义务，”鲁米斯笑道，“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她相信我们党的事业。我们都住在总部里——在隔壁房里我们有几张床和一个煤油炉子——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多少钱。”“这倒很好，”我说，心头猜想彭兰特是不是隔着帘子或别的什么东西睡觉的。

彭兰特与阿金手挽着手到街上去买饼干、罐头豌豆和沙丁鱼。

他们出去的时候，又有一对穿褐色衬衫的哥伦比亚党人走进来。他们是华乐尔与柴尔德斯，活像两个粗率鲁莽的敢死队员。华乐尔也是得克萨斯州人，他十四岁就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区域作过战。柴尔德斯曾经做过肉饼大王饭铺的临时厨师，他加入哥伦比亚党，是因为看上了哥伦比亚党人穿的那种破旧的军官衬衣。这种衬衣其实在任何出售剩余军用物资的商店里都能买得到。

彭兰特回来的时候将袖子卷了起来。我注意到她左前臂上刺着一个红色的雷电图案，和希特勒党卫军警卫组所刺的差不多。

“这说明彭兰特是我们内部组织忠诚团的成员，”鲁米斯发现我注意到了彭兰特的手背，于是这样解释道。“如果任何忠诚团员泄露了本党的秘密，那就要将他刺着雷电的整个前臂烧掉！”

如果将彭兰特的手臂被烧掉，她的美貌也要减色了。

贝克出现了。鲁米斯坐在后面让贝克夸夸其谈，但牵涉到行动问题时，鲁米斯就插嘴了。我很快就察觉到：贝克是哥伦比亚党的理论家，紧紧掌握着实际领导权的则是鲁米斯。

贝克和鲁米斯一样，也是三十多岁，他的身体显然比鲁米斯的糟糕，他是佐治亚州一家小铁路公司的绘图员，行为举止看起来也像是这种小职员。和鲁米斯一样，贝克也是经常要发神经的样子。他们说话时总是像关在囚笼里的老虎似的走来走去，想要挣脱出来吃人。他们大言不惭而且忘乎所以，嗓音常常高得刺耳。

“也许我能够替你们在《南方展望报》上宣传一番，”我说，心想，这也许是一条捷径，去发现更多的关于他们个人的背景材料。

鲁米斯抓住机会，马上告诉我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

“我是纽约市人，”他开始说道。

“我们不得不教他说‘尼格’。”贝克笑着插嘴说。

“我生长在纽约派克路八一五号的一个古老的家里，”鲁米斯接着说，“我在圣保罗、格罗顿、普林斯顿等学校上过学。普林斯顿大学把我开除了，这正是我的荣誉。我老子是研究海上法的律师，事务所设在华尔街六号，到第二次大战为止，他一直是意大利一家美国轮船公司的法律代表。一个犹太律师在一次重要的案件中将他击败，从此，他就不喜欢犹太人。”

“以前报上曾登过一次我的事情，”他继续说，“当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全国各地工厂中发起静坐罢工的时候，是我在纽约一家夜总会发起静坐罢工，要求‘更厉害的酒与更长的喝酒时间’。我罢工四天四夜，夜总会认为这是宣传的好机会，他们给了我一套新睡衣。并且把摄影记者请了来。于是，我的名字就被登在全国各报纸的头版上了。”

“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问。

“我自愿参军，随着第二装甲师在德国作战，”鲁米斯说，“我在德国

“尼格”（nigget）是侮辱黑人的称呼。——译者

的所见所闻，使我下决心今生要在美国献身于法西斯革命。亚特兰大是一个合适的出发地——种族信念使南方自然地跟着我们走。”

“你们究竟是怎样维持生活的呢？”我问，我想知道在经济上哥伦比亚党的后台老板是谁。

“哦，我每星期从政府那里领到二十块钱，作为复员军人失业救济金，”鲁米斯笑道。“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这样做。我们把钱凑在一块也就够过日子了。一旦塔尔麦奇做了佐治亚州州长以后，我们的日子就要好起来，到时我们就会吃得好了。”

这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鲁米斯将门打开。

我的三K党兄弟和恐怖队员杰特走了进来，同他一道的是西普，美国平民党和美国正教军在佐治亚州康叶城的头子。两个人上衣的翻领上都戴着雷电的符号。

“我看出你们早就认识，”鲁米斯说，他注意到我们当中的三K党的左手握手方式。他向杰特说：

“昨晚的事干得很漂亮！”

“不坏，”杰特回答。

我很想知道他们昨天晚上干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告诫自己不要问太多，应该慢慢来。但我估计和昨天晚上炸黑人住宅的事情有关。这件事发生在早晨三点半钟，金匠塞布利迁到阿什比街“白人”住宅区，于是他的住房被炸了。塞布利、他的祖母、姐姐和侄女都睡在房里，他们都没有受重伤真是奇迹。

一个中年人走进来，没有穿褐色衬衣，而是在上衣的翻领上戴着雷电符号。他的到来部分地回答了我的关于哥伦比亚党后台老板的疑问。

“他叫斯托里，这儿反工会的主要组织者。”鲁米斯向我介绍说。

斯托里对《南方展望报》很熟悉。他是博览棉纺织厂雇用的，当时该厂的工人正在罢工。国家劳工关系局下令要这个厂承认该厂工会，但这个厂拒绝遵守命令，并且把罢工工人从工厂的宿舍撵出来，雇用了一批使用垒球棒的打手企图破坏罢工。他们在工厂某处篱笆墙附近洒了一种化学药品，结果把许多在那里走来走去的男女纠察员部烧伤了。

“博览棉纺织厂的人们非常慷慨，帮助我们起家。”鲁米斯告诉我这秘密。

他又说，最初几次哥伦比亚党的会议是取得厂方的许可后，在工厂的球场里举行的。鲁米斯和斯托里开玩笑地叙述说，有一次哥伦比亚党在工厂附近的一座楼房的二楼上开会，讨论如何破坏工人的罢工，同时楼下工会的罢工委员会也在开会。

“我们完全不承认任何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工会为合法，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我们也只承认为数极少的几个。”鲁米斯解释道。

最后到来的是一个穿陆军尉官制服的大个子。他说他的名字是考奇，正在度退役前的最后一次假期，对哥伦比亚党很有兴趣。考奇、鲁米斯和我谈了很多话。

考奇总是说“我们知识分子”，但是，鲁米斯坚持说，“哥伦比亚党一定要从工人阶级里面去吸收普通党员，因为他们‘一无所失’。”

“我们要面向群众，对他们说明，”他说，“我们要告诉他们喜欢听的话：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有权利得到比现

在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向他们说明，只要他们组织起来，振奋起来，他们是有力量的。我们要向他们说明，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才能掌握政权，先从周围入手，进而全城，然后一州，最后全国！”

和鲁米斯与贝克一样，考奇也会讲德文。据他说，是从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面学到的。他曾经是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投弹手，飞机被击落后被关在战俘营里。考奇说他后来给英美战俘教德文，因而享受到许多特权。“战俘营的生活并不坏。”他说。

我们几个人的谈话突然被打断了，原来是鲁米斯坐的椅子散架了。鲁米斯站起来，尽力保持他的庄严，他踢了椅子一脚，说：“也许是混帐犹太人的椅子。”

“我该走啦，”我说，“我很高兴能够与诸位见面。”

“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好不好？”鲁米斯建议说，“八点钟在博览棉纺织厂。”

“我一定设法参加，”我答应着，“再见。”

我急忙赶到杜克的办公室，将我见到的这些奇特人物的情况统统告诉了他。杜克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我的话。我讲完之后，他肯定地说：

“这群小鸡是三 K 党和培尔麦奇孵出来的！”

“你相信他们真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么？”我问道。

“干得出？看起来他们已经干了不少坏事了。我敢打赌昨天晚上向金匠塞布利住宅扔炸弹的就是这帮哥伦比亚党人。这是近三个星期以来第七次向黑人住宅扔炸弹了，这就说明为什么近来你没有能够抓住三 K 党住宅委员会的把柄？他们也许是设立了哥伦比亚党，来替他们承担扔炸弹的任务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过是在猜测而已。”

“事情是很难说的，”杜克回答，“你最好盯住他们，至少每天到他们的总部去一趟。今天晚上的会议你必须去参加！”

“你的意思是说，我除了和三 K 党打交道之外，还要和哥伦比亚党一起混吗？”

“恐怕只能这样，”杜克说。

第九章 牛鬼蛇神

那天晚上，由于哥伦比亚党将他们播音卡车上扩音器的音量尽量放大，我在前往博览棉纺织厂区的路上，隔着好几条街就听见“南部同盟国歌”的唱片声和“哥伦比亚万岁”的口号声，两种声音混在一起，给人以乱哄哄的感觉。

纺织工人成群地出来等着听演讲。这时，哥伦比亚党员阿金和华乐尔忙着将反对工会的宣传单散发给听众。

前独眼龙翁贝站在覆盖着哥伦比亚战旗的卡车顶上致开场白。他说哥伦比亚党与三 K 党是没有关联的，“三 K 党这个组织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其成员都具有坚贞的性格，我们以能够拥护塔尔麦奇而自豪。如果说做一个法西斯党人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倒不在乎别人称呼我们是法西斯党人！”

第二位演讲人是格温乐。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他是三 K 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格温乐指责黑人将集体投票，选举曼金夫人为国会议员的行为，他号召听众参加哥伦比亚党派，以选区单位为基础组织起来，在大选中击败曼金夫人。

“只能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斗争——用选票与用子弹。我们先试一下选票！”格温乐结束他的话道。

我在听众中走了一圈，观察他们的表情和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了解这些演讲是否起了作用，结论是肯定的。

贝克被介绍为哥伦比亚党的主席。他的声音比白天我在哥伦比亚党总部听到的还要歇斯底里，他嚷道：

“哥伦比亚党是一个老早就该到来的运动，它注定了先要拯救南方，然后拯救全国！我们为种族与文明作斗争！我们的先烈和无数尚未降生的生灵都叫我们不要屈服。”

一个在母亲怀里的孩子被贝克的叫声与形象吓得大哭起来，许多孩子也随着哭了起来。

鲁米斯最后演说。

“我们的运动不是建筑在仇恨上面，而是建筑在逻辑上面。”他宣称，“我们给群众以领导，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听我们的话，你们在六个月以内就可以完全控制美国！凡是不准备去杀死黑人和犹太人的人，我们不打算要他参加我们的党！”

这比三 K 党用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公开号召要凶得多了，我心里在想。

“通过选票我们能办到的事是无穷无尽的，”鲁米斯喊道，“如果我们想把所有的黑人都埋在沙土里，只要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就能够通过法律把所有黑人都埋在沙土里！”

散会的时候，大家被邀请参加哥伦比亚党。由男女组成的长队等着在申请书上签名，并当场交纳入党费三元。

第二天早晨，我对社克说，这个哥伦比亚党的运动正在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他们的话，他们会更加猖狂。

“鲁米斯昨天晚上讲的话，难道我们不能以煽动暴动的罪名治他吗？”我问道。

“也许听起来有点滑稽，”杜克回答，“但是，除非我们在他们暴动时，

当场捉住他们，不然我们很难定他们的罪。我毫不怀疑，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对黑人住宅扔炸弹的就是这帮哥伦比亚党人。但是我们怎样证明呢？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我对他们发出拘票的时候，拘票一定要起作用。也就是说，在我们取得必需的证据之前，你还得坚持和他们一起混。”

于是，我坚持下去，每天消耗许多时间在哥伦比亚的总部里，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寻找律师们所谓的“可控告的证据”，即法庭据以判处监禁的东西。鲁米斯很小心不让我染指，我的三 K 党的关系并未发生作用。虽然他并不反对和我谈谈关于哥伦比亚主义的理论问题，可是涉及到“实际行动”时，便将我甩开了。当我暗示说我也愿意参加时，鲁米斯就含混地说：“哦，我们的忠诚团能够解决那件事！”虽然如此，我仍坚持这样的信念：“凡是等待的人终会知道一切。”

当然，我不仅是在等待，我还在努力寻找各种线索。

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我的老朋友，卸任的独眼龙翁贝。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哥伦比亚党的新鲜东西，我却从他的女秘书的工作中发现了他的鬼把戏。

这位女秘书从电话簿里抄下住在弗姆华尔特街与阿什比街住户的名单，这两条街是白人区与黑人区的交界线。电话簿里凡是名下没有注上“C”字标明的是黑人，她给白人每户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由于“黑人的侵入，”白人房产的价值正在迅速下降。白人房主最好尽快卖掉他们的房产——而翁贝愿意代他们处理出卖房产的

事情！

换句话说，这个老龙一方面拉一伙房主人参加哥伦比亚党，每人榨取三元，说是“保护”他们的房产；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哥伦比亚党人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借一个假的房地产公司来大捞一笔。

从翁贝那里我又取得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在哥伦比亚党得到公司执照时他是它的律师，可是负责党的法律事务的是佐治亚州的唯一女律师，名叫兰恩的女士。我在州议会厅闲逛时，偶然碰见过这位女士，我知道她和塔尔麦奇及众议员伍德都很熟。我决定想法与兰恩女士做进一步接触。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来到了到她的事务所。

“我刚才偶然经过这座大楼，我想我该进来看看，”我说，“我知道我们都是哥伦比亚党人。”

“我还不知道你也是党员，”她说，从桌子后边走出来和我握手。“我不知道你能否把我也叫做党员，我是属于妇女辅助队的。”

她倒不是在开玩笑，三十岁出头，一头金发，的确是塔尔麦奇分子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妇女辅助队员。

“今天的事情办完了吗？，为什么我们不到猫头鹰酒店为我们同道的关系干一杯呢？”我建议说。

“好极了！”她表示同意。“我很高兴你来。”

她渐渐地兴奋起来，并吐露了一点关于哥伦比亚党的有趣的背景材料。

“这一切都是德国投降后在德国发生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都有点醉醺醺的时候，她对我说。“鲁米斯告诉我，他曾经贿赂过一些美国军官，他们让他随便请假，而且免费乘坐军用飞机，到处去与那些财产被占领当局冻结的重要纳粹保持接触。鲁米斯说，他利用他老子在美国的关系帮助这些纳粹，而这些纳粹则协助他在美国发起法西斯运动。他们建议他应该从南方

开始，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黑人的宣传。”

“好家伙！”我说，捏了一下她的手。

“鲁米斯回国后马上到南方，路过华盛顿时与参议员比尔博洽商了一番。”她继续说。

“这或许正说明了为什么哥伦比亚党的第一本小册子《分离还是合并？》和比尔博后来所出版的书同名的原因吧。”我指出。

“那是可能的，”她同意，“他又到过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在那里他会见了科克斯。你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白种人的美国》吗？比尔博在国会里每次发表冗长的演说时总要引证这本书，而且载入了国会记录中去的。通过科克斯，鲁米斯会见了平民党的西普。”

“他们首先成立了一个什么‘公民论坛’，”她继续说。“西普和一位名叫司徒瓦尔德夫人的是这一组织的军师。你认识这位夫人吗？她是亚特兰大共和党妇女学习会的首领。鲁米斯对这样东奔西跑有些不耐烦了，后来他们让他去见众议员伍德，当时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

“他们谈些什么呢？”我问道，在桌底下用膝头碰碰她。

“哦，他们谈到一本叫《公共园地》的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署名肯尼迪的文章。鲁米斯告诉伍德，这篇文章提倡黑人应享有社会平等。伍德答应进行调查。”

“组织哥伦比亚党是谁的主意？”我进一步问。

“鲁米斯的主意，后来他自己动起手来。他先会见了一位三K党东点区支部的负责人，三K党喜欢鲁米斯用广播汽车和举行街头集会的办法去煽动人民。但是；事情几乎弄糟了，因为他主张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用瓦斯毒死，所有的黑人都送回非洲去——‘经济的办法是在船上放置一些定时炸弹’，他说。听了这些话之后，三K党认为鲁米斯那一伙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哥伦比亚党就这样产生了。”

“很清楚了，”我说，和她碰杯。

渐渐地，兰恩和我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鲁米斯送给她表示爱慕之情的银质哥伦比亚党的耳环，被她悄悄地摘下来不戴了。

同时，彭兰特在哥伦比亚党徒中变得越来越红了。起先，她扔掉阿金而成为柴尔德斯的相好，鲁米斯仍是站在一旁眼红。忽然，有一天鲁米斯召集所有的党徒，做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发言。

“弟兄们，”他说，“我准备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做一些牺牲，我们必须放弃烟、酒和女人，这是我们对事业是否忠诚的考验！”

大家都很不满，柴尔德斯更是竭力反对。

一个星期以后，一位奉鲁米斯之命出外巡查的党徒回来得早了一点，他没有敲门便走进哥伦比亚党总部的内部寝室，这时，大家才明白鲁米斯“新的号召”的真正用意。从此以后，彭兰特又成为鲁米斯的相好，其他的人除了看看她之外，再也不敢存别的念头了。

这以后，甚至别人看看彭兰特，鲁米斯也嫉妒，于是，他将彭兰特安置在一个旅馆里。

我没有去理会彭兰特改变住址这件事，只是偶然地向杜克作了报告。接着，彭兰特和鲁米斯都因有伤风化罪被捕入狱。“凡异性在晚上同住一个房间，即认为系同居的实际证据”法律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忠诚的哥伦比亚党员”，我去看了他们在卡拉威法官面前受

审。从审讯中得知，鲁米斯当天晚上一直被跟踪着。警官奈尔门斯说，在早晨两点钟的时候，当他发现鲁米斯进到彭兰特所住的旅馆，就猛力敲门，并且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他们开门。除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外，不见有人回答，于是警官奈尔门斯破门而入。

彭兰特坐在床上，仅穿了一件衬裙。

“有别人和你在一起吗？”他问她。

“没有别人，你难道看不见吗？”她回答。

“好吧，我来瞧一瞧。”

鲁米斯光着脚在浴室里。

“法官，应该只有一个人的地方，却发现了两个人，”奈尔门斯结束了他的作证。

“年轻人，你有什么话说吗？”法官卡拉威问鲁米斯。“法官，我只是去洗脚的，”鲁米斯一本正经地说。法庭上轰然一片笑声，法官捶桌子维持秩序。

“年轻的女士，你和鲁米斯之间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吗？”法官卡拉威问彭兰特。

“没有任何形式的不道德行为！”彭兰特回答，眼里闪着光。法庭上又响起一片笑声。

“你们两人是有罪的，”法官卡拉威宣布，“佐治亚州的法律禁止未婚的男女在旅馆开房间。罚金五十元或徒刑三十天！”

鲁米斯马上掏出一百元，之后就和彭兰特手挽着手地走出了法庭。

在法庭上，我发现鲁米斯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有什么东西砸了你的头吗？”我低声地问他，“警察是不是粗暴地对付你呀？”

“没有，”他回答时有些尴尬。“彭兰特的哥哥克拉蓝斯闯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我毁了他妹妹的名誉。我们交起手来，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我以为他是去拿枪，顾不得瞧就从窗子跳出去了。”

报纸自然乐于把鲁米斯和彭兰特被捕与判罪的事当作黄色新闻大书特书。从哥伦比亚党内部我也看出这件事的影响，许多哥伦比亚党人——特别是妇女和老头儿——因为这个不名誉的事情，马上宣布退党。有些人甚至来信请哥伦比亚党注意，他们在执照中宣称的宗旨是“道德的恢复”。南方浸礼会的会员们认为哥伦比亚党的领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鲁米斯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时，我继续搜寻材料以便火上加油。

我和兰恩的交谈非常有收获，我决定去拜访她所提到的哥伦比亚党的另一位女朋友——司徒瓦尔德太太。我在郊区找到她的家，她是一位疯疯癫癫的中年妇人。我介绍自己是《南方展望报》的倍金斯，告诉他贝克和我正在合作写一篇文章。

“我比他能更多地告诉你关于哥伦比亚党的事！”她尖叫道。“是我帮助他们搞起来的。鲁米斯是真正的领袖，他和派崔克·亨利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我了解你还是共和党妇女学习会的领导，”我说。

“是呀！”她回答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佐治亚州妇女们要求隶属共和党的一切申请书都转给我。在亚特兰大我们有一些很谈得来的朋友，我们常开茶会讨论当前的迫切问题。我很高兴那位可爱的共和党人汤姆斯将要

主持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了。让我给你瞧瞧我才发给他的一封信的副本。”

她在信中列出了要求汤姆斯进行调查的人物和组织的名单。我注意到被推荐作为调查对象的除皮尔逊、温契尔、亚诺尔和杜克等人外还有肯尼迪。

此外，我还发现司徒瓦尔德太太和裴格里尔有密切的关系，裴格里尔最近开始向全国各报撰写一系列同情哥伦比亚党的文章。

“我打电话给鲁米斯，将裴格里尔的文章念给他听，”司徒瓦尔德太太说，“他说他打算和裴格里尔取得联系，于是我就将裴格尔家里的地址告诉他。哥伦比亚党的律师翁贝写信给裴格里尔，感谢他所写的专栏文章并且要求重印。裴格里尔允许哥伦比亚党人重印他的文章并且在回信中说道：‘你们还会看到更惊人的文章！’”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之后，我了解到司徒瓦尔德太太和裴格里尔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住在纽约的一位名叫芬尼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全国各地极权主义思想集团的一个拥护者，我在哥伦比亚党的那本登记捐款人的帐簿中，曾经看见过她的名字。

但是我急于要证实司徒瓦尔德太太听说的情况：哥伦比亚党人和裴格里尔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共鸣。

“司徒瓦尔德老太婆告诉我，当翁贝感谢裴格里尔所写的替哥伦比亚党辩护的专栏文章时，裴格里尔回信说‘你们还会看到更惊人的文章’。”有一天下午，我和阿金单独在哥伦比亚党总部时，我对他说。

“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的，”阿金笑着，“我将他的信放在档案里。我给你看看。”

他给我看了信。

哥伦比亚党的档案柜是锁着的，我心里想，我能够翻阅一下多好。哥伦比亚党人随时会突然地撞进来，即使是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偷阅档案也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

我努力寻找机会，终于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哥伦比亚党废纸篓中的内容。鲁米斯以下的那些人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往废纸篓里扔，各地的来信，发出信件的原稿，党员彼此之间所写的便条等等。

有一两个深夜，我把车子驶过哥伦比亚党的总部，将放在街边的铁丝篓里的废纸倾倒在车的后备箱里，疾驶而去。这不是长久之计。这些哥伦比亚党人好像夜里总不睡觉似的，无论我夜里多晚经过那里，他们总是点着灯在筹划美国法西斯化的工作。这种倒废纸的工作只能由黑人在白天来做。在南方只有黑人才做收拾垃圾的工作。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有马车的黑人，将我的意图告诉他，说我愿意雇用他每日清早赶着车子路过哥伦比亚党总部，将垃圾桶里的东西倒在他的车子里带给我。这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他是知道的，如果哥伦比亚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要求他解释时，他是很难找到理由的。但是，他还是承担了这件工作，虽然我付给他的钱很少。

我每天花费许多时间耐心地去捡废纸，扔掉沙丁鱼的罐子和香烟头，把撕掉的信拼凑起来，收获是很大的。我从废纸堆里发现哥伦比亚党和国内其他各地法西斯分子的联系。

我的发现之一是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牧师舒来尔写给哥伦比亚党的信，他老早就是佛罗里达州三K党的牧师。舒来尔在信中祝贺他们“安全度

过了大风暴”，认为他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他邀请他们到杰克逊维尔来，在他的教堂里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杰克逊维尔的宗教界，于是他们的阴谋就流产了。

从俄亥俄州布里奇波特城的米奇的来信中，我凑出了下面的一些话：

“把党的事业带到俄亥俄州的日子已经到了。和我最信任的朋友们已经发出号召，有二百人准备参加。哥伦比亚党把这一地区过去的三 K 党与黑军团吸收过来是一点不费事的。据估计，我们这一郡参加过黑军团的就有七千人。好几个过去三 K 党的领袖都同意协助你们在这里成立组织。”

大战以前曾经在新泽西州组织过三 K 党——德美同盟会大会的法西斯分子斯米士赶到亚特兰大，来调查为什么在煽动种族仇恨的团体中后进者哥伦比亚党能够在报上大出风头。后来，鲁米斯对我抱怨说：

“斯米士这个流氓在北方到处招摇撞骗，收集‘保卫哥伦比亚党’的基金，结果他把钱都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

哥伦比亚党不仅收到国内的信，而且也有来自国外的信。例如，我发现哥伦比亚党和瑞典的一位古怪人物阿贝格有很密切的联系，阿贝格是国际法西斯阴谋家中最活跃的一个。（一九五三年英国占领军在西德发现许多前希特勒的军官阴谋恢复法西斯主义，但是没有对他们提起公诉，阿贝尔与这一阴谋有密切关系。）

我从废纸堆里又发现一个名叫维克的人正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里斯城组织哥伦比亚党的分部。我写信给印第安纳波里斯的当局和报纸，于是维克企图做一个哥伦比亚党的组织者的幻想破灭了。维克有过十三次被警局逮捕的记录，罪名是酗酒、无赖、不正当行为和殴打，并且因为抢劫被反省院关过一年！

另外一位与哥伦比亚党通信的是二十三岁的明尼苏达大学学生奈尔逊。奈尔逊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在学校到处贴标语，如“杀死犹太人”、“黑人的尸体是很好的肥料”之类。奈尔逊还给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兰金写信，称赞兰金在国会中所发表的反黑人和反犹太人的演说。兰金回答说：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对我所表示的信任。我也无需告诉你我完全同意你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示的意见。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坚持立场，尽我最大的努力使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

奈尔逊写信给哥伦比亚党说：

“我们正在进行一种运动，它将证明我们是美国反犹太人的神经中枢的这说法。我们都已经听厌了种族渣滓们关于平等权利的呻吟，因为实际上他们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我们必须扑灭犹太人、黑人、共产党的瘟疫。”

当警察当局去搜查奈尔逊的卧室时，他们发现很多武器和奈尔逊绘制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世界各地所要征服的领土的地图。

我终于接触到贝克和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分子私人通信的丰富材料，我怎样得到这些材料，目前还不能宣布。这里面有很多封信是在大战期间写的，当时贝克在佐治亚州马丽塔的贝尔轰炸机制造厂工作。

下面是这些密信中的一部分摘录：

“我不愿意在对德作战中流血。……如果俄国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我们在美国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扑灭在我们领土上的犹太人。我的确痛恨，我的仇恨很深。……我们今后对付犹太人的办法，如果和德国人的办法相比较，则后者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如果说我可以确信我们能够成为和平的主宰者，我甚至考虑和日本订立同盟。……至于大英帝国，我主张它和大美利坚合众国合并。如果想打败强大的红军，那只有英勇的德国武装力量才能为西方文明完成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深深地并且引以自慰地相信，德国的铁壁是攻不破的。”

“一般说来，不同阶级的南方人在他们心里都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而不信奉世界民主（种族平等）主义……我们讲话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我们必须继续等待时机，我们为未来的行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显然，哥伦比亚党成了贝克的“未来的行动”。

当我进一步研究了哥伦比亚党的废纸堆和贝克的私人信件之后，我开始梦魔般地回忆起贝克和战前的纳粹巨头有密切的关系。怀着这种下意识的信念，我开始在我的旧档案中搜索。最后我发现，一个卷宗上面写着“白人阵线”，关键就在这里。

战前南方的“白人阵线”就同战后南方的哥伦比亚党一样。他们的首领之一名叫赫利的（自称“爱尔兰式的希特勒”）被捕入狱。他的法西斯朋友们不但没有设法营救他出狱，反而写信请他捐款。他在忿恨之余，把他所知道的纳粹分子都坦白出来了。下面是我根据赫利在迈阿密州监狱中的谈话记录下来的：

“贝克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人，三十年代他在纽约《美国公报》（德里安夫人所办）担任副总编辑，是一个纳粹分子，又是斯特莱彻所办《挺进报》的记者。《美国公报》的后台之一是西姆德里奇，他在德国曾经参加过纳粹早年的巷战，一九二六年到美国来组织灰衫党，党的符号也是 字，并且为希特勒工作。和贝克一道在《美国公报》中工作的皮孝普是‘基督教阵线’的主席之一。”

皮孝普后来因系纳粹特务分子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斯特莱彻则在德国纽伦堡以战犯罪被判处死刑。

我将记录交与斯科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纸的西加尔，他能够就这些线索进一步调查。他调查之后写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故事，十分详尽地将贝克和臭名远扬的纳粹分子们的关系都揭露了出来。这些揭露大大地削减了哥伦比亚党的信徒数量。纠合在哥伦比亚党旗帜下的这些佐治亚州人是白种优越论者，可是他们并不喜欢德国的“超人”。

“倍金斯，你是我们对外关系的专家，”鲁米斯在看了所揭露的长篇连载之后，忿恨地对我说，“为了改换口味，你能不能找点好东西替我们宣传宣传？这些揭露材料简直要我们的命！”

第十章 费班市的“群众”大会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制服杜克这家伙。”第二天清晨鲁米斯在哥伦比亚党人的总部咆哮着，他当着我们的面使劲地挥动着登着最新消息的报纸，“是他的密探将一切内部情报供给报纸，我们不许他们再干！我们为什么不在费班市召开一个示威大会呢？杜克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啊！那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巢穴里和他拼一下！”

“这个办法再好没有了！”大家齐声赞成。

鲁米斯于是指定了日期，命令装有播音器的卡车去吸引听众——宣布哥伦比亚党人要在费班市法院草地上举行群众大会，向“杜克的种族见解挑战”。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杜克时，他嚷道：“让他们来吧！我可以给他们以言论自由，甚至还要临时为他们在法院前的广场上亮起电灯。我知道怎样收拾这些家伙，将来他们是不会很快就忘掉他们所得到的款待的。”

“鲁米斯好像是叫我一同去，帮忙把哥伦比亚党人的传单发给群众。”我说。

“你最好和我靠近一些，”杜克说，“像这样的事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谁也难料，如果发生冲突，我的朋友们就会像对付别的哥伦比亚党人一样来对付你的。”

“如果是那样，就糟透了！”我说道。

“你切不可跑掉，否则哥伦比亚党人就不会和你来往了。站在我可以发现你的地方，假如出现什么乱子，我会叫警察来逮捕你，然后再将你放掉。这样，那些哥伦比亚党人对你就会更加信任。同时，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你是谁。”

事情就是这样安排定了。

有几百个乡下人来参加费班市的大会，我注意到听众中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我断定这些人来到这里是准备行动的。

贝克首先发言，他说道：“八十二年前，就在这个草地上，我们的英勇的先辈们用枪弹和刺刀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战。……我们哥伦比亚党人代表着美国南北战争时代南部同盟各州那些战士们的理想和种族自尊心，我们准备继续进行这个光荣的战斗，我们的目的是替白种人拯救美国南部。”

贝克一面注视着杜克，一面说出下面的话：

“一个人和黑人握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假定他是同情黑人的观点的——这种说法不对么？”

听众保持着敌意的缄默，贝克重复他的发问，听众仍然不作答复；贝克只好赶紧讲下去。

贝克讲完之后，留着灰白胡子、以前在莎士比亚戏中充配角的戏子、现在在借沿街挨门兜售小孩鞋子为生的哥伦比亚党的党徒亚当斯接过了麦克风。

听众对待他甚至比对待贝克更为冷淡。

亚当斯告诉他的听众道：“你们现在很需要我们。当我们的种族完整性遭受威胁的时候，美国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白种人像泥塑木雕一般地熟视无睹，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来一个复活！我们哥伦比亚党人准备拼死命来清除这种可恶的污垢！可怜我的先父，当他十六岁的时候，就为着南部同盟而作战，如果他看见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会死不瞑目的，你们都是懦夫，否则你们

就会和我们携手来保护白种人！把你们的党员证拿出来吧！”

正当许多哥伦比亚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拿出党员证的时候，杜克沿着法院的石阶走上去，手握着麦克风，他的魁梧的体格和气派震慑了会场。

“同胞们！”杜克开始说，“作为费班市的市长，我给了这些哥伦比亚党人以言论自由，现在我本人要说几句话。

“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没有别的，都是漫天大谎！”他接着说，“这个口里吐着涎沫像患癫痫疯的年轻家伙和那个颓唐不堪的老顽固比在偷鸡贼后面尾追着的黄狗还下贱！他们就像你们在佐治亚南部磨坊水塘边看到的一种长颈鸟一般，成天只在泥浆里面打滚，直到有人走近时，才叫一声惹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哥伦比亚党人在世界上不过是长着人肉的一群长颈鸟而已。

“我以费班市市长的身份向你们讲话，我们这儿是一个平静的、规规矩矩的小城镇。我们不要这些不负责任的冒险家来破坏我们的和平，他们竭力地向你们说，某某人准备出击你们，于是向你们提出只要你们每人给他们三块钱，他们就会保护你们。他们要的就是你们的钱！还有，我痛恨他们那种推论，硬说你们这些善良的人都是蠢头蠢脑的懦夫！”

说到这里，杜克开始挥动一份希特勒的党卫军所佩带的雷电符号。

“这是纳粹党徒的符号，为了打败纳粹党徒，我们美国人付出了许多生命，”他说道，“把纳粹的符号和这些哥伦比亚党人发出来的宣传品上印着的雷电符号比较一下，你们就看得出他们主张的是什么！”

这句话在听众中造成了不小的骚动，每个人都捡起哥伦比亚党人所散发的传单来看看。

为了反攻，鲁米斯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了一份《匹兹堡信使报》，开始在听众中横冲直撞，一面喊道：“看呀！出现在黑人报上的杜克的照片！”

关于杜克和黑人之间以及哥伦比亚党人和纳粹之间的明显的联系，听众好似感到同样地不知所措。但是杜克立刻又赢得了听众的注意。

“像马戏团里的疯子一样地扭着跳着的这个青年人说我和一个黑人握过手。事情是这样的，《匹兹堡信使报》派来出席我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记者是一个爱尔兰出生的天主教徒！”

“贝克是一个龌龊的小人，他不敢正视诚实的人。这些哥伦比亚党人还乳臭未干，他们不配来解释我的种族见解。作为一个官员，政府授给我以实施法律的权力，我深信在我们法律制度下生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保护！”

杜克强硬的措词，使听众感到非常高兴。我听见一个人说道：“我真怕他向法院告发我。”

站在法院石阶一边发抖的贝克走到前面提出辩驳，他向群众重复他的问题：“一个人邀请了一个黑人记者来参加他的记者招待会。你们认为这个人怎样？”这时，杜克脱下外衣，走上了法院的石阶，质问贝克道：“你是说我召集《匹兹堡信使报》的人来参加我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吗？”

贝克慌忙由麦克风的旁边后退，连说收回他所讲的话，杜克这才回到听众中。

当他还没有走到石阶的下面时，贝克又问听众说：“一个人和黑人握手，你们认为这个人怎样？”杜克马上回到石阶上质问道：“你说什么？”

这个当儿，贝克企图念念《匹兹堡信使报》登载的图片说明，但是他的

两手发抖，连报纸也拿不稳了。

“无论怎样这是不要紧的，”他说道，“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这时，听众鼓噪起来了。

“把他们赶出市外！”一个人嚷道。

“把他们绑起来。”另外一个人叫道、其余的人也异口同声地嚷起来。

这时那些哥伦比亚党人——包括我在内——立刻产生了效果，如果那时发生任何私刑吊打的话，我是不愿处于牺牲者之列的。我的衣襟上有一个哥伦比亚雷电符号，我的手中拿着的全是哥伦比亚党的宣传品，我觉得太暴露了。我于是从人丛中向前挤，使自己确实处在杜克的视线之内。

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打散了我拿着的宣传品。我并不想再去抬起来，只是通过人丛向前挤着，有人将我绊倒了，我俯卧在地上。在哥伦比亚党人的眼中，所有这一切，无疑地、是会增加我的荣誉的，但我完全不想要这种荣誉。群众向我这里凑过来，哥伦比亚党人并没有来救我，而是向四方八面散开了。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杜克也是忙得不可开交。鲁米斯终于发了脾气，一面走一面还在骂杜克。这样一来，转移了群众对我的注意，拳头开始向鲁米斯的那一面挥舞起来了，杜克指挥警察挤进去，警察冲开了人群，将鲁米斯送上一辆哥伦比亚党人的装有播音器的卡车，其余的哥伦比亚党人早已挤在车上了。虽然在回亚特兰大城的途中，我们极有可能遭到伏击，但我还是决定跟他们一道去。

当贝克爬进卡车时，他鼓起勇气嚷道：

“还有要跟我们走的么？”

“没……有！”在场的人齐声喊道。

我们随即匆匆忙忙地走了，甚至等不及把我们装在法院上面用来照明的电线解开。

“我们还要回来的！”贝克在众人的讥笑声中自己解嘲地叫着。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谁胆敢提出重闯杜克的虎穴的建议了。

第十一章 炸药

几天以后，哥伦比亚人正围坐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医治在杜克那边受到的创伤，这时电话铃响了，话筒的那边传来了发生暴动的消息。

“好好地守住你们的阵地！”鲁米斯向话筒大声地嚷着，“不要让步！站在那黑人的门口，如果他要搬进去，就告诉他，我们要把他炸得粉碎。遇见白种人就对他们进行鼓动！杰特刚刚来到这里——我和他马上去！我立刻叫阿金打电话，召集增援的人；调到你那里去！”

鲁米斯用力地放下了听筒，又高声喊道：“就是我们近来在加里波底街监视的那间房子！那个黑人琼斯终于打算搬进去。柴尔德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巡逻，他一个人应付不了。阿金，你把这个卡片夹拿去，立刻打电话给卡片上的人。我们要有人力才行。叫他们赶快！倍金斯，你也加入吧，你想和我们一道去玩玩吧？”

我必须把这件事用电话告诉仕克，所以，我躲过了鲁米斯的提议，灵机一动地说：

“我要去找我的汽车，”我说道，“我们可能需要这辆车载更多的人去。在加里波底街见吧！”

没等鲁米斯表示意见，我已经跑到门外去了。鲁米斯和杰特坐上了一辆汽车，急急忙忙地开往出事的地点。我也同样飞快地跑去打电话给杜克。我打完电话，坐上自己的汽车，向加里波底街驶去。

我到达之后，发现哥伦比亚党人已经集合了一群暴徒，这些人气势汹汹地排在白种人住街的那一边的人行道上，一群人数相当的黑人自动地集合起来保护黑人房主琼斯。鲁米斯和哥伦比亚党人在街中心的举动，真像是野蛮人临战前的舞蹈，发出令人害怕的叫嚣和咒骂，力图挑拨在场的白种人行动起来。

“警察最好是赶快来！”我心急如焚，街道上随时有爆发成自由行动的局面的可能。

在众人喧嚣中，我听到了警笛声，才松了一口气。三辆警备车开到了。

警长杭斯比问道：“这儿是怎么一回事呀？”

鲁米斯回答道：“我们以为警察在别的地方忙于对付黑人的捣乱，我们来协助保护这一带的白种人，使他们免受侵犯。”

“把他们扣起来！”警长杭斯比发出命令，指着鲁米斯、杰特和另外两个穿褐色制服的哥伦比亚党人布莱斯和惠特曼。

我跟着来到了警察局。这四个哥伦比亚党人站在那儿很快乐地让摄影记者拍照。贝克怒气冲冲地赶来了，他提出要保释被捕的人。

“你们哥伦比亚党人究竟干的是什么鬼勾当？”一个侦探长在甬道内问贝克。

“保护白人住宅区的安全，”贝克大言不惭地回答着。“这是我们刚才散发的一份呼吁书。”

这份呼吁书我事前也没看见过。我从侦探长的肩头看那份传单，传单的开头是带有很强煽动性的开场白，后面的结论是：

“所以，我们请求市议会通过必要的法案，规定黑人和白人的住宅区，彼此分开、各不相连。这样，作为公民和纳税人来说，我们的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流血事件才能避免。”

我说道：“我似乎记得在一九一七年左右，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黑白人住宅隔离法是违反宪法的。”

“该死的宪法，该死的最高法院！”贝克嚷着，整个警察局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侦探长坦白地说道：“好吧，我要向你们说的就是，你们不要这样性急，我们都知道一个种族战争正要到来。如果你们不小心，在白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你们哥伦比亚党人就动起来，而黑人现在已经全部武装起来了，白人却还没有。如果你们像这样继续搞下去，在我们能够控制之前，你们的行动会造成在黑人住宅区四周的全部白人遭到杀害的后果。”

我在三K党支部听到许多次这样的宣传，说是黑人已经全部武装了，而当时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几天以后，对哥伦比亚党人的控告撤销了，原因是“证据不足”，我听到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我们在警察局有几个好朋友。”鲁米斯得意地说道。

警长杭斯比说他需密切注意“秘密社团”，同时建议要对付哥伦比亚党人，必须由杜克撤销他们的执照。

杜克同意采取行动，撤销哥伦比亚党人的执照。他向报界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声明中说道：

“如果亚特兰大市的警察当局真的想调查秘密社团，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部门进行一些调查——调查他们的巡警罗贝尔，他是奥克兰市三K党第二九七分部的头目。哥伦比亚党人不过是三K党的青年犯，他们和三K党都是一丘之貉，应该治以相同之罪！”

杜克私下对我说道：“唉，你知道当前我们应该怎么办吧？我们必须暴露警局内部。正如我们暴露哥伦比亚党人的内部的情形一样。”

在我们调查了一切事实之后，还不能提出控诉，这实在是叫人沮丧，但我仍然坚持在我的岗位上。

机会比我期盼的来得更早。在我参加了上次未成功的加里波底街的暴动之后，鲁米斯显然感到我是他的“喽罗中的一员”，他便让我参与哥伦比亚党人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计划。

鲁米斯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幅亚特兰大布街道大地图，图上沿加里波底街和佛莫瓦尔特街画着一条粗红线，他指着这条红线说道：“我们在这儿画了一条人种分界线，这是我们要守住的那一条线！我们已经在白人住的那边每间房屋门前贴上了：‘白人住宅区’的字样，我们也在‘拜访’另一边住的黑人，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注在这儿。我们全部组织好了，正如上回你所看到的，只要接到命令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调出一小队人来。此外，我们经常有武装巡逻，执行不许黑人越界的命令。一切事情都是依照严格的军事行动规定的。每一个地段有一个排长，每一个排长管五个班长，每一个班长管十个军士，全排成员五十六人。”

“没有士兵么？”我问道。

他带着微笑回答道：“每一个人都是长官。这是胡伊·朗的做法——‘人皆为王’，他们喜欢这一套。”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态发展的程度，我便向一些普通党员追问了更具体的情报。哥伦比亚党人阿伦和赫金斯都是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他们告诉我，杰特发给他们每人一支零点三八厘米口径的手枪。鲁米斯交给了阿伦一根小

棍子。他们两个人受命每隔三十分钟在加里波底街巡逻一次。

鲁米斯命令道：“你们如果在街上看到任何黑人走到我们这边来，就制止他们，可以用鞭子抽得他半死。鞭打他们以后，还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鞭打他们。告诉他们这是白人区，不准他们经过这边，假使有人冲撞你们，就结果了他，你们带枪为的就是这件事。枪毙了他以后，将他拖到一家人家的后门口去，告诉这家人说这家伙企图破门而入。人们害怕了，就会相信你们。让他们找警察来。警察到来时，怎样对警察说，你们应该很清楚！”

经过进一步打听，我的猜想得到证实，那些发给哥伦比亚党人的手枪，都是没有持枪执照的，而且哥伦比亚党人没有那一个是持有私带武器许可证的。我带着这个情报急忙去见杜克，相信这个情报足以把哥伦比亚党人关进牢里。

“这个办法不好，”社克说。“这时把他们关进牢里，指控他们私带武器，会使他们成为义士，使我成为笑柄。这件事已经发展很大，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干。要打垮哥伦比亚党人，我们就得将他们的领袖们长期关在牢内。”

“但是，在这一期间许多人可能遭到他们的伤害。”我反驳道。杜克承认道：“这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手下得太快，可能使更多的人遭到伤害。你要随时注意他们，我们会获得成功的。”没过几天，发生了一件非常粗暴的事情。

一个晚上，年龄和那些哥伦比亚党人差不多的黑人青年海因斯，吹着口哨，沿着佛莫瓦尔特街步行，他的手提收音机在播送着音乐，他和他的一家人住在街那边已经四年了。执行巡逻的三个哥伦比亚党人躲藏在—辆停着的汽车内，潜伏以待。……“一个混蛋黑人正朝这边走来！”柴尔德斯发现了海因斯，就向他的同谋者耳语着。

他们爬出汽车，伸出手枪对准了吓得魂不附体的海因斯。柴尔德斯和白迪的兄弟克拉伦斯强迫海因斯上了汽车后面的坐位，他们就甲棍子打海因斯，直到他昏死过去。

警察到来后，以他们犯了殴击罪为由，把柴尔德斯和海因斯都逮捕了。

这次的事件好像给柴尔德斯一个成为义士的机会。哥伦比亚党人借此机会派出了配有播音器的卡车，请大家去参加在怀特浩街一九八附一号三K党皇宫举行的紧急会议。使用三K党的皇宫开会，这令我惊异万分。我向人问过后才知道，六个月来哥伦比亚党人实际上每星期有一个晚上租用这一建筑物开会。

到会的人很多，包括亚特兰大城的犹太退伍军人会会员二百名左右。他们是以“观察员”的资格来出席这次会议的。哥伦比亚党人、三K党员和附和他们的人也大约有二百名左右……我和后者坐在一道，房间内每一个角落都放有我常见的三K党人的祭坛。我坐在众人后面，静观事态的发展。

他们的人成群地涌来了。

贝克首先站了起来，他将一枚荣誉奖章佩戴在柴尔德斯的胸前，因为他的行动证明他是“白种人的赤胆忠心的一分子”。新闻记者的照相机把这一幕收入了镜头。

接着，贝克将哥伦比亚党人的社团注册执照撕成碎片。我早已从字纸篓的文件中知道这个办法是田纳西州三K党的组织委员史东纳的主意。那些碎片然后被放在一个硬纸做的信封里，寄给杜克“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撤销执照

的诉讼的看法”。

鲁米斯接着发言：

“任何一个像样的国家首先就得驱逐犹太人，”他说着，一面狰狞地瞪着那些犹太退伍军人。“利用基督教教名活动的犹太人太多了，我们必须把这种事情追查出来。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注意不让犹太人得到选票。还有，基督教徒应该经常买基督教徒所卖的东西。犹太人李奇开设的百货店算是美国南部最大的一家了，我们要对它发起一个拒购运动，组织纠察队来对付它，叫它关门大吉！”

贝克再次发言，他一开始就挑动犹太退伍军人使用暴力。

贝克叫嚣道：“全世界都听到了哥伦比亚党人所发出的声音。犹太人到底在我们这个组织内遇见他们的主人。斗争在进行中。我们要使这个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直到你们回到你们在纽约市布朗斯区的老家为止。告诉你们，我们有一天准会进军到你们的老家去！”

我注视着犹太退伍军人，他们显然是很气愤的，不断地瞧着他们的领队，好像在请求准许他们进行抗议。

后来，贝克忽然宣布道：“凡是非会员必须立刻退出会场！”

犹太退伍军人领袖站起来抗议道：“且慢，我想趁这个机会回答你对我们的攻击。”

“把犹太人撵出去！”贝克疯狂地叫嚣。

“你讲的全是骗人的话！”一位犹太退伍军人喊道。

哥伦比亚党人向他进攻时，全场怒吼起来了，有一个哥伦比亚党人掏出了手枪，四名警察涌进来了。在拳打脚踢的一场混战中，并未见警察起作用。突然响起了一声打碎玻璃的声音，一个炸弹从窗外扔了进来。

是催泪瓦斯！整个会场顷刻间弥漫了令人窒息的烟雾。众人的眼睛模糊不清，殴斗就此停止了。

人们直往大门口冲——会堂立刻空空如也了。我在外面徘徊了一下，里面烟雾散后，我再走进会堂，拾起那个催泪瓦斯的容器。

次日清晨，当我拿着催泪瓦斯的容器给杜克看时，他说道：“这不用怀疑了，这件东西是从亚特兰大警察局来的，必定是在警察部队中服务的一个哥伦比亚党人把催泪弹偷偷地给了他们，自己投掷催泪弹，无非是想在报纸上惹人注意，他们可以有借口归罪犹太人。好在有这么一个东西从窗口扔了进去，否则一场真正的战斗就发生了！”

华乐尔渐渐讨厌了哥伦比亚党人的野蛮行为，他和我谈起他和杰特一天晚上坐汽车出去办的那件事情，终于让我掌握了确凿证据，将哥伦比亚党人绳之以法。

“杰特问我想同他坐车去逛逛吗。”华乐尔说道，“他问荷马是否可以。荷马当时好像犹豫不决，后来说道，‘行，我想可以。’所以我就同杰特去了。我们的汽车先向市外开去。”

“‘这些该死的黑人不听我们的话，’杰特对我说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图表示出来。我们要有一伙不怕天不怕地的人，团结一起，照我们说的去干，严守机密。’”

“‘你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黑人的房屋被炸毁了，烧掉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杰特答道。

“说到这里，我们的汽车开到了一间木头小房子旁边。杰特熄灭汽车的灯，叫我不作声。我们绕到房子的侧边，那里有一个旧油桶，看起来好像是鸡窝。杰特伸手到里面，拿出一把雷管来。”

“我们又绕到屋门前，敲起门来。一个老头儿开了门，杰特又告诉他还要旁的东西。于是这个老人拿给我们四五支零点四五厘米和零点三八厘米口径的手枪。杰特将这些手枪递给我说道：‘拿到车上去。放在前面的小箱子里，一定要把它锁上！’”

“我回来时，杰特说道，‘华乐尔，你知道保守秘密吧，——你瞧！’他指着一大堆枪支和弹药给我看。我一看，共有二十五支步枪和散弹枪。”

“我们驱车回市内的途中，杰特说，‘华乐尔，办好这件事我们大家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一点消息也不得走漏。’”

“倍金斯。你觉得这件事怎样，我是承受不了了——我想摆脱它！”华乐尔道。

“小木头房子里那个老古怪是谁呀？”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华乐尔答道。“他住在磨坊路那边，他平常的工作是挖井，只有一只臂膀。”

我想，这就够了——我要赶紧把这重要消息告诉杜克。

第二天清晨，杜克的侦探将那个老人引进来时，我坐在杜克的秘书的办公室内，从门缝中边看边听。他说他的名字是杰斯·约翰生——除此以外，他一言不发了。

杜克接着对他做工作，想使这个老人了解哥伦比亚党人是一群多坏的家伙。但是，约翰生只是两眼瞪着杜克沉默着。

杜克用友善的口气对他说道：“约翰生先生，假使你知道这些哥伦比亚党人干的是什么勾当，我不相信像你这样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会和他們打成一伙。他们都是捣乱分子，他们干的是骗取人们辛苦挣得的金钱的勾当。”

约翰生只是瞧着杜克，显然无动于衷。

杜克说道：“我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前天晚上杰特从你那里拿走了一些炸药，你替他藏有枪支。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关进监牢的，但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我们所要追究的是杰特和哥伦比亚党那一伙人。”

约翰生还是不发一言。

杜克继续谈下去，仍然毫无效果。

后来，杜克拿来哥伦比亚党人鼓吹种族仇恨的宣传品给约翰生看，但是，约翰生看不懂。正当我打算放弃希望的时候，杜克忽然计上心来。他从抽屉里拿出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本书，他向约翰生说明那本书是搜查哥伦比亚党人的总部时捡到的。杜克翻开书，把印着希特勒像的插图给他看。他翻了几页，又指着另外一张插图给他看，这是希特勒的党卫军禁卫组的一员，佩有雷电符号。就在这个符号旁边，杜克放上哥伦比亚党人的雷电符号。

约翰生注视着这两种符号，他两颞的肌肉抽动起来。于是，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他说道：“杜克先生，如果这就是哥伦比亚党人的主张，就是真的要把我关进监牢，我也要將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你。我的一个儿子在反希特勒的战斗中牺牲了！”

杜克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不久，口供录完了，约翰生签了

字。他证实华乐尔说的话，并且另外提供了一个情报，就是杰特给了他加入三 K 党的申请书表格两张，不取费用，作为替他们窝藏炸药的代价。通常每张表格他们索价十元。人们都离开办公室之后，我便问杜克：“有了这些证据，咱们就可以干起来，你以为怎样？”

杜克同意道：“我们可以控告他们私藏炸药，这个罪状是很严重的一特别是就近来所发生的炸弹案情来看。能够拿到这批炸药就更好了。”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搜寻。”我说道。

“哦，”杜克耸耸肩膀，拿起电话机向隔壁房里的秘书说道：“魏德小姐，请你通知安德鲁斯检察官，让他明天上午十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愿向他提供可靠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就可以告发那些哥伦比亚党人。”

哥伦比亚党人的案子即将公开的消息泄露出去了。新闻记者从美国各地飞来。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杜克的办公室内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检察官安德鲁斯也在那里。我以《南方展望报》记者的身份，加入了记者群。

杜克命令道：“把那几个哥伦比亚党人带进来！”

一个警察将鲁米斯、贝克和杰特三个人从隔壁房里带进来了，让他们靠墙站着。仕克宣读了独臂掘井人约翰生的口供书。

哥伦比亚党人毫无表情地听着，从他们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杜克念完了约翰生的供词以后，就将供词递给安德鲁斯检察官。二杜克说道：“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们看。”

杜克走到他的保险柜前，拿出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東西，小心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慢慢地打开这个小包，拿出五个雷管来！

贝克嚷道：“该死！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炸药藏在什么地方。你们哪一个坏蛋把这个消息出卖了？”

鲁米斯和杰特两人同时直扑贝克——灯光一闪，新闻记者的闪光照相机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警察立刻涌进来，将这三个哥伦比亚党人的手臂反缚起来。杜克带着微笑下令道：“把他们带出去。”

安德鲁斯检察官严肃地说：“我要尽快地把他们交给大陪审团去处理。我只希望我们可以判他们煽起暴动罪！”

“你需要什么？”我问他。

“我只需要他们中间一个人，在他们的一次公众大会上发表的言论，而这种言论是陪审员认为可以直接挑起暴力行动的。”最后一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依次走出了杜克的办公室，我向安德鲁斯检察官示意。我有话要和他谈。办公室内的人走空了，我便对他说：

“我有一次听到鲁米斯在他那装有播音设备的卡车上说：‘不是决心要杀死黑人和犹太人的人，我们就不要他加入。’”安德鲁斯叫道：“你听到这话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他们最近召开的一次会上——日期是八月二十七日，地点在博览棉纺织厂区。”

“你为什么以前不报告呢？”

“我报告过，不过那时哥伦比亚党人还没有真正地暴露他们的粗暴嘴脸，杜克认为我们要等待时机。”

“嗯，他或许是对的。现在时机到来了，可以把这一切罪状集中来办。关于鲁米斯那次讲的话，你愿意出席作证吗？”我两眼看着杜克，心想，我是一个打入三 K 党内部的秘密侦察员，一旦我出庭作证，我的这种事业就要告

终了。杜克猜度了我的想法之后说道：“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哥伦比亚党人长期关在牢里，那么，佐治亚州可能搞得不可收拾，很难说到什么地步才算完事。我们或者可以找到另外的人继续来干你中断下来的工作。”

“我随时准备应命。”安德鲁斯和我握手，说道：“好极了，我马上就办这件事。”安德鲁斯走后，我转向杜克道：

“你在哪个鬼地方找出了他们的炸药？”

“我并没有说这是‘他们的’炸药呀，”杜克回答着，“那些炸药包是我今天早上去外面买来的。”

鲁米的父亲在纽约比尔街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他坐飞机来到了亚特兰大，为的是在哥伦比亚党人的审讯案中替他的儿子辩护。他向亚特兰大市的法官辩诉道：“如蒙法官许可，作为哥伦比亚党人的辩护人，我请求法官将审判日期展限六十天。”杜克说道：“法官，这些人已蒙法院两次展限。这说明了他们完全藐视我们的法庭诉讼程序。就我看来，这些哥伦比亚党人已经在佐治亚州得到了他们所应享有的一切照顾。”

“我了解你的观点，杜克先生，”法官慢吞吞地答道，“但我打算准许他们再一次的展期。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我不愿意给他们以任何借口来说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

杜克听到这里，耸了一下肩膀就急忙转过身来。

和老鲁米斯一同站在被告席前面的贝克开口了。

“法官，”他说道，“作为哥伦比亚党人的首领，我对你的公正的决定，表示感激。感谢上帝，在我们佐治亚州至少还有一个正直的法官！”

杜克急忙转过身来，猛地在贝克的头上打了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这次是预审，除我来对哥伦比亚党人表示“效忠”以外，法庭上没有旁人。

警察急忙跑进来，使贝克苏醒过来，把他带走了。贝克摇着头，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转过头来狰狞地向杜克瞟了一眼。“就为这件事，我们是会把你送进监牢的！”老鲁米斯威胁杜克，他高视阔步地走出了法庭。

法官以谴责的目光注视着杜克。

“杜克先生，这是一件严重的事！这件事不仅伤了我这法庭的面子，而且伤了佐治亚州所有法庭的面子。你在这儿负有铲除违法使用暴力的责任，而你自己却在法庭上使用了暴力。”杜克非常羞愧地说道：“法官，你讲的很有道理。当时，鬼使神差似的。我受这些哥伦比亚党人的辱骂和诽谤太多了，叫我不能忍受。我希望你谅解。刚才发生的事情乃是他们在当时和过去长期激怒我而引起的。我在你的法庭动火了，我向你道歉。”法官答道：“我接受你的解释和道歉。”

“当然，他们完全可以申请领一张拘票来对付我，”杜克说。“除了后面有一个人外，当时在法庭没有别人。”

“你用不着因为有那个人在场而担忧，”杜克向法官说着，同时向我瞟了一眼，“他将来打算在法庭替国家作证。”法官说道：“那么，你也用不着因为当时有我在场而担忧——那时，我的头转向另外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事情似乎都解决了。在法庭给予哥伦比亚党人六十天延期审判的期间，又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在亚特兰大发生了，这件事与人们的关系异

常重大。

第十二章 三 K 党素动的政变

我沿着亚特兰大市有名的桃树街走着，在人行道上碰到了一小群人，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一家无线电台的新闻广播，不用说，播送的是重大新闻。

“你们听什么呢？”我问一个听广播的人。

“塔尔麦奇已经死了，”他回答我，脸上一副可怜相，好像一只长耳朵狗熊一般。

“死了吗？”我重复他的话，我当时的感觉和听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时一样，不过我尽量不表示出来罢了。

“唉，”那人说道，“塔尔麦奇去世了！没有他，将来佐治亚州变成什么样子谁都难说！”

“哦，我想我们可以照样活下去。”有一个人大胆他说出了这句话，他显然和我具有同感。

在三 K 党人迅速地发动了阻止黑人投票的恐怖运动之后，塔尔麦奇被选为佐治亚州的州长。选举前夕，佐治亚州各地法院前草地上都已燃起火十字架，有“KKK”标记的布告钉在黑人的教堂上，警告道：“佐治亚州头一个投票的黑人休想活命！”有的警告是通过邮件（有的其中封有一个手枪子弹壳）寄给黑人的，有的警告是用飞机投掷在黑人住宅附近的。选举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黑人早上醒来时，在家门口发现了小型的棺材。杜克曾经尽力阻止这种恐怖活动，但由于当地一般官员对三 K 党徒的同情，他一个人也就无能为力了。我在工会的朋友派克率领当地工会的白人和黑人一道走到投票处投了票。虽然成千上万的黑人破天荒第一次不顾三 K 党的威胁而投了票，但最后还是恶势力获得了胜利。塔尔麦奇当选。州长阿诺尔所支持的自由派被击败了。我脑海里正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又听到无线电报告员评论着未就职的州长的死亡所能引起的后果。

无线电报告员预言塔尔麦奇的送葬行列可能是全州历史上最长的，他接着又讨论塔尔麦奇死后可能引起的后果。

报告员讲道：“塔尔麦奇在他预定登上州长宝座之前二十一天就死了，关于将来的问题，大家猜测纷纷。过去几天，州政府方面不断传出谣言说塔尔麦奇死后，他的喽罗们会把州长职位给予他的儿子哈门。”

人群中和我想法相同的人低声说道：“这是一种‘塔尔麦奇死了；塔尔麦奇万岁’的办法，不是么？”

“但是怎样来实现这件事目前还看不出来，”广播员继续报告着。“依照州长阿诺尔执政时所通过的佐治亚州新宪法，佐治亚州头一回有一位副州长。前任阿诺尔的秘书汤姆生还是不久前才被选举为副州长的。但一般人是这样说、塔尔麦奇所控制的州议会将要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声称培尔麦奇在上次选举中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因为州议会从来没有机会宣布他是选举中的胜利者。虽然事情大家还不太知道，可是在竞选的最后几天中，塔尔麦奇一派发动最后一分钟的努力选举哈门，结果他获得了六百九十七票。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得到了几千票，但依照宪法，议会有权在两个得票最多的人中间挑选一个。现在的作法就是舍老增尔麦奇，而取年轻的哈门。由于州议会的拒绝，汤姆生宣誓为副州长的事，只好等到哈门被宣布为州长以后。”

我的朋友低声说道：“真奇怪！佐治亚州的州长竟只得到六百九十七票。”

“但是阿诺尔州长已经宣布，除了副州长汤姆生之外，他拒绝把州长的职务移交给任何人。……是呀，佐治亚州政情鼎沸，将来结果如何，谁都难料。”

我的朋友愤激地说道：“他可以随便说！佐治亚州已经尝够了塔尔麦奇主义！这个阴谋又是哈里斯干的。你要知道，他一向是塔尔麦奇主座后面的一股力量。哈里斯自己本来是想获得州长这个职位的，但我猜想他目前却在凭借塔尔麦奇本人名字的魔力将哈门送上台。”

“这简直像魔术一般，”我说道，仔细打量正在听广播的群众的脸色。我能够从他们面部的表情看出他们中间谁是塔尔麦奇分子。我沿着桃树街走着，从人们阴郁的面色和似笑非笑的表情来看，大家部知道这消息了，我走向褐色林荫大道，转到黑人住宅区去。黑人的通讯网也已经把这个消息传遍了。黑人们感到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看到佐治亚州黑人有这么快乐过——甚至在黑人拳击大王路易士取得拳击胜利后，黑人也没有这样快乐过。

我断定佐治亚州很快就要变成一个火药桶——火星将从四面八方飞出来。

第二天清晨，大龙格林非常庄严地召开了三 K 党总部的会议。

他以痛惜的音调宣布道：“塔尔麦奇去世了，三 K 党丧失了一位最好的友人。所有佐治亚州真正的白人都要哈门继任州长职位。哈门已经向我提出保证，他将信守他父亲对三 K 党所作的一切诺言。我已经向佐治亚每一个三 K 党支部发出火十字架的号召，要求一切忠实的三 K 党员到州议会集中声援议员们，也让他们知道让哈门做州长是会得到人们的拥护的！”

就这样，塔尔麦奇分子向亚特兰大市进军了！佐治亚州式的政变是否也会像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一般，或者是仿效路易士安那州的独裁者胡依·浪，每当他需要群众的压力迫使州议会屈从他的意旨时，便派出装有播音器的卡车，开到内地，煽动群众向议会进军！

后来的事实表明，佐治亚州的塔尔麦奇分子发动的政变，和上述两种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在州议会一月二十日开会前的几天，那些塔尔麦奇分子成群的到达了。他们有的步行，有的坐轻型马车，有的坐 T 型福特汽车，有的坐公共汽车和马车涌进了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他们并不是列队而行的——而是逐渐的渗透进来，直到亚特兰大市的商业区全挤满了，州议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在人行道上行走都是困难的。许多人穿的是工作服，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嚼着黑的，吐着红的”——这是他们形容佐治亚州嚼烟草的人所说的话。事实上全市已经充满了数目众多的干私刑的暴徒。只要有人一开头，这些家伙就会真的咆哮起来继而演变成行动的。

我以支持三 K 党的《南方展望报》记者的身份，使用有我的名字“约翰·倍金斯”的记者证；走进了州议会的会场。走廊内大理石圆柱上和通往阿诺尔州长办公室的门上，都贴满了用胶粘好的红色漫画，画着一个骑马的三 K 党人，还有一条标语：“昨天在此，今天在此，永远在此！”三 K 党人挤满了厅堂和走廊，含有烟草的唾液溅污了放有铜痰盂周围的墙壁。在会场中我和一些议员们混在一道，我发现了他们许多人用三 K 党的方式握手，甚至听到一个老古怪自我介绍说他属于三 K 党第六六支部。

宣布开会时，有一人盾不议会延期，要等到法庭对争论问题的法律方面有了裁决之后，再行讨论。这人无疑是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中的一个。但是，

塔尔麦奇派有力的政客们拒绝了这项提议。

议员克鲁大声嚷道：“我们不要将佐治亚州拱手让给黑人和罗斯福以及华莱士那样的人！”

在一阵喧扰的口头表决声中，延期讨论的提案就被搁置了。

接着，辩论开始了。反塔尔麦奇派的议员们很少有发言的机会，会议演变成了一个对黑人、犹太人、工会会员和其他少数人的团体的疯狂的攻击，其程度是我过去参加过的任何一次三 K 党人的会议所不及的。其实，这些攻击与宪法问题毫无关系。会议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议员们和三 K 党徒们的歇斯底里上升到了狂热的程度。

就在那时，楼下阿诺尔州长坚定地坐在他的办公室内，他的周围是他的几个忠实的各部门负责人。三 K 党人就在室外走来走去，高声辱骂。我也和他们走来走去，支着两耳，想探听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直到清晨两点钟，州议会的门才突然打开。哈门被宣布为州长了！议员们和三 K 党人志得意满地将哈门抬在他们的肩上，在不断的欢呼枫歌唱声中涌下楼梯，冲到阿诺尔的办公室！杜克和阿诺尔州长的几个下属当门站着，阿诺尔还是坚强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当第一批三 K 党人到达门口时，杜克拦住了他们的路，于是，拳击声和咒骂声开始了。

有好几分钟，混战好像即将爆发，杜克像公牛一般地怒吼着，向来自各方面的辱骂给以回击。

塔尔麦奇派的头目们被这种坚决地抵抗吓坏了，缩成一团。哈门走了出来，向他的狐朋狗党发话了。

他说道：“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成就已经很大了。这一件小事，我们可以明天解决，大家都回家去睡一下吧。正义既然胜利了。我们应该满意啦！”

那些并没有得到战利品的三 K 党徒勉强地鼓起了精神，欢呼一阵儿之后，就去夜酒吧间喝酒庆祝他们的“胜利”。

第二天拂晓，州议会的办公室开门之前，我就到了州议会。

走近阿诺尔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了一群三 K 党人面带微笑地站在门外，还有一队本州民团在保护他们。哈门已经登上了州长的宝座了！我用不着问人——从站在外面的这些人的表情和气氛就可以看得出来。

“哈门怎么搬进州长办公室的？”我问杰特道。他是恐怖队员，对于这事是很清楚的。

“嗨，倍金斯，”杰特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道。“好像是有人在夜里把门上的锁打开了的！我们正在等候阿诺尔到来，我想看看他看见了哈门坐在州长办公室时脸色怎样——我可以打赌，他定会气得像一只蜜蜂掉进了柏油桶一般。”

我将杰特带到一边来作三 K 党人式的密谈。我才知道锁匠是哈利斯和格利芬带来的（格利芬曾任阿诺尔州长的副官，管理民团，但在竞选副州长一职的时候，被阿诺尔的朋友汤姆生击败了）。哈利斯和格利芬一同去把一个锁匠从床上叫醒；在黑夜笼罩下将锁扭开，把钥匙献给哈门。为了酬谢他，哈门就任命格利芬在他的部下做副官。

现在我才知悉塔尔麦奇派的头目们何以头天晚上没有进行决战就将那群人解散了。

“我去向我们的新州长道贺，”杰特说着，挤过塔尔麦奇的支持者向前

走，“我为塔尔麦奇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哈门做了许多工作”

那时，由于预料阿诺尔的到来，州长办公室外的气氛很快地紧张起来了，塔尔麦奇派人闯入州长办公室的消息通过情报网传到了阿诺尔那里。每个人心中的疑问就是阿诺尔是否会将佐治亚的民团调来，护送他回到他的办公室，把哈门赶出去。没有人比民团本身更为慌乱的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不知道是应该服从哈门的副官格利芬的命令，还是服从阿诺尔的命令。

离阿诺尔平常到达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料定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一个塔尔麦奇的支持者说。

“不要太肯定了，”另外一个说着。

“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在组织武装护送队，”第三个人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民团的士兵和公路巡逻人员——其中若于我认得是三 K 党员——渗透进来增援小塔尔麦奇。

惊人的消息终于传来了，“阿诺尔来啦！”

通到州长办公室的门很快地关闭了，而且上了锁，民团和塔尔麦奇的支持者在办公室门前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短小结实的阿诺尔单枪匹马，沿着州议会的石阶稳步走上来了。他旁若无人地径直走进暴徒中间。暴徒们踌躇起来了，在他的面前退却了，让开了一条道路。阿诺尔走到办公室门前，权以前每天早晨一样用手转动门上的把手。他发现门已锁了，就把门拍得很响。

塔尔麦奇分子发出了一阵窃笑。

办公室内部没有答话（室内的惊动想必也是巨大的）。阿诺尔再敲门，急急地转动门上的把手。

暴徒和民兵们走近来包围着他。

哈门的一个和蔼的副官阿德姆告诉阿诺尔道：“州长很忙，你得像别的普通公民一样，在会客室内等候接见。”

“我要到我的办公室去，”阿诺尔说道。

阿德姆重复刚才说过的话，阿诺尔一再叫他走开。

有几个民兵解开了他们的手枪套的钮子，有一支手枪已经露出一半来了。

阿诺尔转身向群众说道：

“你们全是证人，我已经被暴力剥夺了进自己办公室去的权利。”

说罢，他冲到州政府的圆形大厅去，立刻就在问讯室设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

应新闻记者的邀请，阿诺尔发表声明道：

“昨天晚上，在黑夜的掩护之下，企图窃夺州长职位的人，利用一个锁匠的帮助，迅速地将我的办公室的锁取了下来。”他接着说，哈门的理由“纯然是根据子继父职”，又说道：“但是佐治亚州并不是一个世袭的王国。”阿诺尔不断称哈门是一个篡权的人和骗子。

“我是单人独骑地保护佐治亚州的宪法的，我没有军队、保镖、流氓和恶棍。”他高声说道。

我的四围都是暴徒，我听到一个支持塔尔麦奇的流氓对另外一个家伙低声说道：“如果他再称我们为流氓的话，我就要上去揍他！”

无疑的，阿诺尔自己的安全问题真得全靠自己了，那些三 K 党人会先动手杀人，随后再编织谎言而脱身——特别是那天早上，由于喝过了酒，仇恨

情绪更加高涨起来了。

那真是疯狂的一天，爆竹和催泪弹不时投向阿诺尔的问讯室。为了庆祝他们政变的成功，支持塔尔麦奇的人们在州政府门前跳起集体舞来了，提琴手卡尔逊替他们伴奏。三十年前，一个名叫富兰克的人成了使用私刑的暴徒们的无辜的牺牲者；就在他的尸体旁边，三 K 党人们举行类似的庆祝，当时也是卡尔逊这家伙操琴的。卡尔逊编的反犹太人的曲调“马利·法甘小调”至今还有人弹唱。许多年以后，卡尔逊又编了一支歌曲帮助塔尔麦奇当选为州长。

参加庆祝的许多人将三 K 党的党证佩在帽带上，并且乐意给摄影记者拍照。

哈门和阿诺尔两人都以州长的身份发布命令，不用说，佐治亚州的事态很快地就极端紊乱起来了。亚特兰大市有一家报纸讽刺道：“城外一个帐篷内有一只长着两个头的小牛，要两角钱看一次——何以不在州政府上面挂起一顶帐篷来，叫人们花两块钱来看看佐治亚的两个州长呢？”

别的不说，这次的政治危机证明了在巧辩时，哈门到底是塔尔麦奇的儿子。有一次，电台的一个节目《全州联播》提到阿诺尔要求连任州长职位时，哈门笑着说道：“在纽约城有一个名叫天父的黑人，自以为是上帝，但这并没有使他真的成为上帝。”

正当塔尔麦奇的支持者想尽办法巩固他们所策动的政变成果时，一个突然的事件影响了整个佐治亚州。当时，黑人很巧妙地篡改了美国幸福牌香烟的广告词（幸福牌香烟是优良的烟叶制成的），按着每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改编为“愿上帝佑我免受小培尔麦奇的残害”。佐治亚州各地的学生组织起一支队伍，向州政府进军，抗议小培尔麦奇的独裁统治，一个名为“佐治亚州觉悟公民会”的组织开始举行抗议大会。小培尔麦奇派顽固对抗，成立一个组织，名为“佐治亚州觉悟白人公民会”。大龙格林命令他的三 K 党员去参加反培尔麦奇派的群众大会，目的在于“准备应付事变”。

阿诺尔已经任命了另一人代替叛徒格利芬充任副官，这两个敌对的副官忙于发布命令和撤销对方的命令，甚至在州军械局附近，双方驻有敌对的哨兵队伍。当时，佐治亚州南部发生了水灾，有一个时期由于双方在谁应下令派遣救灾人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竟使救灾工作完全不能进行。

山姆大叔究竟应怎样解决佐治亚州这样一团糟的局面？各方议论纷纷。美国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证在每一州有一个“共和政府”。由培尔麦奇的支持者发动政变，获有六百九十七张选票而得到政权的哈门政府，无论怎样想象，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共和政体。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纠纷，那是在一八七四年，有两个人同时说已经被选为阿肯色州的州长。在那种情况下，格兰特总统进行了干涉，最终恢复了秩序。

依照法律，阿诺尔州长本来是可以向杜鲁门总统请求在佐治亚州宣布戒严的，这样，美国陆军部长就可命令佐治亚州民兵司令格利芬副官服从州长阿诺尔的命令——如果他拒绝这样做，陆军部就可以判格利芬以叛国罪，将他下狱。这个办法做起来等于一贴猛药，然而，阿诺尔却乐意另寻治病的妙方。

谁应该住在佐治亚州州长官邸的问题，也造成了一个颇为紧张的局面。如果哈门带着一批武装部队跑来敲州长官邸的大门，那时，阿诺尔是把他的家眷迁出呢？还是召来自己的卫队保卫官邸，对付一切外来的人呢？

当阿诺尔宣布他将把这个案子交佐治亚州法院办理时，所有问题得到了答复。

“我打算迁出官邸，”他说道，“相信法院不久会判定将州长官邸交还他的合法居住者——我的继任人汤姆生。”

阿诺尔搬出州长官邸不久，哈门马上和他妻子、母亲搬进去了！

就在这时，阿诺尔运用他的权利要求检察长库克就这个事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出正式裁决。这样的裁决如果不撤销的话，是有约束性的。塔尔麦奇派的人一再威胁检察长库克，要搞掉他的职务，但库克并没有给他们吓倒，仍然做出一个果断的裁决，裁定汤姆生是合法的州长。哈门不理这个命令，对哈门唯命是从的州议会威胁着要剥夺库克办公室的一切权利。这么一来，阿诺尔不得不将他们的案子交法院来处理了。

一天，我得到杜克的通知，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很疲乏，却依然很坚强的样子。

杜克一面锁门一面说道：“肯尼迪，在我看来，我们反三 K 党的斗争，好像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听说哈门准备将库克的全体职员革职，我也在内。如果库克不是一个通过选举任命的官员，也是免不了被他们撵将出来的。我不会让他们这样惬意地来开除我——我打算自动辞职。”

听到这里，我感到好像失掉了我唯一的依靠。

“那么，”我说道，“对我们来说，这是坏消息，对三 K 党来说，这是好新闻。真是太糟糕了！”

杜克微笑了。

他说道：“我永远也不会让三 K 党好过，你不用担心，我只是不愿和哈门的政权发生任何联系。”

“你今后干什么呢？”我问道，相信他的微笑后面藏有更多的内容。

“再去从事律师业务，我想到富尔顿郡当一个律师。如果哈门这班家伙继续当权的话，他们必定会把佐治亚州搞得一塌糊涂。州政府必定充满贪污腐化——应该有人来对付他们。”

“你很适合做这事，”我同意他的话。这时，我才感到好过些了，“但是，我们反三 K 党的工作和要求取消三 K 党注册执照的控诉，将来怎么办呢？”

“安德鲁斯律师已经掌握了对付哥伦比亚党人的一切证据，处理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起诉三 K 党的这件事，检察长库克必会继续进行。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哈门继续做州长的话，法庭让三 K 党仍然保有注册执照，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说道：“过去的斗争倒是挺有意思的，我在三 K 党内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将靠自己和他们继续打交道。只要有办法，我就跟他们斗争一下。”

“好，任何时候，只要你认为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就让我参加吧。我们从来没有让他们自由自在过，他们现时在哈门的政权之下，为所欲为，我看了真不甘心。”

我们握手道别，一直和三 K 党作斗争的佐治亚州副检察长那天下午就辞职了。

消息传出后，三 K 党人是如此的兴高采烈。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晚上，大龙格林在三 K 党总部的会上说道：“杜克滚蛋了，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引以为快的事。但在目前，我们最好还是小心

些。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败类肯尼迪还在搞这个工作。只要他将我们的每一行动预先报道出来，我们的一切计划就无法实施了。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肯尼迪来！”

杜克辞去公职这件事导致了三 K 党律师贝尔塞的行动，他写信给检察长库克，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昨晚的《新闻报》上报道，你表示恐怕在你有机会对三 K 党起诉之前，州议会全体大会就会剥夺了你的权力。为了使你不致因此而感到遗憾，我现请求富尔顿高等法院书记官将三 K 党一案列入二月三日星期一陪审团审判日程上。如果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根据案情马上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的话，我愿意撤销一切特别申诉和抗辩。”

库克冷淡地答复道：“我觉得，以我的地位，我本人必须拒绝贝尔塞先生的提议。众所周知，昨天哈门先生运用所谓行政命令，企图将我的全部职员解除职务，而且经办这个三 K 党案件的前任副检察长杜克也在几天前辞了职。”

亨利克斯法官说，未来三十天内，法院的审判日程全都排满了，他特别指示三 K 党的案件要在三十天以后审判，授权州当局决定确切日期。

三 K 党人发动政变，哈门取得政权两个月后，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判决解除哈门的州长一职，由汤姆生继任州长。

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哈门就打电话给住在州长官邪的妻子，叫她“立刻收拾行李”。随后，他拿着一本《圣经》，步出州长办公室，发表声明道：

“这个案子将会送交最后处理这件事的法庭——佐治亚州的人民。”

第十三章 法庭上的恶斗

“作茧自缚”！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哥伦比亚党人请求延期六十天审判所产生的结果。

他们请求延期六十天审判的目的，是想将这个审判交给一个袒护他们的塔尔麦奇政府来处理，但命运之神插手进来，夺去了他们的老塔尔麦奇，法院现在又剥夺了他们的最后希望——哈门。他们出庭受审的日期快要到来了，塔尔麦奇派策动的政变一度造成了紧张气氛，但并未给予他们过多的希望。

在延期的六十天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斯蒂逊·肯尼迪所著的《南部的暴露》一书由纽约杜波德公司出版。在我交稿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料到，我不久会离开三K党而步入公开的法庭审判室。

当然，这本书登载了若干关于三K党人的秘闻，可是，仅仅暗示了一下我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打入三K党内部的活动。虽然如此，《南部的暴露》一书竟在三K党各支部引起了愤怒的叫嚣，又喊出“捉拿肯尼迪！”的口号来。他们过去一直未抓到肯尼迪的原因就是三K党人和哥伦比亚党人都不知道肯尼迪就是倍金斯，或者倍金斯就是肯尼迪。同样地，书评家和读者们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已经说服了杜波德公司不将我的照片印在书的护封上。

我那本书的发行人一定要我去纽约出席一个招待会，发表反三K党的演说。我去了，留下一张便条给安德鲁斯检察官，告诉他当他准备向法院控告哥伦比亚党人时，他怎样才能找到我。

“你真的不会回去吧？”纽约的听众高声喊道，“他们会谋杀你呀！”

“我希望不致如此。”我简单地答道。

“无论如何，应该有警察保护你。”

“那是我最不愿意的事！”我那时不得不答复了，“警察中间十之八、九是三K党员，会吊打我的。”

“他们敢于暗杀一个白种人——一个作家吗？真让人难以置信，这样子他们还能逍遥法外！”

“他们不会穿着三K党人的袍子来对付我，”我说道，“但是如他们在党内常说的，剥猫皮的方法不止一种。他们要对付我，极可能会诬告我不守交通规则或以其他的事而将我逮捕，用车子将我载到监狱去。通过偏僻的小街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他们就会直截了当地枪杀了我，将我的遗体送到警察局去，并且解释说我是抗拒拘捕。这样做，他们丝毫也没有损失，只不过弄脏一点他们的衣服。”

“你打算怎样保护自己呢？”

“静悄悄地回到亚特兰大市去，和朋友们住在一起，不到街上去，自己想法保护自己。”我答道。

不久，我接到安德鲁斯检察官用挂号信寄来的一张正式的传票，令我“到达并出庭”亚特兰大富尔顿市最高法院，担任佐治亚州控告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

我在约定时间内到达了那里，法院审判室内和走廊上挤得水泄不通，有哥伦比亚党人、三K党员、三K党的恐怖队员、塔尔麦奇分子和形形色色的佐治亚人。我瞥见了杰特、独眼龙翁贝，“美国政教军”的席普和别的弟兄

们。

“唏，倍金斯！”他们喊着，并且和我用三 K 党的方式握着手，“近来在这里没有见到你呀！”我心想，如果给他们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再过几分钟，倍金斯的化名就要完蛋了——而肯尼迪呢，必定有人要捉拿他。我步入了等候室，室内有许多政府方面其它的证人坐着，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我仔细的注视着他，拼命回忆从前是否在三 K 党的某一场合见过他。

后来，法院的书记官开始点证人的名了，这些证人是受命前来出庭作证的。

当他喊到“斯蒂逊·肯尼迪”时，室内每个人的头都开始转动了。

我站起来低声应道：“到……”

“原来他就是倍金斯！”三 K 党人和哥伦比亚党人怒吼起来了，“他就是那个败类呀！让我来揍他！”

人们都朝我这方向涌上来了，我向四面望着，看警察们是否会前来救我，可那些警察凶猛地盯着我，好像我的劲敌一般，直到法官大声地拍着桌子要求恢复秩序的时候，警察才很勉强地开始行动，将我送回比较安全的政府方面的证人室内。

法官怒喝道：“我要警告听众，如果再发生威胁证人的事情，我就要下令拘捕犯罪者。原告现在可以开始提出诉讼的理由……”我在证人室内，看到昔日的伙伴们成群结队地从门前走过，他们对我瞪眼睛，挥拳头，威胁着我：“我们以后会收拾你的！”“你永远也不能活着逃出亚特兰大！”一个家伙可怕地预言着。警察毫无阻止他们的表示。

就在那时，另外一个警察匆忙地跑了进来，递给我一张传票，要我去做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

接到传票，我吃了一惊，我冒险地走到走廊内，看见杜克站在门口。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杜克。

“没有关系，”他答道：“他们也给了我一张。他们本来是不想叫我们作证的。但是，叫我们做双方的证人，目的是不让我们坐在审讯室里观看诉讼的进行。”

原来如此——全是为着泄恨！在法院的餐室吃过午饭回到证人室后，我才发现哥伦比亚党人要使我不得脱身的方法还不止此一端。

“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一群新闻记者问我。

“关于什么事情的意见？”我反问道。

“你的书《南部的暴露》已经被禁止发行了！”新闻记者答道。

“禁止发行了吗？”我带着怀疑的口气说，“被谁禁止发行了呀？”

“被检察官安德鲁斯禁止发行的。休息时，哥伦比亚党人开始散发这本书，不收书钱，分给那些保护着陪审员的警察们，并且在听众中散发，同时在安德鲁斯检察官面前也扔了一本！”

“这有什么呢？”我问道，“读一读那本书对他们会有好处的。”

“或许吧，但是哥伦比亚党人指着第三百四十三页上的文字到处鼓动，书中说道：‘我们愿意给黑人以平等的唯一办法只有把他们操到半死不活！’”

“我并没有讲这句话——我只是引用一个三 K 党人所讲的。”

“这并不是谁讲了这句话的问题——而是你将这句话印在纸上的呀！安德鲁斯略略地看了一下这句话，便说道，‘唉，这是我所看见的最粗鄙、最淫秽的话呀！’于是他就派了警察到亚特兰大市各家书店，要买《南部的暴

露》这本书。告诉他们从每家书店买两本，要带有店员签名的收条回来。”

“后来又怎么样呢？”

“他说他要传他们都到大陪审官面前来受审，以出售淫书之罪控告他们——如果你分送这本书，对你也是如此！”

“胡说！”我说道：“这全没有道理。今天下午法庭退庭之后，我要亲自题词签名，送一本给安德鲁斯。”

这样为出版自由做了申辩之后，我想起了如果安德鲁斯真的执行他的权力来拘捕我的话，亚特兰大市的监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地方。在一个无人到达的小小狱室内，担任警察的三 K 党员真的会对我为所欲为了。

我坐在佐治亚州证人室内正想到这种前途，安德鲁斯出现在门口，向我招手。我随着他沿着走廊走到一间小房间内，房内除我们两人外没有别人。

“肯尼迪”，他说着，转身对着我，“事情变化得太糟了！关于你那本书，他们将每一个人都煽动起来，我甚至不能让你做证人了！”

“事情远没有像你所说的那么糟！”我说着，这时我真的有点惊骇了，“用了一个不雅的字眼有什么糟？那些家伙每人每天都用这个字呀！”

“我知道，你标题为‘完全平等和如何达到完全平等’的那一章，他们全都看了，你听听审讯室内的一片鼓噪声吧！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不知道。”

“这就是群众已忘却了审讯哥伦比亚党人的事，而是准备用私刑来对付你！你了解佐治亚州的情况不亚于我，杀害黑人可被认为是一件轻微的罪过，爱好黑人却是应处死刑的罪行呀！”

“法院也并不是正在审判哥伦比亚党人呀，”我答辩道。

“我告诉你，不仅是旁听的人们！陪审团旁边的警察们和别人一样对这件事都非常愤慨。这就是我为什么派他们到各书店去找你的那本书的原因，为的是想让他们安静下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安静下来。依照法律，他们是不许和陪审员讨论任何事情的，但他们没有遵守！这是一件重大的案子，我们可不能大意呀！我们掌握了你所交来的一切书面证件，我们依旧可以打击他们——但哥伦比亚党人既已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了，我也就不能使用你了。”

就各方面看，我知道安德鲁斯是对的。

“怎样才能让哥伦比亚党人垮台，”我说道，“这是极关重要的事。”

“对的！”他说着，一面握着我的手——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瞧瞧四周会不会有人看着我们。“肯尼迪，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哥伦比亚党人也发出传票要你做他们的证人——你看可否离开佐治亚州政府证人室到他们的证人室去呢？”

他请我帮的这个忙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双方都知道，就哥伦比亚党人的心理状况说，他们很可能向我扑来，不论有无警察在场，后果都是一样的。

“我想一想吧，”我同意了，但并不是绝无忧虑的。

“好！现在让我来对付他们！”

安德鲁斯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我就满不地乎地走进了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室，坐了下来。

室内挤满了穿着褐衫的哥伦比亚党人的顽固派和三 K 党员以及塔尔麦奇分子。

我的出现，太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太惊慌了，有好一会儿他们竟说不出话来。

“该死的家伙！”杰特终于冲口而出了，这一群匪徒发出咆哮，将我包围起来。那个警察本是应该让他们遵守秩序的，但他只是靠着墙，嚼着一根牙签。

“你到这里来是打的什么主意呀？”杰特以挑战的口气问着我，“你还没有搞完你的密探工作么？”

“我是受命作为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的，所以我才到这儿来，”我笑着回答。我和他谈话时，我退到一个墙角边；这样，如果他们向我扑来，他们就不可能从我的背后将我压倒。他们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在我的前面逐渐缩小，他们使用各种话来辱骂我，自从审判进行以来，他们就渴望着渲泄心头之火。那时，我和他们一样地动了火，决心将我“加入”三K党以来想向这些家伙们讲的心头的話，对他们发泄出来。

他们先问了些一般的侮辱我个人的问题，然后马上转入最难于答复的问题。

“你会让你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

“只要两个人决定结婚，我认为别人管不了他们是什么肤色。”“天呀！”杰特叫了起来，转脸向着警察道，“你听见他的话吗？”“在佐治亚州，讲得没有这么厉害的人甚至会受到私刑！”警察说道。

“你会在你的家里招待一个黑人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我选择朋友是根据一个人的品德，不是根据他是什么肤色，”我答道。

“我认为凡是和黑人来往的人都是废料！”一个陌生的、粗鲁的哥伦比亚党人叱骂着我。

“我认为凡是和哥伦比亚党人来往的都是废料！”我反击道。听了我这句话，一个年轻、壮实的家伙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拿出一把刀子来。警察一动也不动。这个哥伦比亚党人发出叫嚣，向我的喉头刺来。正当我准备躲闪之时，这家伙发出了痛苦的叫声，丢下了刀子，弯下身子去抓自己的脚踝骨。原来杰特向他的脚踝骨猛力踢了一脚！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不管你叫倍金斯，或者叫肯尼迪，或叫他妈的什么名字，”杰特叫喊道，“我和其他人一样恨你入骨！但是我不愿意让我的伙伴们因为在法庭的五楼上割断了你的喉管而使自己陷于困境！”

他转向别人命令道：

“大家静一静吧！我们以后收拾这家伙好了！”他们平静下来了，我坐在一张长椅上，觉得这件事很滑稽：一个三K党“弟兄”竟救了我的性命。我自己盘算着到底应该怎样办：是在黄昏时分把我的那本书送给安德鲁斯检察官使自己被捕而听任三K党的警察处置我呢，还是碰碰运气看能否从外面那些威胁我的哥伦比亚党人中间冲过去。过了一会儿，我走到走廊内的一个电话室，和我的工会朋友派克通了话。

“今天晚上你派一批人来接我行吗？”我问道。“哥伦比亚党人打算在我走出门时将我抓起来。”

“当然可以，”他说道，“要来多少人呀？”

“哥伦比亚党人在这里的人很多，”我回答道：“但是我相信有六个好汉就可以对付他们。”

“好，我们五点钟准到。……”

我回到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室，心里轻松多了。

佐治亚州控告哥伦比亚党人一案的审讯正在进行。我的双重证人的身份

阻碍了我进入法院审讯室，审讯进行得怎样？我只得依靠别人的报告了解到详情。约莫下午两三点钟，彭兰特的兄弟克拉伦斯从证人席上回来了。

“你知道安德鲁斯壮着胆子问了我什么话吗？”他说道：“他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殴打海因斯的？’我告诉他的道：‘一个人用棍棒殴打一个黑人的时候，——他不会停下来看是什么时间呀！’”过了好久，一个警察突然走进了哥伦比亚党人的证人室嚷道：“斯蒂逊·肯尼迪快到审讯室去！”

我吃了一惊，安德鲁斯是否改变了主意要我去做证人？警察带着我走过了一间大厅，我步入审讯室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那就是他呀！”

这个女人正是我的“老朋友”司徒瓦尔德夫人，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得意洋洋地坐在证人席上。

警察将我带到她的面前，我又起两手，静悄悄地站着。“他就是那人！”她叫道，“他到过我家里，他告诉我名叫倍金斯，但是他的真正名字是肯尼迪，他就是那本猥亵的书《南部的暴露》的作者！他骗了我！”

安德鲁斯检察官站了起来，转身望着老鲁米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和我们这案情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不耐烦他讲着，“这人不是我的证人——如果是你的证人，就叫他到证人席上去吧！”

鲁米斯老头子很慌乱，不知说什么好。他曾不遗余力地破坏我的名誉和污辱我——但是安德鲁斯检察官很巧妙地将这种局势改变得不利于他。

“不行——不行，”他咕嘟着，用手抹去了额上的汗，挥手叫司徒瓦尔德夫人和我都退庭。我看到法官和陪审团对于这一小小的喜剧都感到有趣。

这时，天快黑了，我很高兴法院最后宣告退庭延期审讯。我的工会护卫已经到达，带来了一本《南部的暴露》，这是我要求他们带来的。我取出笔来题词如下：

“赠给伊·伊·安德鲁斯——

我深信在你更仔细地检查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本并不淫秽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书。”

我拿着这本书，走进了审讯室，安德鲁斯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摄影记者都在那儿，他们的照相机都安置好了，准备随时摄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请允许我将我所著的书送给你一本吧，”我说着便将书递给他。

安德鲁斯的拇指在背心口袋里翘起，身体向后靠着，装着没有看见我献给他的赠品。我只好把那本书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安德鲁斯仍然不看那本书，更不消说摸它了。

“我要说的话，”他说道：“就是下次你准备写书时，你到我这儿来，我有话和你讲！”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在工会朋友们的护卫之下，我下了电梯，走出了前门，哥伦比亚党人和三K党人已经纠集了大队人马，等候着我。这时，看不见一个警察。已经有几辆哥伦比亚党人的汽车停在路旁，发动机已经开动了，显然是想将我绑架走。但是，当我们从他们中间穿过时，他们让步了，也许是认为对付六个人必然会引起一场骚动，而这对他们在法庭的审讯的前途是不会有好处的。

他们也只好用辱骂和威胁来聊以自慰，说什么“我们将来会揍你的。”

那天晚上，安德鲁斯检察官打电话到派克的家里找我。“肯尼迪，你这家伙，我几乎决定因为那本书的事把你关进监狱里去！你是什么意思非要当

场和我过不去呢？我帮你推销了那本书，你应该给我佣金呀！”

“ 检察官，你不要这样怒气冲冲地嚷吧！”我用佐治亚土话来安慰他，“现在审判进行得怎么样了呀？”“还不错，”他说道，“由于你的合作，我们度过了危机，明天我可以把这次的审讯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鲁米斯被传到证人席上来了。他仍然穿着有雷电符号的褐色衬衫，态度非常顽固，他请求准许发表意见，得到了法庭的许可后，他一直讲了四小时又十分钟的话，我站在法官席后面，安德鲁斯的办公室内，从门缝中边听边看。

他不像是街头大会上那个狂言乱语的鲁米斯，相皮的，他冷静地叙述了他的生平和他对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见解。他结束他的申辩时说道，“美国必须使出一切力量，武装起来，摧毁赤俄，哪怕这样做要使世界上部分人受到饥饿！”午间退庭时，安德鲁斯回到他的办公室，从冷却器里拿水来喝。

“有人还说这家伙并不凶险，”他摇着头说道。

午饭过后，法庭继续开庭审讯，安德鲁斯检察官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鲁米斯的罪行，将过去数月我提供给杜克的可靠的证据和报告一一地说了出来。

最后，安德鲁斯干脆追问道：“八月二十七日夜晚，你们在博览棉纺织厂厂区主办了一次街头会议，听众有几百人，你对着播音器说道：‘凡是不准备去杀死黑人和犹太人的人，我们不打算要他参加我们的党……’你想抵赖吗？”

鲁米斯思索了好一会儿才答复。他不会想到能够为安德鲁斯证实这句话的只有我一个证人，——他或许认为安德鲁斯已经有许多证人等候发誓证实他说过这句话的。

“我想或许我说过这话的，”他最后说道。

安德鲁斯转身面向着陪审团。

“各位先生，被告人的口供已经明明白白毫无疑问地构成了煽动暴动罪。控诉到此为止。……”

陪审团不久就达成了一致——判定鲁米斯有罪！

“为了使正义与宽大相结合，”法官对鲁米斯宣告判刑时说道：“同时为了使公众和社会得到保护，法院不打算像法律所授权的那样，进行严厉的判处。”

鲁米斯被判在佐治亚州服苦役两年，监禁六个月，缓刑两年，以观后效。随后，贝克和杰特也被处以较轻的刑罚。鲁米斯被押走了，但他并没有悔罪的表现。

“监牢伤害不了我！”他高兴地叫道，“希特勒在狱中写了一本很好的书，我将来也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南部的雷声！》”贝克最后也讲出了一些凶恶的话：

“他们可以将我关在四十英尺的花岗石后面，但我还是要高呼白人至上。”

第十四章 到了华盛顿

对哥伦比亚党人的审判，标志着——我是这么想的——我打入三 K 党内部的日子已经告终了。于是，我开始横贯全国的演讲旅行，将我在三 K 党内部听到、见到的一些事情告诉人们，希望能够展开反三 K 党运动。

我在各种组织所主办的数百次的大会上讲了话，工会、教堂、犹太教堂、基督教男青年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犹太人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进步的退伍军人团体。

我也在下列这些地方发表了演讲：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州大学、亚特兰大大学、罗斯福学院、纽约市立学院、安蒂奥克学院、威尔柏佛斯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体会到人们非常注意三 K 党的危害性，也体会到人们对三 K 党战后恢复势力的程度一般都缺乏了解。听到我列举的事实以后，我发现人们都急于想制止三 K 党人想再度箝制美国的企图。

在亚特兰大市，审讯哥伦比亚党人产生了好效应，三 K 党人如坐针毡，知道他们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必须出庭来应付社克和我向他们提出的控诉。

三 K 党的律师贝尔塞以本人患病为理由，向法院提出延期审讯撤销三 K 党注册执照一案申请，到现在已是一年多了（虽然他为别的案件几乎每天出庭一次），佐治亚州的司法机关在推翻塔尔麦奇的政变和粉碎了哥伦比亚党人之后，终于准备和三 K 党本身进行斗争了。

三 K 党人的拖延战术并不是徒然无益的，虽然他们不能把案子交给同情三 K 党的塔尔麦奇政府进行审判，至少他们做到了将案子延期到阿诺尔州长去职之后，而他的继任人汤姆生对反三 K 党的斗争并无过多热忱。

同样重要的是：三 K 党的大敌，坚强的杜克不得不离开斗争的前沿。代表佐治亚州来接替他的职务的是库克，他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塔尔麦奇政变时期，库克是州政府内部剩下来的，唯一反对塔尔麦奇的官员，目前塔尔麦奇派极有可能卷土重来。事实上，塔尔麦奇竞选运动的主持人哈里斯已在夸口说塔尔麦奇主义要回到佐治亚州来了……。

在我从事演讲期间，有一天，我看到一条发自亚特兰大市的新闻，标题是“三 K 党的文件不翼而飞”，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

杜克和我收集的反三 K 党的全部文件档案，竟在夜间从检察长的办公室内不翼而飞了！库克在报告这个事件时说，这对法院要求撤销三 K 党注册执照一案可能有极不良的影响。不用说，大龙更是恼火了。

“三 K 党在州政府有的是党员和朋友，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任何情报，用不着盗窃！”他极为露骨地说。

幸运的是，我原来交给社克的只是证件的影印本——原文还在我的手上。我立刻打电报给库克，说我马上再寄一整套的影印本给他。同时，我向他提出，我愿意回到亚特兰大市，尽我所能地帮助他准备提出诉讼。库克接到我重新寄去的那一批文件后，回电要我等待着。……

不久，我从报纸上知道案子全部结束了。在一次法院外的调查中，三 K 党对法院控告它违反注册执照进行牟利一节承认有罪。因此，库克竟将杜克和我那么仔细地提出的其他控告都撤销了。

这事全是静悄悄地干的。在美国一切都是唯利是图的气氛中，任何罪行都没有比被告承认牟利罪判刑更轻。其余的控告，如果予以追究，本是可以

在舆论的裁判下打击三 K 党的，但一概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审判所要达到的教育作用几乎全部丧失，暴露三 K 党长期以来的罪行，使三 K 党在美国每一个角落信誉扫地的目标完全没有达到，审判的结果只是在报上发表了一条新闻，报道法院取消三 K 党的执照的命令，而这条新闻绝大部分内容是三 K 党律师贝尔塞否认原控告的话。

“我希望，这次执照的取消，使三 K 党寿终正寝”，他说着——很清楚地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贝尔塞只不过在使用三 K 党说反话的惯技——任何时候，在受到损失时，三 K 党就会说自己忽逢好运，来掩盖它的创伤。

库克来信将佐治亚州法院审判三 K 党的结果通知我，这也没有令我感到好受些。

“亲爱的斯蒂逊，”他在信中写道，“几天以前，三 K 党的执照被富尔顿最高法院撤销了。鉴于三 K 党已经滥用了它的执照，我决定除了这一条外，其余所控各条一概取消，我们虽然能够判明其余各条，但我们认为这是用不着的。我希望你知道，在本案审讯时你给我的帮助，我是深深感激的。”

当然，我感到有些满意的，就是三 K 党的母体——它在一九一五年促成三 K 党的再生——自那时起就逐渐衰败不再存在了。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多数新闻和社论的标题——“三 K 党被判为非法组织”——未免太夸大了我们的胜利。舆论界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利于三 K 党的，这造成一种印象，叫人以为三 K 党已经被判死刑，而且死刑在破晓时就执行了。人们对三 K 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最有利于三 K 党的发展的。

实际上，三 K 党人手上还有两个注册执照——一个是亚拉巴马州联合三 K 党组织，另一个是佛罗里达州三 K 党骑士组织。凭着这两张执照，三 K 党有在美国四十八个州和美国其他一切领地建立机构的权利。

“能够想办法取消那两张执照吗？”当我继续演讲时，听众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法律上的问题在佐治亚州、肯塔基州和纽约州完全是一样的，”我回答道，“只要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愿意取消他们州内三 K 党的执照，他们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那么他们何以不这么办呢？”有一个人问我道。

“这你就要去问他们了，”我答道，“我已经促使了许多团体提出请求了，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甚至未答复是否接到了这些请求。亚拉巴马州的州长说，他认为‘在目前没有理由撤销三 K 党的执照’。过了不久，亚拉巴马州三 K 党的一伙人侵入了一个女童子军的营地，闯入了她们的队长们的卧室，亚拉巴马州的州长委派一个特别检察官来研究在三 K 党的执照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正如同‘蒙哥马利新闻’所说的，‘如果州长挑选的检察官本人不是一个臭名昭彰的三 K 党人，州长或许能取得更多的成绩’”。

“你认为我们关于三 K 党的报道工作做得怎样？”这是我在国内各地旅行期间，人们一再向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有些编辑先生主张用缄默的政策来应付这般专事煽动种族仇恨的团体，我听到这些编辑先生说，最好还是让一只睡着的狗继续睡吧，”我回答道，“那是很好的——只要这只狗真是在睡觉的狗。只要行得通，用缄默的办法来对付是可以的。可是三 K 党人对这种办法是不怕的。任何时候，三 K 党要人们将他们作为谈话题材的话，只消举行一次戴着面罩的游行，烧起火十字架就行了。”

“但是你认为各新闻通讯社应该发表这类事情的新闻吗？”一个提问题的人坚持问道。

“美国的报纸曾经替三 K 党做了值几百万美金的免费宣传，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答道，“各通讯社习惯于报道三 K 党的行动，好像这些行动全是游戏一般，而不是什么恐怖事件。多数的新闻记者只喜欢采访有声有色的新闻故事，所以他们用了一大堆的字眼如‘怪异的、可怕的、动人的’和‘大龙、头目和喽罗’，这样做使他们成了三 K 党的宣传员。这么看，不负责任的新闻界为扩张三 K 党所做的工作比全国各地的三 K 党的组织委员所做的还多。无怪乎三 K 党将‘记者入场证’发给同情他们的记者，鼓励他们去参加它的活动。”

“是的，”我含笑答道，“但是，我认为我所发表的关于三 K 党的文章，三 K 党人看到了是不会高兴的。宣传和暴露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那些暴露和攻击三 K 党的记者和编辑们，在他们的岗位上做了一件真正的摧毁三 K 党基础的工作。”

“为了和三 K 党进行斗争，你看有哪些事是我们可以做的呢？”这是我的听众时时向我提出的又一个问题。

为了强调有组织的行动的必要性，我告诉他们在许多地方反三 K 党的运动是怎样在舆论支持下在工会和教堂内进行的。我向听众指出，三 K 党的双重任务是使工人工资和政治民主长期处在低落状态，我向他们建议：与三 K 党进行斗争的最好办法是参加工会和在选举的时候去投票。

为了克服政府当局的情性，我竭力劝说他们应该向司法部和它的地方检察官施加压力，只要三 K 党有违犯联邦法律的事件，他们就应该严厉地加以法办。我也呼吁对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反私刑的法案。

同时，我建议开展群众运动，要求通过法律暴露三 K 党的真相。我和关心公民自由的各团体的法律部门协同工作，示范性起草了一份法案，这个法案是根据下面原则拟出的，就是：凡是戴着面罩就足以证明戴面罩人的用意是想实施某项罪行。这一条法律得到各法院的支持，三 K 党申辩这种法律是歧视它，因为法院同时允许万圣节前夕戴面罩的聚会和戴面罩的舞会，对于这一点，法庭置之一笑。

“有时，为了打击一个人，你不得不和他接近，”我说道，“如果你难于促请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你也许可以要州议会或市参议会来暴露三 K 党。南部有两个州和十多个小城市已经通过了反对使用面罩的法律。有一点这样的预防抵得上过后的补救。如果美国各地都能通过这样的法律，三 K 党就会被迫不得不全部暴露出来，因而无法存在下去；如果我们强迫三 K 党去掉面罩，它的卑鄙的行为就足以招致它自身的毁灭。”

我为鼓动反三 K 党运动，终于来到了华盛顿，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驶往美国国会。在旁边的座位上，放着我的大提包，里面放着我在三 K 党时所穿的袍子和用以反对三 K 党的书面证件。我准备戴着三 K 党面罩，穿着三 K 党的袍子去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一次正式的但未预约的访问。

这次的访问并不是乘一时之兴而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的。自从我加入三 K 党，我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三 K 党的非美活动。我过去对委员会的行动没有存多大的奢望，但也完全没有想到它竟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由于我知道非美活动委员会和三 K 党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

远在一九三四年，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院议员马丁·戴伊斯担任委员会主席时，他命令三 K 党的大龙头柯尔斯考特前来华盛顿“听审”。柯尔斯考特去了，委员们没有提出跟他作难的问题，只是让他利用委员会的讲台为三 K 党大肆宣传而已。

不久之后，众议员戴伊斯去佐治亚州州议会演说，作为对大龙头柯尔斯考特的回拜。我身旁的提包内有一份三 K 党办的《火十字报》，其中报道了那件事，原文是这样说的：

“应三 K 党第七十三支部的邀请，身躯高大、黄发碧眼、心直口快的戴伊斯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三 K 党皇城发表演说。大会的发起者是由一百多个爱国的、联谊的公民团体和三 K 党支部组成的，其中包括三 K 党骑士们。”

“讲台上贵宾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三 K 党的大龙头柯尔斯考特。三 K 党的十多个全国领袖也坐在讲台上。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打量了那么多的听众之后说道，到会的人整整有半数是三 K 党的男女党员。”

“‘戴伊斯是何等忠实地遵守着三 K 党过去二十年来所规定的主义呀！’庆祝典礼之后，三 K 党大龙头柯尔斯考特在接见记者时发表评论道：‘他的纲领——无疑的就是今天一切真正的美国人的纲领——和三 K 党的纲领极为一致，看不出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以分辨的差别’。”

几天之后，三 K 党人致电这位众议员道：

“对你及你的委员为使国家回到诚实无欺，爱好自由和敬畏上帝的美国人手中所作的努力，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包括每一个三 K 党员，都是支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美活动委员会由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伦金任代理主席。三 K 党的复活，它的公开的暴行以及它的狡猾手段，促使广大群众要求非美活动委员会向三 K 党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

“派人去佐治亚州调查三 K 党是毫无意义的，”伦金主席答辩道，“如果你们想了解三 K 党的内情，可以传大龙头来这儿出席委员会。”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意见出现分歧，表决的结果决定不予调查。

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亚当生宣告道：“委员会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资料可以作为调查的根据。”

伦金说道：“三 K 党毕竟是美国一个老团体呀！”

另外一个众议员委员伍德从旁说道：“三 K 党的威胁和恫吓好像非法酿造威士忌酒一般，是美国的一个老风俗。”

后来，非美活动委员会又由共和党人托马斯担任主席。

托马斯宣布道：“我敢说今年是自委员会成立以来最活跃的一年，让打击落在它可能落到的地方，不管是落在哥伦比亚党人身上，三 K 党人身上还是共产党员身上！”

托马斯委任三人组成了一个“法西斯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成员是众议员伍德、麦克道威尔（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和菲尔（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应该附带提到的是，菲尔是钢铁厂老板，由于他拒绝遵照命令停止他的反工会的活动，曾被全国劳工关系局“通报”过。

法西斯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开过一次十五分钟的会议，会上，亲法西斯的暴徒鼓动者史密斯以一个“反共产主义专家”资格出席作证。之后，小组

委员会在散会时宣布道：“美国境内没有法西斯威胁。”

这件事促使我再度致函委员会，信中说明我愿自费前来华盛顿，将我搜集的三 K 党反美活动的大量书面证据移交给委员会。我提出具体证据，证明三 K 党破坏了美国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这两个修正案保证黑人的公民权利和选举权利），违反联邦选举法，以及它犯有干涉国家执行其他法律的叛国阴谋。

几个月过去了，委员会始终没有复函承认接到我送去的有关调查三 K 党案件的信件。

就因为以上的原因，我才决定亲自拜访非美活动委员会，迫使它对三 K 党采取行动，或是公开承认它自己不愿这样办。……

我坐的出租汽车驶经两旁都是水泥建筑的联邦政府办公大厦，将近国会时，我从提包中抽出了我的三 K 党袍子，急忙地将它穿上。

忽然，汽车摆动起来，差一点开上人行道，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一看，发现司机已经瞥见了我的三 K 党的袍子。从他眼睛里的恐怖神色看，他定是以为他已经被三 K 党绑架。

“不要惊慌，”我说道，“我只是去和几个众议员开点小玩笑，我在众议院办公大厦的侧门下车。”

那天早晨，我曾将大厦察看了一下，发现人们常常出入的门口都有议会武装警察站岗盘问访客，只有一个侧门是没有警察守卫的，这个侧门通到地下室，从楼梯可到达二楼的委员会办公室。司机继续从镜子中仔细地注视着我，当汽车停在众议院大厦旁边时，他松了一口气。

“给你，”我说着，将车钱交给他。等了一会，当人行道上没有人的时候，我用面罩遮住了我的面部，向侧门冲去。

我的这一行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很高兴楼梯上没有人行走。我拿着提包，开始上楼。当走过第一个门时，我仔细看了看走廊上是否有人，在门的左边，我看见有一名卫兵坐在桌子边，但他是背对着我的。我急忙穿过走廊，爬上二楼，二楼的走廊上有人，但他们马上都走进办公室去了。我握紧提包，沿着走廊走去，到了一个门前，上面写着：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接待室接待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两位小姐正在忙于打字，一个男的坐在办公桌后。我站在门口敲门。

两位小姐尖声叫喊，逃出房间去了。那个男的已经从他的眼角看见了我，却只坐着整理文件，装着没有看见我似的。我料定他必是在打主意到底应该怎样对付我。

我走了进去，静悄悄地站在他的面前。

“喂，”他终于带着非常不安的声调说道。

“喂，”我答道。

“有何贵干呀？”他以犹疑的口气问道。

“几个月前，我写信给委员会，愿意将三 K 党的非美活动的证据提供给委员会，”我说道，“既然我得不到委员会的书面答复，所以我来到这里，想得到一个口头答复。”

“哦，对的，”他说着，知道我不是真的三 K 党员，似乎放心了，“你和我们的调查长斯蒂普林先生谈谈吧，请坐。我去告诉他你来了。啊，你贵姓？”

“我姓肯尼迪”，我答着，坐在椅子上，“我相信他一定接到了我的信

——我是用挂号寄来的。”

“好吧，肯尼迪先生，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着走进了隔壁的办公室，在关门以前胆怯地回头望了一望。

我仍然戴着面罩，穿着袍子坐在那里等候着。……

过了几分钟，毫无动静。于是我打开我的提包，对正了我面罩上的眼睛洞，开始整理提包里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许多人开始聚合在走廊里，在门口窥视着——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走进来。

忽然间，白光一闪，大响一声，我知道是有人在门口用镁光灯拍了照。驻在国会的记者们显然是到场了——但在了解我是否是危险人物以前，他们还不敢急忙走近我的身旁来拍照。

我继续坐在那儿，一面挑选文件，一面想着斯蒂普林会准备怎样接待我。后来，我看见了警察，他们站在走廊内和记者们谈话，但这些人和我也维持了一定的距离。

最少过了十五分钟，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个是警长，终于鼓起了勇气，僵硬地走进了室内。

“你必须同我们去！”警长说道。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说话或动作偶有差池，他们是准备向我猛扑过来的。

“可以，”我说，“但是我先要将我的文件整理好。”

那时文件铺满了我的膝部。警察在那儿呆望着，我不慌不忙地将文件放回提包，事情办好了，我才站起来。

“走吧！”我说道。我们走出了办公室，我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个警官。门口的群众分开了，让我们通过。我们沿走廊走着，另外的四名警察也在我们后面跟着。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认识阿雅克先生！”我向警长抗议道。

“他是什么人？”警长问道，无疑他以为阿雅克先生必定是华盛顿新近掌权的人物。

“他想拯救美国，”我说道。

“我不懂你讲的是是什么，”警长粗暴地回答。

我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脸，我断定他确实不懂我讲的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不过是拿三 K 党的暗号来试试你，”我解释道，“我以为你或许是三 K 党的一个弟兄。”

“哦，”他说着，笑了，“我不是三 K 党员——不过如果市内有警察能够马上回答你的暗号，那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道。

“到警卫室去。威尔逊副官想问你几个问题。众议员伦金命令我们带你去，他和斯蒂普林在隔壁房里。伦金不打算和你讲话。他佩了一支有你手臂那么长的手枪，他可能会大发脾气！”这个消息使我有点儿震惊。我来到警卫室，它就在地下室，距我走进大厦时通过的侧门不远。

威尔逊副官正在和人通电话，他向警长作手势，警长立刻搜查我，看我是否带有什么暗藏的武器。

“谁也难料，”警长用略带道歉的口气对我说，“就在上星期，我们发现了一个住在山区的田纳西州的人，在走廊内踱来踱去，他带了两支手枪，说要开枪射击总统！”

我这才知道新闻记者和警察们为什么这样小心地对待我。我认为暴露我的面目的时间到了，我便拉去我的面罩，用手绢擦着前额。警察们能够看到他们和谁在讲话，似乎也感到轻松些。

威尔逊副官是一个三十开外的漂亮的青年人，放下电话，转过身来对着我：

“有什么证明身份的证件吗？”他直截了当地问我道。

我将我的行车执照和社会安全纳费证交给他，他做了一些记录，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你打算干什么？”他问道。

我将我此行任务告诉了他，他仔细地听着。最后他开始微笑了，没有再问任何问题。他又拿起电话筒，拨动了分机的号码。

“他的心理状况似乎正常，”他拖着嗓子讲，很客气地告诉电话的另一方——可能是伦金——说我似乎神经是健全的。

副官本人有好一会没有讲话，到最后他说道：“就这样吧，先生！”他将电话筒挂上。

“你可以走了，”他转身对我说，“但我劝你在街上不要穿那东西。市内警察可能是不会谅解的！”

谢谢他的关心，我脱了袍子，塞在提包里，从门口走了出去。

“再来时也不要穿这件袍子！”他在我的背后叫着。

走到外面，我看见了驻国会的记者们焦急地在等着想知道一个三 K 党人用什么方式，为了什么来访问非美活动委员会。我一一地告诉了他们。次日清晨，这件事情传遍了全国。委员会的调查长斯蒂普林竭力摆脱他的困境，他说他“不愿和任何穿三 K 党衣服的人谈话”。

最后，我决定在离开首都之前，再访非美活动委员会一次。这回我将我的三 K 党袍子放在旅馆内，带去的只是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提包。当我敲接待室的门时，那两位认识我提包的秘书小姐，尖声的叫了一下，但并未跑走。办公室的那男子似乎觉得惊讶：怎么我又回来了。等了好一会儿，我终于被他们带去见斯蒂普林。

“你知道本委员会远在一九三四年众议员戴伊斯担任主席时就调查过三 K 党吗？”他愤怒地向我叫嚷。

“你知道那次所谓的调查过后，三 K 党大龙头告诉记者说委员会和三 K 党的纲领极为一致，两者间没有可以分辨的差别吗？”我反问道。

“全是胡说！”斯蒂普林说道。

“今年委员会投票决定对三 K 党不进行任何调查，对这种事实，你如何辩解呢？”

“那是伍德委员会，而现在是托马斯委员会，”斯蒂普林说道，“对于三 K 党的任何情报我们肯定是注意的。”

“好，几个月前我给托马斯一整箱的情报，但是他一直没有回信承认收到了。”

“你的信已经交给我们的法西斯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办理了，”斯蒂普林以肯定的口气说道，“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众议员麦克道威尔回到议会时，你无疑会从他那里得到消息。”

听了这话之后，我便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告辞出来了……

我的反三 K 党的活动开始发生作用了。全国各种组织和各报社纷纷要求

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三 K 党。在国会议席上，有人终于向法西斯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提出质问，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在南部内地，在西部边区，在得克萨斯、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都有我们的调查委员在工作，”众议员麦克道威尔答复道，“我们打算在两个星期内举行公开审讯，其中牵涉到若干相当重要的人物。”

十天之后，我打开报纸看时，知道麦克道威尔已经改变初衷，法西斯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了。

他圆滑地答道：“我们的调查员从各个方面追查线索，发现美国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活跃的法西斯主义的证据。”

不久，托马斯主席被关进联邦监狱，罪名是他曾经向若干国会雇员勒索侵吞他们月薪百分之几的佣金。他的入狱，打乱了我的计划，因为我曾希望我可以说服某一个联邦机关来审问他，要他宣誓说出他是否就是一九二五年在新泽西州柏特逊城市场街一间空屋内被吸收入三 K 党的托马斯。有一个名叫戴尔巴特的人说他看见一个叫托马斯的缴纳三 K 党入党费，另外有一个名叫纳尔佛的人说他是在同一个夜间加入三 K 党的。另外两个证人，一个名叫罗埃，一个名叫阿齐，如果要他们宣誓作证，他们可以讲出许多事实来。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虽然由于麦卡锡的常设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而失势了，但仍在大学乃至教堂讲坛干它的陷害人的侦察勾当”却从来没有把它的头伸到三 K 党内部去。

我在首都把袒护三 K 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假面具揭穿不久以后，觉得有必要去重访无形帝国的首都亚特兰大城。为了准备打回三 K 党的领地，除了蓄起胡子，买一付墨镜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由于具有同他父亲一样善于骗人的本领，加上纺织大王和可口可乐大王的支持，哈门又登上佐治亚州州长的宝座了。他的政府一上任，就把三 K 党作为一个免税的慈善团体而重新发给它公司执照，其辖区包括全国四十八州，孚特法官在批准这个名为“原有南部三 K 党组织”的执照时说，他“找不出这个组织有任何非法意图的证据”。

我回到亚特兰大城时，知道罗贝尔——如三 K 党所说的自从格林“由无形帝国到阴曹地府”去了之后，他就接任了帝国的大龙头——已经设立了许多新办事处。有人告诉我，三 K 党新的总部设在靠西城的温果酒店附近，三 K 党人在那里举行过最后一次大会。为了某种原因，我感到有必要去看一下这个新的总部……

我坐出租汽车到达西城，在离三 K 党新总部还隔有几条街的时候，看出了总部是设在一个十分昏暗的办公大楼内。在十字路口我穿过街，往回走了点儿，在屋子的进口处仔细看了一会。

有许多招牌挂在那儿，其中包括一个照相馆、一个地产公司，另外一块只是写着“斯·吴·罗贝尔，A·G·K！”。我当然了解这些起首字母是代表“佐治亚州三 K 党协会”的。罗贝尔的办公室和其他若干办公室都在二楼。踌躇了一会儿，受好奇心的驱使，我走上楼去。

快靠近二楼时，我忽然听到我很熟悉的三 K 党大龙头罗贝尔的声音。我停了一会儿，倾听着，搞清楚罗贝尔正在口授一封信。我小心地将头伸在栏杆上面，看见楼梯尽头他的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我继续向上走，步入走廊，差点被一个盛得满满的纸篓绊倒。

这纸篓是大龙头罗贝尔的吗？他会这般大意吗？

我脱离三 K 党有些日子了，我想，他或许因此感到很安全吧。取下墨镜，我向纸篓内的东西瞟了一眼。目光立刻集中到印有红色字母的大龙头办公室的信纸上。我曾从哥伦比亚党人的废纸中搜寻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忽然很想向大龙头的纸篓下手。

但怎么着手呢？

我的衣着打扮，不像一个管清洁的人。假使大龙头罗贝尔不凑巧从他的办公室伸出头来，那我就会措手不及。我不愿意和这个体重两百磅的退役警察发生格斗。

怎样带走纸篓里面的东西，也是一个问题。我要的是篓子里装的东西，而不是篓子本身。我并没有带来东西可以把篓子里的东西装进去，而这些东西又那么多。

我沿着走廊走去，一路留意各办公室，到了走廊的尽头，我走到一间上面注有“厕所”字样的房门口，我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只能容一个人的小厕所，门上有一个锁，我试了这个锁还能够锁得上。或许我可以将纸篓拿到这里来，将东西塞进我的大衣里带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定罗贝尔或他的秘书走出来，发现了我正在将纸篓运往厕所，我用什么话来对付他呢？我希望的是他或许不认识我，我应该怎样向他解释呢？最后我终于想到办法了……我把一卷手纸抛到窗子外面去了……

罗贝尔的办公室在楼梯旁走廊的一头，而厕所在走廊的另一头，这给我造成很大困难。我首先窥探了走廊内没有人，就走出来想找一条到后面去的出路或者太平门，但都没有。

我慢慢回到纸篓旁边，听到罗贝尔还在口授信件——

“秘书兄弟，你现在是完全知道的，除非每一个三 K 党员毫无例外地每月按时将党费交来，否则无形帝国的事我是干不下去的”，他这样说着。

我想，如果他是在寄发催收党费的信件，或许在办公室内还要待一会，我记得三 K 党在佐治亚州的支部，就有一百五十九个。纸篓里面的东西值得我去冒这个险么？我很快地伸手从篓子的上面抓了一把废纸，将它塞在我的大衣内。

再一次平安地将自己关在厕所内，我拿出废纸看了一下。

第一件是一张银行结单，已经撕去一半了，是国民银行西城分行发出的，这是上面的一半，是三 K 党抚恤协会的存款。如果我可以取得这张结单的另一半，我就可以有具体的东西向美国财政部提出，要求它没收三 K 党的动产，用来补偿它未还的税款。

检视其他文件，我发现了许多信的断片，是写给三 K 党各支部的会计员的，其中提到他们的财务情况。我认为这些文件必定会引起财政部人员们的注意。如果他们知道谁掌握三 K 党各地方组织的财政权，而又有这些信件来证实的话，许多三 K 党支部是无法否认它们的记录和帐目的。

我知道我必须把搜集材料的工作进行到底。我回到纸篓边，又听了一下。罗贝尔还是在干他的工作。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拾起了纸篓，端在我的面前，满不在乎但是很快地向厕所走去。当我离厕所还有二十多英尺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地产公司走了出来。从他的神情上看，他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顾客。他看见我拿着纸篓，就停住了脚步，两跟注视着我。

“厕所里一点纸也没有，”我用了最道地的佐治亚州腔调忍着笑着说。

“那真奇怪，”他说着，面上带着茫然的神色，“今天清晨那儿还有很多的纸，或许有人把纸偷去揩他们的鼻子了吧。”

他沿着楼梯走下去了，我走进厕所，立即将门锁上。

我没有一一查看，就把纸塞进我的衣袋内，我的大衣袋子马上都塞满了，接着，我又把我的上衣袋塞满了，就这样篓子也才空了一半。我又将裤袋塞满。还有不少要装进去！我拾起那些大张而平整的，解开腰带，塞进了我的短裤内，正当我从篓子底上拾起最后的几张纸片时，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在三 K 党的入党式上，我听过许多次这样沉重的脚步声——三 K 党的大龙头来了！

他已经发现废纸篓不见了吗？我已经置身于陷阱了吗？

那脚步到厕所门前停了下来，门的把手转动了。他推了一下门看门是否已经锁上了。危险就在眼前，我屏息地听着——给人家在厕所里捉着真糟糕。

过了一会儿，罗贝尔的脚步向走廊后面退回去了。如果他没有发现纸篓已经不见了，他这次回到他的办公室的路上难道还不会发现吗？假定是这样，他不是再回来，就是等着看谁从厕所里走出来。

我又等了几分钟，毫无动静。

我应该将篓子放回原处吗？我不这样做的话，罗贝尔在几分钟内可以厕所发现这一篓子，马上就会严格追查。就另外一方面说，如果 he 已埋伏好等我，看见我带着篓子出来，那么，我脱身的机会就渺茫得很啦！

我打量了一下自己，那些纸使我从各方面看起来都臃肿得像胖子歌里面的胖子一般。

我决定丢下那只篓子，冲出去。

小心地转动着门上的锁，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从缝里窥探了一下走廊，看到走廊上一个人也没有，罗贝尔办公室的门仍旧是关着的。

我打开了厕所门，开始向楼梯走去。我打定了主意，大龙头真的走出来了，我要看他的脸色来决定我是继续走呢还是开始奔跑。

刚刚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忽然大龙头的门真的开了。但走出来的不是大龙头，是一位漂亮的女郎，她身长至少六英尺。我的双手已经伸入到我的大衣袋内，将大衣拱起好像帐篷一般来掩护我身上鼓起来的部分。这位美丽的女郎以非常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因此她未能发现纸篓已经不见了。她沿着走廊走向厕所。

一到楼梯遮住了她的视线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飞奔了。我预料她随时都会撞上那个空篓子，她会叫起来的。到了街上，我急急忙忙地找出租汽车，但是一辆也看不到！

闪避到最近的街角，我继续找出租汽车。运气还是不妙，转了三个街角，不断地向后张望着，我终于乘上了一辆无轨电车。知道这并不是最安全的办法，但究竟比我步行离开附近地区要好一点。

每过去一条街道，我就感觉到更轻松一点。最后到达了一个出租汽车停车场，我便走下电车，坐上一辆出租汽车。

“到杰佛逊旅馆，”我对司机说道。

我在车上还没有坐定，心中就想到罗贝尔或许已经向卡尔特发下了紧急命令——卡尔特可能已经通过出租汽车无线电台向所有出租汽车司机发出十字架的命令，注意我这个人。

我仔细端详着司机的面孔，我高兴的是记不起在三 K 党会上曾见过他。

但是我知道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三 K 党的党员。假使有突然事件发生，我料定最好的办法是只要车子一开慢或是遇着交通信号停下来时，我就跳下去——我不愿意车子开得飞快地将我送上卡尔特的肥大的手中去。无线电每次卡搭卡搭地响一回，我的心也就随着震动一次，但是车子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我安全地到达了旅馆。

我锁上房门，将我袋子里装的东西抖在地板上，跪下去检查我的收获。

我首先注意的是有数字或是银行结单之类的东西。我不仅发现了我最先从篓子里找到的那另外半张，而且还有另外完整的三张银行结单。

这些东西揭露了许多很有趣的事情，例如，存款所使用的化名，帐户号码，有来往的银行分行，可以使用的现金，以及其他类似的资料。此外，还有一大张罗贝尔在自己的帐上添上一笔款子的单子——可是却注明某某款项已由三 K 党帐上抽出，补在其他帐上去了！

接着，我就检视信件。有许多信件副本，这些信件罗贝尔或许是为了某种缘故决定重新写过的。后来我又查出几十封全国各地三 K 党负责人员写来的信件——虽然已撕破，但很容易就拼拢起来了。最后，我看到了几十个信封，上面写着三 K 党员发信人的姓名和住址，原来这些人各寄来了一块钱作为三 K 党员抚恤协会的捐款。有的信封上注明转交，其余的信封上则依照美国南部的惯例，在信封的封口处注明了“一元”的字样。

有了这样的文件，财政部的官员是没有理由不对三 K 党的经济来源进行一次大检查的！

我应该将这些文件带去交给亚特兰大市的税务分局长阿伦呢，还是直接交给华盛顿的财政部的官员们呢？

我认定这是向三 K 党进行一次致命打击的大好机会，不能马虎从事。我打电话给飞机场，用哈林顿这个化名预定了那天下午到华盛顿去的机票。

我利用那天飞机起飞以前的时间，用胶带和浆糊把纸片粘合 188 起来。搞完了以后，我真的好像是掌握了一枚炸弹了。

到了飞机场，我认为和税务分局长阿伦通一次电话是有意义的。我不愿不必要地和他疏远，同时，我这样做，就能够告诉他在华盛顿的上司，我并没有把事情瞒着他，不让他知道。

一直到机场第一次广播让乘客将东西装上飞机时，我才和他通起电话来。

“阿伦先生吧，”我说着，并将我的姓名告诉他。“你还记得这几年来，为了能向三 K 党征收他们欠税的事情，我曾与你接洽过多次吗？”

“哦，是的，肯尼迪先生——现在你想谈什么事呢？”

“还是那件事，”我说道，“我刚刚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文件，都是从大龙头罗贝尔的废纸篓里搜集来的——”

我讲话时，我听得出在电话线的那一端有两个人在低声耳语。其中一人是阿伦，——另外一人就是罗贝尔！

“这真凑巧，”我说道，“罗贝尔先生现在和你在一道——”

“呃，呀，是的，他在这里，”阿伦答道，“我们正谈到三 K 党的税款问题，你不是说你要将你的文件带来给我看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立刻要动身到北方去，”我说道，“但是我必须在华盛顿停一停——我想把文件交给华盛顿的税务局，再让他们将副本寄回给你。”

“啊，是的，嗯……那么，我希望接到副本，谢谢你打这个电话来。”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税务局长索尼曼的私室和他密谈，我将带去的一切文件摊在他面前的桌上。

“我想我们终于找到了对付他们的材料了，”我说道，“有这些银行结单和信件作证据，他们再不能装作没有活动或是破产了吧。”

索尼曼找了她的许多助手来，他们浏览着那些文件。

刑事检查长似乎特别注意那些文件。

“这些文件是很重要的，”他说道，“你可以将这些文件给我们吗？”

“我想保留原件作我个人的存档，”我说，心中想起三 K 党文件过去是如何从官方档案中不翼而飞的，“但是我欢迎你们留下副本来。”

“好极了！我们要做两套副本——一套给这边的司法部门，另外一套给亚特兰大市的税务分局局长阿伦。”

一个漫长的等待时期又开始了，我觉得我点燃的这颗炸弹的引线好像太长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于是，我坐下来，写信给税务分局局长阿伦，询问事情怎么样了。

“你递交华盛顿税务局的材料已经正式转到我这里来了，”他复信说道，“这件事和三 K 党今年的财务活动有关，你可以放心，到明年计算今年的税收时，这些材料是会予以考虑的。”

他这种说法简直不是那么回事。我又写信给阿伦，指出就三 K 党在银行的结余来看，三 K 党的银行存款是经过几年累积起来的，三 K 党的这笔款项能够而且应该予以没收，作为部分补还三 K 党六十八万五千三百零五元八分的未缴税款之用。但是税务分局局长并未答复我，他也没有征收三 K 党那一年和以后几年的税款。

（在使三 K 党吐出它所欠美国政府的税款的努力失败之后，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类似事件。那时，前任税务局长鲁南出席众议院调查逃税事件的委员会。委员会质问鲁南，要他解释何以自他辞去税务局长以来，他作为法律顾问所代表的四大公司竟没有人要它们缴付应征的二百万元税款中的一分钱。此外，鲁南所代表的另一家公司欠款达八十一万二千元，竟被允许只缴四千五百元了事——后来这家公司给他三万五千元作为酬劳！）

有一个人本来可以用一句话就能使三 K 党永久停止活动，但这个人却拒绝说出来，这是一件极令人惋惜的事。这个人就是山姆大叔，这句话就是：

“付还欠款！”

我退出三 K 党是因为感到我确已积累了足够而有余的证据，使政府当局将三 K 党摧毁。但是各级政府官员一再拒绝根据证据行动，这样就使三 K 党得以延长寿命。

三 K 党人完全知道我再不能打入他们的支部——他们也完全知道，即使有人代替了我在他们内部进行活动，政府当局也不会来追究他们——所以，被几年来的揭发所吓走了的三 K 党人又回到他们内部来了。征集新党员的运动又慢慢地开始了。三 K 党恐怖队以“黑色袭击者”和“白色团体”的名义恢复了活动，展开一轮新的恐怖统治。……

由于局面发生这样的转变，我不禁感到失望和幻灭。然而，反三 K 党的斗争终究不是徒劳的。由于将三 K 党的内部情况交给了各民主力量，我已经为这些民主力量准备好了弹药，可以使三 K 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缩

小到极小限度，否则它会发展到很大的。今天的三 K 党已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四十八州之内有九百万三 K 党员，而是在二十七州内党员人数减少到几十万人了。

但是，由于当局拒绝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反三 K 党的斗争将不得不继续进行下去。……

第十五章 马岗大会

“喂——是纽约吗？我是亚特兰大市……”

“是的，你讲吧，”我说道，“喂，鲍布，什么事呀？”过了几个月，我又恢复了在纽约地区的讲演。同时，我已经找到人代替我在三 K 党内部进行活动。我知道亚特兰大市来的电话只意味着三 K 党又在计划于极恶毒的事了。当然，鲍布不是代替我在三 K 党内部的人的真正姓名。他在电话上称我为比尔，也为了保密——避免佐治亚州电话接线员窃听，他们可能认得斯蒂逊·肯尼迪这个“恶名昭彰”的名字，将我们的谈话转述给大龙听。“我刚从教堂回来，”鲍布说道，“教会执事们说下星期一晚上在马岗地方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集会，已向全国各地的弟兄们发出了号召。他们要举行游行，并有各种装饰，然后再到市大礼堂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

当鲍布说到“各种装饰”时，我懂得他的意思是三 K 党准备戴着面具游行，并且点起火十字架。

“市政府准许他们游行和使用市府大礼堂吗？”我问道。“都准许了，”他答道，“你记得那间马岗教堂是如何成立的吧，警察局长鲍尔斯是那教堂的头领。实际上所有市政府的官员都皈依了宗教，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的话。他们正在策划中的这场戏后面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纱厂内的工会组织运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破坏弟兄们的运动嘛！”我说道，“你能够采访这件事的新闻么？”

“我恐怕做不到，”鲍布答道，“我的妻子现在卧病在床哩。”

“既是这样，我或许以个人名义去采访，或许以一家报纸特约记者身份去采访。”

“你穿教堂的袍子吗？”

“当然了。”

“我不知道，”鲍布用怀疑的口气说着，“弟兄们还在花大力气追查你。‘主教’到处分发你的照片，如果他们看到是你，那就糟透了。……”

“我过去干的冒险事比这更危险，”我说道。“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是值得一做的！谢谢你打电话来，假使有别的事情发生，请告诉我。”

我马上将三 K 党开会的事写成一个简单的电报发给在佐治亚州马岗市我所熟识的真正的教堂领袖们。他们照我的通知行事，并且得到一家当地报纸的合作。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市政当局不得不撤销三 K 党游行的许可证。但是，三 K 党人有租用大礼堂的书面合同，如果市政府毁约，恐怕他们会以受损失为名向市政府提出控告。

当我向《纽约邮报》的编辑谈到我要穿上三 K 党的袍子从内部采访会议的新闻时，他们非常同意，让我坐飞机去。我派人将袍子送到洗衣店去洗，但马上得到回复说这种肮脏衣服应该由我自己洗。我只好亲自去向那家洗衣店经理解释我要去干什么。经理是个天主教徒，职工都是黑人，他们对我的行为表示理解。

“教堂”是暗号，指三 K 党支部。——译者

“教会执事”指三 K 党支部的头目。——译者

“皈依了宗教”指加入三 K 党。——译者

我从一堆樟脑丸里面拿出了我的自动手枪，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因为我的手枪执照只能在佐治亚州有效，所以我将手枪和皮套包起来放进我的提包里。星期一上午约莫十点钟左右，我坐上飞机向马岗飞去，我是以“威尔·任肯斯”的化名出现在旅客名单上的。

大约在正午时分，《纽约邮报》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同时登有他们的特派记者肯尼迪的照片，说他带着三 K 党的袍子和面罩飞往马岗去采访当晚三 K 党大会的新闻。

我所乘的那架飞机预定在当天午后四点十五分到达马岗市。

大约在三点半钟，我的妻子在纽约接到从亚特兰大市打来的紧急电话。

“听说比尔坐飞机到马岗去采访今晚三 K 党大会的新闻，这个消息是真的吗？”鲍布问着，他是那样地激动，以致忘掉了使用暗语。

“是的，”我的妻子答道。“他大约应该在四十五分钟内在那儿着陆。”

“你最好赶快办一件事！”鲍布说道，“纽约方面有一个三 K 党徒从报纸上看到肯尼迪要到这儿来的消息，就打电话给皇宫的大龙！大龙已经下令派一队三 K 党员去接飞机！这些人都是马岗的青年，肯尼迪不认识他们！”

“那么我怎么办呢？”我的妻子很害怕地问。

“我也不知道怎样办好，”鲍布答道，“马岗的警察肯定不会帮助我们，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 K 党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并不知道《纽约邮报》预先发表了这个报道，”她说道，“工会怎么样——我们在马岗有什么熟人么？”

“呀，你说得对，”鲍布说道，“史塔恩斯现在就在马岗。你可用电话和他联系。”

“谢谢你——再见吧！我决定马上打电话！”

“等一等，”鲍布说道，“我的妻子现在已经能起床了，我想我应该马上坐汽车到马岗去。在比尔下飞机以前我可以到达那里。或许我可以帮助他……”

“好，祝你顺利。”

我在飞机上，当然对这些经过一概不知。

飞机在马岗机场着陆的时候，我立即发现有五个神色可疑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表情令我生厌。我走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用斜视的目光打量着我。在马岗下飞机的人，除我以外，只有一个女人。她的家里人来接她，急急忙忙地伴着她走了。我环视了一下，想找一辆出租汽车。但是一辆出租汽车也看不到。机场离市区有好几英里。

“有什么交通工具到马岗市去呢？”我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问道。

“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那人毫不关心地回答我。这时，那五个人站在机场的另一端，彼此低声谈话，同时注视着我。我闪避到男厕所去，将自己关在一间马桶间内，将手枪皮套挂在肩上。我腋下的自动手枪使我感到舒适和安心，即便这样，我依然处于劣势。

我走出机场，站在路上，那五个人也跟着我来了。路上只有一辆汽车，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上了司机的座位。我保持着和他们的距离，他们很不自然地站在周围。

“你坐我们的车子进城吧？”其中一人用友好的姿态向我喊着。“不，谢谢——我等我的朋友们来接我，”我说着，一面想着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会有朋友来接我呢？

“你的朋友们可能不会来，”那个人说道，“我们马上就进城——愿意载你一同去。”

“谢谢你们，”我答道，“我的朋友们随时会来的。”“你可以在这桌上留下话来，说你已经进城了，”那人坚持说，“这样，他们来了就不会不知道你的去向。他们不来，你也不致于束手无策。而且非到今晚飞机启程时是不会有出租汽车来的。”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其余的几个人也走近来。除他们之外，就看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人了。我将我的手伸到上衣里面去摸自动手枪，好像我是在衬衫袋里摸索纸烟似的。我心里想到，如果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三 K 党员掏出手枪来对准我，命令我走上他们的汽车，我怎么办呢？我一向认为，在空旷的地方，在街上，我的机遇似乎会好些——我要叫他们不容易对我下手。现在实践这个原则的时候已经到来，看起来它还是一个好办法。我碰到了三 K 党的一个绑架队，这一点在我的心中已经是明朗的了。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呢？”那人不耐烦地问着我。

来到我面前的有两个人已经将他们的手放在上衣的口袋内——就是说放在他们自己的手枪上面了。但是，当他们看见我也伸手到我的上衣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停止了他们的打算。问题是看谁先动手。

即使情况对我有利，我想只要可能的话，我还是要避免动枪。他们似乎决心要把我带走。假如开起枪来的话，我可以预料三 K 党人在法庭上必定会异口同声他说我是企图持枪抢劫他们。

就在那个当儿，一阵滚滚的尘土冲到了机场。

我心想，又是一队三 K 党恐怖队员吧！这下我可完蛋了！

从尘土中驶来了一辆大汽车，有三个人急忙下了车，将我团团围住。

“怎么啦，老兄！”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道。他就是史塔恩斯，他拍着我的背，两眼瞪着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你夫人约莫七分钟前打电话给我，说你快来了，所以我们尽快赶到这里来，你上车吧！”

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也爬上他们的汽车，紧紧地跟在我们的汽车后面。

“这些畜牲似乎在追踪我们，”史塔恩斯说道，“我认识他们中间的两个人——这些败类，我们在纱厂内受尽了他们的苦头。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现在有胆量来对付我们。”

“车子开慢点，”坐在后面的一个工会弟兄说道，“和他们周旋一下是我再喜欢不过的事。”

史塔恩斯将车子开慢了，但三 K 党恐怖队员也把车子开慢了。显然他们是不喜欢这样势均力敌的。

“或者他们只是想查出我打算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将我绑架走。”我说道。

“那么，我们就甩掉他们，”史塔恩斯说道。“你们看吧，实际上在佐治亚州灰尘扑扑的路上我是最善于摆脱各种工贼的能手！”

我们将车子开到一条泥土路上，三 K 党恐怖队员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我们的汽车掀起的令人窒息的尘土，本来多半可以使追逐者迷失道路的，但惯于这一套的三 K 党恐怖队员还是继续赶着。我们汽车的记速表已经指到每小时九十英里左右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和三 K 党恐怖队员一道我或者还安全些。”

“他们都是最顽固的家伙，”史塔恩斯说道，“但是我知道如何处置他们！”

我们从那条多灰的小路转上了一条没有铺好路面的宽而直的碎石路上。史塔恩斯从记速表看出我们和三 K 党人之间的距离。我们正在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前进之时，他忽然转动方向盘，在路中间将车子向左边一个急转弯，车头转到和我们刚才走的方向正相反时，史塔恩斯忽然用脚蹬着加速器，开动了车子，飞速地直向迎面而来的三 K 党恐怖队员撞去！正当两车好像免不了互撞的时候，三 K 党恐怖队员的那个司机慌张起来，将车子开到树林里去了。他们的车子撞到一丛矮树林里，而我们则得意地开走了。

“这样的对付办法真够呛！”我喘着气说，一再揩着额上的汗。

“这些杂种是会逃之夭夭的，”史塔恩斯说道。“只有在他们知道他们不会遭到伤害的时候，他们才会强硬。”

“我要去旅馆，但那些家伙会找到我的，”我说道。

“不要着急——我送你到我们的弟兄哈定家里去住，”史塔恩斯建议道。

“那很好，”我说道，“你刚才说从我的妻子那儿接到的电话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不知道你在马岗。”

“你正要为它写稿的那家报纸在事前好像发表了消息，纽约方面有人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市的三 K 党总部，说你正在到这儿来的途中，”史塔恩斯说道，“后来，你叫他为鲍布的那人知道了风声，打电话给你在纽约的妻子，她就打电话给我，”史塔恩斯继续讲道，“我和她讲话的时间不长——没有多余的时间。”

“看见你来了，真是高兴极了，”我说道。

“哦，鲍布让我告诉你，他也要去采访三 K 党大会的新闻。”

“好，这次三 K 党大会进行的情况怎样？”

“到市内的三 K 党人真是满坑满谷，”史塔恩斯说道，“从汽车的牌照看，南部各州的都有，也有是从南部各州以外来的。”

“如果我们工会弟兄们想来帮忙的话，我希望他们今晚在会场外面将全部三 K 党汽车上的牌照号码记下来，”我说道。

“他们怎样能够肯定哪些是三 K 党的汽车呢？”哈定问道。

“有的三 K 党员在下车以前就穿上了他们的袍子，有的是走进了大礼堂才穿上的，”我说道，“那些走进大礼堂才穿上袍子的三 K 党员会将他们的袍子放在小提包里或是用纸包着带进去。”

我和哈定一同回家，我将袍子挂起来，为参加会议做准备。史塔恩斯在约定的时间来了，驾着汽车送我到礼堂去。我们俩找到一条僻静的小巷，我在那儿穿上了袍子，戴起面罩，独自走向礼堂的门口。礼堂外面有一群麦塞学院的学生，他们手上拿着一把传单，正和一个警官讲话。

我拿过来了一张传单，传单有力地攻击了三 K 党和它的谬见。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传单发出去呢？”一个学生质问那警官，“在美国是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

“这不是自由的问题，”警官带着假笑说道，“你们有酿成火灾的危险，这是违反本市法规第八五九七条的。……”

我走上了石阶，穿着袍子的三 K 党员们站在观众中间，散发大批的三 K 党煽动仇恨的宣传品和入党申请表格。警察并没有去阻止他们。

穿着袍子和戴有面罩的三 K 党恐怖队员在礼堂门口站着岗。我看到有一些三 K 党恐怖队员站在礼堂的屋顶上，他们的袍子迎风飘动。我心里想，这真是怪现象——这个礼堂是用人民缴纳的税款建造的，本应用于公众福利

的，但公众却被阻于门外。当纳粹突击队员发动政变，接收公共建筑和政府大厅时，景象必定就是这样的。我想我或许可以看到一次美国式的纳粹政变的预演。

我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戴上了面罩，我就不怕被三 K 党恐怖队员的搜索的目光发现。已到达的三 K 党员有数千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甚至小孩子们也穿上了三 K 党的全套服装，头上罩着三 K 党的面罩。正像纳粹党人一样，三 K 党迅速地将儿童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三 K 党的教育。

我在通往大厅的小房里来回走着，希望在我的朋友鲍布穿上袍子以前，我能够碰到他，以便谢谢他救命之恩。事后我才知道鲍布那时是在外面——或许是再一次来救我的命吧！

当时鲍布冲到站在人行道上的史塔恩斯的身边，史塔恩斯认出他来。

“肯尼迪在什么地方？”鲍布气喘咻咻地问道。

“他刚走进去，”史塔恩斯答道。

“哦，我的天呀！”鲍布说道，“我们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出什么乱子了？”

“大龙设了一个圈套来捉他！不出十分钟，三 K 党恐怖队员就要将所有的门锁起来，大龙要命令礼堂里的每一个人脱下面罩！只要有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认出了肯尼迪，他就完蛋了——三 K 党恐怖队员会把他抓住，给他苦头吃的！”

“可到底去哪里找他呢？这比海底捞针还困难呀！”

“我知道，但我必须要试试看，”鲍布说着，就冲进了大礼堂。这时仪式正在进行，每个人都带上了面罩。鲍布很不愿意地放下了面罩，心里并不敢肯定他能找到我。

上面所说的情况是过后我才了解的。当时，我听到我所熟悉的鲍布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他低声叫着：“喂，比尔！”我费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找到了鲍布。他沿着边线在三 K 党人的官员中间漫无目标地走着，每走几英尺就重复地叫着：

“喂，比尔！”

“什么事呀，鲍布？”我问道。

“是你吧，比尔？”他低声地说道，“我发现了这么多和你同名的人！你赶快离开这里！”

“有什么乱子吗？”

“大龙现在随时可以命令把门关起来，叫每一个人脱下面罩！”“天呀！我们得出去！”

“你最好一个人向门口走去，假使有三 K 党恐怖队员阻拦你，你可以装出要呕吐的样子！”

“好……我就走！”

我尽快地向门口走，竭力做到不引起他们过多的注意。把门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

我开始像醉汉一般地摇摇晃晃。他们有意地向我面罩上的眼孔窥探着，想看清楚我的相貌。

“我喝多了酒，”我说着，在他们两人中间摇摇晃晃地走着。他们两人面面相觑，我当时摇摇摆摆地像走不稳，似乎随时都有滚下石阶的危险。

“出去吧，弟兄，”最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道。

我继续摇摇晃晃地走进黑暗中，真的感到有点头昏眼花。我走到小巷里面，脱下了我的袍子，将它藏在史塔恩斯的汽车中。那时我打定主意最好离大礼堂远一点。我走过街道，沿着大礼堂转了一圈。我一面走一面记下其它州的汽车牌照号码。我屡次将这种号码给当地联邦当局和保卫人权有关的各种团体，有时这种号码作为证据是很有作用的。

麦塞学院的学生们仍然很沮丧地站在周围。

“应该想办法让全世界知道，马岗市的多数人是反对三 K 党的，”我听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学生说道。

这句话使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走上前去，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的三 K 党的袍子在这里，”我说道，“我们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将这个袍子用东西填满起来，用绳子吊起成为一个假人，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这办法很好！”其中一个学生说道，“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我们这儿不需要三 K 党人’。”

“我赞成这个办法，”另外一个学生说道，“我家里有一条绳子，我家离此地不远。”

“我可以去做一块牌子来，拿一些破布来做填满之用，”另外一个学生自告奋勇地说道。

他们去了。大约二十分钟，我们又在巷子里会合。

“在麦塞学院，他们没有教我们怎样打私刑结子，”拿绳子来的那个青年笑着说道，“我想我只得想个临时办法。”

我小心地从袍子的正面将绣好的三 K 党员的神秘记号取了下来，这是袍子上价值最昂贵的一部分，这东西将来还是有用的。“把它挂在电线杆上怎样？”一个学生问道。

我两眼注视着礼堂顶上放哨的三 K 党恐怖队员。

“在那些家伙来到街上以前，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悬挂起来，然后逃走，”我说道，“但这还不是我们唯一担忧的事。我知道三 K 党恐怖队员的习惯，很可能已经有穿便衣的家伙站在前面的人丛里了。”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办呢？”那学生问道。

我向广场四周打量了一下。基督教男青年会有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正在礼堂的对面。

“你们来帮我把东西卷成一捆，这样看起来我就像是一个旅客了，然后我去看看可否在青年会租一个房间，”我说道。“我将想办法把这东西从一个窗口上挂出来，”我解释道。“这件事既是一件好事，我想青年会不会觉得受到连累。”

我们将绳子、破布和牌子包在袍子内，我拿着这包东西走进了青年会。他们只剩有一间房，我付了一元钱作为房费。上楼时，我告诉黑人电梯司机道：

“街对面不是正在干着万恶的勾当吗？”

“有些白种人干着莫名其妙的事，”他说着，惊奇地一笑。

不巧得很，我的房间并不正对着礼堂前面的广场。

“厕所在什么地方？”我问刚才由电梯送我上来的那个侍者道。

他带我沿着过道走去。厕所的窗子所对的方向，正是我需要的！

他走了之后，我立刻跑到我的房间内，将那一捆东西带到厕所去，门上没有锁。如果有人——假定是一个三 K 党员——走进来的话，那我只好碰运

气了。

我很快就把假人从窗子外面降落下去，将绳子的一端系在挂洗脸毛巾的架子上。街上人群中间传来了一阵低微的人声，好似远处的雷声一般。我穿过过道急忙地从避火梯下去，经过一条小巷走到大街上。

在礼堂屋顶上放哨的三 K 党恐怖队员已经发现了那个假人，从屋顶跑下来不停地咒骂。摄影记者也发现了这个东西，闪光灯突然亮了起来。汽车都停住了，交通阻塞起来。群众伸长了脖子望着，手指着飘荡中的“三 K 党人”。我自己混在人丛中间，从旁注视着那些三 K 党恐怖队员怎样处理这件事。有一个三 K 党员爬上了窗台，伸出手来刚刚接触到袍子的边缘。

他使劲跳起来去抓那个假人，那假人却慢慢地向上升了！我向上一看，只见一只黑黝黝的手将绳子拖走了——他就是我在电梯上见过的朋友！这时，绳子系紧了，假人挂得更高，使人无法接触到。

三 K 党恐怖队员们也看到了那只黑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骂了一声，跑进了青年会，一步四级地爬上了楼梯。

这个黑人的遭遇必定很残酷。我后悔我不应该想起挂假人的办法。

大约过了五分钟，那个三 K 党恐怖队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我连那个黑流氓的影子也找不到，”他说道。“厕所的门已经锁了，经理发誓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

“让这个黑杂种逃脱了，真可恨！”另外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说道。

“我不相信这是那黑人想出来的办法，”头一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说道。“一定是那个喜爱黑人的畜牲指使他做的！看起来和真的三 K 党员穿的袍子一样——我敢打赌这又是那个奸细肯尼迪干的事！”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取下来。如果给大龙看见了，他一定会咆哮起来，全亚特兰大市都可以听到，他还会活活地剥去我们的皮！”

“如果你爬到我的肩上，我想你可以接触到那个假人。”

在观众的嘘笑声中，那个三 K 党恐怖队员爬到了他的伙伴的肩上，向上一伸，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落在矮树丛跌作了一团。假人被扯了下来，折断了头，落在他们两人的身上。群众中发出了一阵轰然大笑。他们两人面红耳赤，将假人扔到汽车后面的座位上，开着汽车奔向苍茫的夜色中去了。

第二天清晨，全国各地报纸以第一版刊登那件三 K 党的袍子的照片，我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三 K 党的白色袍子了（虽然我不久又得到了一件三 K 党组织委员的绿色绣花缎袍）。各报新闻不是仅仅报道三 K 党的大示威，而是首先报道用假人来表现三 K 党人被吊死的故事和基督教徒们以及马岗市大学生抗议三 K 党的活动。

这场戏反而让我们唱了，三 K 党人好像给水淋了的大黄蜂一般狂怒起来了。

第十六章 三 K 党在白宫

“喂，这你见过吗？”我的妻子很兴奋地问我道。

我刚从马岗回到纽约市，我们正坐在纽约黑人区公寓的早餐桌上，我的妻子忙着为我剪存上星期的报纸。

“看见过什么呀？”我接着问道。

“我读给你听吧：‘泽西市通讯——杨格牧师三十年来一向担任反天主教的三 K 党的全国牧师和极端新教火柱教会牧师，今天在耶稣教堂由苏利文神父主持改宗天主教。对于这种空前的改变信仰，他们两人都拒绝发表评论’。”

“唉，我真该死！”我惊讶地说道。“是哪一天的报纸？”“是五天以前发生的事。”

“把报纸递给我吧，”我说道，将报纸塞进我的衣袋里就走出了门。

“祝你幸运！”我的妻子祝福我的时候，并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仍旧继续干她的剪报工作。

我坐上了汽车，驾着车子通过哈德逊河下的荷兰地道开往泽西城。我首先到教堂去，刚巧苏利文神父不在。

“你为什么想访问杨格先生呢？”一个侍者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

“我正在写一本暴露三 K 党的书，我想杨格先生改变信仰的事情应该放进这本书里去，”我回答着又想起了什么，再补上一句道：“这个报道对教会是有好处的。”

他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来，又问道：“你贵姓？”“我姓肯尼迪。”

“不错，肯尼迪先生。你是了解的，我们必须保护杨格先生，不能让新闻记者和三 K 党人来打搅他。我可以告诉你杨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这一回我的真名字对我很有帮助，在纽约区名叫肯尼迪的人实际上都是祖籍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如果那个侍者知道我是祖籍爱尔兰的佐治亚州人，而佐治亚州的祖籍爱尔兰人又是非常活跃的新教徒，我不知道他是否肯这样的帮助我。

我照他给我的住址走到一座很朴素的公寓，敲着公寓的门。“谁派你来的？”一个眼光锐利的女人问道。

“我是刚从教堂来的……”我答道。

“那么，我想是可以的，”她说道。“请进来吧。”

她领我走过门厅，到了一个门口，敲开了门。一个长着银白色头发、带眼镜、面容憔悴而慈祥的人正躺在床上。

“杨格博士，这位青年人说他是从教堂来的。”

“进来吧，进来吧！”杨格说道。“那么，你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三 K 党人吧！你不是吧，是吗？”

“哪里会，”我答复着，当那位妇女走出门时，我就坐了下来。“我大半生是和三 K 党在作斗争。”

“如果我们过去碰面的话，也许会交起手来呢，”杨格说着嘻嘻地笑了。“无形帝国到处都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但是，感谢上天，现在这都成为过去的事了！是苏利文神父叫你来的吧？”“不是的，我从报上知道你改变信仰的事。我正在写一本揭发三 K 党的书，我想，你或许可以帮我的忙吧。”

“你了解三 K 党的什么事呢？”他很认真地问着。

“什么事我都想了解！”

“你可找对了人啦！”他又笑嘻嘻地说道。“我过去在三 K 党内部地位之高，除了大龙头就要算我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新闻记者想采访一条低级趣味的耸人听闻的新闻，那我可不愿和你谈了！自从我改变信仰的消息传出去以来，那些新闻记者差不多烦死我了！”

“我想给三 K 党一个彻底的打击。”我向他保证。

“我来帮助你吧！”他热情地说道。“我是活不了多久的。我的勇气已经消失了。我躺在医院好多个星期，处在死亡的边缘。你知道吗，在我整个住院时期唯一来看过我的三 K 党员，就是想向我借五块钱的那个家伙。”

“你给他钱了吗？”

“我没有给他钱！”杨格的眼睛发出愤怒的光芒。“但那个时候，苏利文神父来了……现在，在我去世以前，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能够向美国青年人进一言，劝他们不要和三 K 党接近。三 K 党所接触过的每一件东西或者每一个人，都会腐坏。三 K 党是腐败透顶的！我不知道是给什么魔鬼缠住了和他们发生了来往。如果我可以多多少少赎罪的话，我死了也高兴！”

“我打算拿一架录音机来，你就可以口授整个故事。你的意见怎样？”我问道。

“我平生见了麦克风从不害怕！”他答道。“我从前常常每天替三 K 党做无线电广播。但你最好要小心些……”

“你这话怎样讲呢？”

“你进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你没有？”

“我没有注意到，”我只得老实说。

“从窗子向外面瞧瞧吧，你看见有什么人，”杨格向我建议。“看看街对过那座公寓大厦进口的地方。”

“有一个家伙站在那里，”我报告道。

“这些该死的三 K 党恐怖队员！”杨格愤怒地说道。“自从我改变信仰的新闻披露出来之后，他们就派了一个岗哨在外面，监视每一个到我这儿来的人。三 K 党害怕我讲话，怕我举出他们的姓名来，怕我揭露他们的数不清的罪恶。我从无形帝国各地接到了成千上万的信件，有的是向我威胁，有的向我讨饶，还有的向我提出条件，如果不向外声张的话，许我五千元。我的电话机白天黑夜老是响着，直到我把电话线割断为止。他们像老鹰一般地监视着我，希望我随时会死掉。”

“我想明天晚上带着录音机来，”我建议道。“不过机器太大，溜进来，难免不给他们发觉。”

“你应该小心点干，”杨格同意我的话。“他们都是一些胆小如鼠的家伙。一看到录音机，他们就会吓得如鸟兽散。至于他们过后会怎样干，那可难说了。”

“我是有决心的，如果你也有这种决心的话，”我说道。“如果你亲身体验的事情录下音来，这就是不可否认的确凿证据，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你明天晚上七点钟来吧，那时我将把一切准备就绪。”杨格答复我道。

第二天晚上，我又驾着汽车穿过荷兰地道，我的妻子坐在我的旁边，一架录音机放在后边的座位上。到了泽西市，我将汽车停在一块招牌的旁边，招牌上写的是“公证人波伊德事务所。”

“你在办公时间以外替我工作，我将给你以加倍的酬劳，”我向波依德

表示。我不仅需要他担任录音的证人，也需要他以书面誓证书方式的供述替我证明。

他坐到汽车后座上，我们一同驱车到杨格的家里去。我打定了主意，不将车子停在太远的地方，以便离开杨格家时，可以赶快上车。我们看到杨格的窗子里有一盏电灯亮着。街的对面的那间公寓大厦灰暗的过道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 K 党恐怖队员。我什么也没有说，恐怕引起波依德的惊慌。我们一起把录音机搬到屋子里去了。杨格看到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他有点吃惊。但是马上就镇定下来了，他仰躺在床上，好像很怡然自得的样子。

“你应该把窗帘放下来，”他说道。“今天晚上街对面有两个三 K 党员在放哨，如果他们看见我对准麦克风讲话，他们可能会向我开枪乱射。”

我赶紧照杨格的话办了，波依德焦急地打量着房间的四周。

“现在我明白了！”波依德叫道。“你就是脱离了三 K 党的那个家伙！我不愿替你干这个勾当！我宁愿多活几天，不要你给我什么报酬！”

“忍耐一下吧，”我劝告他道。“我会将你的报酬由五块钱提高到十块钱的。”

“好吧，”波依德略为踌躇了一下，说道，“马上开始，赶快干完吧！”

我将录音机通上电，等着它发热。我的妻子拿出了一本笔记本，打算在录音的同时，记下要点来。

“准备好了么？”杨格问道。

“可以开始了，”我把麦克风安置在他和我们之间。

“我从哪里谈起呢？”

“就先讲你的姓名、住址和日期，然后再告诉我们你在三 K 党干的工作吧。”

杨格先说明了他的身份，然后才开始讲到他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就加入了三 K 党。从那个时候起，我除了替三 K 党工作外，别的事干得很少。在新泽西州三 K 党内部和由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三州加上华盛顿所组成的三 K 党大区之内，实际上我担任过每一项职务，最后，我担任三 K 党的全国牧师。每年我买一辆新的宾克牌轿车，拿着帝国护照，走遍了无形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从事三 K 党的建党工作。铁路公司发给我一张免费乘车证，我拿着这张免费乘车证，为三 K 党的事务，行程几万英里。我的旗手拿着我的绣花旗子为我开路。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全国每一个三 K 党支部都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

“人家为什么这样称呼你呢？”我抢着问道。

“这是从在华盛顿召开的三 K 党帝国大会上开始的，”他接着回忆那件事。“我想那是在一九二四年，那时候三 K 党在全国四十八个州差不多有九百万党员。这个数字不是三 K 党说的，而是《世界年鉴》登载的。”

“三 K 党帝国大会的事情你可以谈一谈吧，”我鼓励他。

“我们那天从破晓到黄昏，沿着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十人一排列队前进，接受无形帝国的大龙头检阅。他那天是坐在华盛顿纪念碑下面的王位上，”杨格回忆道。“当我们全部集合在那里的时候，那种景象真叫人难忘——一眼望去全是穿白袍子的三 K 党员们！好像三 K 党内部所说的，美国已经三 K 党化了！”

我虽然了解这话的意思，但仍然问道：“这话到底怎样讲？”

“那就是说三 K 党已经把美国掌握在它的手心里面！我们已经控制了美

国，或者说我们差不多控制了美国。我们在那次示威游行之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有十七名参议员和几位内阁成员以三 K 党弟兄的身份坐在讲台上。有一个参议员对我说道：‘杨格，如果三 K 党能够骗得过法院，使法院不能告发的话，它必然会统治美国’。”

“三 K 党用什么方法企图影响美国政府呢？”我装做不知道地问道。

“我们并不是企图去影响，而是已经影响了！举一个例来说吧，就在那一年，我们花了一百多万元活动国会，通过了约翰逊移民法案。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三 K 党规定了禁止有色人种和袒护北欧白人入境的美国移民政策，那个政策到今天还是完全有效的。”

“各州的情况怎样呢？”

“那个时期，有六个三 K 党员坐上了州长的宝座，我们控制的州议会那就更多了！我还是先来告诉你，人家何以称我为‘好打架的牧师’吧。事情就发生在我说的那次大会上，会上，无形帝国大龙头伊凡斯叫我以全国牧师的身份致祈祷词。我讲完了以后，他说道：“牧师兄弟，就你那样的高声叫嚷看来，你必定以为上帝是个聋子吧！”这活使我很恼火，我就把一瓶冰水向他扔去，水、冰和瓶子都跟着飞到他那边。我嚷道：‘陛下，你这么接近上帝，他是不是聋子，你应该知道呀！’在座的弟兄们都笑了，无形帝国大龙头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笑了。”

杨格一边讲着他的有趣的故事，我一边催促我的妻子和公证人向他提出问题和建议。这么一来，他们作为证人的证据就在录音带上扎了根。

“停一下吧！”我最后说道。“这一卷录音带快用完了，等我再换一卷……”

我的妻子带着手提打字机到外面的门厅去将杨格讲话的要点打成誓证书的形式，公证人波依德走到前门去窥探三 K 党密探们的动静。

他回来报告道：“现在那边只有一个密探了！”

杨格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悠闲地转动着大拇指，愉快地微笑着。

“有一次在白宫录室中举行的三 K 党入党式是我协助办理的，我想我可以跟你谈谈……”杨格无意中谈到这件事。我听到这活几乎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你开玩笑吧！”

“不，先生，这完全是实话！”他向我保证道。

我向我的妻子叫道：“我们这里又开始工作了！”我兴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转动的开关是管录音带的，而不是管录音的。“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在白宫录室里举行三 K 党入党大会么？”这时已经准备停当，我要求杨格谈下去，以便我录下音来。

“帝国入党组的组成人员我们共有五个人，”杨格开始说道。“我们那时过分兴奋以致忘记了宣誓保守秘密，所以我这时来告诉你，也无所谓。伊凡斯以无形帝国大龙头的身份担任组长，副手是亚拉巴马州的法官戈麦尔。我以三 K 党全国牧师的身份到场，另外的两人我将他们的姓名忘记了。”

“那次是谁被吸收入党呢？”我不能够抑制我的好奇心，于是打断了他的话。

杨格答道：“那次被吸收入党的就是哈定总统。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

真的太兴奋了，竟把宣誓典礼要用的一本《圣经》和一把刀子都丢在汽车上忘记带进白宫。是哈定总统派人从白宫拿来了一本《圣经》和一把刀子，典礼才得以进行。”

“你们那时穿了三 K 党的白袍子戴着面罩吗？”我用怀疑的口气问着，竭力想像当时的情景。

“当然喽！作为帝国的官员，我们都穿上了各种花色的绸袍子。伊凡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仆人们除一张桌子外将录室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搬走。地毯，墙上的画幅，每一件东西都搬走了。三 K 党确是喜欢作贱有权势的人的。是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了那次宣誓。美国大总统就是这样双膝跪在地上发誓说，他以后服从三 K 党无形帝国大龙头的旨意，永无异言。”

“哈定总统的誓词和一般三 K 党员的入党誓词完全相同吗——永远拥护白人至上和其他一切吗？”

“每一个字都和一般三 K 党人的誓词相同！我们对他唯一的照顾，就是当他在宣誓时手举得太久了，觉得疲乏，大龙头让他把他的胳膊搁在桌子边上，后来这事引起了一场争论，我认为亵渎了圣坛，但是大龙头听了不过一笑了之！”

“关于那次的宣誓典礼，你可还记得别的什么事吗？”我暗示他多谈一点。

“我记得的就是这么多。典礼举行过后，当我们一一握手道别时，哈定总统转过身来向伊凡斯大龙头说道：‘陛下，你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事吗？’”

“‘我只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总统先生，’伊凡斯说道，‘我的汽车行驶在华盛顿有些麻烦，你可否发给我一个特别牌照来解决这个困难呢？’”

“‘一定的！’哈定总统说道。‘我准备将陆军部第二号汽车牌照发给你——仅次于潘兴将军的汽车牌照！’”

“伊凡斯当然是高兴极了。自从有了那个牌照以后，他从没有在遇到红灯时停过车。”

“那真是历史上的奇闻。”我说道。

杨格说道：“你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你去看看哈定的坟墓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一个石头做的白山茶花形的十字架，那就是三 K 党人替他立的，是三 K 党骑士级白山茶花勋章的象征，那是对一个三 K 党员死后追赠的特别荣誉。实际上哈定生前所得到的也不过是骑士级的低级勋章。我了解实情，因为我本人就是持有山茶花骑士勋章的人。”

杨格停顿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回忆往事的微笑，我催促他道：“你继续讲下去吧……”

“当然喽，在白宫内部举行的入党宣誓，并不只是哈定的那一次——”杨格开玩笑地说着。

“还有什么人呢？”我差不多叫起来了。

“那我可不愿谈下去了！”他坚决地回答道。“一个人有时是不得不负某种责任的。哈定的那次入党式，我们只是由于当时忘记了发誓保守秘密罢了。”

“杜鲁门如何呢？”我问出这问题后，感到这一句话有点冒昧了。

“啊，他是一个三 K 党员，”杨格信口讲起这件事。

“杜鲁门也是三 K 党员吗？”我兴奋地问道。“他当然是的，还要我一再地重复吗？我告诉你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亲眼看见了什么？”

“我看到他最初的申请书。”

“你怎么看到的呢？”

“那是杜鲁门在密苏里州当法官的时候，他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三 K 党那时不愿意杜鲁门中选——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杜鲁门是彭德加斯特系的人，就是说他是属于堪萨斯市彭德加斯特领导下的政治派别的一员。三 K 党从来就不欢喜彭德加斯特这人，他们痛恨他。他虽然给他们大批金钱，他们还是恨他，原因是他骗过三 K 党的……”

我急于想知道个究竟，就问杨格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杜鲁门请求加入三 K 党的申请书呢？”

“那是我去亚特兰大市的时候，因为我想去看一看。我是三 K 党全国政治委员会的委员，我就直接走到三 K 党的皇宫去。当时伊凡斯是三 K 党无形帝国大龙头，我问伊凡斯道：‘杜鲁门那家伙的入党申请书在哪里呀——你这里有吧？’他答道：‘你是知道的，像那样的东西我是不能给你看的！’”

“当时伊凡斯就向他的秘书使了一个眼色，他惯于那样，那就是暗示她‘去把申请书拿来吧’。秘书去拿申请书，约莫二十分钟，申请书已经放在我的旁边了。上面写着‘哈利·杜鲁门’，籍贯是——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密苏里州独立城……”

“你可记得杜鲁门在三 K 党会上讲过话吗？”我接着问道。

“啊，是的，他讲过的，他以法官的身份讲过话。在秘密会议上——那是对未来的党员进行传授三 K 党党义的会议，那些人都是经过三 K 党调查委员会批准的。”

“杜鲁门在这种会上讲话也给他报酬吗？”

“没有，没有，不给他报酬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演说，都是别人告诉我，他是三 K 党内最糟糕的演说者，只有极少数的像参议员赫佛林（亚拉巴马州）那样的人演说才得到报酬。赫佛林每次演说都是要钱的，否则他就不来了——讲完了他还要收一次钱。他每次都是站着向你讲你一生也没有听过的那么一大堆骗人的话！他能使每个人都兴奋起来！他靠三 K 党赚了二十多万美元，那我是知道的。”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全国政治委员会的事情，请你再多谈一谈吧。”我要求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三 K 党捐钱给政党候选人来帮助他们当选呢？”

“三 K 党从来没有拿钱给过什么人！”杨格愤慨地哼了一声。“我们要候选人给我们钱，然后三 K 党才在投票时给他们以支持。如果不是涉及到三 K 党某项重要原则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支持卖给向我们出了最高价钱的人，不管他是哪一党。我们的三 K 党委员会参加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去，有许多次都搞到了他们的捐款。然后我们再来向候选人进行勒索——从大总统到各州的参议员每一个人都是漏不了网的。在我们向他们榨取够了之后，我们才让三 K 党各州、郡和地方的组织再向他们进行追索！”

“那些在政界中地位很高的人怎么也能和三 K 党发生联系呢？”我问道。

杨格答道：“因为三 K 党给他们各种保护，一个三 K 党员一旦宣布他竞选一种公职的时候，他的三 K 党的党籍在竞选期间就自动地停止了。这么一来，这些候选人可以宣誓他们不是三 K 党的党员。选举完毕以后，他们立刻又自动地恢复了党籍。”

“这真是地道的三 K 党把戏！”我说道。

杨格接着说道：“但还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保护党员中在政界、工商界和专门职业界的有名人物，三 K 党组织了一个自称为大三 K 党的机构。大三 K 党每年集会一次，所有参加的会员都戴上面罩，所以他们的身份甚至在彼此间也都是保守秘密的。”

“你认为美国有再被三 K 党党化的危险吗？”我问道。

“你是知道这句俗语的——‘一经做了三 K 党员，终生便是三 K 党员’。”杨格答道。“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三 K 党的党义，他的行为每每是终生像一个三 K 党员。你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有九百万三 K 党员，你也不能忘记他们的子女呀！大龙头的皇宫里面有一个名册，凡是加入过三 K 党的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都登记在上面。所以你必须记住，三 K 党的影响是远远超越它的党员以外的。”

“现在三 K 党的活动范围到底如何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就注意到在美国四十八个州里面有二十七个州组织了三 K 党。”

杨格微笑了，表示同意我的话。他说道：“大约是这样，有时我想到你定是三 K 党内部的人。”

“三 K 党在政府内部的势力确实远不及以前了，”我坚持着我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的话。

“你听了会惊讶的，”杨格皱着眉头说道。“三 K 党在国会内部，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朋友。长期以来，事情就是按照三 K 党的路线在进行的。不久以前，大龙头还夸口说：‘三 K 党主义到底变成了杜鲁门主义’。”

“你这句话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说道。“你今晚讲得太多了，你不要使你的心脏太劳累了。”

当我关上录音机，我的妻子走到外面去准备誓证书的时候，杨格对我说道：“我明天准备到哈德逊河上游一所疗养院去住，十天之内我就会回来的。如果那个时候你再来看我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谈。”

“好极了！”我赞同杨格的话，小心地包好了录音带，盖上了录音机。

杨格接着说道：“你今晚离开这里以前，我有一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如果你去那个小房间看看，你会找到一件绿色缎袍和一面旗子——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拿去，因为我不想要它。如果你看看架子顶上的那格，你会发现一个旧的鞋盒子，里面装的是大三 K 党的会员卡。”

我跑到那间小房去，突然从窗子下面屋外的矮树丛中传来一片响声。

杨格说道：“他们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快把电灯关了吧。”房间里面是漆黑的，我连忙跑到窗子旁边，留神地看着屋外。果然，有一个人急忙地跑过街到另外一个岗哨那边去。当我告诉杨格时，他这么说：“我应该早就料到这一手，恐怕我已经使你陷于危险的境地了。今天晚上你带着大三 K 党的名册走出这里的时候，你会碰到真正的危险的！”

“这种毫无价值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个公证人说道。“我马上要从后面溜出去。”

“用不着这样慌张，”我说着打开了电灯。“除非你为我们的誓证书做了证明，否则我是不会给你报酬的。”

“那就快点吧！”他突然地说道。

“我昨晚正在睡觉，他们冲进了我的房间，”杨格接着说道。“幸运的

是，我早已将那个鞋盒子交给我的女房东，请她替我收藏起来了。”

我爬上了一张椅子，拿下那个盒子来，揭开盖子，我看到盒子里面满是索引卡片。这些都是杨格亲手写的。我用指头轻轻拨着，看到大三 K 党党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他们的入党日期，其中有许多人是政府官员、警察局长、工业家等。

“这真可怕极了！”我说着，一面在我的大衣袋里面扯开一个口子，将那些卡片塞进夹层里面去。“如果他们在屋外抓住了我，我是舍不得损失一张卡片的。杨格博士，今天晚上，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真不懂，像你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你加入三 K 党的。”

杨格简单地回答道：“是三 K 党盛大的仪式和打着信奉基督教的招牌。最近几年来，我才开始怀疑的，逐渐摆脱了三 K 党。我不瞒你说，牛顿牧师在浸礼会南方大会上那一次的讲道，与我脱离三 K 党大有关系。”

我笑了。我知道他指的那一次讲道。实际上，我曾通过工会的朋友们，鼓动亚特兰大、迈阿密和南部其他各城市的牧师同盟发起“反三 K 党”礼拜日，暴露三 K 党自称是新教的拥护者的谎话。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杨格回忆道。“事情发生时我正在联合郡担任三 K 党分部会议的主席。会上有一个三 K 党员站了起来，宣读有关这件事的剪报。据报纸的消息说，牛顿博士在讲道时说过，基督教的十字架应该被举起来，不应该把它烧掉，应该象征爱，而不是象征仇恨。我深深地被他的话感动了。但是，读着剪报的那家伙叫道：‘牧师兄弟，我要求你作一个解释！’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想到的只有这么一句话：‘无疑地，这是共产党在南方浸礼会大会的影响！’词不达意的回答是那样的荒谬，就是一个哑巴三 K 党人听了也得发笑。”

“这种讲道在讲过的各城市必有很多好影响，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影响所到达的地方是这么辽远的。”我说道。

“哦，这对三 K 党是一个很厉害的打击！”杨格笑着答道。“的确厉害！在无形帝国内部，三 K 党员的人数到处都减少了。自从那时起，三 K 党的牧师就非常缺少——三 K 党找不到人替它祈祷了！”

“这些话我听够了，”公证人焦急地叫道。

“这是誓证书，”我的妻子拿来了一扎文件，对公证人说。杨格在誓证书的每页上面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了名，在誓词的末尾签了全名。誓词是这样说的：就他所知道的，根据他的信念，这些事实全是真的。公证人匆忙地签了字并且盖了印，我交给他十块钱。

“谢谢你，再见吧！”他说着，一溜烟跑了。

我把誓证书塞在我的大衣的夹层里和大三 K 党的索引卡片放在一道。我的妻子将杨格的三 K 党袍子和旗子卷成一捆，她提起了打字机，我扛起了录音器。

我和杨格握手告别时，他劝我道：“最好赶快离开，注意要沿大街走。”

“谢谢你今晚帮我的忙，”我说着，也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话。

走到前门，我两眼盯着街的对面，只有一个盯梢的家伙在那儿。

“我们快跑吧，”我对妻子说道。“你关上汽车门的时候，就把它锁上！”

我们向车子跑去，不一会儿，我们的车飞也似的开走了。从汽车的后视镜里面，我看到我们后面有一辆汽车轻轻地驶向那座公寓大厦，载上那个盯梢的家伙以后，就开来追我们了。

“你把手伸到我大衣的夹层里，拿出卡片和誓证书来，塞到汽车的座位下面去！”我告诉我的妻子道。“也把录音带塞下去！留下一两卷空带放在后面的座位上，如果他们来检查我们，我们可以作弄他们一下！”

我们的汽车由一个街角转到另外一个街角，我把它开向荷兰地道的入口处。三 K 党人的汽车比我们的汽车小，遇到拐角时转得快。我几乎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汽车已经和我们平行，准备抢到我们的前面，将我们的汽车挤到路边去。

我使用了我在中学时代学到的驾车技术，我故意将我的头转向右边，这么一来，那个三 K 党司机以为我看不见他——我用脚猛力踏着汽车的加速器，车子很快地向前开去，两辆汽车快要相撞了，我气也不敢透。没有发生什么乱子，我望过去，看到那个三 K 党司机已经丧失了他的勇气。他将车子开到一旁，避开了我们的去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三 K 党员激烈地争吵起来。后来，每当他们想把车子开到和我们平行时，我就把车子开得左右两边摆动，到了荷兰地道入口的地方，我们终于摆脱他们了。

“干得妙，”我的妻子笑着说道，“一个晚上将两个大总统钉在三 K 党的十字架上了。但是，我却希望你再不要去干这种事，否则，不到岁数我的头发就会白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杨格的公寓。

“杨格博士在家吗？我要和他讲话，”我问房东太太。

“杨格博士——”她慢条斯理地答道。“唉，他到哈德逊河去的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在睡眠中静悄悄地去世了！”

第十七章 迈阿密的恐怖

我和三 K 党做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开始感到相当疲劳了。我虽然总想在远离那些三 K 党匪徒的新英格兰地区某处宁静的乡间安居。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到南方，住在三 K 党无形帝国的中心。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南面约十八英里的瑞士村留下了一小块土地。瑞士村大概有八十七个居民，我的那块土地包括一个小湖，坐落在郊外，附近没有邻居。我的妻子和我好像拓荒者一般来到了这个地方，着手开垦土地，建立家园。我们决定称这地方为伯鲁查哈齐，这是印第安人的名字，意思就是“快乐之乡”。

一天晚上，我正在吸着烟斗，希望我永远、永远不再和三 K 党纠缠了（我在附近一带是用“比尔·肯尼迪”这个新的名字和别人来往的），正在播送一只民间小调的无线电收音机忽然中断了。

附近的杰克逊维尔城无线电台报告员说道：“本台将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件从迈阿密发来的特别新闻，原定广播节目暂停。一个大炸弹刚才炸毁了卡维尔村黑人住宅区一座可以住十六户人家的公寓式的房屋。这些房屋的住户还没有搬进去，所以没有死伤。警方说这次爆炸，在五十排房屋的半径之内的窗子都震坏了，床上睡着的人也被震得颠簸起来了。这次爆炸是迈阿密一带最利害的一次。这次爆炸使用了两捆各重一百磅的炸药。第三个炸弹是八十个雷管捆在一起的，没有引爆。警长赫德黎说，所有迹象表明这次爆炸不涉及三 K 党，这件事应由共产党负责。有一个黑人业已被捕。”

我对妻子说道：“我得再去了！”

她知道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她不声不响地准备好了我的提包和自动手枪……

我坐着公共汽车南进的途中，考虑了许多事情。主持迈阿密三 K 党的是一批凶恶的青年人，我要费点力气才能制服这帮家伙。我已彻底暴露了自己，以致不能打进三 K 党内部去，我打算徘徊于三 K 党员出没的各酒吧间，装作一个在休假期间的三 K 党员，设法取得炸弹案的线索。还有，假使三 K 党弟兄们要举行戴面罩的示威，我参加进去也是比较安全的。

公共汽车沿着长满了棕榈树的印第安河岸向南驶行的时候，美丽的景色，使我很难想起像爆炸案和三 K 党的这些事。我最后到达迈阿密市界限以内时，突然间认出了一个空旷的地段。若干年以前，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这样的说明：

“欢迎到迈阿密来！

三 K 党第五支部约翰·布·戈登

邮政信箱第一八一号

布恩纳列树车站”

取下并且捣毁这块广告牌，是我对三 K 党进行的打击之一。我查看法庭的纪录，查出了这块地皮的主人，后来又找到他的顾客中若干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住址。我向他们说出了我的意见之后，不久这块牌子便被推倒了，永远也没有再竖起来。

那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 K 党戈登支部的许多党员都不满足于三 K 党恐怖政策的纲领，建立了一个灰衫组织，自称为“白色阵线”。作为白色阵线的成员，他们穿着黑皮靴，挂着军官皮带，装模作样地夸口道：“当

希特勒杀光了欧洲的犹太人之后，他会来帮助我们将迈阿密海滨的所有犹太人赶到海里去！”当犹太退伍军人组织起来接受他们的挑战时，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终于被搞得一筹莫展了。这些犹太退伍军人一经知道白色阵线分子迫害无辜的犹太人，他们马上跑到肇事地点去，在发生的殴斗中，他们每战必胜。我还发现白色阵线分子的宣传品是在德国厄尔福特市希特勒的世界新闻社印刷的这一事实，这一点对我是大有帮助的。

他们借三 K 党面罩和三 K 党的巢穴为掩护，又恢复了夜间的恐怖活动，多少年来在对付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方面，创下了许多暴行纪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无形帝国的任何一个三 K 党分部。他们所醉心的把戏，就是每年在当地共济会礼堂举行一次“美国主义”的节目。即使是入场券每张卖十元，这些场合——其中不过是几个穿着袍子的三 K 党空谈家发表一些疯狂的演说——也不是常常满座。三 K 党成功的秘诀是不难发现的——商人们和政客们受了他们的威胁，只得购买入场券。

一个蛮横的三 K 党委员会派人向犹太商人说道：“我们是三 K 党派来的！我们近来对犹太人是从轻发落的，你想买多少入场券呀！”

接受三 K 党的佣金、专门打电话给迈阿密的政客的一帮人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

他们这样告诉那些政界的人们说：“没有三 K 党的支持，谁也保不住自己的位置！替你的朋友买十张入场券可以吧？”

我所要面对的就是这帮家伙。……

公共汽车开进汽车站之后，我在行李房存放好提包，走到比斯加尼湾岸边去散散步，舒展一下双腿。迈阿密似乎一切和平常一样，正忙于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游客们来花钱做准备。

到迈阿密之后，我首先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经常是站在维护民主的最前列的。

“唏，斯蒂逊！我早就希望你能来进行爆炸案的调查，”哈利说道：“你何以不到郊外来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呢？我们这里有一间客房，欢迎你来住。”

“我马上来！”我答道。“你可以把这次事件的背景告诉我。如果有什么证据，你会知道什么机关可以竭力追查吧。”

我从公共汽车站取出了提包，来到了在郊外的哈利的家里。

“最近的消息到底怎样呢？”当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问哈利道。

哈利答道：“看来三 K 党是在干着老把戏。但是，我从没有听过他们以前用这么多的炸药。在大战期间，我在欧洲看到一次投下成批的、毁坏成排房屋的炸弹的破坏性，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像卡尔维区公寓大厦毁得那样厉害的一堆瓦砾场！”

我说道：“我相信这是三 K 党创纪录的事。我保存的文件中充满了这类案件。这些案件发生于全国各地，从加利福尼亚州到新泽西州，由伯明翰到芝加哥。但在一次的爆炸案中使用这么多的炸药，在他们还是第一次。”

“在这一带获得炸药像找一杯水喝一样容易，”哈利说道。“多数炸药厂设在市外不远的地方。无论你是买一筒炸药还是一车炸药，你无需任何许可证。”

“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采取更严格的办法呢？”

“这是值得试一试的。我要将这个意见转达给工会，让他们去催促当局办理。”

“卡尔维区的情形怎样？这件事发生前有过煽动活动没有？”

“多极了！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我们取得骑士庄房屋计划，计划中把卡尔维区的二百一十六个单位划为黑人居住。这个房屋计划原是建筑起来仅供白种人居住的。卡尔维区正对着一个黑人住宅区。先是有些住在骑士庄的白种人开始大吵大闹起来，后来许多别的人也参加了。”

“是谁？是三K党吗？”

“并不是公开的。……煽动活动大半是自称为业主协会这个组织发动的。”

我对他说道：“三K党处理住房问题照例是那一套，全国各地都一样。关于业主协会的情况你了解吗？”

哈利答道：“除了知道它是一个新的组织以外，其余我知道的不多。他们是两星期前动手的，要求警察开进去将黑人赶出卡尔维区。”

“我想，卡尔维区那时还是空着没有人住的吧？”

“不是完全没有人住，有的房屋已经有人住了，其余的也可以住人。唯一令人高兴的事就是三K党将他们的炸弹埋在一间没有人住的房屋底下。如果有人住在里面，上百人会被炸死，这就是大家所担心的事——特别是现在还住在那里的黑人。第一批的爆炸用意或许是将他们吓走；如果他们不离开，我认为三K党是会将炸弹埋在他们的房子底下的。”

“他们搬出来了么？”

“没有那一家搬出来！他们请求警察派人在夜晚站岗，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只是允许夜间偶尔有一辆警车开过他们那里。”

“市参议员们对这件事怎么说呢？”

哈利愤愤地答道：“他们没有谈到什么积极的办法。自从爆炸案发生以来，报纸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实际上是这样的，市政委员会被这个新成立的业主协会纠缠了一个星期之后，上星期才同意宣告卡尔维区是‘公众安全的威胁’！并将它改为一个办公大楼。”

“如果卡尔维区已经被宣告不给黑人居住了，何以有人想把它炸得粉碎呢？”

“这你就得问三K党了，”哈利说道，“住户们在白人和黑人朋友的帮助下，取得法庭的指令，要市府官员到法院说明这座房屋被宣告不准黑人居住的理由。法院定于十二月十七日审讯，但我料定三K党人不愿意等待那么久——否则是他们要给法院多一些东西来考虑考虑。”

“爆炸案到底改变了诉讼程序没有呢？”

“没有，只有市府行政官奎格和业主协会狼狈为奸，要求警察开进去，无须法庭的任何命令就将黑人赶出来。”

我惊讶地叫道：“是奎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一直担任这边的警察局局长。那时他竟让三K党横行无忌，用警察来保护三K党的游行和一切！他部下的两个警察抓住了一个旅馆的黑人茶房，说他向一个白人妇女挤眼睛，就用车子将他载到市外去，割掉了他的睾丸！”

“这些事我全不知道，”哈利说道，“那是我到迈阿密以前的事。”

“今天晚上我听到的事已经够多了，”我说着，快快喝完了我的咖啡。

“明天一整天我可能很忙，现在应该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卡尔维区四周看看。哈利并没有夸大损害的程度——甚至公寓里装置的冰箱也炸成了碎片。一个黑人从一间有人住着的屋子

里走出来了，我便和他攀谈起来。

“你们好像处境很困难，”我说道。

他两眼凝视着我，想发现我到底是同情他们，还是向他们发出威胁。

他大胆地说道：“只要警察让我们成立警卫队，谁要像这样干，我们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我说道，“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保卫自己，反抗别人的侵犯和攻击。”

“你不要担心，”他说道。“我们正在尽全力从我们的窗子上了望着！”

“没有人打算搬走吧，有吗？”

“没有！我们被迫在空气龌龊的洼地上，污黑的窝棚中住得太久了，现在既是住上了像样的房屋，不作斗争就放弃它，是不可能的。”

我点点头表示赞成，我离开时，他的两眼看着那一片废墟。我走到一家最靠近白人住宅的酒吧，要了一杯啤酒。喝了一点之后，我转身看着坐在旁边的那个人。

“你们这边的人遭遇过爆炸案吧！”我大胆地问道。

“是啊，近期内是不会有黑人搬进那所房子里去住的，”他笑道。

“在我看来好像是三 K 党干的事呀……”我带着试探的口气问道。

那个人带着疑惑的口气答道：“我可不知道，但不管是谁，这件事确实做得很好！”

“你认得迈阿密市的一位阿亚克先生吧，我是从佐治亚州到这儿来度假的，很想见见他。”

“这我可说不上，”说完这话就不再说下去了。他的嘴是这么紧，我断定他是一个三 K 党员，他知道我讲的是是什么，也许是他们最高当局有令不得向任何陌生人谈起炸弹的事，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口令。我不能太心急了，于是，我又喝了一杯啤酒，和他们谈起别的事来。我刚要离开酒吧的时候，他追着喊道：

“如果你对卡尔维区事件有兴趣的话，今晚为何不去参加业主协会召开的会呢？业主协会就在这条街道拐角的那边，会议八点钟开始。”

“谢谢你，”我答道。“我或许去走一趟。随后再见吧。”

余下的时间，我往希阿里亚和其它郊外歹徒聚集的所在地跑了好几回。这些处所是三 K 党员喝啤酒的地方，但是我找不到一个鬼东西承认他知道阿亚克先生。我相信我已经不只问过三个三 K 党员，但他们一句话都不透露。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哈利和我交换了意见。

哈利说：“你提到的加强管制炸药的问题，我告诉了工会第八九支部。这个工会支部由一群机警的人组成，会员中间有白人也有黑人，思想都很进步。他们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见消防队长，他是负责这类事情的，他答应尽力加强本地的法律措施。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任何人都可以到消防队去领得一张购买炸药的许可证，只要说他们需要炸药来除掉一个树桩，或是建筑一个游泳池或其它理由就行。但是就市外的大炸药库来说，那他就一筹莫展了。消防队长说他‘希望并且祈祷’州议会一年以后开会的时候会对这件事采取行动。”

“这么一来，三 K 党就会有充分时间毁平整个卡尔维区了，”我苦笑着说，几乎没有想到爆炸事件会在同一地方发生两次。

吃过晚饭后，我去参加业主协会的会议。除了面孔不同之外，这个会和

我在亚特兰大及其它地方出席过的一切业主协会的会议一模一样。协会的领袖再度提出要求警察将一切黑人从卡尔维区驱逐出去。

他高声嚷道：“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不希望它再发生，我们永远也不希望它再发生！如果这种事继续下去的话，恐怕会引起流血事件。”

他用很露骨的威胁口气说：附近所有铁器店都有白人居民去买武器和弹药，生意兴隆极了。

接连几天，孙勒加市长接到许多匿名电话向他威胁道：“把黑人赶出卡尔维区，否则我们要把他们炸得一个不留！”

卡尔维区一带依然没有派警察去保护。

就在这个时期，我翻阅旧报纸来证实我所记得的三 K 党早期的恐怖运动，这些恐怖运动的目的是想使迈阿密市的黑人住不上新的房屋。果然，我发现了许多报道，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三 K 党破坏了在松林区一带建筑住宅的计划。那时，三 K 党还不是用炸药而是用火烧掉了已经建筑完成的第一批黑人住宅；他们在住宅区周围界线上架了火十字架，当时有一个三 K 党人用播音器宣告道：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就是三 K 党！任何时候如果法律失去作用，你们就找我们好了！我们要像迈阿密海滨的人们所做到的一样，不使你们和黑人在一起睡觉！”

（美国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迈阿密海滨，另外一个为棕榈海滨——不准黑人建立自己的家庭，甚至在黄昏以后，不准黑人在街上逗留。）

我也发现了那时有几个业主协会支持三 K 党鼓动反对把房屋给黑人住。

人们会以为像这样的纪录就足够唤起政府当局根据近来的炸弹案讯问三 K 党，但是甚至在我将所辑集的新闻剪贴交给哈利，由一个公民权利协会拿给警长看了之后，警长还是拒绝讯问任何三 K 党恐怖队员。为了施加压力，我们广泛地组织了当地居民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质问他何以不对三 K 党恐怖队员采取行动。我就是第一批向他提出质问的人之一。

“三 K 党是美国一个合法的、守法的团体呀！”他咕咕嚷嚷地说。

这件事促使我到法院去探查团体注册执照的记录。果然，我找出了一张执照，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发给佛罗里达州三 K 党的，将它当作是免予纳税的“慈善”团体！除此以外，我又发现了州长瓦伦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允许一个佐治亚州的团体，即南方三 K 党，在佛罗里达州各地设立三 K 党支部！

我还将调查工作从法庭转移到酒吧间，我查明了戈登的三 K 党支部已经分裂。大多数三 K 党员加入了亨德克斯担任大龙头的南方三 K 党，剩下的党员现时自称为“第二支部”，而且受我的老友亚特兰大的三 K 党大龙头罗贝尔的管辖。

这个消息传到了各种争取公民权利的团体之后，促使他们催促州长，州长才派去了一个“特别调查员”，这人名叫伊利奥特，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我回到迈阿密约莫两星期后的某一天清晨，当时我在哈利的家里喝咖啡，电话铃响了，是哈利从他工作所在的犹太人公共会堂打来的。

“你猜得出是什么事吗？”他带着有点颤抖的声音说道。“什么事呀？”我问道。

“我刚才接到科拉尔格布斯地方犹太人公共会堂打来的电话，说是今天早晨在他们大门前的台阶上发现了一包炸药。”“呀，天呀！”我只这样简单的答道。

“昨晚有人将炸药抛出来，碰着了一棵棕榈树，把引线打脱了，”哈利接着说道。

“没有线索吗？”

“没有线索。公共会堂里有一个守夜的人，警察的巡逻车本是每二十分钟要开过会堂那边一次的，但是，谁也没有看见什么。”“哦……”

“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卡尔维区是怎样的感觉！如果你知道有人随时想向你投掷炸弹，你怎么能悠游自在！”

“现在怎么办呢？”

“大家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政府当局答应的已经不多，而做的那就更少了。”哈利说道。

又过了一个星期，恐怖分子又开始进攻了。他们这回的目标是犹太学校和犹太教堂，不过，他们自己制造的炸弹又一次没有爆炸。还是没有人被传讯——只有两个砍伐树桩的黑人因为在他们的车上发现了几支雷管，就被送进监牢了。

恐怖分子显然认为警察不采取行动就是暗示他们可以随意轰炸，所以他们等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又回到了卡尔维区来。他们所埋的三包炸药，有两包没有爆炸，爆炸使那一所有八个单位在内的建筑物遭受了二万二千元的损失。

一大群黑人，其中许多是卡尔维区的居民，都挤到肇事地点来了。有一个人拿着一支鸟枪从他的被震动的家里走了出来——警察立刻向他扑上去。

“你拿那支枪干什么？”警察盘问着他。

“保护我的家眷和我同种族的人们，”他很镇定地答道。

“上车去！”警察发出了命令，抢去了那个黑人的枪，将他推到装有无线电的巡逻车的后面的座位上。

警察的这一个行动激起了当地黑人的战斗情绪，五百多个黑人团团围住了警车，车子不能动弹了。他们不声不响地打开了车门，招呼那个被捕的黑人下车。他走下了警车，走到人群中。吓坏了的警察疯狂地拍着无线电求援。那一时刻，大迈阿密市每一辆装有无线电的警备车都响应了前来镇压暴动的号召，警报器不断地呜呜叫着，但那晚并没有再度逮捕黑人。

警察也没有在卡尔维区布置岗哨。隔了两夜之后，在星期日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恐怖分子在卡尔维区进行第三次轰炸。接着每隔半小时，在犹太区又连续发生了两次爆炸，光是犹太教堂窗户上被炸毁的彩色玻璃，就值数千元。几天以后，恐怖分子更进一步向少数人扩大进攻，竟向天主教堂投掷炸弹。

我告诉哈利道：“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三 K 党是迫害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现在或许有人会向三 K 党进行反抗了！”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制机关这样做。

到这时为止，价值二十五万元以上的财产已经被毁了。说也奇怪，还没有生命上的损失。教堂联合会、牧师联盟和犹太旧教徒协会联合发起一个群众大会，要求警察当局给予保护；犹太人反诽谤联盟会成立了一个反轰炸联络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访问了警察局副局长郁阿尔，要求他在恐怖分子最可能作为目标的地点派驻岗哨，被他拒绝了。

“我们不能抽调警官来做更夫，”他说道。

这时，犹太退伍军人人们去访问警察局局长亨德生。

“如果法制机关不保护我们，我们只好采取自卫行动了！”他们说道。

“我们请求你授权我们担任特派代表，那么我们才好设立警卫，保护我们的社团。”

警察局局长同意了，退伍军人立刻在所有犹太人机关的屋顶上面装起了聚光灯，白天黑夜都派人巡逻。但是，当卡尔维区一批黑人退伍军人前来申请给予同样权利时，警察局局长改变了初衷，并且取消了原来的授权。

州检察长伊文建议警察局局长，请求瓦伦州长派一队民团来——不是来保卫少数人的房屋，而是来“预防黑人暴动的”。

至于联邦调查局的态度则是坚决拒绝遏止恐怖事件，说什么看不出联邦保证的公民权利有被侵犯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冬季旅行季节又要到了。经营这笔大生意的有关方面，开始抱着恐惧的心情，害怕恐怖行动使旅客们不敢前来，因而损失大批财源。

“为什么不动员旅行行业来要求本州和联邦当局采取行动，停止轰炸呢？”我向某些人提出建议，他们是有能力发动这件事的。“官员们对于少数被歧视的人或是拥护公民权利的团体是不会有所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只要大商人把鞭子一抽，官员们就会跳动起来。他们关心的是有钱的人，对于一般平民的愿望就不是那样关心了。”

一直到十二月七日——第一颗炸弹爆发后两个半月——由于全国各地群众大会以及佛罗里达州旅行业的催促，美国联邦总检察长才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一下看是否可以进行调查。”

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局长告诉新闻记者道：“在一次爆炸案中，有一个邮箱损坏了，这或许可以让我们进而调查这件案子了。”

圣诞节的前夕，恐怖事件发展到了最高峰。那天晚上终于发生了一件杀死人命的爆炸案。

恐怖分子将一枚炸弹安置在迈阿密北面密姆斯小镇黑人居民摩尔夫妇的卧房下面。摩尔当场就被炸死了，他的妻子受了一个星期的痛楚之后也死去了。

她生前向来到病榻前的亲友们说道：“眼看我就要死了，摩尔和我竭力为人们争取公平的待遇，别的人必须继续进行这个斗争。”

尽管摩尔夫人说她“完全知道”炸弹是谁安放的，可是不论是当地警察，瓦伦州长的特别调查员伊利奥特，或是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在摩尔夫人死去之前向她索取供词。

摩尔是一个勇敢的争取民主的崇高战士，他一生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他的同胞争取较多的公平待遇。在他遇害之际，他不仅担任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州书记，而且是佛罗里达州进步选民同盟的领袖。后一组织在发动佛罗里达州的黑人登记参加选举的工作中完成了辉煌的任务。一九五

年，我以一个独立的“色盲”的候选人的资格竞选佛罗里达州美国参议员的时候，我提出的竞选纲领在外交政策方面主张“与人共存”，在内政方面

主张“一律平等”，摩尔的组织一致赞成我做候选人。

“以你那样的一个政纲，你不害怕人家称我们为赤党吗？”我在俄卡拉城举行的全州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一个摩尔的支持者问我道。（共和党和民主党被提名的人没有一个敢接受黑人的请帖出席那次大会。）

“人家称我们为黑人这么久了，现在人家用别的颜色来称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要管它干什么。”摩尔答道。

我相信这就是摩尔夫妇惨遭杀害的真正原因。在白人优越论者看起来，他以选票来武装黑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件事已经是够糟糕的了。而他居然在运用选票方面表现了这样大无畏的领导精神，在他们看来那简直是糟糕透了。

摩尔夫妇的被害，使全国各地和国际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对佛罗里达州的恐怖事件加以制止。

瓦伦州长的特别调查员伊利奥特向报界保证道：“佛罗里达州正以全力来查出犯罪的各方。我们在肇事地点的附近发现了若干线索。”

不久之后，我在杰克逊维尔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南方抗议大会。大会上有一个发言人哼着鼻子道：“线索吗？佛罗里达州到处是线索！如果有一个白种男人和女人被炸死了，第二天警察就会不分皂白地捕捉一百个黑人下狱的。”

会议上，我报道了我所发现的事情，就是佛罗里达州用公司注册执照的方式批准了三K党的活动。我提出愿意为剥去三K党的合法外衣提供必要的证据。这个提议交给佛罗里达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让他去采取行动。

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和信件，警告说大会会场即将被炸。每一次警告传到会场之际，主席都向大会报告。但是并没有人离开会场，出席的人反而增加了。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之一、南卡罗来纳州人西金斯夫人说道：“这些到处投掷炸弹的人就是不了解我们，他们以为炸弹可以驱散我们，实际上，炸弹恰恰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了！”

最后一天，有人潜入了地下室，将供暖设备用的瓦斯管的开关打开，但并没有点燃它。整个建筑物马上充满了瓦斯，可能爆炸的危险性极大。幸而后来将瓦斯关上了，又将门窗打开，因而没有发生不幸事件。

就在这同一时期，民权保障大会派了一个由黑白两种人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到特拉哈斯来要求瓦伦州长采取行动。瓦伦不仅悬重赏给予通风报信因而能将恐怖分子逮捕法办的人，而且请了代表团到州长官邸去吃饭。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白种人和黑人在州长官邸第一次一道进餐。

第十八章 佛罗里达州的惨案

我在迈阿密调查恐怖事件后回家不久，就接到佛罗里达州南部又发生一次惨案的消息，于是我又整装出发了。我的妻子几乎没有时间来洗我的三 K 党袍子。

无线电报告员报告的情况非常简略，令人莫名其妙。

“昨晚有两个黑人囚犯，在押往美国最高法院授命重新审判途中企图逃跑，被湖滨郡警察局长麦科尔开枪射击，其中一个名叫薛孚尔的黑人，当场毙命。另外一个名叫欧尔文的黑人现躺在犹斯提司医院，命在旦夕。”

南部各州执法官枪杀所谓抵抗逮捕或是企图逃跑的黑人，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是家常便饭。但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囚犯，麦科尔也不是普通的警察局长。这两个受害者就是格罗夫兰地方四个不幸者中的两分子，他们被人控告曾在佛罗里达州的格罗夫兰强奸了一个白种女人，他们的案情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现在麦科尔使用警方专用手枪把犯人杀死，事实上已经推翻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我决定尽我所能彻底查明这件案子的根由。

我坐上了飞往奥兰多市的飞机，由那里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前往犹斯提司。飞机着陆之后，我买了几份当地报纸，坐上了去犹斯提司的第一班公共汽车。当我们的车子爬行在点缀着湖泊和棕榈树的橘子林路的时候，真的令人难以相信，像这样外表恬静的乡村居然产生了如此严重的种族仇恨和三 K 党的暴行。我当然知道，产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不是气候，也不是土壤，而是少数人的贪欲。这些人唆使普通老百姓互相残杀，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我着手研究了案情并且根据有关枪杀案的新闻报道做了笔记。麦科尔事件是够简单的，实际上是太简单了。他的汽车轮胎走了气，人犯企图脱逃，向他进行攻击，他不得已向他们开枪射击。就事件的表面来看，很难令人置信的就是，那两个被捕的黑人手已经被铐在一起，而且并未持枪，但麦科尔还是向他们猛烈射击。和新闻发表在一起的有一张照片，其中看到有两个黑人躺在沟里。标题说明照片是犹斯提司一家报纸的女编辑摄的，她那时碰巧带了闪光照像机，在发生枪击事件的附近地区进行采访。

有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改编了的“格罗夫兰四人事件”的背景新闻。事件最初爆发时，我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南部，我熟悉案子的一切详情，所以我容易辨别事情的真伪，也很容易把所删掉的东西补上去。

报纸的报道开头就这样说：“格罗夫兰四人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当时有一群黑人绑架了一个白人主妇并且强奸了她。”

事实是这样的，这件事发生时，案情涉及的那个白人妇女有一个晚上没有回家，她和她的丈夫坐汽车在外面兜风，车轮胎走了气。有几个黑人停下来了，表示愿意用汽车送她到加油站去请别人来帮助。第二天早上，发现她和加油站的一个服务员在一道。据她自己说，她是天亮以后才到达的，说她曾经受到了黑人的绑架，但她指不出任何一个黑人来，直到第二天她才叫出“强奸”二字！

新闻报道接着说：“当地靠种橘子树为生的人们对于这次罪行非常惊讶，有三个黑人青年——薛孚尔、欧尔文和格伦科——都已因犯罪被捕，第四名嫌疑人托马斯在抗拒逮捕时因中弹致死。”

真相就是这样的，三 K 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游行，燃起火十字架；当地黑人非常恐惧，因此，居民都从市内逃走了。为了得到三 K 党所领导的进行

私刑拷打的暴徒们的谅解，麦科尔所做的正和近几年来南部许多警察局局长所做的一样——他用承认他们是地方团队的办法使他们合法化。

大规模逮捕人的事情发生了，几十名黑人被捕后用车子押解到了监狱。那个被“侮辱”的女人的丈夫也在这次事件中掏任了重要角色，一直到黑人都关在监牢之后，他才指出那三名“罪犯”来。托马斯是在他的亲戚家里给地方团队发现的。他们用步枪、鸟枪和手枪打得他体无完肤。

有一个记者问道：“当时不可能活捉他吗？”

地方团队的队员简单地答道：“他企图逃跑。”

新闻记者转过来向当地派去率领地方团队的副队长问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

“我另有任务，”副队长答道。

杀人狂暂时得到了满足，这些合法化了的私刑暴徒就走散了。

在那几个青年受审以前的几个月，麦科尔洋洋得意地说，他已经从他们三个人那里取得了亲笔署名的供词。这么一来，他的政治资本达到空前的高度。当审判开始时，在三K党唆使下的当地报界煽起了仇恨的火焰，一批新的私刑暴徒组织了起来，向法庭的大门迫进。

暴徒们嚷着：“让我们来处理这些黑人！用不着将纳税人的金钱白费在审判上面！”

警察局局长麦科尔不是来驱散暴徒的，相反却在法庭的台阶上向暴徒们演说。

“这件事交我们处理，你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是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的！”他郑重其事地答应暴徒们。他这样说，是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审判的结果上面。

令人注意的是检察官并没有提出麦科尔所夸口的署名供词来。这有力地支持了囚犯们所申诉的，他们在狱中被人殴打和折磨的事。

暴徒们还在到处横行无忌的时候，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提出了对这个案子的判决。陪审团说三名囚犯都“有罪”，仅对当时还只十六岁的格伦利表示宽大。

法官对薛孚尔和欧尔文说道：“我宣判用电刑处死你们！”他对格伦利说道：“判你无期徒刑！”

警察局局长麦科尔履行了他的诺言，他的选民们满意了。他洋洋得意地将囚犯转解到雷福德镇的州监狱，薛孚尔和欧尔文被关进了“死牢”听候执行。

又想到了新闻报道，我就继续看报纸：

“他们被判罪以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替薛孚尔和欧尔文呼吁。佛罗里达州高等法院坚持原判，但本月初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再审，理由是首次审判是陪审团在激动的气氛中举行的，而且是有计划地不许黑人参加陪审团的。枪杀事件是在囚犯们被解往重新审判的途中发生的。”

新闻报道忽略了一件事，就是，除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法院呼吁之外，民权保障大会主办了多次群众大会，成功地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注意力集中到格罗夫兰四人案件上面来。报上也没有提到高等法院的判决对麦科尔的政治地位有何影响。电椅的刑法使暴徒们至少暂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湖滨郡有人公然表示意见：“那些黑人已经活得太长了。”

我到了犹斯提司。走下了公共汽车之后，立刻就感觉到置身在一个使用

私刑的城市里面了。犹斯提司的紧张气氛，就像三 K 党在佐治亚州门罗市对四个黑人进行私刑拷打之后我所感到的气氛一样。

街头上很少看到黑人，白种人走起路来双腿都是硬僵僵的，好像随时要扑过去的狗一般。我在喷泉旅馆开了一间房间。他们对我说，所有的人，从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到新闻记者都来定了房间。

坐在写子台后面的那个健壮而年轻的女子抱歉地对我说道：“恐怕你得自己将行李拿到楼上去，我们雇用的黑人侍者和电梯司机今天不来工作。”

我答道：“我可以自己照料，我有一只旅行袋和一架打字机。”

“你也是新闻记者吗？”她问道，“说起来是怪可怕的，但是我却希望多来几回杀黑人的事。从来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漂亮青年来到这儿。”

安置了行李之后，我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首席法律顾问马希尔取得了联系，他很快就将最近的发展情况告诉了我。经过了几次输血之后，欧尔文现已脱离了险境，而且有力气可以和人谈话了。大夫们允许他在下午给人作首次讯问。作为欧尔文的律师，马希尔是去看他的第一人，有一个法庭记者陪他去，还有州长的特别调查员伊利奥特。

欧尔文那天下午所叙述的经过震动了整个世界。他说在坐麦科尔的汽车离开监狱之前，就有人来威胁他们，说他们“不会活到再受审的日子”。麦科尔不是沿公路到塔法尔斯去的，他将汽车转到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后面不远跟着副郡长叶兹的车。据欧尔文说，汽车沿这条公路走了不远，麦科尔用无线电问叶兹道：“路上没有什么人吧？”

欧尔文接着叙述道，过了不一会，麦科尔说他以为汽车胎走气了，他停了车，走了出来，俯下身子看看前胎，然后他又回到车子里去，继续开车前进。不一会儿，前胎走了气，麦科尔又下了车，走到车子旁边，打开车门，命令囚犯们下车。欧尔文继续说道，在他们还没有站定时，麦科尔便向他连续开枪。在他们开始倒下，甚至在他们躺在地上的时候，麦科尔还继续向他们开枪。

欧尔文说，他那时虽然非常痛苦，处在半昏迷状态中，但还听得到麦科尔用无线电告诉他的副手道：

“快来吧，我已经把他们两个解决了！”欧尔文说道，接着我所知道的事，就是他的副手站在他的身旁说道：“这一个还没有死，把你的枪给我！”

叶兹第一回拉动扳机时，手枪没有打响。他们两人又走到汽车前面去，借汽车前面的灯光修理手枪。接着，叶兹转身回来向躺在地上的欧尔文的头颈开了枪。

欧尔文又说道：“那一枪之后，我打定主意还是装死的好。”“你和薛孚尔两人没有向麦科尔进行任何攻击，也没有企图脱逃，你这话是绝对正确的吗？”律师马希尔问欧尔文道。“我们没有任何动作——没有必要这么做，”欧尔文答道，“我们是在前往重审的途中，指望最后把一切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马希尔正在欧尔文的病房里进行这种问话的当儿，我在外面的接待桌上忙于我自己的调查工作。

“我是新闻记者，可否请你告诉我，欧尔文是什么时候住到这医院来的？”我向一位护士问道。

她抽出一张卡片，从头到尾看了一回。

“欧尔文是早晨一点十七分入院的，”她说道。

“卡片上还提到别的事吗？”

“还有，说是脉搏微弱。”

换一句话说，司法官员们费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将欧尔文从六英里外的地方送到医院来。在交给医院时，他好像死去了似的，不论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调查人员，都没有费点精神来作这种基本调查。

第二天清晨，验尸陪审团被法官傅奇召去确定薛孚尔致死的原因，以便追究责任。陪审团首先到欧尔文的病榻旁边去。欧尔文把前一天讲过的经过情形向他们重述一遍。白种人陪审员们坐在那边，欧尔文讲话时，他们不敢正视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就静悄悄地溜出病房。

陪审团接着又去看了发生枪杀事件的现场，在沙地上到处查寻。后来发现有若干学生在这件事上比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都行动早些，他们发现了没有打响的手枪子弹，并且将子弹带到学校去，学校的教师又把子弹交给联邦调查局。

那天下午，陪审团在喷泉旅馆休息室设立了办公处。我看过很多南部验尸陪审团处理黑人被白人谋杀的案件材料，但对法律的嘲弄，从没有像这次那样厉害的，这次要算是最粗暴的了。许多市民还在倾听无线广播；证人们成群地走到证人席去证实麦科尔警察局长所说的每一件事。法官傅奇在案子全部审讯中，心不在焉地嚼着火柴梗子，他和陪审员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足以表示他们对欧尔文关于事实情况的报告中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相信的。

实际上这次讯问中最令人注意的是：那些该问的问题却没有问，那些该传的证人却没有传。

举例来说，达法斯警察局无线电台——警方所有一切无线电通话都得经过它——的收听员被传到证人席上来。他记得很清楚听到警察局长麦科尔用无线电叫救护车将欧尔文送到医院去。但是有没有人问到他在此之前是否听到警察局长用无线电问他的副手路上有没有人呢？或是问到是否听见“解决了他们”这句话呢？没有。或许问不问都没有关系，因为无线电收听员是半夜才上班的。而那晚十点半钟左右枪杀案发生时，正在值班的收听员并没有被传到证人席上来。

全部讯问过程中，警察局长麦科尔始终坐在一旁，表情俨然是个亲自接受了一件艰难的任务而又把它完成了的人民公仆。他的妻子和他坐在一起，表情好像一般做妻子的一样，相信丈夫所受的委屈终会弄清楚的。在他们两人之间放着一个褐色的提包。

住在肇事地点附近的许多农人也被传到证人席上了。

“当时你们听到什么吗？”法官问道。

“是的，法官，大约在十点半钟左右，我们听到一连串的枪声。”他们都这么答着。

没有哪个人问他们枪声是否也有间断？因为欧尔文的口供表示，在副警察局长到来和发出最后的致命的一枪之前，枪声是有间断的。

“最先到达肇事地点的别的证人作证说，那两个黑人似乎是已经死去了，他们的两手并没有上着手铐。

这句话和那个将尸体照了相的女人以前对我所说的不符。恰巧她在那儿，我便叫她到旁边来。

“他们的两手是否上着手铐？”我问道，那个女人希望出售给我一套照片，因此对我很客气。

她向我耳语道：“当我们到达时，他们两人的手确实是一块上着手铐的，

而且我还是最先到达的人中的一个。但是别人都不那么说，我以为我还是少谈的好。他们叫我不谈。”

我又转身去听他们的审讯。陪审员们围坐在桌子的四周，州检察官亨特坐在下面的证人椅上，他将肇事地点的情形，就他所看见的叙述了一番。

麦科尔以前自称是他发现欧尔文还活着，还说是他本人请求派救护车去的。但是我的口袋里就有一条剪下来的在射击发生几小时后发表的新闻，这条新闻引用了亨特的话，说发现欧尔文未死的是他本人，命令将那个受伤的人送往医院的也是他。但是在证人席上亨特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也没有被问起。

快到晚饭时间了，证人一个个都讲完了话。傅奇法官快要结束讯问时，警察局长麦科尔好像是事后想起来的一般，忽然挟着他的褐色手提包走到前面来了。

“法官，”他说道，“我有一件东西，你和陪审团或许感兴趣的——直到今天下午我才注意到这件东西。”

麦科尔不慌不忙地、引人注目地将手提包放在桌上，然后将它打开，拿出一件男上衣来。

“这件上衣就是我那天晚上穿的，我在衣服上发现了火药的烧痕……”他说着，一面举起衣服左边的袖子。

好像是受了某种暗示，调查员伊利奥特走到前面，“让我来看一看，”他说着，突然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来，仔细地察看那个烧痕，“呀，很有趣，很有趣！”

“调查员，这个火药的烧痕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你可以告诉我吗？”傅奇法官问道。

“可以的，法官，我想我是够得上称为弹道学专家之类的人，”伊利奥特回答道。

“请坐吧！”

“依我看来，目前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之中，这要算是最有确实意义的一件了。”伊利奥特不慌不忙地讲着，还在检查那件上衣的袖子。“毫无疑问地，这个证据证明了这一枪打出来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搏斗刚刚发生。如果你仔细瞧一瞧，你就可以看得出火头是从手肘下面先烧着，逐渐向肩部扩大的。这一点说明警察局长那时定是将他的手肘举起来保护自己的面部。他的袖子都扯坏了，有点儿像是从他自己的肩膀上还击的。他几乎击中了自己！”

陪审员们被他的话打动了，彼此传看着那件上衣，举起他们自己的手肘来体会当时的情景。显而易见，对这种说法，每一个陪审员都是最满意不过的，都急于想作出判决。

傅奇法官两眼向房间四周扫了一圈，问道：“还有人提供别的证据或是口供的吗？记者先生们，你们怎样？有问题么？”

和陪审员们一样。我的同行们似乎都满足于他们那天的工作。

我两眼盯着我的笔记本。

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着答复。

首先，在射击发生时，值班的那个无线电收听员是谁？他听到了什么？他在他的工作日志上填写的是什么？工作日志上有涂改过的痕迹吗？

手枪的子弹呢？联邦调查局最后派人到那儿仔细查看过出事地点——他们是否发现了什么事情足以说明黑人是正面倒在地上，还是躺卧在地上时被

射击的？学生们在地上发现的未打响的子弹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否拿出了撞针的印子来证实欧尔文所说的警察局长的枪已经打不响呢？不然的话，这不是表示副局长第一次开枪时警察局长的手枪已经没有子弹，而且在他们慌忙地再装上子弹和证人到达之前将欧尔文送走的当儿，他们将子弹漏掉在地上的吗？

警察局长枪上的指纹是怎样的？副局长的指纹也在上面么？我知道这支手枪现在由联邦调查局保管——但是没有哪一个人提供有关指纹的证据，而且也没有哪一个人提这样的要求。

首先，验尸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照理说，验尸官检验尸体就要确定死因，但这件案子要结束了，却没有听取书面的或是口头的验尸报告！验尸的结果很可能揭露出来被害人是躺在地上时被枪击的。

这些不过是要答复的许多问题中的几个。如今薛孚尔已经死了，似乎没有人为他提出这些问题来。我是提出这些问题的适当的人吗？这个时候提出来，时间和地点是否都适当呢？如果我将麦科尔案情里面的漏洞都指出来，不是马上会有人将它填补起来吗？举例来说，如果无线电收听员的工作日志是被涂改的话，我就不愿意给任何人以机会来修饰涂擦过的地方。

显然，这些问题是可以叫一个大陪审团，最好是联邦大陪审团来讯问的。亨特检察官已经表示了要立刻召集州的大陪审团。这件案子既然是牵涉到警察局长和副局长，我认为联邦陪审团也会调查这件案子的。我不相信美国政府会答应将这件枪杀案子掩盖起来，因而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所以我决定不开火。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提出来的。

“验尸的结果怎样？”我不看笔记了，抬起头来，用温和的口气问道。

“验尸——验尸吗？”傅奇法官自己咕囔咕囔他说着，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个名词似的。“让我们想想看——”他溜过去和亨特检察官悄悄地商议了一番。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断然地宣布：“检验尸体的那位大夫今天不能到这儿来。”

一幕滑稽剧就这样结束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陪审团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判定麦科尔开枪“是自卫而且是为了执行任务”。

旁听者和陪审员们一窝蜂似的拥上前去和麦科尔握手。自从审讯开始以来，麦科尔第一次微笑了，随后就是笑容满面了。

当然罗，警察局长和副局长也许像初生的羔羊一般的天真无罪。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首先就应该坚决要求大陪审团进行调查来确定事实。

第十九章 调查员

这次掩饰案情真相的勾当，全部是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干出来的。事前他们在全部都是白人旁听者的面前，听取了全是白人证人的口供。第二天早上，犹斯提司市面貌一新，街头挤满了带有节日气氛的成群成伙的白种人。

我在喷泉旅馆发现调查员伊利奥特，他正走进他的房间去，他刚到外面把所有谈到法庭宣布麦科尔无罪的晨报买了回来，他的心情显然轻松得很。

我老早感到有追查一下的必要，于是就尾随着他进到他的房间。他只记得我是新闻记者。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他请我坐下。“我高兴得很，这件事全部结束了，所以我可以钓钓鱼了。”他说道，“在这一带湖边钓到大口妒鱼不容易，不过天气倒是挺好的。”

为了炫耀他钓鱼和射击的好本事，伊利奥特给我看他所有的作为一个射击能手的资料。我决定拿出我的王牌给这位能手看看。我伸手到我的提包里掏出我的三 K 党党证来递给他。从三 K 党党证上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除非你知道它所象征的是什么？

伊利奥特高兴地笑道：“我想你认识阿亚克先生吧……”“我当然认识他，”我答道，“我也认识阿克伊先生。”“你说你在什么报纸工作？”伊利奥特带着更大的兴趣问我，但同时仍怀有戒心。

“我是伯明翰的《南方展望报》的记者，”我答道，“但我目前是在亚特兰大市以外工作。”

“原来你是三 K 党总部的一员，”他带着尊敬的口气说道，“我是三 K 党东点区支部的党员。”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无形帝国内部呀！”我说道，“我认识东点区的许多青年。”

我们两人开始说出了亚特兰大市某某弟兄们的名字，彼此很快地都证明了对对方是一个三 K 党员，伊利奥特消除了戒心，开始谈了起来：

“根据你刚才给我看的三 K 党的党证，”——我懂得他这么说的用意是暗示我他准备向我说的话，“以三 K 党神圣不论的精神”——严守秘密——“我不妨告诉你，当那些黑人被解到州立监狱的时候，他们已经尝尽被殴打的苦楚了。”他非常信任地向我讲着。

“监狱里的官员们害怕有人把殴打黑人的责任推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将犯人的伤痕拍成了照片并叫犯人出了誓证书。”他接着说道，“糟糕的是他们在把副本寄到州议会给我们之前，就寄到联邦调查局去了。为了使这种材料不在外面流传，我们伤了一番脑筋！”

我记得联邦大陪审团曾竭力想证实犯人们所供称的，他们在湖滨郡监狱的时候曾被殴打过，但从来也没有提交给联邦大陪审团这样的文件。如果伊利奥特的话是可靠的——我是倾向于相信这么一个三 K 党弟兄的话的——这就意味着地方、州和联邦的司法官全是沆瀣一气隐蔽证据的同伙！

伊利奥特继续说道：“后来，州长叫我从那些犯强奸罪的黑人方面将详情查出李。我调查出来了，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在早饭前后，在白天和夜晚的任何时间，他们都被人殴打！”

他讲这些事实时，脸上没有任何感到遗憾的表情，而是带着“我们不是了不起的人么？”的冷酷的笑。

突然，有人敲房间，我紧握着椅子的扶手，我不知如果有同行的记者跑

进来，叫出我的名字会发生什么事。果然，走进来的是《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汤布尔。

“喂，斯蒂特！”他兴高采烈地说道。当时我两眼盯着伊利奥特，我很高兴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的简称。

汤布尔转向伊利奥特问道：“这话不必公开，我问你，你认为验尸官的判断怎样？”

“哦，这会保证麦科尔至少可继续两届被选任！”伊利奥特笑着说。

我听到的已经够多了，很想出去，汤布尔随时会说出我反三K党的冒险故事来开伊利奥特的心。当话题又转到钓鱼之后，我瞧了一下我的手表。

“我得去赶写一篇新闻报道，”我说道，“以后再见吧。”

我三步并做一步地冲上楼梯，跑到在另外一层楼上我的房间去。伊利奥特很可能这么问：“那家伙是谁呀？”汤布尔可能这样回答：“那家伙就是肯尼迪，专门反对三K党的。”我觉得好像有一只熊在追赶着我。

这件事是关系重大的。在还来得及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还是以离开为妙。有一件事是联邦调查局不能不过问的：殴打犯人，更厉害的是隐蔽有关证据破坏联邦法律的事，绝对是联邦调查局应该过问的。但我必须牢记伊利奥特的话，联邦调查局驻佛罗里达州的调查员原来是这个阴谋的同谋犯！我认为采取行动的最好办法是赶紧坐飞机到华盛顿去，把这件事告诉联邦调查局总部。

我必须赶快行动，因为一旦伊利奥特知道了我是谁，他就会着手掩饰他所说过话，甚至会布置人员在中途阻拦我。我盼望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们为了搜出隐藏的照片和报告，对伊利奥特、警察局长、州立监狱和监狱局同时进行突击搜查。

我不得不坐公共汽车回阿兰多去赶搭飞机。这时，我才想起我的钱不够买去华盛顿的飞机票。我检查了一下皮夹子——我的钱甚至不够买一张回到我家乡杰克逊维尔的飞机票。看到了我的照相机，我便打定主意，我应该拿这照相机去换钱，先到杰克逊维尔，到了那儿，再弄一点钱继续我的旅程。

我不能和旅馆结帐，如果将行李搬走，必定会引起伊利奥特的怀疑，他就会更快地进行掩饰工作。于是，我将我的提包放在厕所里，在房间里到处摆放着衣服，将牙刷放进我的上衣的衣袋内，肩上挂着照相机，通过房门走出去。正当我要关上房门的时候，我看见放在桌上的一品脱威士忌酒，这是纯威士忌酒。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在我的任务告终以前，这酒或许对我是很有用的。但是，我找不着酒瓶的盖子。在桌子上，洗澡间内，地板上，所有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同时，我怕伊利奥特会突然跑进来，于是，将这瓶没有盖子的酒放进我的衣袋里。

我急忙地走过伊利奥特住的那层楼，一直到了休息室，我停了一会儿。

“你们餐厅什么时候开午饭？”我问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健壮的女人。

“十一点四十五分，”她很亲切地答道。

“好，”我说着，径自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下一班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到阿兰多去？”我问公共汽车站的职员道。

“十二点十五分——如果是按时开的话，”那人回答道。

这就意味着我得等候两个钟头，而我呢？是不希望在等候的时间里引起

别人的注意。

我在那儿等候的时候，看见麦科尔警察局长坐在警局的轿车里，对着崇拜他的人挥帽致意，车子飞驰而过。

我并不想马上就买票，等到没有人注意我的时候，就避到男厕所去。我将自己关在隔室里，安定下来准备长时间的等候。就在我俯下身子时，被我忘却了的那瓶没有盖子的威士忌酒倾倒出来了，浸透了我的上衣、衬衫和内衣。我身上立刻散发出了酒气，好像酒吧间内一个烂醉如泥的酒徒。因为我没有带来别的衣服，只好坐在那儿等着酒气蒸发。我所希望的就是在我到达联邦调查局总部以前，我衣服上的酒气大半可以蒸发掉。公共汽车来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喝过酒的，但由于吸了不少的酒气，我已醺醺然了。

上了公共汽车之后，我立刻感到比较安全了，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脱离了险境。如果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完全可能追上公共汽车，逮捕我，解到无人的路上“干掉”。

我平安无事地到了阿兰多，一直走到公共电话室。

飞机场的人告诉我道：“十七分钟内有一架飞往杰克逊维尔去的飞机。恐怕你赶不上。”

“第二班飞机什么时候开？”我问道。

“今晚十点钟。”

“等一等——我要尽力赶上！”

我使劲地跑到外面去，高声叫着出租汽车，我只看到了一辆，而且后面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我问汽车司机道：“在什么地方我可以马上叫到一辆汽车呢？我刚才得到消息，我的妻子正在杰克逊维尔临产，我必须在十七分钟之内赶到飞机场搭飞机回去！”

“现在这带好像没有别的出租汽车，”司机冷淡地说道。

就在那个当儿，汽车后座上的那个人说起话来了。他手里抱着半瓶威士忌酒。我想他或许已经嗅到我身上的酒味，料定我和他具有同样的爱好。

“怎么回事呀？”他嘟囔地说道，“老婆在生孩子吗？……来吧，坐进来吧。……我没有什么别的事做，你想到哪儿去都可以送你去。……”

我跳进了汽车，对他这样的好意，我无话可说，我们立刻出发到飞机场去。

“哈，喝点酒吧！”那人说着，向我挥着他的酒瓶，“如果你要得孩子的话，你应该喝点酒呀。”

“谢谢你，现在不喝，”我答着，一面心中盘算，就是能够按时赶到飞机场，我又怎样买到飞机票呢？

“哎呀！”我对汽车司机说道，“这件事真的来得太突然，我还需要十块钱才够买一张飞机票。我这里有一架值一百五十块钱的照相机，——借给我十块钱如何，我给你一张十五块钱的借条，你可以把照相机拿去作为抵押品。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行车执照号码，过十天半月，我就带钱来买回照相机。”

“我不知道，”司机怀疑地说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多余的十块钱。”

我想或许我坐不上飞机了，我的新交的朋友又说起话来了。

“喂，”他说着，打开了钱包，抽出一张十元钞票，“我借给你十块钱，照相机你自己拿去好了。”

这件事让我很为难。我极想搭上飞机，同样地，我也极不愿意冒丢掉照

相机的危险。出租汽车司机是不会到哪里去的，但我却没有办法肯定能再找到这个人。

“谢谢你，但我不想再麻烦你了。”我说道。

这时，我们的汽车开进了飞机场。十七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看见那一架两引擎的飞机，它的螺旋桨已经在转动。我付了车费，谢谢我的朋友，连忙跑到卖票台那里去。

“你要赶快呀，先生！”那个职员说道，“我们正停着飞机等候你呀！”

“哎呀，”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的妻子正在家中生孩子，不巧我的买票钱还差十块钱！你们哪一位可以借给我十块钱，拿我的照相机去作抵押品好吗？”

两个职员面面相视。然后，又盯着我的照相机，用鼻子哼哼地闻着我。我身上还在冒出威士忌酒的气味。正当我准备放弃希望的时候，我旁边出现了一个人。

“把这十块钱拿去，把你自己的照相机好好保存着吧！”这回又是我的那位喝醉了酒的朋友，他终于明白了我怕将照相机交给他。他把一张十元美金的钞票“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那个卖票职员就开始填写飞机票。我的朋友给了我一张名片，预祝我旅途平安，我于是急忙跑上了飞机。

飞机上的女招待员拿走我的票，同时嗅到了一口酒气，对我皱起眉头来了。当我通过走道到达我的座位上时，别的旅客也都嗅到了我的酒气。但我终于上路了，我不介意他们做出的种种样子。我休息了一会儿，就叫招待员来，问她由杰克逊维尔到华盛顿去的飞机班次。她告诉我，这架飞机着陆后二十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开往华盛顿，这句话立刻使我精神又紧张起来。如果我错过那架飞机，我就得等候六个钟头。等这么久，意味着我非到第二天才能和联邦调查局谈话。我仍然觉得我有责任在今天就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这样联邦调查局在同谋犯们得到消息，毁灭证据以前，即在当夜就可以采取行动。

“在这儿和杰克逊维尔之间飞机不停吗？”我问道。“只在达脱拉海滨停五分钟装载邮件。”

当我们到了达脱拉的时候，我站在飞机门旁边。

“没有时间离开飞机呀！”女招待员说道。

“我要到厕所去，马上就回来！”我紧迫地对她细声地说。我给我的妻子打了一个紧急电话。电话耽搁了一下。“这是紧急电话！”我告诉电话业务员道，“有公事呀……”那时，扩音器开始宣布飞机要起飞了，而我在电话房内急得出汗。有人敲门了。

“我们要起飞了，先生！”招待员加重语气地喊道。这时，我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妻子的声音。

“替我装好一个行李袋，带点钱到杰克逊维尔的飞机场去！”我说完这话，就挂起了电话筒。我尾随在女招待身后回到了飞机里。

当飞机停在杰克逊维尔飞机场时，我看见我的妻子从人群中挥手示意。我拥抱了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男厕所去，脱下了给威士忌酒浸透了的衣服（过后很长时间我的妻子才相信我并没有喝醉）。

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华盛顿去。我只是将我要说的话向他们含糊地暗示了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在半夜前后到他们那里去。

午夜一点钟之后，我终于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会见了公民权利科的副科长

科夫曼。我将全部事实告诉他，他专心地听着，仔细地做下笔记来。除了伊利奥特所说的联邦调查局驻佛罗里达州调查员们和阴谋案有勾结外，我将每一件事都告诉了他。我想，等联邦调查局对付了别的罪犯之后，会有时间来追究那件事。同时，我大胆建议科夫曼派遣若干非南方的调查员去寻找证据——如果可能的话在拂晓以前就出发。

“非南方调查员么？”科夫曼惊讶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南方调查员有人持有偏见呢？是吗？”

“嗯，可以这样说吧，我已经看到些迹象，他们之中少数人或许是如此，等我有机会追查到我已有的线索时，我再具体指明。”

我这话并没有使科夫曼满意，但是他感谢我给他这个消息，并且向我保证他会采取适当的行动步骤。

我在旅馆里开了一星期的房间，准备休息，一心盼望第二天在报上可以看到联邦调查局已经将佛罗里达州的恐怖案件揭发出来了的消息。

但是，各报都没有登载这类新闻。犹斯提司发来的报道说：欧尔文押回监狱听候再审。亨特检察官打消了召集州的大陪审团来调查枪杀案的念头。他说，他对验尸官的判定很满意。召集联邦陪审团的事，还是没有动静。

我怀着极端失望的心情，坐上了开往纽约市的火车。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向联邦调查局说的了。如果联邦调查局不愿根据我提供的消息行动起来，我的唯一办法是将这些事实公布于美国人民之前。

“呀，你来了！”当我走进我的著作代理人的办公室时，她高声地喊道，“今天整个上午你的夫人用尽办法想用长途电话和你谈谈！你可以叫瑞士城的第一名话务员。”

“电话机给我！”我说道，“三K党定是派人到我家去找过她的！”

我不久就听到从电话中传来的叫人放心的声音。

“你在那边到底干的什么事呀！”她大声地叫道，“我们这地方到处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今天早晨我在去我们的邮箱的路上，有两个调查员靠在邮箱旁边。说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房子。自拂晓起他们就坐在那儿，等候有人出来。想想看，这种蹩脚的侦探还有人给他们薪水呢！”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谁知道，他们说你诽谤了他们的名誉等鬼话，他们想查个水落石出。想知道你在哪里。”

“那些调查员要调查麦科尔那一个案子么？”

“从没有提到这个案子。”

“你那边的报纸和无线电台有没有说他们已经根据我提供给他们的消息有所行动呢？”

“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我想你是可以对付联邦调查局的。”

“当然可以，——我装作向他们贩卖鸡而摆脱了他们。”“三K党和党员伊利奥特怎样——看得出有什么迹象吗？他们在追踪我们吗？”

“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件事你用不着担心。你的弟兄格代在你离开后忽然来访，他现在正在森林里练习步枪射击，他蹲下身子，枪靠在一根木头上，枪托撑在他的腿上，把枪当作一尊大炮似的。虽然隔着三百码远，他每次都射中了目标。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射手呢！”

“你好好看着家吧，只要可能，我马上就回家。”我答应道。“我想我

还是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好，如果联邦调查局不采取行动的话，我就可以把全部案情公开出来，我不会给他们十天以上的时间的。”

在等候期间，我发了一封电报给阿兰多的朋友，请他打电话给犹斯提司的喷泉旅馆，告诉他们我突然奉调离开了。在得到我下次通知之前，请旅馆保管我的行李。

我坐了下来，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地方检察官菲利浦斯。他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塔巴市，州的南部都是他的辖区，我将我所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概括地告诉了他，并且表示愿意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我接到他的复信的时候，我限定的十天日期和我的耐心都已经告终了，他的信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打破了。他在信中说，他不打算召集联邦陪审团来调查联邦调查局所指控的麦科尔案件。

我一向认为尽快地将我所发现的情况报告给当局是我的职责，现在我同样地感觉到将事实公布给全国人民是我的职责，这样我们才可以迫使官员们采取行动。

就是这样，在纽约举行的许多次抗议佛罗里达州恐怖事件群众大会的一次大会上，我将全部案情讲了出来。

群众大会向美国首席检察官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要他下令联邦大陪审团进行调查。同时，要求佛罗里达州州长华伦将做调查员的三 K 党员伊利奥特予以革职。但华伦本人就是三 K 党员，他拒绝采取任何动作。伊利奥特发表了一篇声明，说他不是三 K 党员，但他不否认以前是三 K 党东点区支部的一员，也不否认他向我发表过的谈话。

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迈阿密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邀请，要我去那里向由黑人、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和劳工领袖们联合召开的大会作报告。”

我在纽约的朋友提出反对的意见道：“你至少要等到这件事缓和下来才到那里去吧，如果伊利奥特那家伙不攻击你，三 K 党也会攻击你的！”

在迈阿密，我们在一个名叫“卡尔费公爵”的黑人旅馆的院子里开会。当地报界都有新闻记者出席，但是，只有《迈阿密先驱报》的专栏作家贝尔敢于报道我的谈话，而且他的报道至多也只能发表在半夜版上，过了半夜就会给报纸的编辑删掉。

火已经在全国燃起来了。人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采取行动。

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爆炸案发生以后的一年，全国大选前一个月——美国司法部才派出了两个特别检察官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调查佛罗里达州的恐怖案。

三十九个证人被传到庭，其中十二人是三 K 党员，他们奉命将迈阿密三 K 党的记录带来。每一个证人在作证之前必须宣誓，不得泄露他被问的问题和他所作的答复。

我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被陪审团传讯的。由于陪审团疏忽了要我宣誓保守秘密，所以我可以自由揭发暗中进行的情况。首先，我将我调查薛孚尔和欧文被枪杀的全部情况和问到验尸结果时未答复的问题告诉了陪审员们。我也将我怎样发现伊利奥特和三 K 党的关系和怎样听到扣压证据的情形告诉了他们。

美国联邦政府的检察官阿克曼对我谈到的关于伊利奥特的事特别感兴趣。

“我们发现了许多迹象，说明那家伙已经在到处掩盖事实！”他对我吐露了秘密。

我于是将我所探听到的关于迈阿密三 K 党的一切事情告诉了陪审团。我给他们一张迈阿密汽车牌照号码单，这张单子是我在佛罗里达州活橡树那个地方参加三 K 党游行时抄下来的。我告诉陪审团说，迈阿密三 K 党党员是那次参加游行中人数最多的一队。他们坐着汽车经过街上时高声嚷道：“你这里的人们是幸运的，我们迈阿密人既要对付黑人，又要对付犹太人！”

我向陪审团报告业主协会替三 K 党出面所干的活动，陪审团对于我的报告也极感兴趣。

“肯尼迪先生，你过去是在三 K 党内部，对三 K 党的活动你是很熟悉的，”首席陪审员向前弯着身子对我说道：“有一个重要问题或许你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我们传来作证的三 K 党员都说三 K 党并没有设立任何机构从事鞭打和投掷炸弹等类的事情。内情到底怎样？有人说过三 K 党有一个克乐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吊打队吗？”

“不是的，先生，”我答道。“克乐干委员会是一个五人委员会，是负责调查入党申请人的资格的。吊打队名叫克拉法里尔俱乐部，或称为三 K 党的军事部。”

首席陪审员问道：“谁向三 K 党的克拉法里尔俱乐部发号施令呢？这就是我们极想搞清楚的。”

“克拉法里尔俱乐部的领袖被称为参谋长，”我解释道。我从我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克拉法里尔恐怖队的队员证来，将它的符号向他们解释，“这几年来，所有克拉法里尔俱乐部都接到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事前如果没有得到三 K 党支部独眼龙和州三 K 党大龙的批准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首席陪审员满意地说道，“谢谢你所提供的证据。”

大陪审团终于对十二个三 K 党人——其中有一名是女党员——提出了起诉，有五个人现在已经被关在监牢里。

欧尔文也被关在监牢里——关在死刑犯的那个房间，等候坐电椅处决。佛罗里达州当局虽然没有时间调查枪杀案，但它对格罗夫兰四人案已经判处的惩罚结果是不满意的，所以马上又要求处欧尔文以死刑。欧尔文处在半瘫痪的状态，车子将他推进法庭来，再一次受到全体白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问。这一回，州政府先召集了若干黑人见习陪审员——但后来因“某种原因”又叫他们退席了。

被告的辩护人叫职业刑事学家彭勒特到证人席上来。彭勒特说他已经检查过。在所谓强奸案发生地点所做的石膏模型脚印，石膏模型脚印虽然是合得上欧尔文的鞋子，但他可以证明那个脚印模型，是由一双空鞋子做成的！在盘问的当儿，副警察局长叶兹承认石膏模型是他在欧尔文被捕后做的。但是当法官要求将模型拿来时，副警察局长说很不凑巧，石膏模型在运往法庭途中丢失了。

这个惨剧中的其他主犯怎样呢？他们还在逍遥法外。

伊利奥特仍然在做州长的特别调查员，“调查”他的三 K 党弟兄们一手制造的事件。

正如伊利奥特所预料的，麦科尔又被选为警察局长——而且被选为佛罗里达州警察局长协会的会长。警察局长们也请过大龙亨狄去向他们演说。当

这位三 K 党的头目说到“哈利·穆尔不仅是一个黑人，而且是我们这一州的纠纷制造者”的时候，全州警察局长们一致鼓掌。

当装有麦科尔案的文件的厚厚档案夹放到我的档案室时，我的妻子问道：“谁能够说美国法庭的审判是不分角色的呢？”

“我并没有这样说，”我答道，一面在档案上注明案情还未了结，尚是悬案。

同时，当局都认为所有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定案。

这一年是一九五二年，美国正忙于竞选。为了对三 K 党和它的政治阴谋保持一点注意，我托了一个朋友订了一份《三 K 党人》报，这是离这里不远的杰克逊维尔出版的三 K 党机关报。我退出了三 K 党以来，这个无形帝国已经给尖锐的宗派斗争搞得分裂了。自从格林死后，亚特兰大市警察出身的罗贝尔登上大龙头的宝座以来，他和各州三 K 党的头目们相处得不好，这些头目们同床异梦，各有野心。

佛罗里达州的大龙亨狄，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大龙汉摩尔顿，亚拉巴马州的大龙史宾格斯和别的持反对意见的头目们团结一道，在杰克逊维尔举行的三 K 党大会上，和罗贝尔破裂了。这些头目们自己组成了一个敌对的三 K 党，自称为“南北三 K 党骑士”。他们自吹自擂他说（他们是吹嘘惯了的），出席大会代表共一百五十人，代表十二州三百零二个支部的六十五万党员。杰克逊维尔被封为新的帝都，选出了一个大龙头。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签署布告时用“纳詹二世”这名字（他自命是南北战争以后，三 K 党大龙头纳詹·弗来斯特的合法继承人）。后来“纳詹二世”的汽车在每次三 K 党示威游行时都走在最前列，我按着它的牌照号码进行追查，发现“纳詹二世”正是杰克逊维尔的检察官魏布莱。他除了担任三 K 党的大龙头之外，也担任民主党杜法尔郡党部的主席。

以民主党杜法尔郡党部主席的资格，这个三 K 党的大龙头魏布莱公布了一个包括十四项纲领的“党纲”，并在一月四号的执行委员会上被一致通过。我研究了党纲之后，发现了这个民主党的党纲，很像三 K 党官方信条和《三 K 党人》这个刊物每期所宣传的三 K 党路线的翻版。党纲说，党“极力赞成在社会和教育方面进行种族隔离”，反对“一切主义、公平就业法案，以及由联合国提出的禁止集体残杀公约、人权公约和其它建议。”

民主党的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都没有否认这一政治纲领，南方各地的民主党郡委员会广泛地采用了摹仿这个政纲所制订的政纲。

同时，佐治亚州的州长哈门·塔尔麦奇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贝尔纳斯（前任美国国务卿）公开威胁，法庭一旦命令停止种族隔离，就要取消他们州里的公立中小学制度。哈门·塔尔麦奇并且预言，这样的法庭命令一旦发布下来的话，就将“血流成河”。

佛罗里达州的大龙亨狄无疑地受这些声明所鼓舞，也采取了行动。七月间在阿兰多举行的一个会上（据说出席的代表来自三十一个州的九十七个组织），亨狄组成了一个三 K 党的纳粹式的党卫军——“美国白人基督教徒同盟军”。亨狄厚颜无耻地通过美国邮政局发表了一个声明，并且在报上广为宣传，他在声明中宣告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组织会拿起武器来保卫宪法权利。如果最高法院一经宣布种族隔离为非法时，我们同盟军的所有成员将认为这是侵犯我们的宪法权利的。”

此外，亨狄说，他的三 K 党党卫军正在编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犹太人反诽谤同盟会的会员名单，“如果社会的安宁一旦被破坏了，我们便要他们负责！”

美国南方既然姓肯尼迪的人是这么多，我在考虑之后决定和新的三 K 党军建立联系。我经过了幕后活动，取得了口令。通过金钱贿赂之后，亨狄在七月十八号向我颁发了上校的委任状——并且盖有三 K 党的金印。虽然当时的情况需要我立刻“隐蔽”，但这委任状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亨狄付出了六百元作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候选人的合格费。在这个伪装下，他获准在全州各地的公园和大会堂举行“政治性”的群众大会。亨狄制订了三 K 党路线，三 K 党的组织将三 K 党入党申请表到处分发给群众。

后来到了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事情就急转直下了。大龙头魏布莱利用在民主党机构内部的三 K 党员将民主党机构转变为拥护共和党的机构！

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首先，拿大批金钱供给三 K 党的大工业家不消说是倾向于受大财阀所控制的共和党。更令人注意的是艾森豪威尔违背了大众的利益，放弃了联邦政府对沿海石油矿藏的权利——这就意味着私营石油卡特尔能够摄取国家的这些财富。

但这些因素三 K 党的上层人物是不便向三 K 党一般党员提出来的。艾森豪威尔对于公民权利的立场和他在美国武装部队里面实行种族隔离的事实，使得传统上民主党占优势的南方有变为共和党阵地的可能。

一九四二年艾森豪威尔说过：“我对待有色人种部队的政策，是绝对的平等对待，但在任何地方只要设备做得到，就应该实行种族隔离。”——三 K 党因此将这件事大大的宣传了一番。

就在这一年七月十六日，上面有艾森豪威尔签字的指令到了伦敦的各个红十字会俱乐部，命令说道：“必须注意两个种族的兵不必混合在同一间寝室内，或是在膳厅内同一个桌子上吃饭。”

一九四五年，当黑人被召入伍的新兵多于可以吸收到当时原有黑人部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下令增加黑人部队，而不是准许黑人新兵混合编入白人的部队。

一九四八年，艾森豪威尔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道，武装部队并不关心“社会改革”，他又说：“军队里面适当的实行种族隔离是有必要的。”

最后，当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宣布反对国会所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这么一来，三 K 党便毫无掩饰地全力拥护艾克了。

我利用三 K 党发给我的新委任状，费了很长时间，才和舒来尔牧师取得了联系。他是杰克逊维尔人，继杨格博士之后担任了三 K 党的牧师。我以前进行调查工作时，曾将他企图建立科伦比亚党支部的计划预先加以破坏。我发现舒来尔是一个多嘴的家伙，他告诉我很多的消息。

“当然三 K 党喜欢艾克！”他说道，“从各方面来考虑，共和党如果要挽救美国，它已经取得必要的条件了。和前任总统胡佛一样，我们相信只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就可以打得俄国站不起来。如果西欧那些国家能够尽他们

的力量武装自己的话，我们不反对艾森豪威尔武装西欧。但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夺回远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前途——也就是财富——是在远东！”

“三K党用什么方法支持艾克呢？”我问道。

“我们三K党人多半不露声色，走到教堂去，替艾克说话就是了，”他回答我，一面使着狡猾的眼色。“至于我自己呢，我要收拾行囊走我的老路了。一九二八年那一次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派三K党的传教士带着帐篷到全国各地去，将政治和宗教混合起来，我们终于将南部五个州送给胡佛，使全国免受阿尔·史密斯的天主教主张的影响。这一次，我们甚至要做更广泛的呼吁，我敢预言，我们至少要送五个南部的州给艾克！”

总统竞选运动期间，许多南部的报纸反映了他们报上登广告的大主顾的意见，进行了使南方选举艾森豪威尔的宣传。三K党的大龙头魏布莱印了十万份传单，上面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史巴克曼和三个黑人谈话的图片，说明是：“好民主党人和真正的南方人只好投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票来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

竞选运动当中，三K党举行了火烧十字架和其它恐怖行动，用意是使黑人不敢去投票，为了掀起竞选的高潮，三K党大龙头魏布莱的民主党委员会在三K党的帝都杰克逊维尔举行一个选举前夕的大会。州长贝尔纳斯是主要的演讲人，而魏布莱则在幕后策动。……

选举的那一天，美国历史上空前多的黑人不顾三K党的威胁，列队去投票——但仍有至少五百万人被阻止不能投票。煽动仇恨黑人的宣传发生了作用，实现了三K党的牧师舒来尔南部有五个州会投艾森豪威尔的票的预言（大龙亨狄作为佛罗里达州州长、三K党候选人，得到了一万一千三百张票）。

从那个时候起，三K党是有充分理由可以得意洋洋了。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国会咨文中郑重其事地宣告，他相信全体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他并没有提到全国公民极需要的联邦法案，去反对对就业的歧视、私刑拷打和用交纳入头税才能取得选举权的措施。

共和党控制下的新国会同样地马上宣布它也不赞成公民权利的法案。许多年以前，由于参议员们有权力作无时间限制的发言（议员作无时间限制的发言妨害议事的进行），公民权利法案就在参议院没有通过。一九五三年一月七号那天，《纽约时报》报道说：

“今天一批开明的参议员想改变参议院辩论规程，借以制止妨害议事进行的冗长演说，但由于投票的结果是七十票对二十票，参议院否决了他们的提案。这么一来可以明显看出，公民权利法案不会被本届国会通过了。提议使用投票的办法，来否决这个提案的是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参议员塔夫脱。塔夫脱得到民主党上层人物的支持，也得到两党一切有势力的老参议员的支持。”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华盛顿分会主任米契尔评论道：“现在再不能说南部各州是公民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了。”

三K党主义的另一个重大胜利表现为麦卡伦移民法。它是一九二四年约翰逊移民法的继续。（就是杨格牧师所说的三K党花了一百万美元才在国会通过的那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提案人是共和党参议员麦卡伦——美国集中营法案的起草人和共和党众议员华尔特。这个法案几乎完全禁止有色人种入境，但赞成北欧人入境。艾森豪威尔不但不努力于撤销这个种族主义的法

案，反而请求对东欧入境的移民给予特别的定额，而这些人中间多数是极端顽固的德国纳粹分子。

一九五三年四月五日，共和党人国务卿杜勒斯粗暴地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意于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妇女政治权利公约》。这个声明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但三 K 党各个分部对这件事感到更加欢喜。杜勒斯的声明使我立刻想到，这和我在《三 K 党人》报上所看到的许多评论的文字是很相像的。

新闻评论员汤姆生指出，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包含三十个条款而美国的人权法案只有十个条款，她抱怨道，在美国就得需要制订许多新法律来实施公约里面的规定。“恐怕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施这种公约。”她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拒绝禁止集体残杀的公约。这个公约是在一九四八年由联合国起草的，目的是在惩罚蓄意摧毁部分或整个种族的或是宗教团体的行为。一九五一年赞同这个公约的国家在数量上说足够使这个公约成为全世界的法律，但是美国拒绝在原件上签字。

美以美教会组织的社会行动协会评论道：“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反种族迫害协约，已经使全世界要质问美国的动机，怀疑美国所谓建立世界友好、合作和正义的目的。这些立场是和我们美国祖先的民主立场相矛盾的。”

但是，这些立场是和三 K 党的政策极端符合的，如果已故的三 K 党牧师杨格今天还活着的话，看了美国将被三 K 党党化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

第二十章 火！

“我们敢说，不论肯尼迪是否戴有面罩，他一定不敢再出现在三 K 党的任何集会里面了！”

大龙头本人签名的这个挑战书出现在三 K 党的机关报《三 K 党人》上面。这报纸是离我住的地方柏鲁查哈齐十八英里的杰克逊维尔城出版的。大龙头暗示三 K 党终于发现了我的踪迹，知道我住在何处，并且说三 K 党不久就要和我算帐。这个新闻报道说得这么详细，使我相信三 K 党这回真的不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了。有的朋友极力劝我收场，搬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佛罗里达州有我的故乡，我舍不得离开它。尽管三 K 党人逼迫我离开柏鲁查哈齐，我是不想让他们如愿以偿的。

反三 K 党的准备工作显然就绪了。叫我担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收藏的有关三 K 党的档案的安全问题。这些档案那时已经放满了四个档案柜。我敢说我所收藏的有关三 K 党的材料比三 K 党自己收藏的还多。最重要的是我不愿让这种证据落到三 K 党手中而被销毁。我也无意将原始证件交给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是其他任何政府机关，因为那里的三 K 党分子会把它藏匿起来或是予以彻底销毁。

经过了仔细考虑之后，我认为最安全而这些材料又为现在和将来研究三 K 党的人随时可以利用的贮藏地方，是专门收藏黑人历史书籍的纽约公立图书馆的史料柏收集室。于是我做了必要的准备；当我知道纽约方面已经收到了我上次寄出的保险包裹而内容已经被摄影存底的时候，我的一大忧虑才算消除了。

这件事过了不久，我和我的妻子就出发作短期演讲旅行。某一深夜，我们又回到柏鲁查哈齐。我登上台阶打开大门时，发现门是半开着的，显然是被别人用斧头打坏了。我走进房内，用手去按一下电灯开关，电灯不亮了。我擦了一根火柴，一眼就看到杂乱的情景，使我心情万分难受。没有剩下一件家具，也没有剩下一件衣服，满地是乱七八糟的垃圾。我们摸着走到厨房去，又擦了一根火柴，甚至于自来水管也被他们砸断，用车子载走了。墙上钉着挂茶杯的钩子，每个只不过值两分钱，也被他们拔了出来带走了。

那晚对我们来说是黑暗的一夜。从垃圾堆中用脚踢出一块空地，我们就和衣睡在地板上。第二无清晨，我们走出屋外，发现我们所栽植的幼嫩的柑橘树和朱乐树，也被他们挖起来拿走了。我走到湖边，看见我的文件柜里的东西在水上漂浮。三 K 党人一定是因为找不到我所收藏的有关他们的档案而恼怒了，于是决定偷走或者毁坏眼前的每一件东西。走到外面的路上，我看到我家的篱笆也给人从柱子上拔起带走了，这给我一个最后的打击。情况是非常糟的，我们手中的钱极少，不能着手修理。

“你看怎么办？”我转身问我的妻子道，“我不能叫你在这里住下去呀。……”

“你不必这么说，”她回答我，拾起了显然是三 K 党人在黑暗中遗失的扫帚。

她没有再讲别的话就向地板上的垃圾进攻。我走到湖边，尽我的力量，从水面捞起我的文件，摊在湖岸让太阳晒干它。随后，我把一切经过报告给警察局局长，但是从没有接到他的答复。

我们慢慢地重新把我们的家布置起来了，又栽了柑橘树，同时我们也搞

起了一个十分像样的军火库，最后除了我原有的一支零点三二厘米口径的自动手枪和一支春田式的步枪之外，库内还有一支零点三八厘米口径的左轮手枪，一支零点一二厘米口径的帮浦枪，一支零点一六厘米口径的自动散弹枪，一支双筒散弹枪和一支零点二二厘米口径的步枪。我也弄到了一只凶猛的德国种的看门狗。谁都知道它会把一个不速之客咬得体无完肤的。我们每次夜间离开家里很少超过几小时。就是离开家里，也是让电灯亮着，让收音机开着。

一个晚上，我到杰克逊维尔城去向造船厂工人的罢工会发表演说，留下我的妻子一人在家。她刚刚要去睡觉的时候，听见了一种怪鸟的嘘叫声。杰克逊维尔的夜间经常可以听到这种鸟悲怨的叫声。但这次特殊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一般的鸟声。她伸手到枕头下面，一手拿起了我的自动手枪，另一只手拿起她自己的左轮手枪。然后她关熄了电灯，走出了侧门。在住宅周围松林的暗影里面，她看见了抛在地上的纸烟头的火光。……

就在这个时候，满载着高声咒骂和叫嚣的三 K 党人的四辆汽车开进了我们的大门，沿着车道缓缓驶来。我的妻子不再等待了，向着有纸烟头的余火的那边放完了一手枪的子弹，又向汽车顶上放完了另一只手枪的子弹。冲向那些棕榈树的三 K 党的汽车，发出了一片猛烈的倾轧声。那些开向橘柑林的汽车，也狼狈地后退，沿着公路慌张地向杰克逊维尔飞也似地开走了。

为了在三 K 党人再来侵犯时好给他们更猛烈的抵抗，我们时常举行演习。在这些操练之中，我们演习黑夜溜到侧门和后门外去，在树木后面埋伏起来准备战斗。有客人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也将武器发给他们，指定他们的作战位置。我装了一盏聚光灯，可以照到我家的那条通道，同时又可以让我们掩蔽在黑暗之中。一切停妥了，我们就开始上子弹，放枪，由一个位置跑到另外一个位置，显得我们人数众多，结果好像一场真的战斗，让附近乡村的人知道，对于不速之客的到来，我们是十分有准备的。许多黑人邻居和少数住在听得见枪声的造船厂工会的白人会员答应我们，如果我们和三 K 党展开了战斗，他们就会跑来帮助我们。

大约在那个时期，我的唱民歌的伙伴格莱来访问我们。他自愿睡在户外挂有拉练的蚊帐的吊床上，他经常将一支陆军步枪靠在树上。一天早晨，他迟迟不起，我为了要喊醒他，便拿起一支散弹枪，对着他头上的天空开了五枪。他来不及解开帐子，就从帐子里钻出来，一面跑着一面抓着他的枪，赤着脚越过余烟未烬的营火，急忙跑到他的岗位上去。

当他知道这是一场虚惊后，他就嚷道：“呀，我真是一个笨蛋！我以为三 K 党人已经乘我们不备偷袭进来了！”

又过了几个夜晚，三 K 党人真的来了。

早上三点钟，我被一阵苦辣的烟味熏醒了。我由卧室窗户向南望了一眼，看到松树林已经变成一团火焰。一阵南风驱送着火焰穿过了青葱的树丛和松叶直向我们的房子扑来。

我叫醒了我的妻子和正在酣睡中的看门狗，又把格菜从吊床上推醒。我和他就开始砍些小松树用来扑火，我的妻子驾了汽车，沿着车道开出去求援。不一会，她回来了，带来了五、六个穿着各种服装的白人和黑人朋友。这些人是由工会罢工委员会主席白人亚彼比和黑人副主席琼斯两人带来的。

我们将湿布系在脸上，拿着在湖里浸湿了的小松树扑向迎面而来的大火。热力是这么厉害，烟雾是这么浓密，我们几乎难以走近火焰将它扑灭。

炙热的灰烬不断地落在我的头发上和衣服上。我们只得后退一点来扑打火焰，自己也好透一口气。

我高声喊道：“我们走到火势小的地方，穿过去，从火的后面来打吧！”

就在那个时候，亚波比发出了痛苦的声音。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衣服烧着了，或是他中了三 K 党人的埋伏。

“把你的这只该死的狗叫开去吧！”亚波比喊道，“它把我的屁股咬了一块！”

“我怀疑这个畜生有纳粹的血液呀！”我回答道，“也许是三 K 党人放火烧树林的时候，它咬过他们的手吧！”

我们终于穿过火焰打通了一条出路，然后发动了侧翼攻击。齐着脚蹠子深的灰烬烧穿了我们的鞋子。好在气温比较凉爽，烟雾也不太多了。有很长的时间，火好像要战胜我们，延烧到我的屋子去了。往往我们认为已经打熄了一个地段的火了，但是我们一转身，它忽然又烧起来了。我的妻子不断提来一桶一桶的水，我们就在桶内浸湿我们用来打火的松树枝。

在离我家不到一百码的地方，我们终于把火势制住了。我们这时才比较放心，逐步扑灭了远处那些还在燃烧的个别地段的火焰。最后，看不见什么火了，只剩下一些树桩好像烧得亮晶晶的火把一般，但并不碍事了。

我们停下来，揩掉了额上的汗珠。房屋是得救了，但是那一座美丽的松树林不再是绿得青葱而是漆黑一团了。那些小树都被糟蹋了，大树再经过若干年也不容易长起来。

“我要到南面篱笆那边去看看，到底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说宿。

“我们一块儿去吧，”那些人齐声说道。

我们一道通过了余烟未熄的灰烬，灰烬在我们的脚下吱吱作响，溅起来落在我们的鞋面上。我们走到篱笆那边，看见了引火线是从篱笆内燃起的。

格莱一面向灰烬里吐着唾沫一面愤恨地说道：“那些坏蛋是等候风势正好才放火的。”

“他们是一批卑鄙的杂种！”琼斯说道。

“我们回去吧，”我说道。

这回我们是沿着公路走的，我走过大门，在昏暗中看见门缝里插着一张小小的白色卡片。

“你们哪一位擦根火柴吧，”我说道。天空已变成灰白色，但还不够亮，不能把卡片上的字看得很清楚。

“我来擦吧，”琼斯说道，一面用手将火焰罩着。我把卡片放在火光下面一照“高声念道：

自一八六六年以来，三 K 党就在活动，

在白人活着的时候，三 K 党还要这么做。

“呀，这些胆小的家伙竟敢留下他们的名片来！”阿波比说道。“再擦一支火柴，”我说道，“我料想名片的反面也许还有东西。”

琼斯又点燃了火柴，我读着下面用铅笔草草地写着的话：斯·肯——你已经完蛋了；

我们才开始干呀！——三 K 党

“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琼斯说道。“是呀，但是下一次他们可能拿炸药来对付你，”阿波比慢腾腾地说道，“你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你应该搬走！”

“上星期三 K 党不是向你的罢工委员会投掷过炸弹么？”我问道。

“是呀！”阿波比皱着眉头答道，“我们门前的石阶全部给它炸掉了！”

“但是你们还在罢工，不是吗？”我追问道。

“当然。我们决定除非答应了我们提出的要求，否则是不开工的，不然，我们就永远罢工下去！”琼斯答道。

“你说得对，老弟！”阿波比说着，用手拍着琼斯的后背。“同样地我感到要在这儿的家呆下去，”我说道。

阿波比向我保证道：“你知道，你可以依靠我们，我的猎枪经常上了子弹。我最欢喜不过的是将三 K 党人的皮钉在我的仓房旁边。”

“到屋里来喝点啤酒吧！”我的妻子喊道。

我们走到屋里，围着还在燃烧的营火坐着。

太阳刚从柏鲁哈查齐湖岸的柏树林升起来。天气有点凉，我将火拨大了一点儿。我的妻子将啤酒递给我们，她自己也斟满了一杯。

阿波比举起酒杯来请大家为庆祝“三 K 党灭亡而干杯”，我们一饮而尽。

“你知道，”我说，“现在使我很担忧的不是这些老式的穿着被套般袍子的三 K 党人。……”

“这怎样讲？”阿波比问道。

“我讲的是那些新式的穿着便衣的三 K 党人。他们已经将我们的国家带到经济危机和战争的边缘。就拿那些新订的法律来说吧，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是破坏我们工会的，史密斯法案是限制我们思想的。如果我们想法不同的话，根据麦卡伦法案，就可以把我们投入集中营。难怪三 K 党不断地大吹大擂说什么三 K 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的法律！”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阿波比慢腾腾地说道，“最著名的三 K 党员，应该是麦卡锡。他或许还不是三 K 党员，但确实可以成为一个顶呱呱的三 K 党员呀！”

“如果拿麦卡锡和三 K 党的大龙来比，大龙不过像一条蚯蚓而已，”我同意他的说法，“麦卡锡的诡计都是从三 K 党那一套学来的，他还有更多的诡计。这家伙生来就像酒吧间雇用的保镖，但是他有成为希特勒第二的条件，包括大财阀的支持在内。除非我们一起来赶快制止，否则他就会变为全世界的罪魁祸首，连希特勒也望尘莫及！”

“我不相信因为这么一个卑鄙的好战分子，美国就会垮下去，”阿波比说，“前些时有一天，麦卡锡的一个秘探在我们工会总部徘徊着，问起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阿波比笑了，将他的烟斗在他的鞋后跟敲了几下。

“那家伙问有什么人到你家来看你。”

“你对他怎么说呢？”“我说来的人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谢谢你，我的好伙伴，”格莱说着，一面滑稽地鞠了个躬。“你的一切，那家伙都想知道，”阿波比接着说，“我问他：‘格莱犯有非美行为，你有什么证据呢？’”

“‘唔，有的，’他答道，然后伸手到提包里去，拿出你的一张照片来——就是那张你在吉他上涂了‘用这个机械来杀死法西斯匪帮！’这几个字的照片。我和佛莱德都大笑起来。那家伙一忽儿就跑了！”

“把那个‘机器，拿出来，为我们奏点音乐，可以吗？”琼斯对格莱说。

格莱溜到房子里去，回来后站在营火的前面。他将头向后面一仰，在校准吉他的音调的时候，他的嘴上还衔着一根纸烟。“我一直站在这儿想着喝着，喝着想着，”他说道，“我希望我能回敬三 K 党的仇恨之火，这团火沿着黄色的公路线蔓延，出没在那儿。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些人像我们今晚这样一道干下去，我们就能够在大门和篱笆线以外阻止那个地狱的火焰，沿着美国所有的公路和小路一直到那首先起火的鬼地方将它堵住。”“我有一只短短的歌儿，我就一面想，一面唱给你们听吧……”太阳在湖面上高高地升起，燃烧中的树桩发出噼噼啪啪地爆炸声，最后都熄灭了。格莱弹起吉他唱起歌来了……

我的乳名，我的今名

谁都知道是柏鲁查哈齐·比尔；

你们三 K 党人用你们不值一文的话来吓唬我，
但是你们永远也吓唬不了我柏鲁查哈齐·比尔。

柏鲁查哈齐·比尔，老柏鲁查哈齐·比尔，

爱好自由、争取自由、和蔼可亲的比尔；

你们可以吊挂我，摇摆我，尽情的鞭打我，但永远不能延缓我柏鲁查哈齐·比尔斗争的速度。我来自长着苔藓的南美洲，我来自像保罗·彭扬都迷失了道路的古老的加拿大，我来自比茨堡的啤酒坊和印第安纳的加利炼钢厂，当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佛教徒和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是向你们讲实话。

你们用火把来折磨我，你们将我从你们的汽车上摔下，你们曾经企图烧掉我的家园，放火焚毁我的树木；你们可以炸掉我的房屋，在山上替我挖掘一座坟墓，但是你们永远不可能将我送到坟墓里。

柏鲁查哈齐这地方就是快乐之乡，

它永不会被你们的血手沾污，

它永不会被你们儿戏般的陷阱捉住，

它像松树上的脂液一般永不枯竭，

它永不会被你们的叫嚣吓住，

它永不会中你们下流的奸计。

你们可以想尽办法来屠杀我们，

但你们知道，

甚至擦伤柏鲁查哈齐·比尔的一个指头也是得逞不了的！

